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胡真真 朱宝宸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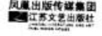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胡真真 朱宝宸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Part Two

第二部



第三十一章

萨姆索诺夫这几天就像身陷迷雾中一样，苦苦思索着，脑袋被搅得嗡嗡作响。而今天大脑突然像胀破了似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中学学过的德文课本上的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Es war dieh hø chste Zeit sich zu retten."[①]

这篇文章写的是拿破仑在激烈的莫斯科战役中的故事，但是有关这篇文章中的其他内容都记不住了，只有这一句话因其词组的古怪搭配——"hø die hø chste Zeit"[②]（"高峰时刻"）而永远留在了萨姆索诺夫脑海里。好像时间也会有高峰似的，而且在这高峰上只有一个瞬间可以获救。

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真的陷入了如此危险的境地了吗？他要摆脱绝境只有迫在眉睫的一个瞬间吗？然而此时此刻一种令人恐慌不安的忧虑笼罩在司令心头，这几个小时恰恰就是他的"dieh høchste Zeit"。

他只是搞不明白，这个高峰在什么地方，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刻抓住这能得以获救的一瞬。他无法清楚地掌握军队的整个情况，因此也无法下令采取果断行动。

由于阿尔塔莫诺夫的背叛，整个左翼部队都会暴露，都会被削弱。那么是否应该修改花了一天时间才对军做出的命令呢？又怎么修改呢？中央几个军从

---

①（德语）"正是你获救的时候了。"——译者注

②此词组原应译为"正是时候"、"关键时刻"。因为德语 hø chste 一词有"最高的""顶点的"之意，所以萨姆索诺夫不准确地理解为了"高峰时刻"。——译者注

左侧拐弯处发动进攻，看来也只能这样做了吗？这样究竟能改变什么呢？阻止中央几个军进攻？但这会更置他于罪恶的泥潭。懦夫的恶名就会落在萨姆索诺夫的头上，到第四天就会遭到日林斯基的抨击。强迫侧翼几个军进攻？也好。可是此时此刻却已经做不到了。

参谋们谁也没要求改变命令。

他回想起对日战争中的事来，想起自己跟哥萨克骑兵师、乌苏里人及西伯利亚人一起，在杨泰煤矿场顽强地坚守了两天两夜，坚忍不拔地掩护了库罗帕特金军左翼，而伦南坎普夫就在右边，因此他建议库罗帕特金包围日本人的翼侧。但是，库罗帕特金胆怯了，毫无必要地下令撤退，这么一来，致使我军在辽阳一带的对日交战中惨遭失败。他们白掩护了，其实库罗帕特金根本就不该这么胆怯。一个勇敢的突击原本就可以使俄军避免蒙受战争史上这次失败的耻辱的。

现在绝不能再重演库罗帕特金式的动摇退却了，应该勇敢果断地依靠中央几个军击溃敌军！

发报机重新开始启动，中断的联系恢复了。在发出召回阿尔塔莫诺夫的电报的同时，也收到阿尔塔莫诺夫一份已经过时的电报："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之下，我军经艰巨的交战之后向索利道撤退了。"从将军温和的性格来看，可能会容忍他们连索利道都放弃。但是，他没有原谅。电报从索利道连续不断地发送了整整一夜。

索利道发来的电报说，杜什克维奇将军正在前线阵地上，暂由炮兵将军马萨利斯基公爵担任军指挥。

有关罢免阿尔塔莫诺夫的电报没有立即发往前线司令部。由于给军增加了一些兵力，罢免一事暂且放下了。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都在保持沉默。他们总是按兵不动，就像今天不会、明天也不打算进行任何重要战斗似的。

司令脸色阴郁，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离开司令部办公室，想回到自己屋里休息一下。从他的脸上谁也猜测不到他内心有什么矛盾冲突，此时此刻他正慢慢地、慢慢地陷入这矛盾冲突的困扰中，而这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萨姆索诺夫只好独自一人静心屏气细细体味自己内心这种无声无息的活动。

他的屋里白天倒还凉爽，而此刻临近傍晚时分，反倒闷热极了，虽说安有纱帘的半扇窗子还打开着。

萨姆索诺夫脱下靴子，倒头躺下了。

趁天还没大黑，他枕在枕头上还能看得见墙上悬挂的版画。那版画仿佛充满了讽刺意味：弗里德里希公爵[1]被自己的将军们簇拥着。版画中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漂亮、威武，人人都是一副不可战胜的样子。

真奇怪！总共不过才几个小时。你瞧，他就已经按捺不住对布拉戈维先斯基和阿尔塔莫诺夫的满腔怒火了。他气恼他们撒谎，气恼他们退缩。可要知道，他们唯有如此，才能摆脱困境，摆脱厄运，摆脱地狱，愤恨他们是不公正的。应该疏导他们，说服他们。如果自己都有严重罪过，还能愤恨他们什么呢？将心比心吧。萨姆索诺夫甚至开始为他们的过错辩解起来：在这场战火已蔓延到各个地区的战争中，事态的发展进程已不可能以军长的意志为转移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认为下属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将军还剩有什么错误呢？

萨姆索诺夫在自己的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来也没想到，他竟会这么快陷入目前这种如此严重的困境。

此刻司令的心就像一只装着葵花子油、被晃荡得瓶壁沾满了油渍、浑浊不清的玻璃瓶，只有对着明亮的阳光，方可看得见渣滓沉下去，小气泡浮上来。他十分清楚，要想得到内心的清静，就必须祈祷。

他已习惯每天趁百忙之隙做早祷告和晚祷告了。这种仓促的祈祷就像一只手忙着穿衣服一只手忙着洗脸一样：脸虽洗了，但几乎看不出洗干净了。要是有一个集中的时间好好做个祈祷就好了，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奢望。可若因为忙就不做祷告，这简直更令他难以忍受，什么也代替不了他每天做的这种祈祷。此刻，萨姆索诺夫觉得这种愿望变得更强烈了。

---

①弗里德里希（1620—1688）普鲁士军事封建君主制的奠基人。——译者注

他没招呼自己的勤务兵库普奇克，自己起了床，摸着黑找到火柴，点着了多面体桌灯的小灯芯，用一把小钥匙锁住了门。不过，他没有掩上窗子，因为他的窗户没有对着别的房子。

他打开胸前挂着的一个白银的哥萨克三折神像，把它立在桌子上。也不管地板上干净不干净，便“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地板上。他那庞大的身躯沉重地压在了双膝上，从膝盖的疼痛中他感到了满足。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三折神像上的两幅圣像——胜利之神圣乔治、上帝侍者尼古拉，接着开始祈祷。

先是两三句完整的众所周知的祷词：“上帝复活了！”“请拯救拯救我们吧！”随后便开始不出声地祈祷起来，都是些平时随意编的、久而久之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祷词，诸如“万能贤明的主啊，生命的缔造者！”“神圣可敬、慷慨仁慈的圣母！”……再往下就没词了。他的心头犹如烟雾笼罩，思绪不定，就像不时上下浮动的冰块。

他有时感到特别压抑，有时又没等措好词、甚至自己最中意的祷词还没想好，就能完整准确地将自己心中所想表达出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两个膝盖跪得酸疼，仍旧目不转睛地默默凝视着圣像。他将自己的整个一生，将今天所感到的全部痛苦，统统呈现在了上帝面前——你看吧，事情就是这样。上帝自己不是也知道吗，萨姆索诺夫并非为了个人的荣耀、地位，也绝非为了权力或勋章才来服役的。今天他祈祷，也并非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而是为了俄国的强大，为了自己的军队能够获胜，因为这场已开始的战争很可能将决定俄国的命运。

他祈祷着不要白白牺牲，祈祷不要让那些不幸被子弹打中或临死前没来得及向上帝忏悔的人白白牺牲掉。他祈祷上帝赐予自己那已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大脑以清醒，好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怎样才能不作无谓的牺牲。

他跪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了双膝上，眼睛平视三折神像，默默画着十字，喃喃祈祷着。每挥动一下手画十字时，他仿佛感到不那么费劲了，身子不

觉得那么笨重了，内心也不那么忧郁了：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忧愁全都从他身上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离去了，蒸发了。这是上帝把他的重负压到了自己身上，要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紧接着官衔似乎也从他身上卸掉了，对奈坚堡、对集团军司令部的种种想法也都一股脑地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正在祈祷的萨姆索诺夫脑子里突发一个念头：鼓动鼓动他的上司顺从上帝的意志。因为在上帝的意志面前所有的战略战术，所有的供给、联络、侦察，难道不都是区区蝼蚁之事吗？如果上帝真能开恩出面干预战争进程，那么，即便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取胜的。

窗外细密的蜘蛛网上一只黑亮的夜蛾正在挣扎，这夜蛾个头非常之大，能听得见它翅膀扑腾的声音，好像不是夜蛾，而是只鸟。

或许，它那异常巨大的身躯和不吉祥的色饰是个凶兆？

萨姆索诺夫感到闷热极了，他拂拭掉额头的汗珠，起身结束了祷告。这期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找他，没带来任何需要他解决的问题，没有好消息也没有坏消息。几万人顺其自然地分散作战，没人来打扰司令。也许是可怜他，让他休息片刻吧。“去打听些有用的消息来。”他心想。

他从哨兵身旁走过去。外边一片漆黑，因为发电厂被炸毁，街上的灯都不亮了，但是，空气凉爽，令人感到惬意。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呐喊声，大概是我们的军队击退了敌人吧？但愿如此，没准奇迹已经发生了……

司令部里点了许多煤油灯和蜡烛，屋子里更闷更热了。所有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活着，准备把前一天的情报送往前线司令部。

有人送来了电报。大家提心吊胆地围着司令，但是，送给他的还是阿尔塔莫诺夫天黑前发来的电报：

“……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终于守住了索利道……”

多会写啊！多好的措辞啊！他竟然还说他守住了华沙！！说不定，他还要呈请授予他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哩！

“……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损失巨大，特别是军官伤亡惨重。军队的情绪还好些……部队都很服从指挥……”

事实上他们轻而易举就失败了。

"……我靠其他各团的后卫队守住了城……"

他的后卫队竟成了前卫队了。

"……为了转为进攻、掀起新的攻势，必须再增加兵力。因为以前增加的兵力全都遭到了巨大损失。军的所有部队已于夜里列好了队，随时准备发起攻势……"

难道没有给他"增加兵力"吗？他真是个难以想象的大混蛋！为什么他总是要签发这种电报？他怎么敢拒绝免他的职呢？他还想跟上头联系不成？

萨姆索诺夫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被搅得愤怒起来。不过，司令部的工作仍在照常进行。这不，他们已经如实地给司令重新拟写了两份有关一昼夜情况的电文，又一路小跑地送到前线司令部：

> ……今天是集团军在全线发起攻势的第二天。据伤员说，左翼的第一军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后来竟毫无充分理由地撤走了，为此我解除了阿尔塔莫诺夫将军对军的指挥权。中翼的明金师遭受了巨大损失。英勇的利巴夫斯基团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列韦利团几乎全军覆没……

"请您在这里补写一句，"萨姆索诺夫指着电文说道，"还剩下一面战旗和一个排。"

……埃斯特良团狼狈不堪地撤退到了奈坚堡……第十五军……进攻获得了成功……第十三军占领了阿伦施泰因……刚刚获得第六军的消息……他们仍在比绍夫斯堡进行顽强的战斗……

就在这时，又得到了一些消息，甚至是胜利的消息。你瞧……好像这消息都很准确似的。布拉戈维先斯基呢？他并没这么忙不迭地撤退，他坚守住了缅斯古特，正准备转移到阿伦施泰因去。这样做或许是对的，否则可能会更糟？

尽管第二天一早日林斯基便得知德军决不会跑到维斯瓦河那边，但是德军

还是突然向第二集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已经是夜里12点半了。看来，他不得不赶紧签字，也好去睡一觉。

只是明天要下达的命令中似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需要修正。另外只有一个重要命令好像还不够，还要阻止混乱状态蔓延，这样才能安心去睡觉。

可是他的头这会儿就像被什么包裹住了似的。

司令无奈地耷拉着脑袋睡觉去了。

在哥萨克骑兵炮兵连的军号手库普奇克吹灭灯之前，弗里德里希和他那些傲慢的随从们的影子又在墙上闪现出来。

萨姆索诺夫心中默念着：快睡吧，快点睡着吧！本来就是嘛，你瞧，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当需要他起身去做事的时候，他却像块石头似的躺下了。现在，当他脱掉衣服躺在舒适的床上时，头下的枕头变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他慢慢地活动着筋骨，伸展着手脚，把头扭到了一边。

这么多天里一桩桩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搞得他昏头脑涨。当电文纸像条白蛇似的悄然无声地从发报机里缓缓爬出时，神经就紧张，你不知道会被什么咬一下，被什么侮辱人的话损伤了尊严。所以，现在萨姆索诺夫更憎恶发报机了。直接用电报跟日林斯基联络，这简直像个枷锁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就像平时处于失眠状态中一样，时间很快便无情地流逝了。而你只能记住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不等你看第二眼，它就消失了。萨姆索诺夫用指甲“咔嚓”一声撬开了怀表的盖子，神情忧郁地看着针盘：一点一刻……差五分两点……两点半……

四点钟天就要亮了。

为了准时醒来，萨姆索诺夫又祈祷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我们在天的父啊！圣母啊！”

什么也没梦见，却听见一个清晰的、用颇具预见性的口吻说出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这声音又像是呼出的气息：

“你——来得及……你——来得及……”

这声音一遍遍地重复着。

萨姆索诺夫听得浑身发僵，他觉得这声音非常耳熟，它带有某种预见性，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事情，可他却无法理解其意。

"我——来——得——及？"他试探地问道。

"对，你来得及。"那声音固执地劝道。

"我——不——是——在——做——梦——吧？"躺着的人猜测着。

"不，你来得及！"天使毫不留情地回答道。

他还是一点儿也搞不明白。于是，他拼命去想去理解，因为使劲用脑，司令醒来了。

屋里已经亮了。窗子没有拉上窗帘，阳光照射进来。这亮光使他一下子恍然大悟，"你来得及"是指赶得上圣母升天节，你来得及升天。也就是说，你要死了。

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这预言般的声音又像弦外音似的在他耳边响起来。那我们的圣母升天节是哪一天呢？

他凝思细想：我们在普鲁士时……是8号，今天15号。

他感到浑身发冷，像被冻成了冰块，又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心里爬：圣母升天节，就是今天！你瞧它，说到就到了。

好像有声音在对我说，我要死了。就是今天。

萨姆索诺夫恐惧极了。他起了床，穿着内衣，赤着脚，两手交叉坐在床上。

他清晰地听到了大炮的轰隆声。这声音虽很遥远，但是连续不断。

大炮的轰隆声使萨姆索诺夫恢复了勇气，头脑也清醒了！

士兵们已经战死在沙场，而司令竟然害怕了！

夜幕降临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噩梦！

萨姆索诺夫用浑厚的嗓门冲着睡在前屋的库普奇克大喊了一声：起床！

库普奇克一下子惊醒了，赶忙穿好衣服，拿着高腰水罐和脸盆走进屋来。

由于脸被凉水一激，由于窗外射进的强光，由于连续不断的大炮的轰隆声，司令一下子明白过来：该走了！该离开这里了！把司令部搬迁到离军队更近些的地方去！也就是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像战士一样骑上战马驰骋沙场！堂堂顿河哥萨克骑兵队的统帅，谢米列奇哥萨克骑兵队的将领岂有不骑马征战的

道理?! 他恨不能马上就跨上战马，亲自去冲锋陷阵，对德军的炮兵连发起猛攻! 难道血管里流的就是这种血? 难道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唉，土耳其战争!

这只笨熊终于从熊窝里爬起来了! 他没穿内衣，光着身子，头发蓬乱地走到窗前。大敞开窗子。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空气扑面而来。节日里的小城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犹如披着婚纱的新娘，羞答答地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钟楼、塔尖、陡峭的屋顶在朦朦胧胧的雾霭中时隐时现。

一切仿佛都会好转! 他感到灵魂像解脱了一般! 不能只待在司令部里、坐在发报机旁了，应该前进! 应该采取行动! 早在昨天就该如此了! 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同时还可以摆脱掉诺克斯。

司令下令叫醒司令部里的所有人，在别洛斯托克睡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等活死尸一觉醒来，一看联系中断了，萨姆索诺夫不在了，没人可以教训了。

终于摆脱了!

不过，要是像娘儿们似的慢吞吞地收拾行装，那还得两个钟头。司令部的官员们比司令起床慢，理解问题也比他迟钝。

司令部分成两部分：司令部办公室和指挥部的全体人员撤退到25俄里之外、俄国境内的安全地方——亚努夫。而军事行动部的7名军官随司令前进。

让撤退的人毫无争议地决定撤了；该前进的人都阴沉着脸，一副不满意的样子。萨姆索诺夫几乎还饿着肚子，但是这个令人惬意的清晨却使他的精神爽快极了。他飞快地走来走去，催促着所有的人。半夜一点，他接到了刚刚从别洛斯托克发来的一份电报。这电报给他带来了特别令人高兴令人轻松的消息，也化解了军官们对他的不满情绪：

电告萨姆索诺夫将军。由您指挥的英勇部队忠实地完成了8月12、13和14日的战役中的艰巨任务。命令伦南坎普夫将军跟您一起与自己的骑兵队取得联系。我希望今天您能在中央几个军共同行动的协助下击退敌军。日林斯基。

我们这里刚刚祈祷完毕，大家都是俄国人。我们也可以不计较。我们也可以原谅以前受的侮辱，去找中央几个军，这真是个正确举措！伦南坎普夫今天也要到了。联合起来，共同行动，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取胜吗？

命令跟自己一起走的那7个军官还都在闹情绪，让人越看越难受，必须制止他们。于是，萨姆索诺夫召集他们开会：

"先生们，有什么想法？请你们讲讲吧。"

波斯托夫斯基不敢说。当然，他要是理智的话就应该去亚努夫，到那里去主持工作。但是他下不了决心跟司令争论。所有的军官态度都不明朗。毕竟顶着司令部官员的头衔，不好自己提出想撤退而不愿前进。菲利蒙诺夫暗暗窥视着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除了自己，他对任何人的意见从来也没妥协过：

"亚历山大·瓦西里奇，请允许我说两句。比起你们要去的纳德劳，奈坚堡现在至少还是前线。德军正在逼近奈坚堡，而这个时候整个司令部却要撤到亚努夫。马尔托斯在那里应付得很好，到他那里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位上校接过话茬说：

"司令阁下！您要对所有的军负责，而不仅仅是对此刻陷入困境的军负责。您在向前挺进时，却忽略了一个指挥整个集团军的司令应尽的义务。失去了与前线司令部的联系，您也就失去了与各军的联系。"

他们就像善于把原本简单的事情搅混一样，也很会为任何借口找到支吾搪塞的理由。在这个星期内，萨姆索诺夫的头脑第一次如此清醒。他心里平静极了，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即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变得软弱了，想离开他。但为时已晚了！否则，他就不会说：

"谢谢，军官先生们！10分钟后我们就骑马去纳德劳。开车送诺克斯上校到亚努夫。"

可诺克斯上校正想跟司令一起前进呢！诺克斯上校做完了体操，吃完了早饭，穿好了行军服，迈着运动员的步伐走来了，要跟司令一起前进。他同意把他的手提包送到后方去。但是萨姆索诺夫命令他坐车走。"有什么不妥的吗？"诺克斯惊诧地问。萨姆索诺夫把他拉到一边，翻译不在场，萨姆索诺夫费力地

用英语跟他说：

“集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我无法预料最近几个小时会出什么事。我的位置在集团军，而你，趁还来得及，应该回去。”

8名哥萨克骑兵给8位长官牵来了自己的马。因为前进的路上危险重重，所以，还有50人组成的护卫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行。

5分钟后，8匹马缓缓地踏着大步，马蹄在奈坚堡桥的石子路上“嗒嗒”作响。一群骑马的人朝北行去。透过明媚的阳光，大家又回头看了一眼古老的柱式城堡。

遵照司令的命令，在他走后不久，即7点15分，其余人在卸下发报机之前给前线司令部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我到纳德劳的第十五军司令部指挥各军进攻去了。我已下令卸掉休斯式电报机，暂时不跟你联系了。萨姆索诺夫。

不是厄运碰上了头——

而是头自己偏往厄运上碰

第三十二章

(8月14日)

日耳曼人一天连一天地进行着整个集团军的战役，由于间断了与远方马肯津军的联系，几个小时里好像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赶紧派遣飞行员，赶紧找到电话线路间断的关键环节，马上恢复联络。以几个军来对付俄军的军事行动一天天在失败：各军军长都已失去了与整个集团军的联系，只好自己独自作战或是干脆不作战。索利道一带的战役一片混乱，仍在继续节节败退：已经不是一个军，而只是一些不甘心撤退的残余部队在捍卫着城市。

这样一来，日耳曼人就多给了俄国人几昼夜清醒头脑的时间。尽管弗兰苏阿将军早在午前就已经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孤立无援的乌兹道，通向奈堅堡的道路也已被他打开，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军事行动上有什么自由，所以他也没有拿定主意限制索利道对面的轻骑掩护队，直到晚上他才进入战壕，等待回击。第二天他接到了一条军事命令：让他的部队放弃开往奈堅堡的行动，把俄国人击退到索利道去。

兴登堡因此对自己南线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14日晚，他因为在绍列茨军遇到不愉快的事而回到集团军司令部之后，便得到了一个消息，好像弗兰苏阿的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而其残余部队在距乌兹道25俄里处的火车站上。兴登堡立即打电话向站长询问，这位站长证实了此消息。直到夜里才搞清楚，原来是一个掷弹兵营遭到了彼得罗夫团的人袭击后慌慌张张地独自撞到了这里，路上他们还遇到了张皇失措的大车队，他们也是要赶往集团军司令部的。

而得到加强的绍列茨军只比萨姆索诺夫所有的中央军少半个师，炮兵连也比他们的强，这一天该军都在缪连战线上进行着自卫战，抵抗着马尔托斯的强大压力。马尔托斯的部队一会儿好像要越过了霍亨施泰因，一会儿又好像已经占领了缪连，并在那里击退了反攻，甚至为了减轻负担竟下令抛弃伤员，接着又急匆匆地跑去追赶一个师，而这个师根本用不着去追。白天就已经知道了阿伦施泰因已被俄军占领的消息，因此日耳曼人不得不叫冯·比奥洛夫军急转到这里来，还有马肯津军，他们已经一步步走进了布拉戈韦先斯基为他们敞开的道路的包围圈中——这里就像双方都需要的走廊。盲目的小心谨慎情绪充斥了整个普鲁士军队司令部。溃败的残局已从绍列茨处向南蔓延，那里的阵线也崩溃了。第二十三军只有四分之一零零散散的兵力在勉强死守着阵地，什捷姆佩尔的骑兵旅奔来跑去地打着掩护，而兴登堡推测这里可能有两个俄国军，他没有看出包围的路线。普鲁士司令部的意图是将自己已分散的13个师集中到一起。可在8月15日拟定的命令中包围计划还是残缺不全的：只提出了包围最碍手碍脚最有可能获胜的马尔托斯军。

日耳曼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猜想到强大的俄国将军中竟会有如此僵化、如此不愿指挥10万大军的人！甚至以为萨姆索诺夫军做这种伸出拳头张开五指的可怕推进是计划之内的事，而伦南坎普夫令人不解地按兵不动大概也是有计划的，伦南坎普夫的大锤举起来，正悬在了乱作一团的普鲁士军队的后脑勺上。伦南坎普夫现在完全来得及用自己的强大骑兵左右集团军战役的局势，一举粉碎日耳曼人的企图。但是，伦南坎普夫却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令日耳曼人心惊胆战、意志消沉的关键的一昼夜。

为了包围马尔托斯，日耳曼人从三个方向进攻霍亨施泰因，而毫无损伤的宗塔格师暂时留在绍列茨处，从南边绕过马尔托斯，拂晓再绕过缪连湖，一举占领瓦普利茨村和它的高地。

半夜12点这一命令才下达到师里，而在命令到达之前，宗塔格师已经在战壕里隐蔽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原打算在这里进行防守的。很晚他们才得到一天的给养，此刻该师的士兵们刚刚躺下休息。师长宗塔格将军决定出其不意地

在拂晓进行追击，天黑时发起进攻。现在虽已夜半时分，但是必须马上叫醒全师士兵，准备开拔。黑夜里，冈峦起伏的地形和凹凸不平的沙路很难测定目标，他们只能摸索着朝集合地点前进，结果走迷了路：前卫队朝指定路线偏右方向走去，主力军的头部则朝向偏左方向，主力军的躯干却夹在两路中间。俄军事先不知道一支龙骑兵师已经毫无障碍地连夜从俄国赶到了瓦普利茨，并停留在了波尔塔瓦步兵团驻地，后来俄军巡逻队认出了他们，德军骑兵在火力网的掩护下飞快地撤离了。一个守在瓦普利茨村前的俄国野战军哨兵也在黑暗中发现了逼近的德军先头部队，他一边回击一边撤退。黎明前乳白色的晨雾笼罩大地，朦朦胧胧，不见天日。得以扩编的德军的一个团开始向瓦普利茨村发起了进攻，但是俄军的火力在黎明来临之时一直特别猛烈，令德军感到丢魂落魄、惶恐不安。

这时，西边的大炮也开始发射了。

第三十三章

就性格而言，马尔托斯是个非常好激动、很久才能平静下来的人。这些天的情况搅得他晕头转向，尤其是最后这天，整个一天的战役改变了性质，这更令他不知所措；加上跟波斯托夫斯基争吵，上边派来的克柳耶夫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造成了霍亨施泰因局势的混乱，他还得神经紧张地预测德军的行动。

平时他到了晚上就感到说不出的疲劳，可他睡得又很晚，而且经常失眠。此时此刻他的意志彻底垮了，害得他一晚上都无法入睡。他从农舍里走出来，就像在波尔塔夫希诺人们都喜欢坐在土台上抽烟一样，他在一片漆黑中坐在长椅上闷闷地抽起烟来。所不同的是波尔塔夫希诺的九月份依旧很暖和，而这里天气却已经相当凉了。马尔托斯披着军大衣，但是没戴帽子，坐在那里觉得头有些冷。他回到屋里，不住地用威士忌揉搓额头，驱除头痛。他吃了颗药丸后，又坐了一个来钟头，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了。他这才躺下睡觉。

他等待着现在归他指挥的克柳耶夫军到来。但是他知道，不可能指望克柳耶夫军会连夜赶来，如果能在天亮前赶到就不错了！明天一天的战斗估计会比所有这些天的战斗更为激烈。整个东普鲁士的重大战役现在都集中到了这里，所以在天亮之前就应该加强兵力才是！

半夜时分炮声完全停息了，已经不再有火光闪烁。微弱的死气沉沉的火光忽而一闪便熄灭了。漫天星斗，看样子明天将是个大晴天。在他们的军队没有集中的时候遇到这种天气就更好了。

这些个日日夜夜里，马尔托斯获得的唯一胜利就是尽管他的炮兵明显比敌

军少，而且炮弹和军粮也不能及时运到，但是他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一个敌人，他不断袭击敌人，迫使敌人节节败退。可惜马尔托斯怎么也没有意识到如何将这些接连不断取得的胜利形成一个巨大的胜利，结果他的所有这些胜利几乎都成了徒劳无益的了。

必须马上加强兵力！将所有的胜利合并成一个彻底的胜利！

可是克柳耶夫的军还没有来，甚至连个使者都没有派来！

终于，一支哥萨克骑兵侦察队在漆黑的夜幕中飞奔而来了。

马尔托斯从少尉手里接过了一封信，只见他神经质地拿着信走到屋里的灯下。不，这简直不像是在打仗!! 不，这不是将军写来的信!! 这是老风湿病患者在两个季度前写给自己的老相识的，说他不能来玩牌了。然而马尔托斯多么希望克柳耶夫能亲自援助他！他却没有来!!! 克柳耶夫已经归马尔托斯领导了，他竟然答复说，不可能深更半夜叫醒整个军！他的军将在 8 月 15 日一早开拔，可是只有马尔托斯将军采纳他的意见并能保证在一天一夜里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直至 16 日凌晨，他这样做才能有意义。

真让人受不了了!! 纯粹是个大笨蛋！根本不配当将军！

剩下到底还写了些什么呢？

打仗……

马尔托斯是布良斯基公爵卫队的一名勇士——他在库利科沃战役中从鞑靼人的手中救回了德米特里·约安诺维奇大公。

撤退？现在退出战斗比进攻还难。

也就是说，他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了。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反正已经走上了舞台，即便看到自己的搭档语无伦次，甚至胡说八道，看到主角的假发掉了，看到观众在大声地交头接耳，不知何故地朝门口拥挤，也要硬着头皮继续把戏演到底，所以他要十分轻松地继续演好打仗这出戏：只是但愿这场戏不会因为他而砸台，最好还是能让人忍受得住。

万事开头难，无论是一场战争，还是一场战役，开始时都是很艰难的。但是，既然已经钻进了枷锁，你也就不害怕了。久而久之，你看它就会像看自己

家里那扇再正常不过的大门一样了。

他又重新走到屋外，来到漆黑的夜幕里。

但是，左边还在不时地射击，射向瓦普利茨村后边。

是啊，那里的战火还没有平息下来。

明天是 15 号了。这个日期在马尔托斯的生活中总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像双号 30 号一样。他在这些日期里总是会发生许多非常不幸的坏事或引人注目的好事。他被任命为师长时是 15 号，现在担任军长也是 15 号；而在他的军中有个第三十团——当然就是驻扎在马尔托斯家乡的波尔塔瓦团。这么说，明天要格外谨慎，要瞪大眼睛，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了。

大炮不时地发射，炮声一直没有停息。不错，这炮声来自瓦普利茨村和维特曼斯多尔弗高地之间。那里是这场战役中至关重要的地方，已经被炮火炸出了一道很深的沟壑了。

这些日子里阵亡了多少人啊！那些侥幸没有被打死、没有受伤的人，一个个也都精疲力竭了。又有多少军官牺牲了啊！马尔托斯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他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才熟识了这些人，可短短一个星期里死神就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不会很快有人能替代他们的位置了。如果不把现有队伍里的所有军官分散在前线预备团之间，而是头几天就把他们都派到前线去，又怎么用他们来替代呢？看来可能要打两三个月的仗。如果时间还要更长呢？

射击。还在射击。对于缺乏听觉经验的人来说，夜里简直就没有安安静静的时候，他们总是听到什么东西在响。不过，马尔托斯的听觉却是相当的好；这可不是偶然的。只要在黑暗中稍稍有点儿动静，他就能分辨出来。可能是我们的人在射击，而德军大概也在跃跃欲试。

他把自己放在绍列茨的位置上来逐一思考头一天的情况。不错，就向敌军侧翼进攻而言，方向合适，时间也适宜。马尔托斯仿佛猜测到了德军要从那里发起夜间攻势了。

将军刚刚准备倒身睡一觉，但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念头在他心中一闪。他大步走进屋里，一边把不乐意起床的懒鬼们从睡梦中叫醒，一边打电话，把

传令兵统统派了出去。

他下令叫醒军预备队，马上赶到这里的凹地来，站成横排，告诉他们等着他，他很快就过来。他又向各炮队下达命令：两个炮兵连更换位置，其他炮队调整好新的发射方位。他派人到左翼向明金剩下的两个兵力已经比较衰弱的团——卡卢日团和利巴夫团——通报了情况，同时也向驻扎在瓦普利茨村的波尔塔瓦团的团长通报了情况，命令他尽可能随时准备发起夜间攻势。

于是，睡得迷迷糊糊的参谋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痛恨自己的将军，痛恨这个长着黄蜂细腰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尤其是那些被从美梦中叫醒、让转移的团和炮兵连的士兵们对他尤其讨厌，他们此刻准在黑暗中骂娘呢。已经疲惫不堪、困得要死的士兵们对这些深更半夜下达的命令产生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发出一阵无法理解的尖叫声。

马尔托斯又抽起烟来。他并不在意人们不怀好意的态度，接过有关采取行动的报告，神经紧绷得像弹簧似的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屋里走来走去。当然，一切或许都是因为他的听觉太过敏，或是因为瓦普利茨村一带的地形复杂得令人感到迷惑，但是，军花费了10天时间赶到这里打了5天的仗，并非因为此，而是为了现在免遭失败。看样子，将军似乎更希望德国人进攻，而不是希望有个和平的黎明。

突然，瓦普利茨村方向出现了忽高忽低的噼里啪啦声。马尔托斯急冲冲奔向屋里的顶间，正好看见瓦普利茨村附近隐隐约约一片红光，但是很快便渐渐熄灭了。

怎么样！他没有判断错吧！他叫人牵来一匹马，朝后备队奔去，跑到那道沟壑里。

萨沙·列纳尔托维奇在其中一个排就任排长的那个连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在枪声的掩护下进驻了奈坚堡。不过，战斗并没有发生。随后，他们把警备司令的办公场所搬迁到了奈坚堡，结果错过了奥尔劳一带的战役，只赶上埋葬那里的尸体。14日午后他们才追赶上自己的切尔尼戈夫团，但是他们所在的旅偏巧

又调到军后备队去了。然而到了傍晚时分，四面八方一片嗡声：大队的伤员缓缓行走着，没有尽头，显然到第二天他们也避免不了绞肉机的绞杀了。而要把一个连、一个排搞得溃不成军，让一些人变成残废根本就用不着等整场战争结束，用不着等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昼夜，有 4 个小时就足够了。

在 15 日寒冷的夜晚，萨沙的排在干草棚里宿营，把自己的身子埋在干草里，看样子还挺暖和的。士兵们一个个似乎睡得都很实，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他们可不想让明天的事耽误自己的休息，损害自己的身体。按理讲，萨沙似乎本该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宿营方式才是，可是这些天不洗脸不刷牙，不脱衣服倒头就睡，有时还要忙乎快要腐烂的尸体，他实在是厌恶极了。想起这些肮脏的让人不舒适的地方，他就感到浑身上下皮肤发痒，神经质地难受之极。他在热烘烘的干草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出了草棚，到外边凉快凉快。

并不是因为死神日益逼近而搅得他无法入睡，不是这样，不是的，而是因为死得太不是时候。为了伟大光荣的事业，他萨沙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从少年时期而是早从童年时起，他就在期待着某件不同寻常的令他感到幸福感到心脏剧烈跳动的事件发生，他所期待的这个即将改变我们祖国乃至整个地球上所有生活方式的事件，使他激情满怀，使他心底豁亮。可是，等到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萨沙已完全不是个小孩子了！他的激情熄灭了，希望被践踏了。萨沙真想砸碎禁锢着自己的铁链，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凭自己的头脑。可是此刻，一种比肮脏的衣服更糟的东西弄得他浑身皮肤发紧，令人生厌地咬噬着他的心，他现在还没有到这等地步，所以不能因此毫无意义地轻易去死。没比碰上这种倒霉事更糟糕的了，才 24 岁就得为专制制度捐躯！当你早早地掌握了真理，站到了正确路线上，也就是说你的余生已用不着再去盲目地寻求、再去哈姆雷特[1]式地瞎猜疑，而是要去干番事业的时候，你却不得不像一个可悲的小卒，受粗暴的长官的强制命令，去为别人血淋淋的宴席做出牺牲！

---

① 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他具有内心充满矛盾而又好犹豫不决的双重性格。——译者注

萨沙既没有被捕入狱，也没有落难流放，这已经是万幸了。在那里，他是在自己人中间。在那里，他的目的明确，他无疑会为了未来的革命事业保全自己！所有正派的革命家们，除了侨居国外的也都在那里。他曾被拘捕了3次：一次因为参加大学生集会；一次因为参加群众集会；还有一次是因为印发传单。可每次他们都释放了他。这么轻易就放了他，是因为他太年轻了，还没有长大成人！当然啦，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如果像最近这几天似的跑来跑去地冲冲杀杀，就该找个妥善的办法离开军队。万一事情败露，军事法庭审判时，最好别让他们把这事当作一起军事刑事案，而只是认为他是为了搞宣传。

不错，他来军队的真正目的或许就是搞宣传，他尝试过，可是全都白费劲儿了。他排里的士兵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并非全部出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也不是因为萌生了阶级觉悟，就连直接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最简单的经济口号——他们都不能凭自己的大脑去理解去掌握。他们由于自己的笨拙和顺从而感到绝望了。

多么曲折复杂的历史啊！你没有直接投身于革命，却半路投入了这场战争，不光你对这场战争无能为力，所有的人也都无能为力！

夜深了，四周渐渐寂静下来。萨沙正要打盹时，射击声又打破了他的梦。他浑身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醒来了。紧接着，他听见近处不知是谁在喊，还有脚步声，好像有人在找什么人，但愿别碰上他们才好！躺得舒适些，身子往里挤挤，让呼啸的子弹从上边飞过去吧，千万别站起来！可他们的连横竖都得出去："荷——枪——站——队——啦！"

该死的军队秩序！也不知是哪个笨蛋想出来的，全都白费劲儿了，你就听命吧。他费力地从温暖可爱的干草堆里爬起来，踏着干草走到外面，走到潮湿的空气中，走到黑暗里。而你在那里不光要冒着枪弹，要挥舞军刀毫无意义地瞎砍一气，还得在士兵们面前故作姿态，精神抖擞地讲话，装出一副带领自己的排全副武装列队待命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样子，听着那帮当兵的一声声让人厌恶之极的奴腔："是！""是！"

接着"向右转！齐步走！"他们离开了自己温暖的草棚，磕磕绊绊地一头扎

进了一片漆黑之中。他们几乎手拉着手，举步艰难地走了，也不知要去向何方。

听说是去搭救波尔塔瓦团，鬼才去救他们呢，你们不先瞎乱闯，也就用不着人搭救了。

他们用脚试探着穿越铁路线，无意中不时被岔道、铁轨接头处绊住。后来，他们被一堵墙挡住了，这里是瓦普利茨火车站，死气沉沉的，白天他们看到过这座火车站。他们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凹凸不平的轨道上行走，好不容易走上了平坦的公路，大队人马在那里重新按四人一排编队，萨沙也反复地编排着自己的队伍。他们整个营还有更多的人都在这条公路上集合起来后，又继续成群结队地摸着黑前进，不过，脚下已是平坦的大道了。

他们走过了一座桥，然后一个传一个地告诫道："小心，左边是陡坡！"四周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

突然，前面一阵枪声，非常密集紧张！这枪声白天听着就够可怕的了，更何况现在是深更半夜！但不像是冲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谁也没有倒下，子弹又不呼啸了，甚至不知为什么连一点火光都看不见了。不过，前面的射击点显然离他们非常近，几乎就在身旁，眼瞅着就要碰上了。

这种情况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他们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了，他们两腿禁不住猛烈地颤抖。幸亏是在黑暗中，要是在大白天，他们准会羞得无地自容了。

当官的开始大呼小叫地指挥起来："呈散兵线散开！"于是，有的向右散，有的朝左散。他们从凸起的路堤上磕磕绊绊地下来，在沼泽地里碰运气地吧唧吧唧走着，冰凉的水灌进了靴子里。他们一会儿踩在土包上，一会儿踏进坑里，有时又走到人家的菜地或其他地方。等前面的射击声完全停息了，他们才能躺下睡一会儿，这时又传来了到公路上集合并按后备军队形站队的命令。于是，他们不得不磕磕绊绊地爬起来，又掉进沟里，吧唧吧唧地在潮湿的沼泽里蹒跚而行，终于爬到公路上。

他们两条腿不停地跳来跳去，自顾自地朝前走。

后来，他们又没完没了地互相招呼，时而分散开来，时而重新站队。接着，

再走。尽管四周一片漆黑，他们还是看出公路是朝森林里延伸的。他们穿过了森林。原来，由于树林挡着，他们没能看见射击的火光。

整个大队人马继续沿公路走去，后来又顺斜坡走下来，来到小坝上，接着再趟过一条小河。随后又是一通瞎闯，往上爬，往露天地里、硬实的地面上跑。

剧烈的枪击声又没有了，萨沙断定他们白赶来了。现在，他的两条腿都要累断了，他不得不停下了脚步。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害怕，只是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该在这么个地方殉了身。

天似乎有些放亮了，但是仍旧看不到一丝亮光，这里仿佛仍在夜幕笼罩之下，高地上依然浓雾弥漫。

不管有没有路，也不管野外的路多么难走，他们还是身不由己地继续往前赶。沿途不定什么东西会挂住靴子，更糟糕的是所有的地形几乎全是些沟沟坎坎，到处是塌陷的坑穴，起伏不平的丘陵，而且还布满了石头。难怪士兵们都抱怨说，这准是魔鬼玩投钉游戏[①]的地方，瞧这帮魔鬼把这里堆成什么样儿。

这时，在离他们大约一俄里的地方，又噼噼啪啪地响起一阵阵射击声，像是有数百支枪在一齐放射，还有机关枪！但是子弹依旧不是朝他们这边飞来，而是右边一处较低的地方在打仗。他们应该从上边走，而且要迅速！你瞧，大炮开始发射了！炮弹在爆炸，烟雾弥漫，火光闪闪！我们的炮队！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射向你！射到你的头顶上！榴霰弹在乳白色的浓雾中微光闪烁。德军也开始反击了，右边不远的地方，德军的炮弹在轰炸。

萨沙尽管不想获胜，可他毕竟还是兴奋地觉察到我们的炮队占了上风。这感觉与他的“局势越糟越好”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但是好歹他没被碎弹片打穿。在我军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恰恰有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美。

天大亮了，而在三步之外仍是一片朦朦胧胧的乳白色雾霭，还看得见影影

---

①投钉游戏：在地上放一个环，把大头钉投入其中扎进土里。——译者注

绰绰的射击火光。他们冒着浓浓的白雾，急匆匆地赶到了这条绊脚的沟谷里，眼看就要开炮了。快跑啊！可是他们已经来不及往哪儿跑了！他们气喘吁吁地往上边跑，又赶紧往下跑，接着再往上跑，再下来，就这么上上下下地窜跃地跑着。猫着腰跑危险小些，但是这种跑法两腿发软，也跑不快。他们又加快了速度跑。几颗榴霰弹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不过，幸好榴霰弹射得很高，像豌豆粒大小的弹片落在了一旁，伤不着人。

命令下达了，所有士兵呈散兵线散开，然后猛地跳起来射击。现在总算开始射击了，可是，打谁？往哪儿射击？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们又继续跑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可不是萨沙指挥这么干的。真的，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该怎么办了。我们的人没有伤亡。大家就这么迂回地跑着，地势越来越高，还得冒着这潮乎乎的晨雾，一个个跑得心脏剧烈地跳动，胸部抽搐，实在没有力气再跑了。

天完全大亮了，太阳也该出来了。但是在弥漫整个世界的茫茫大雾中，四周依旧一片浑浊，什么也看不清。

地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渐渐下降了。这时，在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大雾里，他们跟敌人相遇了，敌军开枪打了起来。浓雾中隐隐约约看得见他们的枪口发出的微光，子弹就从近旁呼啸而过，有一颗子弹打在了石头上，击起了耀眼的火花。

人们早忘了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忘了迷路时的沮丧心情，忘了冰冷的水灌进靴子里脚潮乎乎的难受劲儿，甚至忘了胸口憋得喘不上气来。所有的痛苦此时此刻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有没有被打倒？还来不来得及还击？不是我们战胜他们，就是他们打败我们！所有的士兵都明白，萨沙也跟他们一样。人人的弹药匣里都装得满满的，个个情绪激昂，谁都想痛痛快快地干一仗，都想亲耳听听自己的枪射击的噼啪声，都想闻一闻自己枪筒里冒出的那股焦糊味儿。开火了！乳白色的浓雾中火光闪烁。“要避免打到自己人!”萨沙告诫每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在用手枪射击，这纯粹是白费劲儿。他们一会儿跳过小沟，一会儿跨越篱笆。瞧，又要在尸体间穿

行了。不过，不是我们人的，是敌人的！既让人觉得恐怖之极，又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哈，我们平安无事地闯过来了！哈，到底还是我们有力量！我们多有战斗力啊！

他们已经在村子里打起来了。他们藏在房后，往外探着身子，又绕着走过去。一个士兵忍不住了，提着卸下来的刺刀急匆匆地走过，萨沙怀着一种古怪的满足感又射击起来。他准确地打伤了一个德国鬼子，当即这个德国鬼子就被抓住，当了俘虏。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只通红的巨球终于冲破了白色浓雾，从他们右边冉冉升起：太阳出来了！整个世界虽还在雾幔中晃动，但是，你瞧，浓雾已经开始散开了，四周的景物渐渐清晰了。现在看得见枪栓上大滴大滴的露珠和刺刀上沾染的殷红的血迹。大雾已经从他们的高地上被一团团地扯去，彼此的脸庞看得很清楚：一个个显露出不怀好意的高兴劲儿。萨沙也感到了这一点。草尖儿上挂满了一串串五颜六色、晶莹剔透的露珠儿，黄澄澄的太阳已经让胜利者们感到新一天的温暖了。

一切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发生了。不是吹牛，也不是瞎传，你瞧，他们营的护卫队已经把 300 多个德军俘虏还有 12 个德军军官押到村子后边去了。这些俘虏们一个个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他们面对着太阳，神情忧郁地眯起了眼睛。而我们呢，清点以后得知：整个营只有 3 人阵亡，10 人受伤；他们排只有一人受伤，萨沙还留在队里，正快活地走来走去，跟人谈天说地呢。

原先藏在浓雾深处、远处和高处的景致这时已缓缓地从雾幕中一一显露出来，其效果颇有点像舞台上的布景变换。谷底的东西，不论活物还是死物，都用细腻的线条勾勒了出来，在阳光的沐浴下，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盛开的鲜花和绿茵也展现在人们眼前，从维特曼斯多尔弗高地，从斜坡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仿佛有一支头戴几百顶钢盔的纵队在谷底行进，而在谷底深处则填满了被我军榴霰弹炸死的德军尸体。

萨沙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现在已经不急着往哪儿赶了，也用不着跑到哪儿去了，什么也不怕了。他拿着长凳来到园子后边，坐下歇了一会儿。一种古

怪的得意心情使他飘飘然，胜利可不是在辩论会上争辩来的，而是用自己的身躯、自己的手和脚争取来的。此刻，他像个大统帅似的坐在那里，人们把他的胜利成果送到他的眼前，摆在他的脚下。萨沙也不让士兵们喘口气，就打发他们到村头去挖避弹壕。他也是迫不得已给他们下达这种命令的，不过，他自己用不着去挖，他可以坐在凳子上，欣赏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欣赏这深蓝色的山谷，欣赏这寂静的世界。附近已经没人再打枪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自己内心的喜悦，琢磨着自己突如其来的感受。

你瞧，现在已经轻松了！希望马上就冒出头了：他挺过了这场战争！最可贵的是他还活着！哪怕在这样的早晨坐一坐、看一看也好啊。或是坐得冷了就去跑几步；或是骑着自行车在这条两旁栽着防风林带的路上兜兜风。或是把黄澄澄的柔软得含在口中就会化的新鲜杏子一个个投进嘴里。可是还有没读完的书呢！还有没干完的事业呢！不行!！要翻阅整整一大堆的书籍、摘要还有文学作品，这些书放在公共图书馆里已经不是几个小时，几天，而是几年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在心中涌动。那么女人呢?！是啊，女人，这些年他怎么能摆脱她们呢？难道她们对我们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不是最重要的吗？

这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偏偏就这么存在着。半个小时之前萨沙或许转瞬间就会失去一切，失去所有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失去信仰，失去血液循环。而对女人的回忆则仿佛会以一种永不消失的物质形式留在世上。

现在这种涌现在脑海里的回忆是令人愉快的。可在最近几天里，萨沙回忆往事时就像揭开火辣辣的伤口，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去触痛它。他好像正站在医院的台阶上全神贯注地跟一个医生争论着，一个女护士走出来，哇，好高的个头！好大的两个乳房！她没跟他说一句话，他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她只是用手帕拍打了一下他揭开的伤口，便离开了。这些天里对过去岁月的这种种回忆在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涌现出来，同时也在不时地触痛这个伤口。

而占据他整个脑海的，几乎全都是不久前在彼得堡见到大学同年级同学叶

莉娅的情景，她是最近来到彼得堡的。他只看到过她几次，她来找她的姐姐时看到过她一次，后来结伴去划船，又去参加大学生文艺晚会，她是从来不单独参加晚会的。在小船上时他生气了，因为他厌烦他们津津乐道地讲那些白夜的事，他很不客气地回敬了所有的人。叶莉娅却不爱说话，她身材修长，坐在船头，就像一尊雕像，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用这类雕像装饰船头的。在晚会上萨沙兴致勃发，当时他显得十分机灵，谈吐不凡，思维快捷，极富魅力。大家都在听他侃侃而谈，叶莉娅也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不过，在他们这伙人中她的举止却是非凡的：他们所有的姑娘都敢说话，有主见，并抓住了他们的心。而叶莉娅却只是瞪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莫名其妙地一声不响地听着大家去讲去争论，你搞不明白她是赞同还是反对，或许她只是对他们争论的理由有浓厚的兴趣吧。在她那窄小的脸蛋上，两片嘴唇像小孩子似的呈枕形状，然而却叫人记忆深刻。有一次，他们还开玩笑似的接了吻呢。

可惜在彼得堡，他什么也没感觉到，也没有去找过她，没有跟她一起单独待一会儿。因为在彼得堡的活动都安排得非常满，根本没想到会打仗，原以为他的服役期很快就会结束，在他们的圈子里还没有对她产生多少看法，他也很少注意到她。

但是，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叶莉娅的形象就像刚刚清洗过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亲爱的叶莉娅！可爱的叶莉娅！他为自己忽略了这充满柔情的爱神之箭、为6月自己在彼得堡时的愚蠢之举而懊恼不已。当时他怎么没有看出、没有理会这些呢，她整个身子都在摆动，摇摇晃晃，散发着诱人的女人味：两道眉毛在莫名其妙地晃动，头在晃动，脖子在晃动，肩也在晃动，特别是当她加快脚步一路小跑时，她那整个孩子般的小巧玲珑的身子也都在晃动。

如同平静的湖水中荡起一丝微涟也会使船开始摇晃一样，萨沙的心也被这晃动的身影震动了。叶莉娅的这种晃动不仅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且还会在他未来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子。这时，他恍然大悟：他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制止这种晃动，让它在自己手中平静下来，唯有如此，自己的心才能平静。

遗憾的是，当时他竟然连她的一张小小的照片都没有想到要一张，而现在他却要一封信一封信地去索要。信得通过一道道检查，走得像乌龟爬似的缓慢。结果，他只收到了一张夹在给叶莉娅回信中的开玩笑似的两面写的小便条。

而现在他却要保卫这个鬼祖国！

第三十四章

奈坚堡的俄国警备司令多瓦图尔上校只是偶然从电报上得知军队司令部已经撤离了城，最后一批人马上也要走了，发报机也已卸下来。可是，谁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命令。为了战略性的战役，他们早把他忘置脑后了。他急匆匆地向余下的参谋人员奔去，可是这些参谋人员只是耸耸肩，一副无奈的样子。他们都忙着把自己最后的箱子放上前往亚努夫的大车上。

就在这时，第六顿河营的一名少尉给多瓦图尔司令送来了联合骑兵旅旅长的报告；可是警备司令也不知道该打发他到哪里去，所以，他也不能接受这个报告。夜里，他偶然听说联合骑兵旅归孔德拉托维奇将军领导。但是，这个孔德拉托维奇在哪里？他的司令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时，突然来了一个通信员，这个通信员从姆拉瓦骑马奔跑了一整夜送来了一封华沙邮件，并坚持要求多瓦图尔当日把萨姆索诺夫妻子的信交给萨姆索诺夫将军本人。多瓦图尔不会给这两个少尉（他们不归警备司令管）更多的建议，就像参谋人员对待他一样，所以他也没有让人把信件送给他们。

直到昨天傍晚，城里的大火才扑灭，街道才清理出来。看来，从现在——第六个昼夜起，城里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了，商店也要正常营业了。可是，司令部已经撤走了，就像有谁在等它似的。车队从北向南沿大道迤逦而行，步兵们却没有排队，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帮零零散散地走着，有的甚至独自行走。他们边走边打听："往俄国的路怎么走？"

有两辆大车在奈坚堡的街上排成了一排，把整个道都堵住了，前边的大车

都停在了市政自治机关广场上，整个小城都已经堵塞了。失去军官率领的兵士们你呼我叫地往后退；车辆像海中帆船似的彼此连在了一起；车挽被扯下来了；几个士兵互相打了起来，还无礼地顶撞了一位走到跟前彬彬有礼地劝阻他们的军官；而那些德国女人们则不时趴在窗口幸灾乐祸地看几眼。只能靠警备司令不足一个连的兵力（有的还被派去担任守卫任务了）和仪表堂堂的市长去维持城里的秩序了。

警备司令多瓦图尔用自己微弱的兵力挡住了两批从北边进城的人马，并下令派遣所有的部队去各处巡逻，因为这种阻塞情况可能还会发生。警备司令跑到市医院和其他医院视察后，忙修改了自己的命令：检查每一个通过的车队，把所有无关紧要的货物卸下去，让车运送伤员，并让送伤员的车先过去。他又亲自前往关卡，同时派出一个排，并允许他们对不顺从的人进行武力干涉。

他们在敌军医院里进行协商。军队司令部撤退后的一两个小时内城里的气氛已经有所缓和了。战争刚刚开始，还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将如何坚决执行1864年制定的《日内瓦公约》：医院是中立的，不能遭到任何人的射击，不能俘虏伤员，并有义务接受敌我双方的伤员；医院的所有伤员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有决定留或走的自由；医院医治好他们的伤之后要放他们回国；伤员也要以自己的名誉保证不再动用武器；接受伤员的私人住宅也受到公约的保护。

无法预料为什么《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后过了半个世纪战争会变得更加残酷无情，可是报纸谈到德国人时却让人们相信他们会按公约这样做的。然而医生们亲眼看到，不论伤员是多是少，他们都不可能像对待自己伤员一样对待别国的伤员。总之，医院打算运送伤员，不会预告他们在等其他伤员的。医生分成两部分：有的走，有的留；护士也分成了两部分：红十字协会中岁数已大的人留下来，他们有看护伤员的经验，把那些在乱哄哄的动员大会上一下溜到前排的年轻女自愿者们打发到后方去，她们虽具有不同程度的模仿能力，但还是不会有多大用处的，她们只会嘿嘿嘿地傻笑。这不，一个好开玩笑的女士在走廊里骑自行车把一个药剂师给撞倒了。费多宁请求主任医生一定要留下那个总

显得有些郁郁不乐的塔妮娅·别洛布拉吉娜，尽管她并没有真正想留下，但是她还是很认真地着手工作起来。除了正常的值班外，她还专心致志地看护脸部和颈部受伤的伤员们。她从来也没要求过走。

总之，所有的工作都乱了套了。大家等着撤走的命令，面对好几百已经躺在病床上的伤员，却不能做手术，只能包扎包扎伤口。他们打算挑选需运走的伤员，可怎么划分呢？在陈规戒律的医院里甚至连治疗坏痢的有效办法都没有，那么在艰巨的行程中又怎么办呢？

他们尽量不要过早地向伤员讲明情况，但是伤员自己已经感觉到他们此番巡视已非同寻常了，因此开始不安起来。每一个有知觉的、稍稍能动弹的伤员都要求走，他们认为战友都在打仗，可他们却躺在这里休息。

一个卫生员报告说，有个上校要求快点见到大夫。

“费多宁，请您去一趟？”

费多宁快步朝门口走去。一些空车已经集中在三角形广场上，整个广场几乎全塞满了。一位面色憔悴的上校坐在台阶上，正打开地图向一个走过来的军士打听伤员的情况。他的肩微微有点上翘，制服的肩部撕破了一个小口，上校猛地朝费多宁转过头来：

“您是医生吗？您好！我是上校沃罗滕采夫，从大本营来。”说着，他动作极快地先握住了费多宁的手。“请您告诉我，这里有刚从前线阵地下来的神志清醒的伤员吗？请允许我详细问问他们，好吗？军官们呢？”

要知道，医生本来就不会在一个地方滞留过久的，而这位强壮的上校行动之神速，更是叫人咂舌。费多宁服了他了，他马上想起来，回答道：

“有。夜里来的。也有早晨来的。有位第十三军的少尉，他受了严重的震伤。但是他已经清醒过来，马上就可以完全恢复知觉了。”

“第十三军的？太有意思了！”上校惊诧极了，立即警觉起来，他快速地用强劲有力的手一把抓住费多宁的胳膊，“您可是第十五军的？从哪儿找到第十三军的少尉？”

他们顺着楼梯走过走廊，穿过了两个厅，走了没多远，费多宁便急忙

问道：

“您说，这座城市会怎么样呢？”

上校突然瞥了费多宁一眼，但他马上发觉费多宁不像是刺探者，便上下打量了几下费多宁，然后小声说道：

“如果防御设施搞得好或许还能守得住。”

“建好防御设施？”费多宁立即抓住他的话，“难道这样真行吗……？那么集团军司令部呢？……”

上校的嘴唇只“嘘”了一声：

“马上从西边……”

他们已经走进了病房，上校的话戛然而止了。尽管上校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病房里浓烈的药味、刺鼻的血腥味和火药味，还是使他像被猛击了一下似的不由地倒退了一步。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皱起了眉头。

第一间病房就在过道旁，一个神甫正在为一个刚刚死去的伤员做临终祈祷，他用披在项上祭服下的围巾盖住了死者的脸：

“上帝啊，我信仰您，我正在听取忏悔……”在这些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嘶哑着嗓子说着这些滚瓜烂熟的话，好像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也不嫌烦。

在第二间病房的窗户旁他们找到了那位少尉。正巧，塔妮娅·别洛布拉吉娜坐在他的床上。当他们走到跟前时，她站起身来，靠两扇窗子间的墙站着。她双手下垂放在背后，深邃而又忧郁的目光显得有些呆滞。

少尉的额头上缠着一道道绷带，但是他的目光中已恢复了略带孩子气的敏捷和机警。他竭力想欠起身来迎接前来的人。

费多宁摸了摸他的面颊和脉搏：

“您感觉好多了，是吗？”

“是！是的！”一脸雀斑的少尉快活地说。他在床上往起拔了拔身子，不知道怎么能更好些。

“问您几句话，回答问题不困难吧？”

塔妮娅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我们没说几句话，原来他是我的老乡。"

而他们并没怀疑她谈了多少话。

"您是从哪个团来的?"上校已经坐在了床上，打开了地图，"您难道不属于第十五军吗? ……您什么时候来第十五军的? ……那么驻扎在什么地方? 您在哪儿受的伤? ……与什么部队相邻接?"

少尉倚在枕头上，热切地看着上校，回答他的问题。那股高兴劲儿就像参加考试一样，为自己知道考卷上的所有题目而自豪，还不时零零散散地补充几句。他容光焕发，早在女护士来之前，也就是说病房里还没有女人之前，他就这样了，这是那种勇于牺牲者发自内心的无形的青春之光。他听人说话时耳朵里嗡嗡直响，大脑很虚弱，说话也很困难，但是他努力克服这些并尽可能清楚地回答问题。他信心十足地在地图上指点着，讲他们军昨天傍晚如何从霍亨施泰因撤出前往西边靠近交战的地方的（而他却心想：把所有的部队都从城里调出来、聚集到一起然后再派遣出去，这样做又有什么价值呢），又如何再撤回（已经多少次了，从来也没有通知他们团去作战）并顺着无路可寻的迂回路线不知为什么又回到了霍亨施泰因（昨天还一片惊慌，甚至朝自己人开枪呢。不过，这不是正题），他们从霍亨施泰因撤到城郊，排成战斗队形，您瞧，就在这里……接下来，大概是对他妈妈讲，而不是对上校讲了：爆炸即将临头了！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言表！你还来不及说一声"完了!"画个十字！妈妈，永别了！最后一声爆炸你就已经听不见了……

"对了，您的肩膀怎么了?"回来后，费多宁问上校道。

上校也想起来了。

"请您检查一下? 昨天我很可能是让碎弹片给划伤了。"

"转动困难吗?"外科医师按了按他的肩头，问道。

"有点困难。"

"请您到我这儿来，在这层楼，让护士小姐领你来吧。"接着，又对塔妮娅说："主任医生同意让你留下，您不反对吧? 可能要待很久。"

护士的目光显得很忧郁，两眼凝视，眼珠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她点了

一下头：

"谁还能反对呢？当然留下啦。"

现在她就等着把上校领过去了。当他迅速地转动头时，他的全部决心似乎都在他那短而浓密的弧形大胡子中体现出来。他并不注意大胡子：它们竖，竖不起来；垂，垂不下去差；卷，又卷不了，只是因为军官不能没有胡子，所以留点小胡子遮遮上嘴唇罢了。

而少尉既没有小胡子，也没有大胡子。他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任何长胡子的痕迹，只有少年人那种无忧无虑和幸福感，那种纯真和谦恭，这些都是受女人教育的结果。他对生活还一无所知。塔妮娅比他才年长一岁，可她的练达却使她显得好像比他大十岁似的。

……俘虏呢？……塔妮娅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俘获也好、打伤也罢，现在都已经没感觉了。快点被打死会更好些。她抱着不必因罪过而被打死、也不必自杀的念头匆忙赶到前线。反正她不可能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了。堕入深渊总比陷入悲伤要好。

窗下，狭窄的小街道上一片混乱。士兵们或成帮结伙或单枪匹马地四处乱溜达，连个队都不站。有些人站在阴凉地一边擦着汗，一边把行军袋里多余的东西如小铲子、小斧子、子弹匣什么的掏出来扔在地上，随后加快脚步走掉了。谁也没有挽留他们，有两个哥萨克不知把什么东西反系在了马鞍后边。

……他们一起看书，一起拉着手散步。他们边走边聊天，所走过的路上的每一寸土地后来都无可替代无法忘却地在心中保留终生。像植物在它的整个生长期内所经历的那样：先长出一片片嫩叶，然后开花结果。难道塔妮娅就不能提前吗？但是女人没这种运气，不可能这样。那她已经没有什么更美好更善意更可靠的办法了，只有猛扑过去，抓住运气，把它弄到手。反正也没有那种审判这种不诚实行为的法庭。那么男人呢？难道他们只是在战场上才比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更坚强吗？

用两年时间培养的这些如此精明的军官，后来又怎么会在他们20岁前就白白断送他们呢。一种做好一切准备要参加集团军战役又苦于参加不上的情绪在

他那孩子般的额头上显露了出来!

"上校先生!"少尉拉着上校的袖子，满怀希望地看着他，竭力克服说话时的困难，"我听说部队要撤退了。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下，这是耻辱！我不能跟俘虏待在一起!!"晶莹的泪花在他的眼睛里默默地闪动，"请您让他们一定把我带出去!"

"好!"上校也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接着赶紧叫了声："护士!"

塔妮娅仍站在窗旁，不知在那里想些什么。此刻她猛地转过身来，那张俄国姑娘常有的并不显得稚气、不再想入非非的脸正极力转向上校这边。

多么忧郁的目光啊！脸上那种强硬的表情可不像是今天才有的！上校之所以现在才发现，或许是因为她紧紧裹着三角巾而遮住了额头、脖子和耳朵的缘故?

"护士，我要好好请求请求大夫，到时候您也要用些心啊，免得他们把哈里托诺夫少尉留下来。"你瞧，这会儿她脸上毫无恐惧之色，她已经用不着谁来吓唬了！他自己也没料想到为什么会伸出指头吓唬她，而少尉的嘴上却露出了笑容："您看，我到处都会遇到您！您是哪儿人啊?"

"新切尔卡斯克。"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您的!"他点了点头，在病床之间快步地走着。

而每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每一具单个肉体中，都在进行着一场做出唯一抉择的斗争：是活还是死？住手还是不住手呢？整个战争连同集团军和军的战役都像打了败仗似的停止了。一个年事已高但是城府很深的乡下人，大概是个预备军军士吧，正从被单下机警地满腹疑惑地看着所有在场的人。另一个人难受得辗转反侧，头在枕头上翻来滚去，嘶哑着嗓子大声喊叫着。

从病房里那股浓烈的刺鼻臭味中一下子走出来，总算透了口气！护士送走了他。

当她回来时，没有立即走到那扇窗户旁。少尉已经慢慢坐下来，他浑身发软，脸色苍白，可他还是冲塔妮娅笑了笑，说：

"原来您是老乡？那您给自己家人写封信吧，我会准时给您捎回去的。您在

家乡还有什么人吗?"

塔妮娅的脸抽搐了一下，白得像蛋清色一样。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写信，没给任何人写信。

她什么亲人也没有了。

战后只要不回新切尔卡斯克，到哪儿去都成。

沃罗滕采夫要是抓紧一大早赶到奈坚堡，兴许还能找到萨姆索诺夫，可是他中途拐了个弯去看沿途防线上还有谁在防守，没发现任何人；他又去追赶逃亡的孔德拉托维奇，也没有追上，结果到萨姆索诺夫那里就晚了。

前线左侧出现了漏洞，就像自己的腰疼一样，可是没人派军队到那里去，除了克克斯戈利姆团、已替换的埃斯特良团和列韦利团，什么军队也没有了。而这些团又归西列利乌斯将军领导，但是这位西列利乌斯将军也莫名其妙地不知在什么地方转悠呢，不能马上赶到前线了。

萨姆索诺夫对开拔也感到非常惊奇：为什么不命令从西北方向加强奈坚堡呢？为什么不把战线的两端连接起来，却要沿着拉得太长的战线走呢?

埃斯特良团和列韦利团的残余部队以及他们的大车队差点儿没在奈坚堡闹翻了天，但是沃罗滕采夫不能跟他们周旋了。他把马留给了布拉戈达廖夫，在这里的几条街上奔来跑去地忙碌了半个小时，终于搞清了军队司令部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服少尉通信员告诉他有关骑兵旅在他来之前的最新情况，他可是一点等着听这些消息呢；他通过伤员而且主要是伤员的口述，丝毫不差地画出了集团军中心的位置；他从哈里托诺夫那里知道了如何到霍亨施泰因，可第十三军的残余部队是怎么了，这正是个令人可疑的无法用语言述说的谜；更无法搞清对布拉戈维先斯基和伦南坎普夫所采取的援助性打击是否还能抱希望。他又亲自骑马飞快地跑到那里，近处左边的漏洞已经看得出来了。沃罗滕采夫从医院出来后，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了。

如果在这几个小时里纠正撤退的命令，那么昨天撤退到索利道也就不会是最后的灾难了。

他在颇具特色的俾斯麦纪念碑旁遇到了一个少尉。

在俾斯麦时代3个皇帝结了盟，东欧得以平静地度过了半个世纪。俄国人和日耳曼人的和平相处可比跟这些巴黎的杂技演员一起上街游行要有益得多。

马拴在树上站在那里，而布拉戈达廖夫坐在纪念碑后边的花坛旁，浑身凉飕飕的。他急忙站起来，不过只是半站起身，弯着腰，压低嗓门，像在商量什么秘密似的说：

"大人，该吃点东西了吧！"

也不知小锅里装着什么吃的东西。

"你昨天给我的干面包差点儿没坏了事……喂马了吗？"

"那——当——然——啦！"布拉戈达廖夫委屈地说，"我把马牵到墓地后边放了一阵。那里的草好着呢！"

纪念碑后头有两个石凳，他拿着一把勺站在那里。

"那你呢？"

"我等你吃完后再吃！"布拉戈达廖夫回答道。

"别了，你还是马上吃吧！"

"好吧，马上吃就马上吃！"布拉戈达廖夫轻松地答应着，砰地一声跪倒在小锅旁，自己动手拿起来。

沃罗滕采夫用左手从锅里往外拿吃的，脸上的表情有时显得很贪婪，有时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连想都不想锅里是什么，拿起来就往嘴里塞。右手一边按着放在膝盖上总是翘起来的表面坚硬光滑的地图，一边好像生怕耽误了少尉似的着急忙写着：

司令阁下：

您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左翼，尽管左翼受到了逼迫，但丝毫无损（他们打赢了仗，却竟因为一个愚蠢的误会而撤退了）。不过那里现在有3位军长（阿尔塔莫诺夫、马萨利斯基和杜什克维奇），他们缺乏统一领导。如果您本人认为可以到那里去（有第六顿河骑兵团一路跟随着您，两三个小时内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您就能借助有效

的攻势改善集团军的整个情况：您可以牵制住有意要在中途阻截您的弗兰苏阿将军，并打败他。

我们和克雷莫夫一起坚决请求您选择这一步。克雷莫夫上校立即替换第一军参谋长。

我将在奈坚堡更偏西些处，那里几乎没有任何防御，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沃罗滕采夫上校

而且还应该建议：中央几个军马上撤退。但是他不敢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萨姆索诺夫应该猜得到。

少尉也骑马跑到了跟前。沃罗滕采夫预先告诫他：一旦被敌人发现，就毁掉情报，或是把情报吞下肚子，总之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中。

华沙来的通信员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司令没运气收到他妻子的信了。

第三十五章

萨姆索诺夫对自己的行动已经有几天没这么坦然自若，这么信心十足了。他神采奕奕地从奈坚堡来到司令部领导沮丧的参谋们，连他胯下的坐骑都神气活现的。尽管只是一个短暂的梦，但他的心中却洋溢着一种清新感。湿润的空气使8月的清晨愈发显得新鲜宜人了，阳光从云絮的裂隙中照射出来，驱散了漫天的雾霭，拉开了黎明的序幕。

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清晨啊！一个有着多么美好想法多么有影响的清晨啊！在凉爽的清晨，战役是多么有希望获胜啊！一个55岁的人前面还有几个美好的清晨啊！

他们并没有按照他选择的前进路线走，而是从东边绕道过去，途径格林弗里斯村和格林弗里斯森林的拐弯处。哥萨克护卫队队长和参谋们都肯定地说这是条到纳德劳最近的路，途中可能会遇上德军骑兵侦察班猖狂突围，他们可以在这里设下埋伏袭击敌人。这不，德军骑兵侦察班已经从右边的路上驶近了，都看得见扬起的灰尘了。护卫队立即准备迎战德军骑兵班。

结果一看是自己人——第六军的一个龙骑兵排，一个护卫队排。他们奔跑了50俄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半沙漠地带，送来了一份情报。如果司令和参谋们不绕道走，也就碰不上他们了。

现在是8点半，而布拉戈维先斯基的情报却是半夜一点写的，比昨天的情报虽只晚了不到一天，但是为什么不在夜里准时送来呢？就好像这段时间不会发生重要事情似的。他怎么去搭救克柳耶夫？怎么掩护中央几个军？或是坚守

阵地呢？

“……撤退到奥尔捷利斯堡去……”

没等司令下马，左右的人就把地图递了过来！昨天，布拉戈维先斯基无法解释地撤到了缅斯古特，这是个很重要的情况。而今天，唉！要是他还留在缅斯古特就好了！但是他又急退了20俄里，此刻也许正沿着熟悉的小路快马加鞭地撤往俄国呢……

骑兵少尉似乎竭力想更多地讲讲这次撤退的情况，但是司令阻止了他。他也克制了自己，而在旁人看来，他是个外表强壮，充满信心的人。

在龙骑兵疾驰而来的7个小时里，布拉戈维先斯基也许早已放弃了奥尔捷利斯堡？或许已经到达俄国？

现在还能跟他讲什么呢？……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奥尔捷利斯堡吗？……不惜任何代价……不惜……这就要看您的军的坚韧程度了……

骑兵少尉带着一个排和一封信函又急匆匆地往回赶，他要赶在午后把这封信送到。

参谋们忙着传阅布拉戈维先斯基的情报。需要向克柳耶夫通报此情报吗？怎么通报呢？要知道，他已经转移到马尔托斯那儿去了。我们也要到马尔托斯那里去。

不过依我看，这个活死尸应该知道这个情况的，他的双手也许至少该灵活些才是。再稍加修改一下，马上派骑兵到亚努夫去，从那里给他发份电报。萨姆索诺夫把一个大图囊放在马头上，用粗犷的笔迹写道：

“第六军已朝偏南方向的奥尔捷利斯堡撤退，用一位目击此情况的军官的话说简直一片混乱。这个军已经竭尽了全力，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已大大削弱了。我到纳德劳去了，我要在那里做出有关该军进攻的决定。”

他写着“我要做出决定”，就好像有关“依靠中央几个军发起进攻”的决定尚未做出似的。可是此刻布拉戈维先斯基就这么着急忙慌地撤退了——阻止他吗？撤回中央几个军？怎么就没想到呢！集团军已被折断了臂膀，处境越来越艰难了。让萨姆索诺夫能干的士兵们保持住一早行进的距离已经是件十分不易

的事了。他写完了“我要做出决定”，便下令策马朝纳德劳方向行进。

参谋们小声抱怨着跟着他动身了。一向善于填写证书的大行家波斯托夫斯基自我安慰着：敌军的大炮已经在附近轰炸了好几个小时了，这或许对自己将来填写履历表有利，没准还能获得勋章呢！

从山峰上俯瞰辽阔的马兰津湖，椭圆形的湖面既广且深。阳光从背后照射过来，湖水并没有粼波闪烁，而是安静地躺在黑暗中。岸边环绕着一片茂密的森林。一座死气沉沉的田庄七零八落地躺在山丘的斜坡上，农舍的瓦盖泛着红色。

压在大家心头的忧愁顿时一扫而空，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接纳了这个自身以外的世界：

“先生们，多么美丽的国家啊！……在哪儿还能看到像这样峻峭的山峦、这样清澈的湖泊呢？”

一支载着伤员的大车队迎面走过来，渐渐走进了高地。许多伤员都是被刺刀扎伤的。有的哼哼唧唧地呻吟着，有的则在非常自豪地讲着自己的受伤经历，尤其看到有三位将军在场就更加自豪了。夜里，距此大约10俄里的村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刺刀拼搏战。这时，一个人插话说：仗打得很顺利，我们赢了。

果真，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声。

上帝和圣母在谴责我们了。诸位，快前进吧！我们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只有马尔托斯的指挥所才这么称呼这个小村庄为“纳德劳”。马尔托斯的指挥所位于偏南方向一处半面森林环抱的高地上，这是个视野开阔的好地方。这里远离前线，炮弹射不到此地。有几个军官无遮无掩地站在山丘上，他们在暖融融的太阳下彼此传递着望远镜，朝四周观望。

这时，就在高地下方，一支队伍正沿着靠近铁路的公路走来。他们穿过了铁路，进入了包围圈中。噢，不！是一支押送俘虏的队伍！对！俘虏至少有1000人！

个头不高、肩膀狭窄的马尔托斯坐在凳子上，他也在用望远镜观察。有关集团军司令部迁移的事，他们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回头看时，因为面对着

太阳，所以没能马上发现有骑兵奔驰过来。

已经上了年纪的第十五军统帅像年轻人一样轻松地在山路上跳跃着。他将平常走路时总喜欢拿在右手中轻轻摇晃的手杖转放到左手里。接着，他迎着太阳，眯缝着眼睛，满怀敬意地挺直腰板站在骑在马上的司令面前：

"司令阁下！敌军企图用一个师的兵力连夜骑马赶到瓦普利茨村袭击我们。敌军的计谋被发现后，受到了我军的阻挠，他们的指挥系统遭到了破坏；在瓦利普茨村的墓地附近，敌军的炮火甚至还轰炸了他们自己人。显然这并非是故意的，而是因为没有观察好所至。袭击我军的敌军师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控制了至关重要的维特曼斯多尔弗高地。我们抓住了大约 2200 名俘虏，其中约有 100 名军官；缴获了 12 门大炮。卡卢日团和利巴夫团虽然伤亡惨重，但是，由于他们从背后向敌军发起了进攻，为我军一举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马尔托斯没有遇到其他部队，他跟邻军分享了胜利果实。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瞧，他们把俘虏押过来了，却把一小群军官围在了这里，围在了高地上。

看来，司令也早预感到了这庄严的一刻！要不，他怎么一早就从奈坚堡急着赶来呢！他没白来！

萨姆索诺夫骑在马鞍上，接受了军长的报告，尽管他的身子显得胖大笨重，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从马背上跳了下来，递过缰绳，没等活动活动手脚，就双手有力地至上而下紧紧搂住了机灵的马尔托斯那瘦削的双肩，亲吻着他，激动地说道：

"就您自己吗！您独自一人来救我们，是吗？亲爱的！……"

说完，他稍稍站远了些，细细打量了一番马尔托斯，祝贺他拿下了四分之一的国土，并预言这枚勋章必将会佩戴在他这瘦弱狭小的胸前。

此刻已没人记得波斯托夫斯基要到阿伦施泰因去的荒唐想法了。不过，现在不是可以让军向左急转弯给德军背后一个出其不意的有力打击了吗？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昨天给集团军下达的命令集团军从侧面进攻的时刻了呢？如果说这个主意最初不是从眼前这个胜利者身上想到的，又是从谁哪里呢？

“可能是您的主意吧，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马尔托斯勇气十足地挺直了窄小的脑袋，两眼炯炯发光。他丝毫没有犹豫，脸上也没有出现为难情绪，很灵活很自然地耸了耸肩，捻了捻胡子，颇有好汉风度地回答道：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马上撤退！”

他并没有接到有关让阿尔塔莫诺夫和布拉戈维先斯基撤退的报告，然而，他凭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辨别力已猜测到：他的军的位置不在这里，而是——快往后撤！就像蜗牛和小鸟预感到暴风雨要来临一样，他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压或电流硬把他给拽走了。

但是，司令却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这时，波斯托夫斯基在哥萨克骑兵的协助下小心翼翼地牵着马走过来，他来到自己的司令跟前，看出司令不赞同的态度，便说道：

“你们怎么都慌了神了！你们的神经都有点儿问题吧！克克斯戈利姆团不是已经从左边靠近了。从右边又给你们增加了第十三军的一个旅。而第十三军本身……你瞧，你瞧……”波斯托夫斯基环顾了一下四周，希望能看到几个军。可是，这里森林茂密，什么也看不见。“整个军都快到了。还有，伦南坎普夫的骑兵队也靠近了。究竟是谁让我们撤退的？”

马尔托斯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有些犹豫了。但是他还是口气坚定地清清楚楚地说出了自己意见：

“在这 6 天里军第三天和第五天都在打仗，损失了不少骁勇善战的优秀军官、几千名士兵。我的军已经疲惫不堪，再也没有力气进攻了。没有了骑兵，我们只好自己单枪匹马地干。炮弹快用完了，弹药也不够了，也没人再运送过来。我们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不仅不会获胜，反倒会使军队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化。应该撤退了，而且刻不容缓！”

花了整整一个早晨构思出的想法，全被他这振振有词的一番说理一扫而光，连一丁点儿细微的思路都恢复不了了，也不会再有让人振奋的进攻了。司令应该骑马走开或是让人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反正他不在这里，一切该赢的赢，

该输的输，该商定的商定，该提出的提出了。

马尔托斯还不知道翼侧撤退的事。

萨姆索诺夫费力地眨巴了几下眼睛，仿佛要从梦中挣脱出来似的。他摘下紧紧扣在灰白色头发上的制帽，擦了擦额头。

他从来没有发现他的额头竟这么大这么毫无遮掩，在他宽大的脸庞上成了白晃晃的靶子。

第三十六章

由于太性急，沃罗滕采夫在匆忙中失策了。一早开始调查孔德拉托维奇时他就不该从左边走，而应该赶上狡黠的将军，羞辱羞辱大本营，或吓唬一下大本营，还可以把第二十三军所有具有防御力的兵力安置到奈坚堡的西边。

还有孔德拉托维奇将军，他走运吗？他的军都被撕得粉碎了，要想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可能得需要好几列火车在华沙和韦尔纳之间奔跑很久才行。毫无疑问，孔德拉托维奇这个早晨准是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是第一次靠近前线，在沃罗滕采夫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有人在某处看到过他，可在半个小时之内有人又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但是，沃罗滕采夫没有耐心跟在他们后边跑，当他在收集伤员的情况时，孔德拉托维奇已经飞跑到奈坚堡了。这里已经没有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了，于是孔德拉托维奇下令：埃斯特良团的团长带领 6 个连和一个机枪队跟他们一起护送他——孔德拉托维奇将军——沿公路到高地去。显然，他是这么算计的：他没办法召集起自己军的那个已经散乱的师了，反正它已归马尔托斯指挥。克克斯戈利姆团占领了阵地，并且自己能够坚守住。其余的近卫军完全不必到这里来了，而他的军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可以比较安全地撤退到俄国境内，在那里等着战争结束。

沃罗滕采夫得知了这一切，已经派人送信给萨姆索诺夫了。

今天早晨奈坚堡还是军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是通信联络和道路交通的中心及枢纽。可你瞧，都快到中午了，这里连个将军、连个比沃罗滕采夫大点儿的官都没有。跟各军跟前线司令部也失去了任何联系，这里所有孤助无援的人都

得凭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良心来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

但是，沃罗滕采夫仍在诚心诚意地去做着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乎常人的轻松心态，战胜了自己肉体上的痛苦，摆脱了私欲的困扰；他灵活地采取了挽救措施，尽力纠正所能纠正的一切；他发现了左翼部队出现的漏洞，心中像被针刺痛了一样。他只知道：趁司令还来得及赶到第一军之前的这几个小时里应该赶快堵上这个漏洞。

他在一片恐慌的奈坚堡找到了杜宁中校，他是埃斯特良团的一名营长：他的4个曾被严重打散的连昨天就在这里整顿好了，可中校本人还没有想好做些什么呢。从北边走来5个由另一个中校率领的埃斯特良团的连队，不过，这些连的人数只略强于一个排。他们夜里还守在阵地上，到了早晨克克斯戈利姆团的人便把他们替换下来了。

沃罗滕采夫向这两个中校和一半幸存下来的连长草草讲了几句有关城里和军队的情况，说明他们团的其他连已由团长率领撤往了俄国，并告诉他们余下的人应该做什么。他一边说话一边观察大家的脸部表情。这些人的脸仿佛都很奇特，而在某些重要特征上所有的人似乎又都类似。他们都有某些类似的特征：如军队的传统；长期在驻防军服役而与世隔绝；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疏远和鄙视，以及先进作家的嘲笑；最高当局禁止他们考虑政治和物质利益，只允许他们保持已被磨平了的或浑浑噩噩的智力；常常手头拮据；透过所有这一切，还有一种净化了的集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民族力量和勇气。沃罗滕采夫又毫不怀疑地答复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时机。

应该如此，两个中校同意听命于沃罗滕采夫，但是他们表明他们的士兵已经无抵抗能力了，德军猛烈的炮火让人觉得战壕根本就掩护不了他们，他们一个个已经被炸得呆若木鸡了。沃罗滕采夫采取万不得已的办法：让他们所有的人到通往乌兹道的公路西出口列队集合。

连队正在集合，而这些人没精打采地拖着步子慢慢磨蹭着，嘴里嘟嘟哝哝地左顾右盼，沃罗滕采夫趁队伍还没有撤出城，赶紧去看望一下警备司令多瓦图尔。多瓦图尔显得有些臃肿，挺着大肚子，但他为人很礼貌也很客气。沃罗

滕采夫跟他商量弹药以及用来运送弹药的车辆问题，指明城里的陷阱所处的位置，并请求在城里的大车队和所有该走的人都走了之后，派一个联络员到他那里去。

士兵密集地排成了6个横列，大家都站在阴凉处，翼侧没有散开。沃罗滕采夫虽然不是在喊，但是大家都能听得到他的声音。在士兵列队的这几分钟里，他双手背在后边，两腿撇开，牢牢地站立着，看着自己意外得到的这支队伍，这些站在右侧的长着长长的黑胡子的大叔们。

在他们的团被打得稀里哗啦的两天两夜里，这些幸免于难的人似乎都变得衰老了：他们身上出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人必然会有的迟钝，谁也不再勉强自己急忙去接受命令，不再挺胸而出去认真地执行命令了。没有一张无忧无虑的面孔，没有一丁点儿哪怕是装出来的勇气。在那里，在他们与死亡相触的地方，他们肩负的所有义务都化成了碎片，从他们身上纷纷脱落了。但是还没有脱落到让有权的人们停止对他们下达命令的程度，一条简单的命令可能就足以叫他们回到阵地上去。只不过，他们随后就会四下逃去，尽管应当坚守阵地。

此时此刻还能跟他们说什么呢？他们仍在竖着耳朵听哩，他们刚刚摆脱了死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要让他们到哪里去呢？这个他们不认识的上校不会抢着跟他们一起去死，只是撵着他们去死。而他自己，你就瞧吧，立马就会消失的。

当然已经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老爷式的“荣誉”，也没有了所谓的“联盟义务”，你也说不出他们什么。沃罗滕采夫本人对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好感。可是怎么以父亲般的沙皇的名义号召他们去充当牺牲品呢？他们明白这点，他们对此的反应也是一致的，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这个沙皇，为了这个叫不上名字，轮廓模糊的不朽的沙皇。沃罗滕采夫为当今的这个沙皇感到害臊，乞求他也是虚伪的。

那么乞求上帝？即便以上帝的名义还是不会感动他们的！此刻如果说出以上帝的名义恳求他们，沃罗滕采夫都会感到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虚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好像保护属于德国人的奈坚堡对上帝来说很重要似的。这么一来，很容易促使每个士兵去猜测上帝并不支持我们反对德国人，既然如此，为

什么还要期待他们去当这样的傻瓜呢?

俄国作为我们的祖国是永存的。这对沃罗滕采夫来说是真理，他自己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也明白，他们并不很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故乡就在不远处。由此看来，他的嗓子会因为缺乏信心、因为谬误、因为可笑的热情而受到损伤的，但愿嗓子变得更糟糕些，这样他就不用说出“祖国”这个字眼儿了。

话是不能瞎编的。

但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那里，站在了这些士兵面前，他们背着浸透了汗水的行囊，穿着汗涔涔的衬衫，扎着紧箍在肩上的皮带，蹬着一双捂得许久没有洗过脚的发热的靴子。他环视着周围一张张神色紧张、疲倦不堪、愁眉不展的脸，开始说了起来。他的语气一会儿“温和”，一会儿又显得很“随意”。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他没有大声呵斥，他也跟他们大家一样，疲倦得动都懒得动了。正如他们自我感觉那样，靠他自己最终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埃斯特良团的弟兄们！昨天和前天真够你们好受的了！虽说你们中有的人只休息过片刻，有的人连气都没有喘一口。但是你们瞧：这第三天，也就是今天，有半天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可以躺下睡一觉了。在战争中力量总是不等的，战争的结局也因此而不同。我们也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自己得不到便宜，也不能让邻居得到便宜。”

要是一切都能简简单单就好了，简简单单地说出来，把所有的情况所有的战斗任务统统说出来，不是去按照士兵条例，而是实实在在地说就该如此。可是，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中央几个军就要毁灭了！将军们全都搞错了，我们的将军们不是笨蛋就是胆小鬼！但是，你们是堂堂男子汉！你们去拯救祖国吧！”他还得背着军大衣被卷、扎着武装带站在那里说：“弟兄们！”他张开双臂，身子仿佛沉入了土中。全队的人都看到也感觉到了他的胸膛是多么宽阔，两臂是多么结实；“我们不能自私地依靠别人来救我们。我们离俄国不远，完全可以走过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邻近的团就会全军覆没。随后敌军就会追上我们，我们也走不成了……离这里不远的前线有一处漏洞，那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我看，只有借助你们的兵力堵住它！我们应该坚守到晚上！现

在已经没有更多的人了，只有你们。”

他就这样既不下达命令，也不威胁，只是说明情况。可士兵们一个个都闷闷不乐的，像是没有被他说服似的。突然，所有的人都茅塞顿开了，都赞同了。他们好像看见了一只被打落的小鸟，几乎露出怜悯的微笑来。不过，他们的腿仍然没有动，召他们回阵地真是可恶！但他们还记得自己站在队列里，他们没有用完整的话来回答他，也没有去迎他那期待的目光，而是报以并非挑剔的温和的哼哼哈哈和毫无恶意的抱怨。

看到他们豁达的笑容，听到他们哼哼哈哈的抱怨，上校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地了。他的脸色又变得“温和”了，力量也恢复了。他声音洪亮地以命令的口吻大声说：

“我只是号召志愿者！第一——横列！志愿者，请向前——三步走！”

于是，整个横列都向前迈了三大步。

于是，他更有信心了，他已经有了胜利的把握：

“第二横列！志愿者向前——三步走！”

于是，第二横列也一齐向前迈步。

接着，第三横列。

接着，整整六个横列全都向前迈步了。大家都阴沉着脸，脚步沉重得像背负着十字架，但是，毕竟迈过去了。

沃罗滕采夫虽然明白不该得意忘形，但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有失体面地大叫起来：

“棒极了，埃斯特良团！我们亲爱的母亲——俄国——不会衰弱了！”

我们的母亲这就要动手了……

既然洋姜不喜欢擦板，

就从擦板两边跳出来吧。

第三十七章

时间刚够第六顿河骑兵团派出去的3名哥萨克骑兵和布拉戈达廖夫跑回自己的骑兵队。这三个哥萨克骑兵来得正是时候，他们一个头发蓬乱，一个满脸胡茬，一个邋邋遢遢，就像三只猛虎骑在马上。这时只听上校责怪道：

"真有你的，布拉戈达廖夫，你简直污辱我。你怎么能说'我会骑马'呢?"

"我这才叫会骑马呢！不用马鞍，直接骑在马背上。我们卡缅卡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骑马的。至于马鞍嘛，那是老爷们想出来的玩意儿。"

昨天，布拉戈达廖夫情急之下跨上马就走了。结果，他的屁股被马鞍给磨破了。现在，他卸掉了马鞍，直接骑在马背上。对上校的责备他的反应也很机敏：他用绳子把一只羽绒枕头绑在马背上，再将绳子在马肚子下系牢，然后，上校心满意足地坐在松软的枕头上，两条腿耷拉着，慢腾腾地离开3个哈哈大笑的哥萨克骑兵。

"长官大人，您是不是觉得不舒服?"说着，他装出准备立即解下枕头的样子，但是并没朝马挪步。"不过，您这就要去土耳其吧!"他鼓着腮帮，借故推托道。

"正是要去土耳其哩……"

他们像骑兵那样，步枪斜挎在肩上，策马疾驰而去。

一件操心事接着另一件操心事。原先沃罗滕采夫关心的只是他是否看到士兵们又回到了那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现在，他却在担心：他答应过让他们坚守到傍晚，如果还需要更长些时间，他用谁来代替他们呢？还有他真要把他

们留在阵地上直到天黑吗？留守阵地——这种牺牲能有利局势的转变吗？他是不是在欺骗他们？要知道，现在所残留的一切，整个军队，都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局似乎已定了。眼下这些问题就够他的小脑袋瓜儿忙一阵子了：现在把这5个连安置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把这支由埃斯特良团的人组成的队伍从北边拉到南边通往乌兹道的公路呢？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用在整个路程上，目的是要不断坚守住防线。

他们沿着乡间小路奔驰了数俄里，他们没有朝西走，而是朝西北方向奔去。沃罗滕采夫觉得那里是一个偏僻的地方，结果真是这样：那地方很偏僻，是个空荡之处，总之没有任何人，没有自己人，也没有敌人；没有居民，也没有四处漫游的马；没有狗，没有尸体，也没有家畜。这里仿佛是旋风的中心：四处都在爆炸，都在厮杀，都在发抖，天昏地暗的；而这里却是一片死寂。

到了这里已经不必继续走了，应该把埃斯特良团的人安置好。于是，沃罗滕采夫留下一名哥萨克骑兵当标兵，而他打算跟其余的人一起设法找到左翼邻军，跟他们接上头，然后就回来。

炽热的太阳无遮无掩地燎烤着大地，燎烤着这片被弃置的死一般寂静的后防区，看来这里已经遇不到人了。

前面是一个小山峰，在一小片松林的环抱之中。沃罗滕采夫决定从那里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膘肥体壮的战马轻松地沿着松林深处柔软的林间小道奔驰着，从从容容地奔向小山峰。可在到达山顶之前，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巨响声，把战马们吓了一大跳。不过，巨响声很快就停息了，战马一跃，奔上了山峰。突然他们发现——

德国人?! 一辆汽车停在他们对面！仅十步之遥！显然是刚刚开上来，才关掉了引擎。

坐在车里的4个德国佬其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4个俄国骑兵。

大家先是一怔。

紧接着，两个哥萨克骑兵们“刷刷刷”地抽出了军刀。

站在德国将军后边的一名军官一下子拔出了手枪，高高举起。从另一个坐

位后边，有人忙不迭地伸出了轻机枪。

布拉戈达廖夫毫不费力地从肩上摘下来福枪，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他们所有的人顿时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了，可一旦大家擅自开枪、一通乱杀起来，他们这里所有的人就都完蛋了。幸好哥萨克骑兵都在等待命令，德国人也在待命了。

那矮个子将军并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下令开枪。而是正歪斜着脑袋，惊讶地看着眼前这情景，就像看一场滑稽可笑的戏一样，显然他并没有被吓着。

沃罗滕采夫也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只是扶着军刀刀柄站着。

关了引擎的汽车和不再嘶鸣的战马就这样静悄悄地对峙着，被太阳烤得热辣辣的小山头上，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树脂味儿，沉寂中只听到战马的喘息声和蚊虫或苍蝇的嗡嗡声。

他们八个人在这炎热和单调的嗡嗡声中都没有开枪，在度过这寂静时刻的同时也开始了超越死亡。

德国矮个子将军的脑袋抽搐着，依旧这么极其好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他并不认为对方会射中他和砍死他似的。他的两片紧贴在头部两侧的耳朵像是受了惊吓似地竖立着，其实恰恰相反，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幽默感，或许是因为他那刷子似的胡子朝两侧撅起的缘故？反正确实是有种让人不难觉察的幽默。没费多久，他就向大家证明了这一点，只听他特别开心地又略带责备的口吻说道：

"上校，我应该俘虏您，是吧。"

这种快活的不紧不慢的责备口吻也马上感染了沃罗滕采夫，早在这次相遇之前他就已经熟悉这个腔调了。沃罗滕采夫咧开嘴，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用更快活的口气回敬道：

"不，将军阁下，我该俘虏您才是。"

机枪放下了。接着，手枪放下了，军刀也放下了。

矮个将军又审慎地坚持说：

"你们——是在我们的国土上。"

沃罗滕采夫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理由，马上换了个语气说道：

“这地方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他这是虚张声势，每当他一看要坏事的时候，就用此招取胜。他在暗示对方：我们的步兵散兵线可就在这里，在小山包后边呢，“所以，我大胆奉劝您，将军阁下，请您最好还是尽快离开。”

“对，是他！就是昨天他们看见的那个德国将军！”布拉戈达廖夫俯耳小声说，“昨天这家伙从车里跳出时显得那么轻松，像年轻人似的，可你要知道，他并不比萨姆索诺夫小多少。”

那位将军并不想照沃罗滕采夫说的做，甚至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问道：

“您叫什么名字，上校？”

“沃罗滕采夫。”

将军或许是理解上校不好意思询问他这个胖将军的姓名，或许是为了增加谈话的趣味，他彬彬有礼而且一本正经地作起自我介绍来，敏锐的目光中仍不失幽默：

“本人是——冯·弗兰苏阿将军。”

啊！原来是德军第一军司令！

几乎就在手掌心中，可就是不知道：谁在谁的手掌心中。

而且，关键的是一旦打起来，彼此不认识还能自然些。可彼此都认识这样做就不合情理了。

沃罗滕采夫态度从容地愉快地喊了一声，“啊，久仰！久仰！我早闻您的大名。这不，昨天我们差点儿没打中了您的车子。你们为什么到乌兹道去呢？”

将军晃动了一下脑袋，大笑起来：

“有情报说，我的军队已经到了那里了。”

说着，他便微微眯起眼睛，赞许地上下打量着沃罗滕采夫。这是一场战争闹剧，应该学会理解它。

哥萨克骑兵们听明白了，不约而同地得意地笑起来，头发蓬乱得像茅草似的卡西扬·切尔季欣和调皮的邋遢鬼阿尔丘哈·谢里加甚至还发出一阵如释重负似的欢呼声，他们随即将军刀插入了刀鞘中。

德国军官的手枪也收起来了。只有司机背后的一挺机枪稍稍露出点头。布拉戈达廖夫也把来福枪放到了背后，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俯在沃罗滕采夫耳边小声说了：

“大人……您看，狮子！他们偷的就是我们的狮子！”

沃罗滕采夫的目光仍没有离开将军和那挺机枪，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看见放在汽车散热器上的那只做得十分结实的狮子。可不，正是那只很长一段时间令他们在乌兹道附近的战壕里的士兵们精神振奋的玩具狮子……令人吃惊的是，狮子竟然完整无损。

正当他们发现狮子的时候，德国人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他们兴奋地小声交谈着。

“那么，您是俄国人？”弗兰苏阿将军端详着沃罗滕采夫，他好像余兴未尽，还想聊聊。他坚信自己的魅力是无法抵抗的，显然也想博得敌人的欢心。

“是的，我是俄国人。”沃罗滕采夫微微一笑，他多多少少明白了这个欧洲式的问题。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互相让路，这样会更好些。没准他会相信德军大队人马真地快要抵达这里了，得抓紧把埃斯特良团的人组织起来。于是，他表示歉意地把一只手举向帽檐：

“好啦，请您原谅，阁下！很遗憾，我没有时间了。”他仍直视着将军的眼睛。随即他的目光从机枪手身上扫过去，心中暗想：难道他们会从背后射击吗？不可能！接着，他又对将军说了句：“祝您健康，阁下！”

弗兰苏阿将军也同样用一种嘲讽的但听起来却很亲切的甚至略带遗憾的口吻回答他，右手还不时地像扇动翅膀似的挥动了几下中间的3根手指：

“一路顺风！”

哥萨克们也明白这矮个将军挥动手指是什么意思，他们两个显然很满意地咯咯笑着，立马跟着上校骑马从小山上急驰而下。布拉戈达廖夫紧随他们其后，但是两条长腿没有踏在马镫上，而是一个劲儿地乱晃荡。

只听德国鬼子爆发出了一阵哄笑！沃罗滕采夫听到了，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第一次冲着布拉戈达廖夫生气地大喊道：

“坐到你的‘枕头’上去！……你把整个俄国军队的脸都丢尽了！”

布拉戈达廖夫赶忙像个勇士似的骑马急驰，不过，却是一副愁眉苦脸、受尽冤屈的样子。

德国机枪手似乎还来得及扫射他们。

但是，既然彼此作了让步的谈判，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了，否则，他根本就不配当一个载入史册的统帅。

第三十八章

对一个高层统帅来说，仅仅打胜仗是不够的，而应该打漂亮仗。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举动，任何一个细节，都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一笔。历史可以借助雕琢和润色使他的形象达到完美，也可以把他说成是个呆头呆脑的幸运儿。

8月14日晚，弗兰苏阿将军还无法下达15日的命令：他一心急于赶到奈坚堡去，可是因为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引起索利道方面的反击之险，所以他的集团军司令部也向索利道推进了。在这种情况下，级别低的军官可就得苦熬一整夜了，还得受自己司令部折腾，等到命令漂浮到眼前，他们就得马上拿起笔"刷刷刷"地连夜抄写命令。幸好，弗兰苏阿的命令写得非常简洁："命令各师在自己地段待命，准备进攻。进攻时间和性质于明天早晨6点钟在乌兹道附近的202高地上宣布。敬请各位长官各就各位，执行命令。"写完后，弗兰苏阿便走进乌兹道一间保存完好的屋子，钻进了玫瑰色被面的被子里睡觉去了。他下达这样的命令，也是让师长们及所属独立部队的指挥官们不敢以为明天不进攻了，以为军长也不知道明天他要做什么。

选择一个召集指挥官的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要不是他的军队这样大大地向前推进的话，他弗兰苏阿也不会选择这个202高地的。而一定会选择乌兹道附近的一个磨房高地，磨房高地是这里最美最著名的地方。尤其是昨天，当弗兰苏阿误入这里时，磨房还有一个完整的风车。这个虽不成功但却难得的尝试已将他跟磨房高地联系在了一起。昨天，他的半个炮队采取第一次用于这场战争的密集队形，到底把这个高地翻了个底朝天，消灭了俄军驻扎在这里的

一个团。昨天午后，弗兰苏阿还看到了俄国人的尸体和半死不活的俄国人堆积在战壕里及高地斜坡上，这是德国骑兵队在自己的整个军事行动中的第一个战果。当然，上坡道上也堆了不少德国人的尸体，多是因为过早进攻被打死的。弗兰苏阿踏着余火未熄的风车废墟蹬上了这片高地，他明白，他在这里的每一步都将留下历史的痕迹。一条公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奈坚堡，他将在这条公路上完成一个历史的飞跃。弗兰苏阿的目光没有放过此处倒塌的墙堆中一个黄斑点，他的司机兴致勃勃地从土里拽出了制作精致的玩具狮子，它虽遭到了致命的射击，却奇迹般地完好无损。他们打算把这只狮子安放在汽车散热器上，等攻占了乌兹道后授予它一等军士头衔，以预见未来的胜利之路，预见他弗兰苏阿提升到元帅之位。

不过还是应该在靠近前沿阵地的地方召集军官们。浓雾几乎笼罩了整个高地，掩盖了这里的一切。弗兰苏阿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步，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走动着。自从停了那个背信弃义的参谋长的所有工作后，他已经一连10天都没有理睬他的参谋长了，现在他只能独自一人来处理重大的事情了。

清早，弗兰苏阿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上级要求的话，就用隶属于他的3个师的一半兵力向索利道发起进攻，而保存的另一半兵力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快速赶到奈坚堡。公路起点还集合了一支由摩托车手、自行车手组成的先遣别动队和一个枪骑兵团及一个骑兵炮兵连。那些来自索利道的俄国兵无所顾虑、沉默不语的态度，使弗兰苏阿深深感到他们对他毫无危险，当地这些俄国兵们只关心自己如何快点撤退到河那边去。

当伟大的瞬间即将来临的时刻，它的第一声叩门声可能还没有你的心跳声音大，再灵敏的耳朵也很难听得出来。尽管无法证明此声音是来自索利道，尽管夜里从绍列茨附近左侧突然传来了隆隆的炮击声，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晨，弗兰苏阿将军还是深信不疑地从中感到了一种无声的不详预兆！别动队不顾危险开往奈坚堡！不过，他们不是直接从正面冲过去，而是从南边包抄过去，截住大概已经朝南驶去的俄国人的车队。为了尽快与主力部队一起出动，别动队放弃了走笔直的公路。

索利道一带的情况看来并不算糟，俄国人士气不振，他们只草草回击了几枪，就几乎毫无抵抗地放弃了这座城市。但是，绍列茨附近的炮击声还在令人不安地频频传来。上午 10 点钟，驶来了一辆车，带来了集团军的紧急命令，破坏了弗兰苏阿的全盘计划，在最后一刻阻止了他的擅自行动：

“宗塔格将军的师已被俄军从瓦普利茨村击退了，并在继续后退。您的军应立即派自己已经集中起来的后备队前去救援他们。这一行动要具有进攻性。情况紧急，马上开始行动！立即禀报你军情况。”

不，无论鲁登道夫还是兴登堡，他们都不是当统帅的料！大难临头了，他们却都没有感觉到。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他们竟然就惊慌失措，吓得屁滚尿流！这是一个多么胆怯无能的命令啊：让他们的军去迎头反击。而且在 15 俄里之外就采取“进攻形式”，居然还是在已经形成了最佳包围圈的关键时刻！

弗兰苏阿的勇猛善战仅次于恺撒王本人，但是他不能不服从命令。

可让他去服从胆怯无能的平庸之辈，他同样也无法做到！

在战争中，采取妥协策略往往更多于采取明智之举。然而他弗兰苏阿采取妥协，只不过是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于是，弗兰苏阿便从他的后备军中抽出一个师，将其派往命令他去的地方。他自己则带领一个劲旅留守在随时准备冲向奈坚堡的出发地点。很快，大概将近中午时分，索利道就攻下来了，弗兰苏阿的师马上从这里撤下来，去补充军长的后备队。

他早就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持续不了多久。果真，下午一点钟左右，又来了一个通信员，送来了一道新命令：马上改变派兵援救的方向，改为朝偏东方向进军。

不，鲁登道夫不是统帅！他不能像个变化无常的女人似的把军队调来调去的，更不该先以“进攻形式”把部队派出去，紧接着又让部队改变方向，“朝偏东方向进军”。鲁登道夫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干什么，他只是不想冒险，就想着千万别失了威信。

弗兰苏阿懊恼极了，真不该去执行第一道命令，它也就自行取消了。

“……从今以后，整个战役的胜败就看你们军的了。”

不错，鲁登道夫从始至终都依赖着弗兰苏阿的军！

这不，弗兰苏阿又派出一个配有猎骑兵团的预备旅沿乌兹道–奈坚堡公路前进了，拿下后又继续开拔！他一路布下了星星点点的巡逻岗和哨卡，直到威廉贝尔格，好像这样就可以像蟹伸开螯似的更快前进！这些部队看来就得在公路上野餐露宿了！

连他自己现在也不大重视跟军队司令部的电话联系了，而是开着两辆车急着赶去视察和整顿要调走的部队。

一处偏僻的有一片小松林的高地上，他与俄军侦察班戏剧性地相遇了。

派去援助绍列茨的师中途卷入了一场与俄国近卫军的战斗。临近下午 3 点钟弗兰苏阿将军又接到了第三道命令：根本就不该派部队去援救！取消援救命令！而集团军司令部则可能认为弗兰苏阿军的任务是：堵住敌军向南挺进的道路，以便今天占领奈坚堡，明天拂晓就开往威廉贝尔格。

统帅啊统帅，只好等您幡然醒悟了。唉，不该在早上就把兵力分成两半，有多少剩余的俄国人的车队能被截住啊！战争中的妥协永远都是错误的。

他仿佛是在命令、推测、失望和快乐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夏日！大约下午 5 点钟，猎骑兵团没打一枪就进驻了奈坚堡，在那里没发现俄国军队，只看到了俄后方机构、车队以及一些防守在从公路向北延伸的一小窄条地段上的步兵。弗兰苏阿感到非常惊讶，俄国人居然连这座在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城市都不愿守了，他们怎么对俄国如此不了解，那他们究竟想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呢？他们怎么敢有勇气面对整场战争呢?!

现在俄军的大车队成了弗兰苏阿军前进的最大障碍。弗兰苏阿将军一早派出去的别动队在通向南边奈坚堡的各条路上造成了车队阻塞，他们的战利品中甚至还有一只装着 300 万卢布的军用钱柜。俄军的大车队把这座城市挤得水泄不通，害得弗兰苏阿的两辆车好不容易在暮色降临之前才赶到奈坚堡，后来因为拥挤他们不得不停下车来步行到集市广场的旅店去。

德国的宪兵队和掷弹兵队(这支部队是昨天从乌兹道奔跑了 25 俄里赶来的。此刻他们的上校正在竭尽全力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到各处的房子

里、顶棚上及地下室搜捕俄国士兵，并把他们押送走。他们在做这一切时几乎没有放一枪。

德国市长和俄国警备司令一起来到站在旅店前的弗兰苏阿将军面前。警备司令禀报了自己履行职责的情况，禀报了医院、德军装备库以及军事装备情况；市长则高度评价了警备司令在维护市内秩序、保障市民生活、保护市民财产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弗兰苏阿对警备司令表示感谢，并请他也作为战俘也为自己选一处房间，实行自我禁闭。

“可以。”身材臃肿、肤色微黑的上校报告道。

弗兰苏阿两道棕黄色的眉毛一动。

“您叫什么？”

“伊万。”上校笑眯眯地回答。

弗兰苏阿的两道眉毛扬得更高了，嘴角一咧，显然是在嘲笑。

这两个分别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幸的法国移民、法国新教徒、法国粗蛮之家但都具有法国贵族做派的后裔，竟然于这历史的瞬间在欧洲的边陲小镇不期而遇了，滑稽的是一个在作汇报，另一个却要逮捕他。

他们已在旅店给弗兰苏阿准备好了房间。天色渐渐黑了，城里到处是嘈杂声和命令声，大车行走时发出的吱吱哑哑声，还有马的嘶鸣声，直到深夜，仍是一片混乱。

而最初派出去的旅和猎骑兵队，在黄昏时分已经沿奈坚堡公路继续朝东挺进，形成了半个殿后包围圈。

日耳曼人啊日耳曼人，

好个你呀，大骗子！

我们鄙视威廉！

我们要撕破弗兰茨——

这个大笨蛋的肚子！

第三十九章

在马尔托斯指挥所后边的高地上有一片小树林，林中生长着水青冈树和松树，小树林的后边则是两座庄园。萨姆索诺夫的别动队司令部和哥萨克护送连暂且安置在庄园里。

不撤退？那怎么办呢？司令部的官员们心神不定地走来踱去，发着牢骚：没有电话联系，没有电报联系，甚至连个信函联系都没有。他们简直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赶到这最前沿阵地，搞得精疲力竭。德国人的缺口已经统统捣毁了，我们的机关枪发出了清脆的“嗒嗒”声。昨天和前天还被德国人控制的缪连铁路干线现在落到了我们手中。马尔托斯的一个师与已经暴露的翼侧挤在这里，一小时一小时地捱着。波尔塔瓦团也没能把在瓦普利茨占据的领地保持到昨天。司令虽然拒绝撤退，但是他也无法找到出路。撤退已经在自发进行了，即便最坚强的人都在后退，你不必问任何人，只需问问自己究竟能坚持多久。

参谋们没再跟司令发牢骚，也不指望司令迟钝的大脑能开窍，而是主动开始埋头起草撤退的详细计划。菲利蒙诺夫把地图平放在小苹果树下的一张小椅子上，煞有介事地指点着。参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嗡声一片。为了以后免落埋怨，这个复杂的计划首先应该是一次值得骄傲的军事训练行动：撤退就像一张挡箭牌，可以躲过德军的炮火，保住这朝西的护墙，后来的人们可以依靠这堵护墙，依次由北向南前进。大车队应该先于所有人受到护墙的保护。接着是第十三军，可是他们现在也没有抵达，就是不走运。而与此同时第十五军正在防守战线，他们已经苦战了7天7夜；第二十三军的所有残余兵力也在防守

战线。最后由波尔塔瓦团和切尔尼戈夫团留作后卫，而第十五军此时也该从左侧溜过去，该它撤退的时候，却那么迟钝、那么笨拙……第十五军刚刚离开他们最初获胜的地盘赶往奥尔劳，重新占领前沿阵地，再拐向西南方向，朝奈坚堡进发。而第二十三军的残余兵力则悄悄溜到它的后方。与此同时第十三军的全部人马明天一天离开后方，路线比其他军更靠左些——让他们迅速撤离到俄国境内去。

萨姆索诺夫司令坐在云杉树下一张宽大粗糙、没靠背的农家长凳上，那神情就像坐在酒吧的雅座上一样，金光闪闪的军刀和图囊放在他身边的长凳上。他摘下帽子，不时用手帕擦拭着光秃秃的额头，虽然此时晨风徐徐，毫无热意。现在，他开始对自己的司令部感到绝望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僵硬着脖子，目光呆滞，沉默寡言。不知他是在考虑所有人的出路呢，还是已经忘了整个军队归他指挥？

他能期待什么呢？难道期待克柳耶夫的部队从东北方向尘土飞扬地赶来吗？或是在期待伦南坎普夫的骑兵队？也许他什么也没期待，只是在聆听心脏跳动或是来自宇宙的回声？

他身边是一片坐落在沼泽地里的小山丘，身后距他只有一俄里，远处有一条缓升向对面斜坡的小路，由左向右从霍亨施泰因朝纳德劳方向延伸。路上大部分是救护车，因为路不是直通的，所以对第十五军的帮助不大。但是午后车就多起来了，熙熙攘攘的大车队拉着弹药箱和大炮前车。整个道上乱哄哄的，跟车队混杂在一起走的是零零散散的步兵。阳光从参谋们背后照射过来，可以清楚地看到路上这群人不光乱得不成队伍，而且丢盔解甲，连本应随身携带的枪支都没影了。

从萨姆索诺夫静止不动的背影看，他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其实他从第一批过来的人身上就觉察到这是在逃跑。这时，他猛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对参谋们喊到：快！快过去截住他们！阻止他们逃跑！赶紧恢复秩序！

有人大声冲司令发牢骚，有人小声抱怨，其中有上校也有大尉。但是他们还是朝小山丘上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跑去，抓住几个哥萨克骑兵，夺下一个参

谋的枪。接着，他们又从牲畜牧场的铁丝网围栏旁和沼泽地的石坝之间向上跑去，可以看见他们举着手枪，挥动着胳膊，在道上拦截住了混乱不堪的逃跑人群。跑在后边的人丢掉了行装，先追上去的人强迫他们捡起来。联络员奔来跑去向萨姆索诺夫汇报情况：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没有任何掩护地从霍亨施泰因狼狈逃窜了，炮兵营放弃了阵地，机枪连也弃阵逃跑了；科波尔团团长的行为也有失检点；弃阵逃跑的人一个个都失去理智，觉得一切都完了。不过，参谋们的做法也……

接着，司令又下达命令迅速查清逃兵的所属部队，找校官询问有关弃阵逃跑的情况，搞清该让谁返回霍亨施泰因，并马上让这些逃跑的团在自己团的旗下按营列队。

萨姆索诺夫的精神来了，他奔来跑去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情况，两只温和的眼睛在胡子上方眯缝着，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的领导，会采取明智的方法的：司令会拯救所有人！所以一大早赶到了这里！这些天来他愈发地想显示他司令的威风，还要亲自深入到前线。这不，前线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了。

马已备好，正等着司令，他却花了很长时间整顿混乱现象。两个营集合了老半天才在纳德劳村前排好了队。就在这时，又有几百枚榴散弹在马尔托斯的战线上方爆炸了，部队大概无法顺利转移了。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司令这才毫不费劲儿地跨上马鞍，信心十足地朝营队走去。

两个营早已列队等着司令训斥呢，各团的团旗在队列右侧上空飘展。身体强壮的他骑着马盛气凌人地走到他们跟前，大声鼓励他们去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萨姆索诺夫声如洪钟。不多时，他的声音就传遍了整个长长的队列，在四周回荡：

“戈利岑将军统率下的纳尔夫团的将士们！科诺夫尼岑将军统率下的科波尔团的将士们！你们难道不害臊吗？你们曾经宣誓忠于自己的旗帜，现在你们看着它们，好好回忆回忆它们曾经历过的著名战役吧！勇士们、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们正是高举着这些战旗取得了一场场战役的胜利！……”

此时，更令他痛苦的是他不能责备或痛骂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的俄国

人，所以他只能大声疾呼他们的行为应该高尚才对。

然而，他那强有力的声音在将士们头上飘荡时却显得那么孤单，以致司令也顿失信心和力量。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怎样才能使这些营、使他们所属的团乃至整个中央几个军发生奇迹般的转变……他的思路猝然中断了，没法再讲下去，他的脑海里忽然模模糊糊地闪现出他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来，而眼前的这些情景似乎也曾在什么时候发生过。

在军事行动中统帅的话应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统帅在最危难的时刻向军队发出号召，将士们的士气也就振奋起来了……

司令继续说道："你们应该坚信自己作为一名战士的英勇精神！应该始终忠于自己的战旗，无愧于所具有的光荣称号！"

完了，他脑子里又没词了，找不到词了。罢了，他们究竟能怎样呢？他们会那么无耻吗？

统帅的话总是使人产生一种必须按照同一个命令去行动的感觉，它不能容忍听众有任何异议，不容有什么意见反馈回来。尽管萨姆索诺夫也曾询问大家的意见，问他们"怎么样？"但是在场的每一个将士又不得不说好。

而格罗霍列茨上尉在这个丢人现眼的队列里竟然能像个好汉似的挺直腰板站在那里。他翘着小胡子，尖着嗓子，哼着鼻子，向统帅辩解说：他们讲述如何艰难地守卫了一夜霍亨施泰因，早晨又遵照马尔托斯的命令发起了进攻，阻止敌人拐过去包围第十五军的翼侧；但是，后来他们遭到了敌军炮兵连的猛烈袭击，炮弹从三个方向飞来，其猛烈程度大概连司令自己也想不到；他们本来已经撤到城里守城。可是，他们的弹药已经不足了，而第十三军的残余兵力看样子也不会来救援他们了。这时敌军开始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压来，德军骑兵冲进了他们的阵营，拦腰截断了他们；然而他们仍旧顽强地坚守阵地，不知是哪个俄军机枪手从城中炮楼里朝进攻的德军一通扫射，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东北方向扬起了尘土，满心以为是克柳耶夫的救兵到了，哪成想竟是敌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营人才不得不逃的……

这时，站在后列的柯泽科眨巴着眼睛，也开始向司令倾诉自己一肚子的怨

气，告诉他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得不仓促逃离霍亨施泰因；如何遇到了多么糟糕的事，又如何可怕地想象着一旦被俘、刺刀刺穿眼睛、把脸搞得支离破碎的血淋淋的情景以及自己心爱的女人会如何担惊受怕，还告诉他这些天他们已经看厌了遍地的尸体。就算是德国人的尸体他们也不觉得高兴，因为我们的人也是尸横遍野。有多少人还活着？他们又为什么活下来？为了证明无罪吗？

列兵维尤什科夫勉强用一只眼睛从别人脑后往前看，心里想：您站在这里就是为了给我们说教吗？我们有自己的大脑，会自己去想的；我们有自己的眼睛，会自己去看的……

纳别尔金小声嘀咕着：长官大人，这仗打得已经够苦的了！要知道，谁也不愿意犯这种错误。

克拉姆恰特金站在第一列，正对着司令。他浑身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头呆呆地往后仰着，一双凸起的眼睛死盯着司令心里想：他可真会解释，又不含别的意思。

司令感觉这些人不愧是真正的战士：他们遵守诺言，忠心耿耿，他们的忠诚使将军看到了力量。

接着，他大声宣布："我撤了科波尔团团长的职，新团长将率领科波尔团的人投入战斗。此人就是日利佐夫上校，从日俄战争时起我就认识他，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跟他干吧！你们将无愧于战士的称号……"

萨姆索诺夫司令端端正正地坐在战马上，他挥手指向霍亨施泰因方向，领队随着他的手势高昂地唱起了行军曲，各营士兵转过身，开始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返回自己出逃方向的道路。日利佐夫上校也向司令做了承诺，没有司令的命令，他决不后退。然后萨姆索诺夫才放心地返身回司令部去了。

但是，司令总觉得自己有什么话没说完，似乎还能讲得更好些。

萨姆索诺夫也是过于发胖了，整个身子软塌塌地陷在马鞍上。他骑马站在小山丘上，看见马尔托斯从一片小树林里跑出来。他还是那么灵巧，但看得出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司令顿时心中一动：早上不同意的撤退此刻又想同意了。10分钟之前，他还在举起统帅之手时，他在向各营士兵们指示不许后退！决不

许！可是，当他在小树林那灰蒙蒙的阴影里，在落日的余晖中，与马尔托斯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相遇时，他很快就同意撤退了。他没等马尔托斯讲完他的团已经开始转移、所有的指挥所已经自己行动起来、电话联络已经中断、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些优秀的指挥官已经阵亡……他就已经同意撤退了。他向正要返回霍亨施泰因的各营宣布，他已经同意他们的撤退建议了。

在同一时刻，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决定，这下子连心都不用操了。但是，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怎么开始的呢？两个星期以来，在地图上一直具有重要意义的整个行动和部署，什么时候一下子都反了向呢？好像北成了南，东成了西，整个天空像翻了个个儿。他萨姆索诺夫什么时候又是怎么打得败仗呢？他没有说。

手下已经递交给他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挡箭牌计划”，他决定采取迂回策略。

萨姆索诺夫从这种迂回策略中又找到了支点，他深表信任地将一双沉甸甸的大手掌按在了此刻他最信任的马尔托斯军长肩上：

“尼古拉·尼古拉伊奇！按计划您的军明天应该驻扎在奈坚堡附近，一切将在那里解决。孔德拉托维奇也应该到那里的什么地方驻扎下来，还有克克斯戈利姆团也驻扎在那里。您下达命令吧！不过，自己先去侦察一下，选择一处最有利于保卫奈坚堡城的位置。”

一块巨大的石头又压在了马尔托斯的肩上。

但是，马尔托斯却不明白：司令为什么让他离开军？究竟为什么离开呢？仅仅是因为他有权指派吗？司令是否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得，老兄，您就抓紧点儿吧。明天那里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我们也将赶到那儿去。”司令说道。

早上还唯恐甩之不急的奈坚堡，现在竟成了全军获救的关键。

萨姆索诺夫与马尔托斯告别，祝他一路顺风。

这些日子以来总有种什么东西使马尔托斯心潮澎湃，可突然之间又消失殆尽了。他仿佛从一根坚硬的钢条变成了一根柔弱的稻草，任人摆布。司令已经

下令了，让他离开自己的军，派他到别的地方去。

夜幕降临时分，命令已经全部下达完毕。第一军的全体将士们立刻进军奈坚堡！第六军坚守阵地……还没到达的第十三军现在已经不归马尔托斯指挥了。这不，参谋们也都准备好了，他们想设法说服司令到亚努夫去。可是萨姆索诺夫执意要去奈坚堡。

这座今天早晨还令人不堪忍受的城市此刻正在向他们招手，哪怕在它的城墙边阵亡也好啊。

参谋们聚作一堆议论纷纷：今天早上的路已不大好走了，还是应该绕道才是。

敌人的榴霰弹差点儿就落在司令部的头顶上，在阴暗的暮色中火光十分清晰。纳德劳附近的两座房子被炸得燃烧起来了。机枪在纳德劳“嗒嗒嗒”地扫射。一时间，天地乱成了一团，真是个倒霉的日子！……

后来，机枪声停止了，火光映照着天空，白天不大露面的狗狂吠着。

圣母升天节（8月15日）结束了，与莫名其妙的怪梦相反，萨姆索诺夫活着，没有死。

萨姆索诺夫将军还活着，但是，他的军队却没有了。

第四十章

在这场使人民的精神遭受极大痛苦的三年战争中，到底是哪些人在支配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呢？答案是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可耻之徒比获得荣誉的人要多得多，他们吞噬了我们的力量和自信心，他们那种郁闷消沉的情绪也使我们最勇敢最坚强的人受到了影响。也可以说，俄军在东普鲁士的第一次战败正是日俄战争中让人不堪忍受的失败的继续，从这场战争一开始，俄军就确定了必遭失败的基调：比如，我们没有合理地聚集起兵力就投入了第一场战役；比如我们的部队没来得及训练就已经派了出去，并且堵住已出现的漏洞，接着不计利弊、不顾死活地想猛地夺回所有已失去的地方；由于第一次失败，我们的心里感到沮丧极了，以前那种自以为得意的劲头也没有了；不论敌人还是同盟军，都为这第一次失败感到酸楚的同时，这第一次失败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些家伙真是我们的将军吗？他们算是善于指挥战斗的将军吗？

如果能实实在在地收集情报、了解情况，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虚构，也不会两手一摊，说：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情况会有如此之糟。从第一次战役开始，俄国将军们的无能就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而且地位越高越明显。

究竟哪个小说家会相信在此之前从没打过仗的军长克柳耶夫将军所率领的第十三军居然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深入地进入普鲁士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克柳耶夫是个蠢货，因为他既不是没有能力，也不缺乏灵活性。他可以在报告

中抱怨说白白耽误了自己的营队赶往奥尔劳；在给最高统帅甚至国王的报告中说，征服奥尔劳的胜利者不是马尔托斯，而是他克柳耶夫颇具威吓力地包围了敌军翼侧，迫使敌军退却了；他还可以把从俘虏手中缴获的回忆录统统重新删改，编写成周围所有的人都有罪，唯独他克柳耶夫没有。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克柳耶夫是个无能之辈，而根据许多其他实例，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个非常关爱家庭、非常爱孩子的男人，他还是一个在宴席上令人感到愉快的交谈者，或者说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但是，这个掌管了数千人命运的人，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罪过，无法证明自己无罪。我们同情那些第一次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新士兵，但对于那些战争中的新指挥官，我们既不同情他，也不认为他无罪。

这就是克柳耶夫将军的行动。14日他几乎让自己的军在阿伦施泰因、在萨姆索诺夫部队最远的部署地逗留了整整一天，却没打算去侦察一下地形，他认为如果他的右侧有敌人，那么他的左侧也会有相应多的敌人。不过，他却要求集团军司令部把奈坚堡发生的这一切情况通报他。他的司令部无法破译布拉戈维先斯基处发来的电报密码，克柳耶夫则深信除了布拉戈维先斯基，不会有任何人从东面到他这里来。他派了一名飞行员转告布拉戈维先斯基他15日将向西进军到阿伦施泰因。可惜由于飞行员太掉以轻心，竟大摇大摆地在德军驻地上空低飞，结果不幸被击落了。因此，冯·比奥洛夫早在14日就已对克柳耶夫的意图了如指掌了。克柳耶夫的部队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驻扎在阿伦施泰因，没有战争；15日夜里克柳耶夫又拒绝了接受上边直接下达的援救马尔托斯的命令——他是出于爱惜自己的士兵吗？不，他只是不想破坏了自己现有的安宁，不想因为夜行军而冒不必要的风险罢了。他也没有像答应马尔托斯那样在早春寒冷的清晨出发，而是直到8月15日上午10点钟他才动身。他离开阿伦施泰因时公布了这份已破译的电文，通知其他部队采取与自己行动一致的行军路线、阵地方位以及自己队伍出发援助马尔托斯的日期。克柳耶夫自己只剩6个团，他又慷慨地将他们分布出去。他留下2000人——多罗戈布日团的人和莫扎伊团的人——在布拉戈维先斯基到来之前负责保卫阿伦施泰因。他的军沿通往霍亨

施泰因的公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可他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背后有人追击，于是又很快把留下来的多罗戈布日团的人抛给了必死无疑的后卫队，便撒手不管了。不过——正是根据上午8点被德军截获的克柳耶夫发的无线电报，德军才匆忙派兵追击克柳耶夫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俄国人为什么总是误点，克柳耶夫吓唬说中午他们就要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拖拖拉拉直到天黑才来。当霍亨施泰因——它本身就是一座枢纽城市——从格里斯林高地后边展现在克柳耶夫眼前时，应该阻止去援助马尔托斯，因为他自己的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已经在这里奋战得疲惫不堪了。克柳耶夫下令部队停下等候，他之所以要等候，是为了让所有的部队都尽快赶上来吗？他是不是又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准确地判断究竟是谁正好在4俄里之外的霍亨施泰因呢？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的人正把自己的军从处于凹洼地带的城里接应到高地上来，以对付密集的德军。一支刚刚开来的德军部队正在他们和霍亨施泰因之间行进，而克柳耶夫却没有加以阻挠。他是在等待事态发展得更明朗些吗？或是在等待新的命令？

他只下达了一条命令，派自己的先头部队涅瓦团到茂密的卡梅尔瓦利德森林那边去打了整整一天不必要打的仗。不受欢迎的佩尔武申率领一个团赶到那里，他没有得到炮队，只有一个机枪连。他率领自己的涅瓦团投入一场特殊的森林之战，当时前后左右20步远处都看不清东西，只听见子弹大声呼啸，枪声极其猛烈，却搞不清子弹是从什么方向飞过来的。榴霰弹在树梢顶上发出强烈的爆炸声；子弹呼啸着劈开了树干，树干仿佛爆裂了一样，子弹反弹过来——又如一轮射击；被炸劈的树干伴随着噼啪巨响倒下来砸伤了人；自己人的子弹在自己人的头顶上飞来飞去，不少人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弹下，就连最勇敢的士兵也慌了神了，一个劲儿地乱扎堆。在这场战役中涅瓦团不断迫使德军新增加的近一个营节节败退，他们在茂密的森林里冲了几俄里远，终于在黄昏时分冲到森林西边，战胜了敌人。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胜利，也不需要森林，他们需要的是上边赶紧下令让他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如果说第十三军早晨的行军还可以理解为是进攻的话，那么，当他们中午

进入格里斯林高地时，没放一枪，没采取一次行动，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堆破烂货。是援助不远处的马尔托斯（他那里来了一个军官请求他们去）呢，还是最好先救救自己，趁湖间道路还畅通，用不了一个小时赶到南方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得马上行动！可是在圣母升天节这天，克柳耶夫却整整犹豫了一天，直到深夜还在犹豫。

在克柳耶夫这样犹豫不决地踏来踏去的时候，纳尔夫团和科波尔团已经把霍亨施泰因扔给了德国人，朝南溃逃而去。同样也是在这个时候，在阿伦施泰因孤军奋战的两个后卫营被敌军骑兵队抓获、砍杀还遭到了居民从窗口和机枪手从挂着“请勿打扰”牌子的疯人院的猛烈射击。还是在这个时候，早晨由后勤机关明智决定撤退的军车队被敌军截获了，掩护部队也被歼灭。为了保障这个军免遭毫无意义的破坏，涅瓦团在森林里勇猛作战。涅瓦团后边10俄里处的多罗戈布日后卫团正处在既无退路，也无生路的绝境，克柳耶夫的人马还在裹足不前，还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

多罗戈布日团从阿伦施泰因开拔之后，很快就碰上了打后卫战的事。无论地界还是日期军司令部都没有告诉卡巴诺夫上校，只是下令：去打后卫战，暂时不要撤回来。尽管卡巴诺夫上校对克柳耶夫少将本人及对他的命令和计划的评价可能非常尖刻，但是，这并不会对卡巴诺夫今天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有任何影响。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判断什么地方以及怎样更有效地继续拖住进逼的敌军，并阻止他们进攻。

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受自己意志左右的人怎么也搞不明白职业军人和其他有职责感的人的这个谜：他们为什么会勇往直前、会赴汤蹈火、会视死如归呢？人的生存本能不再拒绝死亡，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任何军队里都有这种非常杰出的军人，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男子汉那种最高尚的顽强精神。

但是，在这种时刻，比如圣母升天节这个日子，在卡巴诺夫看来这一疑惑和答案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如果你的职业是军人，那么你早晚也会因此职业的需要而死亡的。显然，只要能阻止敌人，卡巴诺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奉献

出自己的生命。不过，他需要让自己所有的士兵都去阻止敌人，可惜人还是太少了，只有一个师紧跟在敌军后边。如果卡巴诺夫有什么疑惑的话，那么只会是这些：为了援救军的主力而让信托给他的、他自己的团去做牺牲吗？或许应该竭力拯救的正是他这个团？责任重大的是：他作为一团之长，要能担当得起让自己的团去遭受劫难的角色。这就是说，他应该让自己的团去送死。可卡巴诺夫连一门大炮都没有剩下，弹药车也没到位，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子弹严重不足，4 挺机枪的弹药只够一挺机枪用，他们的步枪子弹很快也不够用了。在 20 世纪的第十四个年头，多罗戈布日团的将士们对付德军大炮的最佳武器竟然是俄国人的刺刀！毫无疑问，整个团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对每一个多罗戈布日团将士的这种死亡判决是要由团长负责的。但是，由于他的决定十分明确，这样他也就免受抉择的折磨了：比如在什么地方挑选武器；在哪儿设埋伏好用刺刀作近距离拼杀；怎样才能赢得更多的时间以使自己的牺牲更有价值。

卡巴诺夫选择的地界在杰列坚附近，这里的高地是个有利地形，一侧的后面是一个大湖，另一侧的后面则是一连串的小湖泊。多罗戈布日团埋伏在那里，坚守了整整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直到晚霞辉映的傍晚。他们那里的弹药已经用光了，全团将士又用刺刀进行了 3 次反攻，刚过 53 岁的卡巴诺夫上校不幸阵亡，各连剩下的士兵还不足二十分之一。

比将士们的奋勇顽强精神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多罗戈布团的士兵中竟有一半是预备役兵，他们是一个月前才穿着草鞋来征兵站应征入伍的。他们身上还带着自己乡村、自己土地的浓厚气息，带着新奇的想法以及对自己家乡的思念，而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对这场战争、对这次集团军战役乃至对集团军的任务却一无所知，甚至连他们的番号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却没有四散逃奔，没有耍滑头，没有躲避，而是靠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到了这个战场。也许在此之前你还在爱着自己的亲人，还要保持自己的青春容貌，可是现在到了这里，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而仅仅是为了履行残酷无情的职责。他们已经 3 次奋起战斗，挥舞着无声的刺刀投入到战火之中。您若让这个团取代纳尔夫团到富饶的但已空空荡荡的霍亨施泰因去，那么，他们显然会在那里轻易得手，会大摆宴席庆

功了，其实早在到那里前的一周，他们已经在威廉贝尔格喝了不少酒了。您若把纳尔夫团的人转移到多罗戈布日团的位置、转移到这个确定无疑的阵线，这样他们就会登上这块高地，登上这个我们开始把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们视为勇士的地方。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其他人都走了，或都要走了，都回家了，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债务人，不是亲属，不是亲兄弟，只有去死了，好让他们在我们死后活着。

这些只有死路一条的人在这天只能仰望着蓝天胡思乱想了，他们想什么呢？别国的东西，别国的湖泊，别国的森林吗？他们在那里的这些想法都已埋藏在了俄国兄弟的墓穴里，这些墓穴在德国人占领时期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保存在杰列坚附近。

该如何看待卡巴诺夫上校呢？也许因为没人知道他的功绩，也许因为很难搞到他的照片，也许通常人们都不习惯在报刊上刊载这些普通军官的照片，表彰他们，所以，他的照片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登载过。但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将士们十分庞大，而这庞大的人数在当时却是极为需要的，因为需要他们去死守阵地。所有的《平凡的英雄们报》很快一售而光，遗憾的是没有照片。最令人感到极为惋惜的是，随着我们的民族成分的改变，我们的模样也变了：那给人以信任感的大胡子，那友善的目光，那镇定自若、坦荡无私的表情，不知什么时候在镜头里都找不到了。

谁也没有派人来告之团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撤退了。多罗戈布日团几乎全军阵亡了，只有几个人生还。10个士兵抬走了已被打死的上校和自己的战旗。据可靠消息，阿伦施泰因的德军发起的进攻终究没有进行到深夜，终究没有搅扰了人们应有的睡眠。

克柳耶夫又站了良久，临近子夜时分，集团军司令部火速传来一道命令：

“为了更好地集中兵力，更好地供给各种所需给养，命令第十三军借助湖间通道，连夜撤到区里……”

感谢上帝，还好想不起昨天和前几天的任何战斗任务了。波斯托夫斯基的

笔迹端端正正的，幸福的和平时刻仿佛正在这端正的笔迹中缓缓移动，这不，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供给，第十三军已经连夜穿越了7条湖间通道，来到了20俄里外一个只有10户人家的小村落里，这里挺合适，什么都有。

部队正需要食粮，因为前一天从阿伦施泰因出发时，第十三军的将士们什么东西也没吃。

逃生吧！逃生的时刻到了，你瞧，命令已给了他们逃生的权力，克柳耶夫非常明白这一点。

于是，第十三军从偶然发现的这条路，从紧挨着敌军阵地的通道悄然无声地涌来了。

已经不足一个军了，整个军只剩下了八分之三，其他的人都死了。克柳耶夫让拥有16门大炮的卡希尔团留在霍亨施泰因附近又打了一场后卫战，结果又损失了一个团。涅瓦团现在该放弃自己已失陷的阵地了，入夜之前抓紧从白天攻占的森林闯过去。至于工兵连，军司令部早已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工兵连当务之急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现在是在孤军奋战，何去何从没人告诉它。四周都是敌人，今后前景如何，谁也无法预料。

一声大喊：
你再坚持一下，我的马呀！
听到了吧，
我亲爱的老爸，
他在对我
亲爱的妈妈说话：
她要是能到
蓝色的大海去一趟
她要是能取回
海底的细沙，

把这海底细沙

撒在家中菜园的小砖块上

等到这细沙

堆高的时候

她亲爱的儿子

就回到了家。

第四十一章

(8月15日)

最高统帅的军需官尤·丹尼诺夫将军，按职位他是俄国军队的第三号人物，而就参与领导而言，他却是第一号人物。整个最后几天他都在绞尽脑汁仔细分析着几个重要问题：起草请求立即将已经占领的东普鲁士作为总督独立管辖区的计划，指定德高望重的库尔洛夫将军为总督；尽快结束在东普鲁士的军事行动，为了配合柏林方面的军事行动，调遣伦南坎普夫的队伍靠近维斯拉河。为此，丹尼诺夫请求西北战线立即设法将一个军从伦南坎普夫调往华沙。

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奥拉诺夫斯基根本无法向他提出异议，因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无济于事，何况他已下达了让这个军返回铁路的命令。伦南坎普夫神经质地解释说，夜里已经派部分人去援助萨姆索诺夫了，这个军已经进入了普鲁士。因为这种渎职过失，他受到了严厉指责。奥拉诺夫斯基也不敢坚持向上边报告西北线司令部里开始出现的恐慌情况，他只是报告了一些有关第一军在索利道一带被迫撤退的慌乱场面以及在伦南坎普夫的方面军来到之前一直不知去向的弗兰苏阿和马肯津突然出现在第二军面前的情况。但是，大本营对此却一点也不担忧，从15日到16日深夜丹尼诺夫跟奥拉诺夫斯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报交谈，他从奥拉诺夫斯基那里了解到，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最新计划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把近卫军从华沙一带调往奥地利战线。至于萨姆索诺夫，他毫不顾及地说，他有将近5个军，应该应付得过去。

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这一天都在焦虑不安中，搅得萨姆索诺夫也不得

安宁。不过，他们苦恼归苦恼，由于萨姆索诺夫切断了有线电通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也有种如释重负之感，而现在萨姆索诺夫自己可要承担所有的罪名了，他们也因此放心了。前线司令部既有骑兵队，又有汽车，还有了飞机，可惜司令部没做任何尝试去寻找已经失去的几个军，也没能把布拉戈维先斯基军和阿尔塔莫诺夫军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催促他们赶紧去援助第二集团军的中坚力量，这对前线司令部来说太麻烦太有损尊严了，就职务而言，他们没有责任。

当时力求自身的生存是布拉戈维先斯基右翼军的唯一利益，不过，如果他们任何集团军任何翼侧都不去联合的话，他们就是对军队不负责任。布拉戈维先斯基军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向俄国边界策马急退。你瞧，在摆脱战争之前他已经不再妨碍任何人、同情任何人了。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庆幸的是他没有在于阿尔塔莫诺夫离开之前离开军部，经历了 8 月 13 日与德国人突然相遇这场风险，险些在比绍夫斯堡被俘或在缅斯古特附近被打死之后，又经历了 8 月 14 日几次噩梦般的撤退以致 15 日黎明恐惧如巨浪般席卷整个军，他需要时间调整神经。尤其是在 60 岁这把年纪，要避免受外来命令的刺激，不能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他们造成的问题上，谢天谢地！布拉戈维先斯基已经失去了电报和电话联系，不会受任何人的打扰了，他有时间让自己的头脑清醒过来，并让自己的军部也清醒过来。他没有下令保住奥尔捷利斯堡以及公路和铁路枢纽，而是命令绕过这座笼罩在烈火中的城市，不打一枪一炮地把它拱手交给敌军撤退的更远些，撤到远离公路的那边，撤到偏僻的地方去。

布拉戈维先斯基真不想让被他派去连夜向萨姆索诺夫报告军情的龙骑兵再返回来，因为他不想让他们被敌军打死。他希望他们留在军队司令部附近，归属到随便哪个部队去。当然，他也盼着他们能带回命令来，但是，不是今天，而是明天或后天。但愿他们能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小角落里好好地睡一觉，养养精蓄蓄锐。唉，谁想到不知疲倦的龙骑兵们竟潜入敌军地盘 50 俄里，带回了司令亲笔书写的小纸条："你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在奥尔捷利斯堡地区。全靠你们军的顽强精神了……"

唉，哪儿还能坚守啊！这里已经距离奥尔捷利斯堡20俄里了！……布拉戈维先斯基看完小纸条，心里烦极了。他又反来倒去地看了好儿遍这个无法执行的命令，最后叫来参谋们详细商量对策，找个什么理由说根本没法执行这道讨厌的命令。

于是，布拉戈维先斯基决定任由他的部下去修正集团军司令的命令：全军不仅今天哪儿也不去，而且声明明天还要休息一天。谁该出力气？当然是布拉戈维先斯基本人，他得写一份得体的令人信服的报告，说明为什么要放弃奥尔捷利斯堡，为什么非这样不可。"……我们走近奥尔捷利斯堡时，发现整个城都在燃烧，是居民放火烧的。显然，这是敌方设下的一个圈套。我认为停留在高地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让军向南撤退了。"接着，他又补充说："将士们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请求让他们休息一下。"可是居然没带电文纸，到第二天早晨，一天的休整就已经开始，只好等那时再派人去送信了。

至于俄军左翼第一军嘛，阿尔塔莫诺夫虽然被罢免的，不过他仍有权在军司令部，马萨利斯基看着他的神色，一昼夜就学会了指挥。而杜什克维奇现在才赶到，才来接管，这个缺乏统一意志、曾为自己的退却行为而感到沮丧的军，也毫无苦恼地习惯了消极但安全的撤退转移——到俄国境内，到姆拉瓦去。俄国边界显然并不是什么坚固的防线，也不是战壕，只是作为标志预先在地上画的一条界线而已，似乎这样就可以防备德国人入侵似的，其实不过是求个心安罢了。军里的人都知道奈坚堡已经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但是，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彼此脱离联系的12位将军都没有接到采取断然行动的果断命令，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因此，在8月15日这一天，俄军便作好了战胜敌人、为坦涅贝尔复仇的一切准备。只有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的中央的几个军才无法保持镇静的态度。到了中午才赶到前头的克克斯戈利姆团傍晚时分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的兵力。瓦普利茨附近的战役破坏了包围霍亨施泰因一带的"狭隘"计划。这一天所有中心战斗不是俄国人赢，就是德国人输。战争的胜败角色就这样在这场战争的旋转木马游艺场中转出来了，被杰出的团队战败的角色落到了在战争硝烟中无能的

军和集团军头上。由于每一场战斗都是进行到中间时在战术上取胜，俄国人的损失越来越大，阵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从德军方面来看，这还没那么明显。绍列茨的军十分不走运，几次进攻都血流成河，损失惨重；他们本该用自己的骑兵队对付俄国人的骑兵队，但他们的骑兵队没有及时赶到，因此只好用步兵代替，步兵又不习惯跟骑兵打仗，结果反倒被骑兵驱散了；他们同时又遭到俄军翼侧的突然袭击，甚至连自己的炮队也在炮轰自己的步兵。最后，他们被击退了。打了一天的仗，却几乎没能向前推进一步。由于早晨在瓦普利茨一带打了败仗，结果差点延误了整个部队的进军速度。绍列茨军的一个师在凌晨的浓雾中走失了，几个小时过去了，都没能找到他们。而在卡梅尔瓦利德森林里德国人的另一个师及师部被涅瓦团打散了。就连这一天正在缪连附近坐在自己车里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本人也一度惊慌失措起来，生怕成了俄军俘虏，救护连和炮兵纵队的人一边大声叫喊着"俄国佬来了!"一边慌忙四下逃窜，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担心克柳耶夫跟马尔托斯联手对付他们。他们没有命令弗兰苏阿将军去包围俄军，而是命令他火速去中部援救。冯·比奥洛夫和马肯津军一整天都在为谁到霍亨施泰因、谁到南方去而争论不休。按军衔马肯津的官级好像大些，因此他命令比奥洛夫为他的军扫清道路，但是比奥洛夫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们又派飞行员飞往集团军司令部请示解决争执的办法。当时马肯津的军停止了前进，他已向自己的将士宣布休整一天。到了下午4点钟，兴登堡才打通了个马肯津的电话，命令他向南行进包围俄军。但是，这电话挂了不到一个小时，兴登堡又不得不放弃了包围敌军的想法，重新调回了马肯津和比奥洛夫的军去对付伦南坎普夫，因为有消息（实际是误传）说，伦南坎普夫的3个军和骑兵队正向西挺进。而德国人的几个军已全都分散开了，转过身来又构成了新的威胁。"伦南坎普夫只要一靠近，我们就能打败他。"鲁登道夫写道。

事实是这一天日林斯基给伦南坎普夫的主要命令是动手包围并观察基奥尼格斯贝格。但是在15日夜里，因为不清楚萨姆索诺夫的情况，又因为那里出现了德军的新兵力，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愈发焦虑不安起来。他们给伦南坎

普夫发了份电报，让左翼向萨姆索诺夫方向前进并让骑兵向前挪动。考虑到伦南坎普夫将军的睡眠，直到早晨6点钟下属才把这份电报交给他。伦南坎普夫看到电报后，赶忙派人分别把命令传达下去，可是，骑兵的主力——汉·纳希切万斯基骑兵队要到15日晚才能向前挪动；古尔科将军比较靠近战役发生地，但是他连战役的边都没沾上，他对阿伦施泰因进行了深入但为时已晚的袭击，只能证明面对这种袭击伦南坎普夫完全可以轻易地加以干预并改变整个战役。

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军队司令部已经写好了8月16日的命令。有关此命令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却没有记载，而戈洛温则认为这个命令写得非常之好，它是汲取了所有的教训写就的，在尽可能最低限度对马肯津军和比奥洛夫军造成混乱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抵抗伦南坎普夫的新战线。而在弗兰苏阿军和绍列茨军追上萨姆索诺夫的同时，他们拉开一张大网，一个半张开的大口袋，套住向他们靠近的伦南坎普夫。但是，命令中没有说包围萨姆索诺夫的军队。

这天晚上普鲁士的司令部放弃了幻想，向大本营报告："包围北线几个军，就有可能不再失败。"

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决议中也体现了普通士兵的必胜信念，只是尚缺乏洞察力。

这种洞察力在一意孤行的弗兰苏阿身上却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概是因为他不知道列·托尔斯泰的劝告吧："站在大道上试图阻止一群拼命逃跑的人是最不明智之举。"弗兰苏阿居然超出命令之外催促自己的枪骑兵、自行车队士兵和装甲车穿越奈坚堡。接着继续朝东，向威廉贝尔格挺进！

执拗的马肯津因为集团军的命令更改而大发雷霆，凶得像个恶魔一样。他抱怨上头是怎么解决他跟比奥洛夫的争执的。据说，后来在命令到达之前他好像就停止了联络，他没法理解又更改的命令，他的部队开始向南朝威廉贝尔格涌去！

我们别忘了德国人的兵站是畅通无阻的，依靠这些兵站，无论怎么调遣，德军部队都不会出现任何供给不足的问题，他们总是有充足的给养和武器！

第四十二章

告别莫斯科时，即便是一个年轻人，即使只是挑一些主要的地方逛一逛，也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事情。因为莫斯科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三四个街口，随便一条街都有让人迷失方向的绕道。他们一早就来到亚历山大中学的办公室里，但他们被告知还要在这里等到晚上，接着，下一次到大学去，到那里事情就都解决了。所有剩下的事，如告别之类，不属规定之列，凭心去做吧。他们这些莫斯科人其实并不都是真正的莫斯科人，不少都是外来的。但是，今天要离开莫斯科了，一个个都感到恋恋不舍，心里不好受。大家来到救世主大教堂前的宽阔广场上向莫斯科告别。只要顺着堤岸走，你就会立即看到二三十个圆锥状的尖顶，这些是房屋、教堂钟楼、克里姆林宫钟楼的尖顶。他们拖着沉重的双腿沿堤岸缓缓而行，这堤岸约有一百步宽，而从房屋角度和从护栏角度来看——这宽度又都不一样。过了桥向右拐，那里是特列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可是没有时间去参观了。真是的，哪怕能去碰一碰、拍一拍、摸一摸它的围墙也好啊！马上就要路过克里姆林宫了，这回可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散步，这种散步在别的地方可从来也没有过，平时总是无暇顾及，从它旁边一走而过。克里姆林宫是座城中城，中国故宫——也是城中城，还有瓦尔瓦尔卡、伊利英卡、尼科尔斯卡亚。城里密密麻麻挤满了带有雕塑装饰的建筑，每个拐弯处都有教堂。今天因为是圣母升天节，教堂里挤满了人。每条街上还有两座修道院，有人把它叫做贵族的华丽邸宅，也有人称它是商贩叫卖的窄弄。你知道吗，莫斯科从来也没有按照任何设计蓝图为自己建筑过房屋？这可能是件好事。它的每

一座建筑都筑有围墙，像懂行的人筑的一样，而每一个小角落又都互不相同。莫斯科，它就在这些围墙里吗？我们又要去林阴道遛遛，还要到人工湖，路过艺术宫时我们也想进去看看，顺路在奥霍京大排档吃点东西填饱肚子，接着再各处逛逛，到阿尔巴特大街走走。你说吧，我们哪儿还有什么时间？对了，还得到兹纳缅卡去取文件。怎么能不到斯特拉斯特大街的普希金雕像旁待一会儿呢？这可不是我们大学生所为，我们不是这么跟大学生的过去告别的。大学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吗？我们真的就不回来了吗？不，我们会回来的！有人可能回不来了……我们要结束学业吗？那还用说，我们必然是要结束学业的！……

在俄国当一名大学生是多么美妙幸福的事情啊！仿佛所有的人都欣赏你，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殷勤，所有的生活道路都向你敞开着！

但是，这美好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

只剩下了可爱的石头子了，它们永远存在！双脚踏在铺着石子的人行道和马路上非常轻松，就像不用使足劲儿似的。萨尼亚和科佳像胆小的南方年轻人一样，不久前才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站前广场。两年里他们认识了莫斯科，喜欢上了莫斯科，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已经有了优胜于莫斯科的地方。即便如此，他们如今依旧十分专注地爱着它。

不过，今天对莫斯科的观察还是与以往有些细微的差别，战争的迹象在莫斯科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要不是到处张贴着你得眯着眼凑近细看的公告，要不是看到成群结队的预备役兵到澡堂沐浴特征，你几乎感觉不到战争造成的劫难，你也永远猜想不到俄国已经打了 4 个星期的仗了。莫斯科的大街上行人和车辆一点儿也不见少，人们脸上的表情和衣着穿戴毫无晦气暗淡之色，市场上的生意还是那么红红火火，商店的橱窗里还是那么色彩缤纷。只是大街上多了不少军人，有的地方还多了些国旗和沙皇画像，这是不久前沙皇乘坐豪华专列到莫斯科时挂的，此后一直没有摘下来。科佳和萨尼亚兴致勃勃地交谈着所看到的这一切，不过他们并没有公开袒露各自心中对这一切所下的最后结论，没有说出深藏在心底的疑惑。他们都不想轻易说出自己的心愿，谁愿意告别这种富有意义又无忧无虑的生活呢？当然啦，离开莫斯科到行动部队去难免会像送葬似

的大哭一场，会上火，但谁离开这个充满活力又令人愉快的莫斯科能不着急呢？当你没有把握认定自己内心已经产生了某种疑惑而把它深藏在心中时，这种疑惑也就等于不存在。可你瞧，如果大声说出心中的疑惑，只会使这疑惑更大，给对方带来痛苦。谁不想高高兴兴的啊，尤其是科佳更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不愿意责备萨尼亚：为什么他要找他一起去罗斯托夫？他为什么提出去不去当志愿军的问题呢？他可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要是换了另一件事，科佳赶忙就会随声附和：对，咱们走！老实说萨尼亚要走之前，并没想去参军，但是，刹那间他突然想到的确应该走。但妈妈一定会坚决反对我们走的，然而我们横竖也得走！后来妈妈果真坚决反对我们走，她一连12个小时哭哭啼啼地说个不停，神经质地残酷地折磨着人。科佳只好丢下了悲伤得几乎晕厥的妈妈，转身走了。今天早晨在军校办公室里如果提出不走还来得及，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不赶趟了。

两个好朋友像唠家常似的漫不经心地互相交流着想法，说说笑笑地走着。

第二次去军校，办公室发给了他们前往谢尔吉耶夫重型炮校的证件，这正合他们的心意。于是他们约定明天早晨去报到，并商量好随身带什么东西，晚钟敲响了，这时他们已经心情愉快地走了好长一段路了。他们又穿过阿尔巴特广场朝尼基塔街心花园走去。小型电车以惊人的速度穿过布兰科动物商店所在区、禁止顽皮孩子进入的自然保护区以及鲍里斯教堂和格列巴教堂所在区，穿过一条胡同时，那里有两个醉汉互相搂抱在一起，接着它又拐向沃兹特维任卡大街。电车上的警铃一路上摇来摆去，一串串清脆的警铃声与上空悠扬的钟楼钟声以及马车的铿锵马蹄声、路人沉重的脚步声、载重大车的车轮碾在鹅卵石路上发出的辚辚声、报贩的叫卖声、小商贩摊上的招揽声、还有阿尔巴特大街混成一片的喧哗声交织在了一起。这边，马车夫冲着行人傲慢地大声呵斥："嘿，闪开！"那边，有人使劲地抽打着马："驾！驾！"

两个年轻人被袭来的糖果点心味，小饭馆的酒菜味，新出烤炉的面包味吸引住了。于是，他们当即决定到哪个小饭馆吃一顿，但最后他们还是迷迷糊糊地走迷了路。

在尼基塔街心花园他们碰到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他从同一个方向走到了他们跟前。这个人的后脑勺呈灰白色，腋下夹着几本书，书没有装在什么袋子里，结果撒落在地上。他们刚一看到他，就马上认出来了。正是他们在鲁缅采夫图书馆认识的那个人。科佳捅了一下萨尼亚的腰，大声说道：

"嘿，你瞧，是'占星家'!"

萨尼亚懊恼地拦住他，科佳不知道自己的嗓门有多大，他从来也不会小声说话。"占星家"大概也听到了，只见他转过身来，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其实他们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熟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彼此自我介绍过，也没有互相说过话。只不过有一次在阅览室里因为他们嘀嘀咕咕的声太大，他面带责备地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当时他们马上就不做声了。另一次是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他也跟这次一样腋下夹着十来本书，也撒落在了地上，而他们俩正好走到这里，便跑过去帮他捡起了书。尽管他们还像以前一样没有交谈，但已经算是老相识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问过好，不过每次见面都彼此点点头，相视一笑。他们经常在其他地方看到他，总看见他坐在桌旁。"占星家"在鲁缅采夫图书馆的8个最有头脑的馆员中有点与众不同，不知是因为他的两只深深凹陷的黑眼睛特别炯炯有神，还是因为他不仅腰细脑门窄而且整个身材都瘦瘦的；或是因为他思考问题时样子非常特别，他总是把两只长长的胳臂支在桌子上，双手手指交叉呈窝状，差一点儿触到胡子上；而目光越过人们的头顶，直盯在大厅长廊里的书架上，正因为此科佳才戏称他为"占星家"。至于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头次见面不好意思问，后来见到他也不便打听了。不过，这次是个机会。

"咱们过去看看?"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

反正就要离开莫斯科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只能有收获！于是，两人从"占星家"身旁赶过去，彼此对视了一下，然后一改方才不礼貌的腔调，没再叫外号，问候到：

"您好!"

"您好!"

“占星家”连个战栗都没打，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他们，不过不再那么让人感到居高临下了，可能是因为紧闭双唇他才显得那么高高在上吧：

“啊……啊……是你们啊，小伙子们！见到你们我真高兴！”说着，他把书塞在左腋下，腾出右手欲跟他们握手。他那皮肤细腻的手从袖筒里伸出来，他的手指张开着，像工人师傅的手掌一样。

“帕维尔·伊万诺夫·瓦尔索诺菲耶夫。”“占星家”自我介绍道。

他们也说了自己的名字，科佳突然摘下自己的帽子，拍了拍，提高嗓门说道：

“得！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去部队了。是我们自愿的！”

这可不是吹牛，科佳一向都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那颧骨突出的大脸盘总是喜气洋洋的，还总好把两臂张得大大的，以表示生活道路是多么宽广。

帕维尔·伊万诺夫·瓦尔索诺菲耶夫那呈半圆形散开的络腮胡子修理得像硬撅撅的刷子似的向上卷曲着。尽管几乎看不见他的嘴唇，但你仍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在笑。

“怎么回事？”他关切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吗？”他说话时膛音很重，仿佛是从洞穴深处发出来似的。说着，他又打量起他们来，“你们也不怕同学们骂你们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那是当然啦……”萨尼亚在找词解释说，“骂是自然会骂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词也是个……”

“为什么就不能当个爱国主义者呢?!”科佳口气严厉地大声问道，话语中明显带有某种情绪。“要知道，不是我们在侵犯谁，而是有人侵犯我们！侵犯塞尔维亚！”

老头儿低头探视着他们。

“不错，似乎是这么回事。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爱国主义者’一词在我们这里几乎等同于‘黑帮分子’了。这就是我问你们的缘故。”

“那么。您怎么看呢？”科佳推了一下他，问道，“您说，我们做得对不对呢？”

瓦尔索诺菲耶夫的一道眉毛扬了起来。

"只能根据你们的信仰才有可能来评价对与不对。"他那对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死盯着他们,"你们,大概是社会主义者吧?"

萨尼亚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科佳感到很遗憾地大声咂吧嘴。

"怎么?!不是?……那么我想,你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了?……"

结果两个小伙子并没有表示认可地点点头。

不过,他们感觉到了瓦尔索诺菲耶夫似乎并没有嘲笑他们的意思。的确,在他那一本正经的脸上毫无讥讽之色,紧贴着络腮胡和小胡子的那两片嘴唇只稍稍咧开了一点点。但是在他的眼神里略带讥讽的目光还是微微闪了一下。

"比如说我吧,我是一个黑格尔学派!"科佳突然口气坚定地对老头儿说。他说话的样子显得十分果断,下巴上翘,上下腭绷得硬邦邦的。

"真正的黑格尔学派吗?"老头惊奇地问,"这可真是稀奇了!"

"当然是真的,地地道道的黑格尔学派!"科佳自豪地肯定道,又用手指戳了戳萨尼亚的胸,"他是个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拥护者。"

与此同时,他们三个人又一起朝尼基塔街心花园走去。

"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拥护者?"瓦尔索诺菲耶夫惊讶极了,侧过身来打量了一眼矜持的萨尼亚,这位的态度显得有些犹豫,"我的天啊!那你们究竟为什么去打仗呢?"

但他立即发现这个问题对萨尼亚是致命的一击,萨尼亚显然明白瓦尔索诺菲耶夫的意思,此时他的脑子里乱极了,他撂起垂在额前的麦穗似的柔发,为难地说:

"我……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拥护者。"

"这有什么!"科佳猛地大叫一声,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可爱的小老头瓦尔索诺菲耶夫越来越随便了,"他有段时候就不吃肉!呐,您一定在想,他怎么参军了呢?行了,您别在那儿刨根问底的啦,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朋友之间这么说没什么难堪的,萨尼亚淡淡一笑,不过他显然对自己不大

满意。

瓦尔索诺菲耶夫毫无恶意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年轻人，如果你们不是急于去找姑娘们，那么干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走走，去喝上一杯？对了，你们大概也饿了吧？”

是的，他们是不急着找姑娘们。他们几乎连眼色都没交换一下，便异口同声地说：好！结识瓦尔索诺菲耶夫也是他们离开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中最有趣的一件事。

“你们先在这里等我几分钟，我去趟药店。”

他们这时已经走到了挡着街心花园的尼基塔药店的后墙前，瓦尔索诺菲耶夫绕了过去，他走路时稍稍有点驼背。

“唉，”科佳突然想起了什么，“真应该带本小人书来，也好翻翻！当时就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顺手抄几本来……听我说，你别光是带着本托尔斯泰的书。”

萨尼亚没太争辩地笑着说：

“你自己不也一样。”

“说真的，最好让他讲讲他是怎么理解我们去参军的事的……然后我们要叫他随便谈点什么历史话题，你听我说，让他谈谈对东西方的看法吧……”

一辆辆电车驶过，电车上的弓形连接器“簌簌”直响，电车铃“叮叮当当”地发出一连串的清脆声。一辆辆马车疾驰而过，乘客大多面无表情，或是行色匆匆。街心花园里散步的人们络绎不绝，好像对战争全然不知似的。一个梳着长发辫的小姑娘随身携带着音乐课用的乐谱；一个衣冠不整的饭店伙计穿着肮脏的白上衣，拎着手提食盒，穿过街心花园跑了过去；在尼基茨基大街的十字路口，一个穿着黑白相间衬衣、身材匀称的军士正站在半圆形建筑旁，四下打量着上边挂着的一幅极风趣的“科斯佳大叔”牌香烟广告；来来往往的电车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广告；一条把他们引到这里的长长的招牌上印着商人的名字，他们像万古流芳的缔造者的名字一样是用奇特的艺术体写出来的，或是贴上去或是浮雕式，或弯弯曲曲或非常笔直。这长串的招牌证实着这座城市的预见能力和永恒，而在此时此刻，这座城市却仿佛只是在梦幻中，因为明天小伙子们

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这里唯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就是“联合”电影院了，这座电影院有一幅给人印象强烈的电影插图——“保护斯拉夫的兄弟们”，因为它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在别人看来，这座城市也许停滞不动，也许缓缓移动，也许面貌依旧，也许正在变化，因为这些人太不敏感，所以无法理解今天——他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是多么意义重大，他们要有何等的勇气奔赴前线。繁华的城市生活一下子中断了，停止了，但是他们都没有感到心痛，因为他们把这座城市最美好的东西全都留在了自己心里，并且一一带走了。

他们管这叫做“随时准备打个喷嚏”，萨尼亚稍稍偏了一下头，眯起眼睛，一副沉入幻想的样子。他双手搭在朋友肩上，说道：

“你看……一切是多么……多么……”他环视着四周，寻找着这叫得出或叫不出名称的一切。是啊，他们俩都明白，谁能像他们俩这么彼此心有灵犀呀！“打完了仗，我们还来这个地方，怎么样？好吗？”

“好！当然好啦！”科佳笨拙地抱住萨尼亚的肩膀下方，确定无疑地说。他的手甚至还稍稍加了点劲儿。

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这种轻松感使他们超越了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和铿锵有力的马蹄声。他们正是受一种极其强烈的喜悦感的驱使来到了这里，有了这种心情，即便是突发不幸。这不，已经可以感觉到灾难发生了，也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灾难，甚至会从中领略到一种可怕的灾难美。

瓦尔索诺菲耶夫从药店里出来了，招呼他们俩朝“联合”电影院走去。这时，他的背不显得驼了，头上没戴那顶有点儿斑白的浅色栽绒帽，他的身子微微前倾，就像聆听或在细看什么。

“就是这里！‘联合’电影院附近有一个很不错的酒馆，不少人都愿意到这里来。”

瓦尔索诺菲耶夫已经不那么让人觉得超凡脱俗了，他有些明白世故了。

刚一进门，一股香气就扑鼻而来！这气味中还夹带有一种刺鼻的浓烈啤酒味儿，它令人感到温暖，感到快乐。这是三间连在一起的普普通通的房子，一

间正对尼基塔街心花园，一间冲着僻静的后院，他们转身朝那间冲后院的屋走去。他们在放着一堆无人问津的空啤酒瓶箱的窗子旁找到了一张小桌子。科佳把萨尼亚推到一边，让这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大学教授坐在放着啤酒和里海拟鲤的桌旁，两个大学生也随后跟他坐在了一起。这里是男人打发闲暇时间的地方，没有一个女人。从还没有付账没有收拾起来的空酒瓶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坐在这里闲聊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一会儿读报纸一会儿翻杂志。科佳不停地翻着《庄稼地》杂志，萨尼亚则在看《俄国论坛》。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萨尼亚仔细翻阅着，“我们又进攻了奥地利，还进攻了普鲁士，都很顺利。”

“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科佳大声抢着说，“军事部部长基特切涅尔勋爵向军队下达了命令：‘你们对妇女要彬彬有礼，但是要避免接近她们！’什么？关心什么！……啊？……”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震得人耳朵都要聋了。的确很可笑，其他人也跟着嘻嘻哈哈地笑起来。酒馆里本来就不可能静悄悄的嘛。大家原本就特别想吃东西，现在已喝得不错，恰到了好处，就更刺激起食欲来了。

“怎么样，年轻人？你们吃点什么？酸白菜焖肉，肉饼？”瓦尔索诺菲耶夫热情地问道，“您不反对吃肉吧？”他关切地对萨尼亚说。

“酸白菜焖肉！两份！”科佳自作了决定。

酸白菜焖肉端上来了。一股香喷喷的让人快活得说不上滋味儿的气味扑鼻而来。

瓦尔索诺菲耶夫又给他们点了两个菜。

“那您呢，瓦尔索诺菲耶夫？”

瓦尔索诺菲耶夫伸出一只像根白蜡烛似的细长的手指头。

“你们这个年龄最开心的事就是吃，而我最开心的事是节食。”

“对了，您有多大岁数了，瓦尔索诺菲耶夫？”

“虚岁 55 了。”

从他灰白的头发、凹进去的脸颊看，他们原以为他的岁数还要更大些。不

过，55 岁也不算年轻了。所以，他们没再表示异议。瓦尔索诺菲耶夫定好了菜后，倒了杯酒，就着泡好的豌豆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边吃边问萨尼亚：

“到底因为什么使你跟托尔斯泰伯爵分道扬镳的？”

萨尼亚没有马上回答。他先想了想，仿佛很认真的样子。他一向不急于回答问题。科佳在他身后口气坚定地插话说：

“大车！”

“大车？”

萨尼亚又想了想，点了点头：

“是的。这个，您是知道的，有个识字的农民给托尔斯泰写过一封信。他说，我们的国家就像一辆翻了个个儿的大车，要拉动这辆翻倒的大车，太困难太不方便了。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劳动人民才能拉得动它呢？是不是得等它的轮子停止转动的时候？托尔斯泰则答复他说：如果你把大车再翻转过来，许多东西就会一下子翻进车里，许多人也会爬进车里，让你们来运送他们，那你们可就更轻松不起来了。到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萨尼亚面露愧色，不过，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而瓦尔索诺菲耶夫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并没有感到烦恼。

“你瞧，他还说：你们就让这辆大车见鬼去吧！根本用不着为它操心！你们干脆卸下车，自由自在地各走各的路好了。这么一来，大家不都轻松啦……”说着，他看了眼瓦尔索诺菲耶夫，提防对方发问似的忙补充道：“这不，我也是一个农民，我不可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就这样把我父辈事业中的最后一辆大车扔掉的！我会刻不容缓地把它翻转过来！就算没有牛，没有马，我自己也要去拉它！”他又观察了一下瓦尔索诺菲耶夫的脸色，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听烦了？接着又说道：“如果这辆大车就意味着俄国。那么，怎么能随随便便把这辆大车一扔了事呢？让人人自己救自己？一走了之？这当然比什么都容易。可是要想把大车翻过来重新站立起来谈何容易啊！这要难得多了。更何况还要赶着大车走呢！还不能让大摇大摆走来的败类爬进车里。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是不负责任的，甚……甚至是……我不敢说了……依我看

……是……是违反道德准则的。”说出这几句话时，萨尼亚面带着愧色，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托尔斯泰面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首先，托尔斯泰宗教学说提出的这种不肯拉大车的想法使我感到痛心。这是缺乏耐心、不负责任的态度，其次……”

萨尼亚停顿了一下。

“其次是什么？”瓦尔索诺菲耶夫问道。

“比方说吧，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托尔斯泰宗教学说，你就不难发现，即便是一个理智健全、头脑清醒的人也不会从中找到更多的爱。他是这么写的：基督教教义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这对我们似乎更有益。其实根本不是……恰恰相反，在俗界看来基督教一点儿也不理智，甚至很轻率。这对基督教对真理的感悟怎么也比任何凡夫俗子的推测要高明吧！”

瓦尔索诺菲耶夫深凹的眼窝里不时有微光闪烁，但是他还是开玩笑地说：

“是啊，是啊……看来您已经搞不清正当不正当的界线了……而这在生活中是最难的，就像你的朋友给黑格尔学派划定界线那样，你得给托尔斯泰宗教学说划定一条真正的界线来。而混淆界线一向都是很容易的，就像炖得烂乎乎的酸白菜焖肉一样，连没牙的人都可以享用。”

正好这时候跑堂的给他们端来了酸白菜焖肉。

科佳特别讨厌这个托尔斯泰宗教学说，可又很想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几句：

“真的，他早就不是这种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拥护者了。您就饶了他吧！您千万别以为他这样就是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拥护者了。其实在首都人们都管他这样的人叫民粹分子。”

瓦尔索诺菲耶夫吹着胡子说道：

“那我算是哪一派啊！”

说完，他又给他们俩要了两瓶啤酒。

瓦尔索诺菲耶夫从谈话中得知，他们是历史系和语文系的三年级学生。科佳很可能是历史系的，而萨尼亚多半是语文系学生。他又饶有兴趣地详细盘问科佳：

“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下，比如，您赞同黑格尔的什么观点呢？呐，开门见山地说吧，您首先想起的是什么观点？”

科佳那个又宽又大的额头让人一看就想开怀大笑，即使是在沉思的时候也让人忍俊不禁。他那个从来也不知道紧张的大脑门里似乎有许多妙不可言的想法：有自发产生的，也有原先就已奠定的原则。最好还是让他说说：

“看来，要通过突变来发展了！”

瓦尔索诺菲耶夫蛮有兴味地在桌子上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头。

“不过，您如果是黑格尔学派的，您就应该对国家深信不疑。”

“我……我是深信不疑啊。”科佳有点儿磕巴地附和道。

“可是国家不喜欢猛一下子跟过去断绝关系，它恰恰喜欢逐步地来，而猛地中断，一下子发生突变，这对国家是有害的。”

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冰凉爽口、香味浓郁的啤酒。瓦尔索诺菲耶夫啃着带咸味的面包。他的一口牙刷得白白的，长得又整齐又匀称。

“可否冒昧地问一下，”科佳大声说道，“您，都做些什么呢？我们在这儿猜测……”

“这么说吧……我一是看书，二是写书……不过，我看的书很厚，写的书却很薄。”

“您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要是太明白了，就没有意思了。”

科佳的风格是单刀直入，毫不客气；萨尼亚呢，却客气得让人难受。为了避免谈话变成了盘问，他便插话道：

“真会这样吗？”

“那当然啦，你们知道，生活中越是模模糊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显得越重要，只有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才会有大彻大悟。一首好诗总是有许多的暗示。您难道没有发现吗，诗歌的含义是多么微妙多么含蓄，就像花边一样精美？”

“两个终点两个环，一颗小钉在中间！”科佳很有韵味地吟了一句诗后，便哧哧地笑起来。不过，他的大嗓门并没有压住酒馆里的嘈杂声。在这人声鼎沸

的环境中他们居然能彼此听得清对方说的话，就像在很静的地方一样。

“还有更好些的呢，傍晚时分小白兔还在无拘无束地跳来跳去，到了半夜便躺在了盘子里。”

科佳用一种特别浑厚的像唱歌似的语调说了一个谜语。他说话的声音之所以特别，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嗓子，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嘴里正喝着酒嚼着肉。

“猜猜，这到底是什么？”科佳忙不迭地问瓦尔索诺菲耶夫。

瓦尔索诺菲耶夫故意压低嗓门，让声音从小胡子和络腮胡中间挤出来：

“新娘子。”

“可是为什么躺在盘子里呢？”

“因为谜语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躺在床上，还因为诗歌的移行规则。躺在盘子里，是因为新娘子要嫁出去了，她孤独无援，要给压扁了。”

萨尼亚是不是有点儿脸红了？没有，他还在想呢。

他们又继续吃呀，喝呀。

瓦尔索诺菲耶夫吹着胡子说：

“词儿要是用白了，含义往往就会隐含起来。比如今天说的当个民粹分子，这是什么意思呢？”

萨尼亚聚精会神地想着，早把一桌吃的喝的抛置脑后了。他的脸色虽说挺健康，有草原牧民那种晒得黝黑的皮肤，甚至在这里也显得很出众。但是，由于酒馆的窗户太小，光线不足，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草原牧民的样儿了，而是显得很温柔；当他不住口地兴致勃勃地调侃着，那双藏在焦黄头发下的蓝眼睛总是在不停地转动，一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就马上凑到谈伴儿跟前：

“哪……就是说……他要热爱人民。相信人民的精神力量，认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永远都高于自己短暂而又渺小的个人利益。人不能为自己而生存，而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

“为了幸福？”

“对……对，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瓦尔索诺菲耶夫那双镶在拱起的粗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他：

“但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吃饱穿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是这样吗？而吃饱穿好也得需要整整一百年吧？至于说到长远利益，贫困生活、奴隶地位、缺乏教育，还有可恶的国家机关，这些都是障碍，等把这一切都改变或改良了，还不得需要三四代民粹党人的努力才能做到？”

“是……是啊，很有可能。”

瓦尔索诺菲耶夫没有眨眼，他根本不需要眨眼就能目不转睛地看。凡是他要留意的东西都不会错过他的眼睛：

“所有这些民粹分子在拯救几乎整个民众之前也必须立即放弃拯救自己吗？他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他们必然认为所有那些不肯为民众牺牲自己的人都是些不足挂齿之辈。这些人不就会在那里摘点儿什么艺术或是寻找所谓生活的抽象意义甚至比这更糟如借助宗教去拯救人的灵魂什么的吗？”

萨尼亚全神贯注地听着，甚至都听得都有些乏了。他举起手来，想插一句话，等他说完这句话后他就不再提了：

“那么，在为人民牺牲的过程中难道灵魂得不到拯救吗？就是自己的灵魂也不能吗？”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这样牺牲而不是别的呢？您为什么说对人民有这义务？或只是一种权利？难道人民就等着我们把幸福、接着就是所谓永恒的利益拱手献给他们吗？可是万一人民自己都毫无准备，怎么办？到那时，温饱也好，教育也罢，即便是改了朝换了代，恐怕也都无济于事了吧？”

萨尼亚擦了擦额头的汗，眼睛没有离开瓦尔索诺菲耶夫，他凝视着瓦尔索诺菲耶夫的眼睛，想去迎合他的想法，去理解他：

“究竟是什么没有做好准备呢？道德高尚吗？但是到那个时候谁还……？”

“你瞧，又想说谁还讲道德，是吧？可无论我们认可也好，保留意见也罢，还是有人讲这个的，不过人心难测啊。你瞧，现在你从酒店老板脸上能看出他的内心里隐藏着什么呢？再瞧我们跑堂的，他长着一副多么令人生厌的面孔啊！而在我们头顶上方就是‘联合’电影院。电影，这可是艺术的叛逆者。钢琴手还在那边阴暗的角落里弹着琴，可又有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从这个“联

合”电影院里还会探出什么嘴脸呢?”

“钢琴手和跑堂的,”科佳解释说,“严格地讲,他们算不得是人民。”

“怎么能不算呢?”瓦尔索诺菲耶夫那长着一头灰白头发、戴着顶闪着光泽的栽绒帽的小脑袋转向科佳,“究竟为什么非得是农夫才算是人民呢?他们中已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再是农民了,他们到底算是什么呢?”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应该严格地给人民下个科学的定义!”

“不错,我们大家都喜欢科学地划定。可你瞧,在没人严格地给人民下过定义的情况下,是可以有一个广义的‘人民’定义的。你总不能把知识分子从人民中划分出来单独归类吧。”

“还应该确定知识分子的科学定义!”科佳不自量力地强插进话来。

“谁也无法确定这个定义。比方说,我们宗教界的人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知识分子,是吧?”他从科佳短促的一声“唔”中看出了他认可了,“我们中间所有持反动观点的人,尽管他可能是一个最优秀的哲学家,但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吧。但是,大学生们必定是知识分子,就连经常得2分的学生、留级生和考试打小抄的人也都算是知识分子……”

他不再那么一本正经样儿了,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笑意,笑得原本连在一起的络腮胡和唇上的小胡子都分开了。啤酒的泡沫沾在了胡须上,他冲着讨厌的跑堂说道:

“劳驾,再来两瓶!”

萨尼亚使劲抓住桌子的手有些松动了,不过,他还是保留着抓的状态:这短促的交谈中好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就撂到了一边猝然停止了呢?交谈时他干脆就没怎么想,可他却觉得有些郁闷不欢。

“随便说一句,小伙子们!如果这不算失礼的话,我可否冒昧地问一下:你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们出身于什么阶层?”

科佳的脸“刷”地一下变得通红,像噎住了似的不作声了。他很不情愿地小声说:

“我的父亲已经死了。”

说完，他又接着喝起酒来。

萨尼亚了解科佳的痛处，他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他的母亲是市场上的一个商贩。他很可能是想回避这个问题。于是，萨尼亚不等瓦尔索诺菲耶夫再问，就不假思索地替自己的朋友接过了话题：

"他的祖先是顿河渔民。我的父母是农民。我是我家第一个出来读书的人。"

瓦尔索诺菲耶夫绞着手指满意地说：

"瞧，你们就是例子。你们不就离开了土地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了吗。你们既是老百姓也是知识分子，你们还是民粹分子，你们还自愿去参军打仗。"

是啊，这对谁可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值得称赞。

科佳撕开一条里海拟鲤，那样子就像撕开自己的胸膛一样。

"那么，我可以这么认为，您不会是人民政权的拥护者吧？"

瓦尔索诺菲耶夫瞟了他两眼：

"那么，您猜呢？"

"是啊，在您看来，人民政权不是最好的政体，对不对？"

"不是最好的。"瓦尔索诺菲耶夫的声音虽小，但语气很重。

"那么，您主张什么样儿的政体呢？"科佳又来劲儿了，像孩子似的好斗地问。

"主张？我还不敢。"瓦尔索诺菲耶夫的身子动弹了一下，眼窝里两个黑亮的眼珠微微一转，"谁敢认为自己有能力想出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呢？他只能认为在我们之前，在我们年轻一代之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主张，所有有价值的主张现在才开始。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崇拜的人主张的东西，而认为谁不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他不是傻瓜就是骗子。"他说着说着似乎有些动怒了，但是他马上就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不错，我们的确不会去责怪我们俄国的男孩子们的。这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傲慢是缺乏修养的标志。谁的修养低，谁就会傲慢；谁修养高，谁就会变得谦虚起来。"

萨尼亚根本来不及插话，他听着他们的新话题，脑子里却在想着前边谈过的问题。他们的谈话开始多多少少引起他的兴趣了，而且越来越吸引他的注意

力。他也不想错过他们谈的话题了，这不，他终于还是把头探过来了：

“总而言之，理想的社会结构可能会有的，是吧？”

瓦尔索诺菲耶夫温和地看着萨尼亚，真的，他那双一成不变地死盯着人的目光居然也会变得温和，说话的语调大概也会变温柔吧！但是他没作声，停顿了片刻之后他才说道：

“结构这个字眼还有一个最佳搭配：精神结构。对每个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们的精神结构更有价值的了，甚至今后几代人都会从中受益的。”

瞧，瞧，又提出这么个词儿来，萨尼亚听出来了：该做选择了！精神结构！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不同样也是一种精神结构吗？那么人民的幸福呢？全都化为乌有了……

他额头上的几道皱纹消失了，额头舒展开了。而瓦尔索诺菲耶夫这时却说道：

“也就只是我们在呼吁‘完善我们自己的精神’罢了。”

“怎么呼吁？”科佳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个谜！”瓦尔索诺菲耶夫伸出手指头阻止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您在崇拜人民、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的时候，您不会践踏自己灵魂的缘故。而你们当中有谁会在神秘莫测的世界秩序中看明白点儿什么呢？”

他看了两人一眼，说：“不多，是吧？”他的脸色变得暗淡了，又喝了一口酒，擦了几下沾在胡子上的啤酒泡沫。

而年轻，这本身就很诱人，现在这么一下子面对面地映入了他的眼帘，是什么呢？正义感吗？我应该觉察到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的，不是吗？

但是，他的话到底还是引起了小伙子们的兴趣。

“那么社会结构呢？”

“社会结构？”瓦尔索诺菲耶夫显然不大感兴趣地拈起几粒小豌豆丢进嘴里。“应该是种比所有糟糕的结构更好些的东西。对，应该更完美些。但是，我的朋友们，这个美好的结构不应当是由我们擅自发明的，甚至不是靠科学推理得出的，即便我们也想更科学些。你们别幻想可以想得出来，因为单凭想象，这个

人民最热爱的社会结构完全会被歪曲的。历史是不能被理智所改变的。”

瞧！瞧！又来了。萨尼亚刚要耸肩膀头，马上又停止了，趁机问道：

“那你说到底什么可以改变历史呢？”

善心？爱？瓦尔索诺菲耶夫准会随口说出这样一类词的，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人那里都可以听到与此相同的一类词，如果他恰巧真说出这类词，那该多好啊！

遗憾的是，瓦尔索诺菲耶夫并没这么简单一说了之，而是出乎他意料地说道：

“历史是非理性的，年轻人。它有自己的、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有机组织。”

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说出了这句话。在此之前他的背还是挺得直直的，而此时他弯下腰，偏离开椅子背。他没看他们两任何一个，而是看着桌子或是目光穿过浑浊发绿的酒瓶。他既不打算说服科佳，也没想说服萨尼亚，只是说话的声音显得豁亮多了，但他对这两个不同意他观点的年轻人说话的语调却没变——他大概在什么地方演讲过吧？

“历史的发展就像一棵活生生的大树，理智对于它来说就像一把斧子。你们不能凭理智去培育历史，或者，也可以把历史比作一条长河，它有自己流动、转弯、打旋的规律。但是，自作聪明的人走过来说它是已腐的死水，应该让它流到另一个更好的坑里去，流到一个刚刚为它选择的正确的地方，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渠。可你不能阻断一条正在流动的河，只要阻断它一寸它就不流动了。而有人居然让我们阻断他上千俄丈。几代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传统习俗的联系，就像这河流的内在联系一样。”

“唉……所以就什么主张也别提了，是吧？”科佳大声喘了口气说道。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萨尼亚则将手放在瓦尔索诺菲耶夫的袖口上，彬彬有礼地问道：

“那么，该怎么去寻找河流流动的规律呢？”

“这也是个谜。很难做到，或许，我们根本就无法得知。”瓦尔索诺菲耶夫

怏怏不乐地说，他缓了一口气又说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这些表面现象只会蒙住好卖弄小聪明的人。”他举起粗得像根蜡烛似的手指：“最佳的人类结构的规律可能只存在于自然现象之中，存在于宇宙中，也可能存在于人的使命中。”

他沉默了。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自己在图书馆里惯有的姿势：胳臂支在桌子上，两手的手指交叉，几乎触到修剪得整整齐齐、像把圆形小铲子似的络腮胡上。

也许他们不需要他谈这些。但是他们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科佳心情忧郁地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额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怎么，那就什么也不能做了吗？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都是很艰难的，”瓦尔索诺菲耶夫托着下巴说，“而且几乎看不清楚。”

“那么去打仗，对不对呢？”科佳头脑清醒过来了。

“应该说——对！”瓦尔索诺菲耶夫肯定地说，同时表示赞许地点了点头。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谁会认为这样做对呢？”科佳固执地问道，虽说他的兜里已经有了一份证书，“别人上哪儿去知道这个呢？”

瓦尔索诺菲耶夫将10根手指头叉开，像要平分它们之间的距离似的说道：

“我无法证明。但是我感觉得到军号吹响的时候——男子汉就应该是男子汉大丈夫。即使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也是无法预知的。应该是为了某个目的，比方说，为了俄国的脊梁骨不被折断，年轻人也应该为此去打仗。”

萨尼亚似乎没听到这最后一句话。但他好像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道路或桥梁也可能是看不见的，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否则的话，人类早就从这桥上走过去了……

“那么公正呢？”他还是抓住机会问他还没有问完的问题，“难道公正不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原则吗？”

“不错！”瓦尔索诺菲耶夫将两个闪闪发光的眼窝转向萨尼亚，“但是这种公

正仍旧不是社会自身具有的，而是我们人类为了实现幸福的人间天堂自己虚构出来的。这种渴求公正的精神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便没有我们，它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的。我们应该预料到这点!"

科佳"呼哧"地大声出了一口气：

"您说的全都是些谜，全是些难解的谜。您能说点儿什么好猜的谜吗?"

瓦尔索诺菲耶夫调皮地吧嗒了一下嘴唇说：

"好吧，就说这么个谜吧。假如站起来我就能够到蓝天，假如有手有脚我就能捆住贼人；假如有嘴有眼我就会把看到的一切统统说出来。"

"不行！不行!"科佳已经有点儿醉醺醺的了。他一边用一种诙谐的腔调开玩笑，一边捏着黑海拟鲤的尾巴不住地敲打盘子，"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我想，这个重要问题如果不向你提出来，就这么放过去了，那么过后我们打仗的时候会懊悔的。"

瓦尔索诺菲耶夫轻轻一笑，歇了口气，道：

"对重要的问题理应有个圆满的答复，可是任何时候任何人也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

谜底虽简短，

却富含真谛。

第四十三章

捷连季·切尔涅加勉强记得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是由他的继母好不容易把他拉扯长大的。后来，继父来了，切尔涅加就走了。所以，他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不论是在七中上二年级还是在商校念一年级的时候，他都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不过，学习和书籍对他来说什么用也没有，在生活中他只要眼睛看得清、耳朵听得准就行了。必要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就能轻轻松松地跟有文化的人交谈，对付那些军官们也毫无困难。

切尔涅加听见旅长赫里斯季尼奇上校在跟旅长韦涅茨基中校谈论炮兵连的整个情况：我军的牵制力和普通的加农炮全白费了，因为我们的炮兵连有8门炮，德军则只有6门或4门，而要把6个有8门炮的炮兵连改建成有8个6门炮的炮兵连，国库里又没有钱，运来的廉价大炮干脆就打不响。他还听见旅长们在谈炮兵连的经济状况、军饷以及清理储备的财产等问题；谈某次击中了什么，某次宣读了什么军队条令，可惜都是些已经过了时的条条框框，后来新的条令还没有学会就打仗了。

切尔涅加深信，如果说炮兵连还有个什么官的话，那么就是司务长了，炮兵连的所有事务不都得落到他的身上了吗?

切尔涅加当兵以后，从一个炮架尾兵升到一号炮手，又升到炮长。第一天他就被召去打仗，第三天被推荐到斯摩棱斯克去，于是便出现在了赫里斯季尼奇上校面前。正是这偶然的机会他引起了赫里斯季尼奇上校的注意，这位上校用他那灰眼睛打量了他一眼，对韦涅茨基中校说：

“不该让这个年轻人只当个军士，您委派他当司务长吧！”

这回叫他猜中了！切尔涅加了解自己，他相信他将会是一个最棒的司务长的！他也认出了这个韦涅茨基中校，不是每一个旅赫里斯季尼奇上校都会站出来主张设司务长的，这又让他给猜中了。韦涅茨基中校熟识自己的瞄准器、雷管、射程，可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贵族，跟士兵说话态度随和极了，下达命令是就像央求人一样，结果就搞成了眼下这种情况：如果不任命切尔涅加为司务长的话，炮兵连好像没有能把全连人紧紧拢在一起的具有凝聚力的人了。看来，真是非他莫属了。于是，切尔涅加在炮声的伴随之下担任起了新的职务。整个炮兵连一下子就认可了他，在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对于炮兵连来说，除了司务长，到底还会有谁更重要呢？炮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从前车上摘下来了，也没占领什么新的阵地，长官大人们的脑子里有没有战斗命令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他们也就是告诉炮兵连该走什么路线，或是写写报告什么的。而切尔涅加却要料理整个炮兵连的生活，供给炮兵连军粮，搅匀槽中的马料，照料马匹，保存器械。所以，整个炮兵连都认可他是一个重要人物，连战马也竖起耳朵在他身上蹭来蹭去，因为他了解它们需要什么。真的，自从切尔涅加第一次拍它们的脖子起，这些马总会对切尔涅加的动作做出反应了。是啊，他了解它们，介绍它们，还买卖它们。但是他并不是为了炮兵连这样做，而纯粹是出于热情！切尔涅加对马的酷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女人的爱。

切尔涅加一会儿扛来了一大桶酸菜，桶的容量大约有 70 升；一会儿到集市上贩起马蹄，用锤子打掉马掌，再花几十戈比换个马掌。总之，这个俄国人好像有的是闲空和闲力气，喜欢卖劲儿似的。他自己长得五大三粗，也像只桶。他虽没长足个儿，不过，这并不影响他长劲儿。除了火灾或发大水，他大概还从来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全部力气呢。在生活中凡是他想做的事，只要稍加用力，就能成功。因为他不仅有力气，而且见多识广，还会不少手艺。他要保存力量去做自己习惯做的事情。这不，现在在这场战争中切尔涅加也没把自己的全部能力施展出来，他只是消极地指挥应付而已：战争本来就不该闯进一个 32 岁的年轻人的生活中，可偏偏在被侵占的地方闯入进来，现在只好在不伤及自己的

情况下投入这场战争了。

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种恐惧感顿然而生。那压在士兵心头整整一个星期的积郁，那因得不到任何消息、见不到一个人影、面对四周的陷阱而产生的苦闷深深地折磨着炮兵连的每一个人。此刻，这种苦闷因为一道明确的命令而爆发了："小伙子们，赶快逃跑吧！"切尔涅加的心"砰砰"直跳，他用尽憋在心中的全部力量冲中校大喊道：

"长官，您就说该怎么办吧！"

韦涅茨基中校站在帐篷里的蜡烛旁，抓住司务长的胳膊：

"就得渡过这条小河，切尔涅加！"这时一缕白发滑到了他的额前，他飞快地一拢，随即指着铺在一张折叠行军床上的地图，接着说："……千万别绕弯路，要不我们就会误走到公路上去，那里准有德国人。瞧，这边的小河上有座桥，也许已经毁坏了，或是腐烂了，通向桥的路上还有许多沼泽地，可我们必须从这里过去！我们保持10俄里的距离，从德军身旁悄悄溜过去，然后马上到这个叫什拉加的狭窄地带。"

一看地图，就没那么大的勇气了。地图上画的绿的、黑的、蓝的地方都是湖泊，到处都是湖，脚都插不进去。切尔涅加的两只圆溜溜的眼睛飞快地在地图上扫过，最后目光停留在一处：

"什拉加是什么地方？"

什拉加像一把大锤子，用波兰人的话说是"шлага трафи"，此意就是锤你一下，你就得死……

"显然该把它叫做堤坝才是，或是磨房的堤坝、梅尔肯村的堤坝。不过，我们到时候就算绕过了梅尔肯村，也绕不过这个什拉加。只有过了什拉加的人他才能活下来。而这里……"

这里我们根本过不去！为了避免造成压迫感，切尔涅加挨着中校的肩膀头站着，用极短促的时间对中校说道：

"长官，我提个建议您只要让军官们沿行军路线走就行，而我们得带走所有已套好的车！"

“还……还有……许多炮弹……你懂吗，切尔涅加？”

“我怎么不懂！”切尔涅加边说边跑出帐篷，“我们把好端端的胳膊拧下来丢掉了，却还要去拿炮弹！那我们可就会像长着梨形身材的老娘儿们似的摇摇摆摆地走路了！”

你瞧，他已经开始发火了，而且火气越来越大。就在这关键时刻，军官们都没有手了，只有他司务长还有手！他们抱歉地咳嗽几声，老半天也不好意思开口。那么，有朝一日真派他们去……怎么办？要是切尔涅加就是不愿意拿炮弹——就算您命令100遍，也是白费劲儿。但是，炮弹不足一直烧燎着切尔涅加的心：要知道一颗炮弹即便救不了20个士兵的命，起码也能救5个士兵的命吧！

想到这里，切尔涅加冲自己人像狮吼似的咆哮起来，这吼叫声压住了所有人的说话声、抱怨声以及战马的嘶叫声和马蹄击地的铿锵声。炮兵连的人虽说了解自己的司务长，但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吼叫，天黑之前并没有仗要打啊！他冲大家一通狮吼，搞得人现在连歇歇脚的工夫都没有了。再说了，他这一吼叫，一旦马受了惊，不肯拉炮车，我们就得自己扛大炮了。吼吧，吼吧，就算你压低嗓门吼叫，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吼声也会传得很远的，这不明摆着让德国人知道我们要开拔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好端端的一个晴朗宁静之夜又得紧张地忙碌起来了，真让人难受，连月亮和星星都显得暗淡无光了，没等通知，消息就无遮无掩地传开了，结果所有的人都知道：某个地方有座桥，得赶快赶到那里去，一旦敌军把这桥拆了，我们可就死定了。切尔涅加上气不接下气地从纵队前跑到纵队后，忙着了解各处的情况。全队人马像冒着枪林弹雨似的，马不停蹄地蜿蜒前进。田间小路弯弯曲曲，纵横交错，军官侦察队派出了标兵站在岔路口等着指路。在靠近小河的地方，切尔涅加派出了一支自己的侦察队：用脚探察哪儿有水洼，泥泞到什么程度。他们在到达桥之前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起初他们有些犹豫，后来横下了心，重新套上马拉前套，大家抓住缰绳，用力拽马。到了桥上后他们又忙碌了一气，在附近农庄拆了一个棚子，卸下了木板，然后摸着黑，撤换掉桥上的原

木，修补好桥。接着又饮好了马。过了桥后，队伍又在低洼处缓缓走了很长时间，几乎连气都没有喘一口，又重新给马换了套。随后他们又加套了马匹，推着炮车，沿着一条陡峭的路艰难地向上走去。最后，他们终于走上了土质坚硬的高地。打仗就是这么回事：深更半夜地把人叫醒，白天没法做的事让他们夜里去克服。短暂的一夜就在忙碌这些事中过去了。他们给其他的师留下了小桥和一条打通的暗道，而他们的炮兵连已经在黎明时分隐蔽在右侧的森林地带，悄悄地向公路鱼贯前进。没人向他们打一枪，也没人阻截他们的去路。他们在前一天就已经停止射击了。夜，万籁俱寂，仿佛战争已经不存在了似的。

到公路边上后，炮兵连还留在森林里，没有出来。他们第一批人终于来了，想必他们一定是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也许有的团都走迷路了。天已经大亮了，而斜坡上、陷坑里等待他们的却是这个吉凶难测的什拉加。如果侦察队现在还没有遭到来自什拉加的炮击，那么，10 分钟后炮兵连就能拿下它。这不，一排排长报告说 5 俄里远处还有的这样一个障碍。可是当他们跑进这第二个障碍处，却发现这儿竟是三天前他们曾待过的地方。

他们随身带着所有的大炮、武器装备、马车队跑了三天，连一枚炮弹都没有发射，还走了 40 俄里的冤枉路，搞得大家心烦极了，急着想赶快走出去。哎呀，要是再往回走，可就要被打中了！

切尔涅加在林边一个大树桩上坐下歇了一会儿。他耷拉着两个胳臂，两腿放松，顿时觉得浑身酸痛极了，累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林子里又传来了辚辚的车轮声和人们的交谈声。这是我们的人顺公路走来了。马上冲过去，刚好来得及赶到他们面前。

是侦察队的人回来了，什拉加畅通无阻了！一个人也没有，可以自由通过了！堤坝 4 米多宽，但是要越过它毫无问题。啊呀呀！4 米宽呀？

你瞧，嘹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驭——手——们，上——马！"紧接着，炮兵连越过了公路，朝什拉加奔去。

突然，德军的炮弹朝梅尔肯村袭来。房子立即燃烧起来，就在这时，德军方向又"嗒嗒嗒"地响起一阵机关枪的扫射声。德国人真在那里吗？是的，德

国人在那里，我们的人也在那里，而且我们的人更多些。我们还有整整一个师正在缓缓向那边靠近。在没有燃烧起来的地方，比如村子的左右两侧和后边，可以看见射击的火光在猛烈地闪烁。只有一个方向没有火光，这就是什拉加！显然，那里平安无事。什拉加就在那边的斜坡下，他们从泥泞的沼泽地里跋涉到那里，脚趾甲被扯得直流血。马也累伤了，几乎要倒在地上。现在如果快速占领道路，冲到斜坡下去，我们的大车队还有可能赶过去。于是乎，大车队避开敌军的炮击，车轮滚滚地急速从梅尔肯村奔向什拉加，而那里的步兵正在沿着道边飞奔。

在这转折的瞬间，无论个人还是整个部队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听不到一点消息，看不到一个当官的，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你又决定不了，因为没等你想好，一切就都一下子决定了。

炮车驶近了。切尔涅加跳起来，手臂挥舞着，那样子就像把成千上万的卢布抛向空中任其随风飘去一样，他指挥第一门大炮拐到它该待的位置上。接着，又指挥第二门大炮！

他们有可能不听他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司务长的指挥呢？他们要等指挥官来，那里的堤坝在等着他们越过去，而这个堤坝就在俄国境内！他们一整夜都在磕磕绊绊地艰难跋涉，汗流浃背地推着炮车前进，他们是最先到达的，有权力回俄国去！

但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以熟练的动作把炮拖到切尔涅加指定的位置。科洛梅卡的脸都扭成了一团，他已经从车上跳下来了。上尉也跑过来，还使劲挥舞胳膊！挥什么呀？不该这样？不该到上边？应该！应该到上边去！……没错，小伙子们！

韦涅茨基中校瘦小的身子从林子里钻出来，两手按着别在腰两侧的军刀和地图囊，跑到村子旁边的高地上。话务员紧跟其后，倒着电话线圈。

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灿烂，朝霞隐在了身后的森林后边。四面八方传来的隆隆声顺着毫无遮掩的山丘前后滚动。他们正如夜里想的那样没有离开，他们没有离开，第十三军也没有离开，他们迷路了。

切尔涅加率领炮兵连的四门大炮沿着公路一边倒摆开来，前车开到森林里隐蔽起来，弹药箱也集中放到了森林里。炮的阵位安置得别提有多好了！第一批马车速度极快地从公路上飞驰而来，一辆辆你追我赶，有的车轮都互相挂住了。他们是到这里来，还是到堤坝去？第五门、第六门、第七门……一门门大炮越过公路，顺公路另一边摆开，截断了他们跑的路。

而这时，步兵也更加起劲地快跑起来，什么地方要用这些人啊？

"是什么人？"切尔涅加像狮子似的冲他们大声吼道，"什么人？出什么事了？"

"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他们回答。

顿时一股血涌上了切尔涅加的头：

"去你妈的！抢着去投胎啊？让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打掩护？得啦，你们回来去掩护吧！"

炮队的人突然从什拉加附近的小山丘冒出来，他们与其说是冲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人喊叫，还不如说是冲他们挥胳膊抡拳头更贴切。他们是想让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人停下来。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人互相推挤着，掉转过头来。这不，队的两头对接上了，后边的人像浪潮似的涌上来，而前边有些胆怯的人又想再转回去。他们好像看到我们这里的长官并没有朝什拉加那边追过去，而是指着公路一边，示意他们到那里去。

太阳还没有从森林里爬出来。但是朝霞已经染红了那边的半个天际，霞光洒在兹韦尼戈罗得团人的身上。炮兵连的士兵们把装炮弹的滚筒送到各个炮位，小山丘后边堆满了炮弹。什拉加的防御工事得到了加固，其加固的程度连匆匆赶来的军长都没有预料到。

不过，防御工事没有马上投入射击：因为在周围的几俄里内分不清敌我，也分不清左右内外。于是他们开始把炮从那里推开，急速朝右侧移动，朝切尔涅加的炮兵连勉强挤过来的那条道急速转移。一脸严肃的佩尔武申上校率领涅瓦团的两个营也从森林那边朝这里靠拢，整个炮兵师和所有的炮兵都认识这个高个子上校。他们聚集在小沟里休息，伤员们在包扎伤口，大家谈论着远处那

片他们连夜走出来的森林。两个营在攻打城市时失散了，不过不是他们的营，他们的营陷入了我军和德军的交叉火力网中，这不，好不容易他们才冲出来。兹韦尼戈罗得团又开始一齐射击了。

现在他们已经分清了哪儿是自己的哪儿是敌军的地盘了。德军从右边朝这里、朝村子、朝城里逼过来。太阳仿佛也开始从松树林中冲出来了。而霍亨施泰因城也远远地从西方地平线上露了出来，已经看得见它那一片片砖瓦房顶和一个个烟囱了，可昨天他们走了整整一天都没有走到那里。八成我们的人就在城里，但是包围圈的口已经收紧了。

韦涅茨基发出了命令："一号——炮！调整好测角器！装上榴霰弹……雷管……瞄——准！……放！"炮兵连的全体炮兵立即行动起来。

榴霰弹的杀伤力特别强，一个营的人列队行走，3 分钟内就能让他们全军覆没，一个不剩。

德军的炮弹也开始回击了，但是他们打得都太近。因为他们冲着太阳，阳光刺得他们找不到我们炮兵连的方位。

索菲娅团走过去了！

各炮兵连和辎重库都走了！

莫扎伊团也走了！

没有计算需要几分钟，没有数数有多少枚炮弹，也没查查我们伤了几个人，却在点着这些走过去的队伍。他们有多少人成功地悄悄溜过去了？多少人被截断了退路？

狙击手被击中了，切尔涅加顶替了他的位子。

村里很多地方都着火了，浓烟滚滚。只见我们的人从浓烟中冲出来，骑马的骑马，走的走，跑的跑，总算没有完蛋。

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两个营。一些残余的兵力，被打散的部队，一小伙儿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多罗戈布日团的人，还有自己炮兵连的神甫赫里斯季尼奇上校和落在后边的半个炮兵连。

切尔涅加认出他们了，他晃动着手臂：好样的！太棒了！他们也冲他挥手，

冲他喊着。他跳下炮身，与上尉拥抱在一起。

因为是在沟里，他们没有拥抱多久。德军又向他们所在的这条道射击了。他们赶紧从沟里跑出来，谁也没被打伤。浓烟散去，发现后路已经被切断，他们走不了了。

佩尔武申也料到了这一点，此刻他这边的德军也向什拉加走去。

兹韦尼戈罗得团的人开拔了，他们借助掩护跑了。

赫里斯季尼奇上校也亲自下达命令：各炮——装上前车！他们刚给炮车套上马，就立即大步流星地急匆匆地向什拉加赶去。我们的韦涅茨基呢？他没留在那里吗？……真遗憾，他的贵族派头一下子全没了。没了！他领着自己的话务员们像兔子似的拼命地跑了。至于电话线，就让德国人自己去绕吧！

还有两门大炮？

弟兄们，你们做你们能做的事吧！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就请你们原谅吧！

谁要是还留在霍亨施泰因，谁就完了。

文件 5

(8月 16 日)

最高司令部签发

……在东普鲁士战线索利道-阿伦施泰因-比绍夫斯堡地区的战役一直连续不断地持续到 8 月 12、13、14 日。敌军从贡宾嫩撤下来的军以及新增加的兵力都集中到那里。阿伦施泰因已被我军占领。德军在缪连一战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缪连，退却了……

……我军仍在继续发起强大攻势。

第四十四章

有一个故事说，因患麻风病而浑身溃烂的埃得塞大公阿夫加利听说了犹太教的预言，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于是他请求基督到他的领地来，并且宣布要盛情款待他，倘若不能来，那么务必请画家画一副他本人的肖像托人捎来。当基督教诲人们的时候，画家竭尽全力想把他的鲜明特征刻画出来。但是，基督的特征竟奇怪地发生了变化，致使画家的努力全白费了，因为给基督画像非人力所能达到。后来，基督看出了画家悲观沮丧，他微笑着用毛巾沾了沾嘴，然后将毛巾放人水中，顿时水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颜料。画家就用这颜料描绘出了人们所习惯的基督的形象，而令阿夫加利大公痛苦不堪的溃疡也用这毛巾医好了。后来，人们把这块毛巾挂在了城门上，以保佑城堡免遭侵犯。古俄国的大公们则把永恒的耶稣圣像当作了自己保护神。

萨姆索诺夫曾经听新切尔卡斯克军队大教堂的神甫讲过这个故事。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卡镇的乡村教堂度过的，他在许多教堂里做过无数次的通宵弥撒、朗诵祈祷文、参加祭祷，也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几个月几个月地将祷文搁置一边，去静思冥想，以求得精神的振奋。在这些教堂里，他学会了忍耐那呛人的灰蓝色的神香，也学会了仰着脑袋欣赏点儿什么。萨姆索诺夫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雄伟的斜角式新切尔卡斯克大教堂里那样舒适，那样心旷神怡。新切尔卡斯克大教堂跟顿河军队大教堂一样，是与城市融合在一起的。在萨姆索诺夫的眼里，整个新切尔卡斯克的地形显得十分复杂：地势陡峭而又坚固，全城沿山而建的道路四通八达；有三条大街丝毫不逊于彼得堡的街

道；还有一个能与彼得堡的商店相媲美的大商场；一处坐落在叶尔马克大教堂前的教堂广场，这里可以容纳 10 个团的人举行阅兵式。在新切尔卡斯克的两年是萨姆索诺夫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正是这两年，正是当地大教堂这 8 月的祈祷，使他在今天这个不眠之夜再次勾起了温馨而又令人伤感的回忆。

永恒圣像节紧随圣母升天节之后到来了。今天夜里，萨姆索诺夫将军将要在撤退中骑在马背上从圣母升天节过渡到耶稣永恒圣像节了。直到永恒圣像节结束的最后一分钟，圣母也没有向俄军伸出自己的怜悯之手。看来，耶稣大概也不会伸出自己的怜悯之手了。

无论耶稣还是圣母，仿佛都抛弃了俄国。

半夜两点钟是最黑暗的时刻，司令部的一班人马绕弯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暗中凭听觉摸索前进，从一条勉强可行的小路费力地朝奥尔劳一个只有 6 户人家的小村庄走去。现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光荣称号——“前沿阵地”。他们从隶属于第六顿河团的哥萨克骑兵连及卡卢日团的大车队那里得知，像参谋们拟定的所谓随机应变计划设想的那种西部“挡箭牌”已经不存在了，卡卢日团和利巴夫团晚上已从指令他们坚持一整天攻势的阵地上撤退了，现在也在摸着黑朝这里靠拢，距“前沿阵地”仅有 3 俄里。而在奥尔劳，大车队正在彼此碰撞着，打架似的要对方让出道来。

还有两个军留在了上边，在打翻了的罐子里——而罐子口已经封住了。至于奈坚堡，要不是在场的人一起齐声嚷嚷，还真难在地图上标出来——奈坚堡也已经落入德军魔掌了。

参谋们一个个都急着想走，态度越来越强硬，抓紧快走吧！他们愈加觉得自己是对的，一个劲儿地警告萨姆索诺夫不该到奈坚堡，应该抓紧时间到亚努夫去。但是，司令，萨姆索诺夫偏偏不听他们的，他脑子糊涂了，失去了理智，忘记自己的地位，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他不为整个集团军着想，却忙着指挥营长们。

萨姆索诺夫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不依赖司令部的谋士们了。对他来说，集团军已经不存在参谋了，所谓参谋只是一帮多余的没有战斗力的军官罢了。在一间赶走了过夜人的房子里，萨姆索诺夫光着脑袋坐在点着盏油灯的桌

旁，他那大脑袋里似乎装满了疑惑。他把军官一个个叫进来，根据地图给他们下达命令：卡卢日团和利巴夫团回到阵地上去；派他们的哪支炮队去援助；侦察一下什么地方有路；派人为即将到来的第十五军的大车队扫清道路。他一一向他们作了详细解释，最后也听了听不同意见，并且态度和蔼地问着："老兄，请你们说说吧。"

天亮了，朝霞万道，屋里的灯光显得暗淡了。萨姆索诺夫仍然坐在地图前(他仍在打量着地图，希望第六军能够到达)，慢条斯理地用手指抚摸着梳理得齐齐整整的大胡子，那双毫无倦意大眼睛仿佛从来不需要睡觉似的。

现在他可以撤离司令部了，但是，他没有。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决定，参谋们只好耸了耸肩，打着冷战，爬上战马，无可奈何地顺着原先的路线朝奥尔劳方向飞奔而去。

地图上那条虚线指的是一条不平坦的林间道，这条道已经被来来往往的大小车辆轧坏了，也不知这些车往哪儿运送弹药，而这里正需要这些哩。道上很拥挤，有一辆车停下，其他的车也都得停下，无法绕行。路上似乎还有几处陷阱，真叫人头疼。司令部一行骑马的人——参谋官和哥萨克骑兵们，避开树杈，绕过马车，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来。

森林变得越来越密集起来，上空成了狭窄的尖锥形。阳光刚刚照射到这里，就被松树的树冠反射回去。但是，林中小路终于把他们引向了森林边缘。朦胧过后，他们眼前豁然明亮起来，刚才还浮在这片方圆 20 俄里、茂密晦暗、无边无际的格林弗利斯大森林树冠上方的明媚阳光，此刻已经洒在了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全身都染红了。他们在森林里等着撤退下来的俄军。在离这片森林约 400 米远的豁口处有一个低洼的河套，河套上绿草茵茵。林中的雾气向上升腾着，整片草地在雾霭中微微颤动。

萨姆索诺夫打了个冷战，他凝视着这阳光照射下的蒸腾雾气，那神情就像是头一次看到似的。

这浓雾浮动的壮观景致使他感慨不已，甚至比他思绪万千的前一夜想的还要多。

他们一行在雾中骑马奔向已被毁坏的小水坝，然后，又朝上奔往奥尔劳。这是片不久前刚刚打过仗、发起过进攻、有过重大伤亡的土地，这里曾为捍卫切尔尼戈夫团的战旗进行了激烈的鏖战，如果他们过去看一看，就不难发现有多少弟兄们的墓穴在等着他们。一股股浓烈的死尸气味在空中飘来荡去，令凡是路过的人都难以忘记。但是，除了司令，几乎没有人能想起这块土地。通往奥尔劳的交叉路口还没有被大车队堵塞住，从西边飘来的那股难闻气味却堵得人简直喘不上气来。

他们在胜利的喜悦中度过了清晨。通信线路中断了，5个步兵师、5个炮兵旅、一支骑兵队以及一些工兵在异国他乡陷入了意想不到的与世隔绝的困境。从偶尔过来的人们那里得到的也只是些坏消息，这些使人深信不疑的消息极其迅速地在森林里传播开来，就算是最优秀的联络官，也不可能传达得如此之快。

据说，卡巴诺夫上校被打死了，多罗戈布日团战败了；又听说，科波尔团昨天在返回霍亨施泰因附近后，驻扎了不到一小时就又跑了；新任命的团长日利佐夫跪在团旗旁开枪自杀了；还听到了更坏的消息，马尔托斯将军也被打死了，这是跟随他一起的哥萨克骑兵说的，消息确切无疑。

这3条消息传到了萨姆索诺夫耳里，他3次摘下军帽，在胸前画着十字，默默致哀。日利佐夫昨天还好好的呢，他昨天还委以马尔托斯重任。他无法忘记他脸上那种略带忧伤的平静和欲说又止的表情。

萨姆索诺夫仿佛在聆听什么，但他不是在听四周的喧闹声，也不是远处的射击声，而是除此之外的声音。

他放弃了或是干脆忘记了自己的主要想法——保卫奈坚堡。此时，他把司令部留在了奥尔劳，自己带着一小支护卫队奔往前线，奔往卡卢日团。途中，在一条沟壑里他遇见了一位营长，这个营长被自己逃兵用马鞭赶出了灌木林。萨姆索诺夫跟这位中校单独谈话后，放弃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不去巩固阵地了。

那帮留在奥尔劳的军队司令部里无事可干、穿着浅灰色军服四处溜达的人，一个个怨声载道，可没有司令的命令他们又不敢离开。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第十三军的参谋长佩斯季奇将军突然带来了几条消息。原来，

第十三军的将士们还活着，第十三军还存在，马上要到这里来，只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没有接到命令。这不，第十五军的几个团已经开始朝奥尔劳靠拢了。大家谈论着克列缅丘格团和阿列克索波利团担任后卫队在库亨古特一带打埋伏的光荣事迹，黄昏时分他们成功地测好了距离，加强了火力，在黑幕中利用猛烈的火力迫使德军3个兵种的人马狼狈逃窜，几个团的将士们立即士气大振，所有的人都坚信第六军和第一军今天很快就会去援救翼侧。

参谋们又活跃起来了，重新实施灵活机动的“挡箭牌”计划，一切都会很好地应付过去的。他们坐下开始修订计划：让第十三军加快转移；第十五军、第二十三军的残余兵力继续坚持防守阵线。困难的是没有足够的军长和师长，如果能够临时拼凑些军长和师长，正确地使用他们，司令部可就解脱了，就可以回到俄国境内了。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来，委任一名指挥员指挥所有已陷入困境的部队。昨天马尔托斯就担任了此角色。可惜，马尔托斯被打死了。怎么就不能顺势让孔德拉托维奇担负此任呢？可是，谁也没有看到孔德拉托维奇。指挥所有残余兵力的领导权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落在了克柳耶夫身上，尽管他排在所有人的后边。决定由佩斯季奇将军亲自给他带去命令；还有一个问题，萨姆索诺夫会签署这个命令吗？

一个可靠的消息传来了，今天早晨整个卡希尔团在梅尔肯村附近全军覆没，该团团长卡霍夫斯基在最后一次冲锋中举着战旗倒下了。

与此同时，一些独立部队和混合部队也到了奥尔劳——不，更确切地说，是到了奥尔劳附近的战场。这里挤满了待命的人，大车队、炮车队都开走了，伤员也运走了。但是，紧张气氛并不见减弱。这地方毫无遮掩，太阳热辣辣地当头晒着，水不够喝了，食品就更别问了，空气中还微微散发着一股腐尸的气味，这是6天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役中死去的人的腐臭味。由于防不胜防地就会失去营盘，致使参战的人更加紧张了。

前线的炮火轰隆隆地整整响了5天5夜，现在好像有点儿减弱了。要是德国人心软了，饶了俄国人，不再追击他们，放他们回去就好了。

一架飞机在营盘上空盘旋，他们也没有朝飞机扫射。

将近中午时分，萨姆索诺夫从前线回来了。不过，他离开大道的拐弯处后并没有朝司令部所在的房子走来，而是径直穿过刚刚收割过的庄稼地，沿着冈峦起伏的高地，直接朝营盘、朝人员密集的地方奔去。

混合部队没有接到命令，这有些异常；没有命令士兵们列队。看齐，几百副嗓子一一报数，以迎接将军的到来，这也有些异常；而将军本人也很异常，他肥大笨重的身躯骑在马上，显得十分疲劳；他摘下帽子，将它举在额前遮阳；他没有一点儿当官的那种神气十足的样子，却含有一种同情、忧郁的神色。萨姆索诺夫身披一件有蓝色翻领、肩章上佩有将军绥带的阿塔曼近卫军军大衣，军大衣不合军令地敞开着。今天好像是教堂的节日，但是很奇怪，听不到教堂的钟声。看不见村妇们戴的花里胡哨的头巾，也没发现邻近村子的农夫们成帮结伙地聚集在山上，一脸苦相地听着或是地主或是骑马来的牧师对他们的教诲和许诺，给他们土地或是因为他们在这世上受了苦而让他们进天堂去过幸福生活。

司令没有因为他们离开了前线而对他们大喊大叫，没有把他们赶到任何地方去，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他和蔼地向周围的士兵打招呼："小伙子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回答了他。"损失大吗？"他们做了回答。他在胸前画着十字，对牺牲的将士表示哀悼："谢谢你们为国效力！……""谢谢！……"他不时朝两边致谢。士兵们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他们或是叹气、或是小声嘀咕，或是三三两两地说"愿意效劳"以作为对他的回答。司令跟他们一起继续走着，又一次问道："小伙子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损失大吗？……谢谢你们为国效力！"

正当将军开始这种告别营盘前的巡视时，两个骑马的人从另一条靠左的路拐过来，一个是上校，另一个是士兵。这士兵因为腿太长，两只脚没法踩在马蹬上，只好耷拉着。要是其他时候，上校肯定会向司令介绍这位士兵的，而现在却将他留在了营盘，自己朝将军走过去。

上校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听说司令在这里。他好不容易来了，司令却心不在焉，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他，上校只好在不远处一路跟随着他。

司令说话的声音很和善，他从大家身旁走过时，向他们一一道别并表示谢

意。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怨意。

只有沃罗滕采夫现在才看清楚萨姆索诺夫脸上浮现着一种天生的注定失败的表情：他简直就像只肥大的祭羊，不时可怜巴巴地看着上方，等着悬在高处的大粗木棒随时砸在自己的脑袋上。或许萨姆索诺夫是在等待整个生命的结束，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总之，在这一瞬间他将要彻底交代了。

他们已经好几天都没见面了。沃罗滕采夫竭力去想司令的好处，可脑海里浮现的大多是受司令指责的事。而他则在竭力为自己寻找辩词，为终将会发生的事而忐忑不安。前一天晚上，他还以为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会对司令产生有力的影响。可是，当他回想起前些日子在集团军司令部看到萨姆索诺夫为了随便一个人或事，为了一些不必要为之苦恼的事而动摇时，他便打消了回去看看萨姆索诺夫、预先给他个警告、助他一臂之力以免他遭受失败的念头。沃罗滕采夫好像从一开始就在等着萨姆索诺夫的这次失足似的。

四个半昼夜后，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了，整个一支俄罗斯军队！

假如……假如……假如……

现在他赶上了萨姆索诺夫。从昨天起他们似乎就在一个劲儿地撤退。但萨姆索诺夫却还在那里跟其余的埃斯特良团的人站在无遮无掩的露天处，他们只有一挺机关枪和最后一点子弹，这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到第一军去？为什么把营盘设在这里坚守阵地？为什么还让束手无策的将士们继续前进？哪怕拖延一天，准备好楔形攻势，到时候只要冲出去也好啊！可萨姆索诺夫并没有这么做。

"司令阁下！"

萨姆索诺夫朝风尘仆仆赶来的上校转过身来，上校的肩膀上缠着绷带，颚上有块深红斑点。萨姆索诺夫满怀好意地冲上校点点头（他显然还没有想起上校是谁），也表示对他的谅解，也感谢他为国效力。

"司令阁下！您昨天收到我从奈坚堡的信函了吗？"

上校的话音刚落，萨姆索诺夫的脸上就浮现出一丝歉疚的表情：他或许恍恍惚惚地听说过，或许当时他没有理会，只听他抱歉地说：

“没有，我没收到过。”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究竟跟谁说呢？又怎么说乌兹道一带的情况呢？还有昨天奈坚堡一带的情况？

晚了，不需要了。萨姆索诺夫已经不需要飞奔到这块高地上了，不需要知道周围地面上敌人的情况了，危险情况甚至特别危险的情况都不需要知道了。不，司令脸上并没有浮现出歉疚的表情，但却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严肃神情：也许他的做法与地面作战的战略战术有矛盾，也许在他的新思维看来一切都是必不可免的。

“我是沃罗滕采夫上校！从大本营来！我……”

司令像是没听着似的，自顾自地从营盘、从野战场上大模大样地走过去。他不需要回想过去偶然的相遇或往事。

他为什么要告别呢？到哪儿去呢？昨天早上动身去中央的几个军，那么今天告别了他们到谁哪儿去呢？为什么不准备突围呢？他自己的手枪装满了子弹了吗？

司令没有理会沃罗滕采夫，因为年龄或是地位，他忽视了上校的好建议，甚至连想象一下都没有，在高地上根本没法自卫。

他们的马齐头并进，突然，萨姆索诺夫冲沃罗滕采夫不在意地笑了笑，顺口说道：

“现在我也只能像库罗帕特金那样下令撤退以求生存了。”

难道他认识到了？

萨姆索诺夫没提出任何异议就签署了递给他的新发的命令。

他的脸突然显得消瘦了，面部肌肉也变得松弛了。午后军队司令部的成员们骑马离开了奥尔劳，萨姆索诺夫将军也跟大家一起骑着马走了。途中他们搞到了一辆大车，萨姆索诺夫和波斯托夫斯基紧靠着坐在车里，一路颠颠簸簸地朝前走去。

第四十五章

到了早晨，萨沙才体验到这种近乎疯狂的胜利喜悦感，战胜了谁？为什么胜利？如果这种侥幸存活的感觉在一两个小时里还不消失的话，他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原谅自己的。

这种胜利给他们团带来了什么呢，缴获的武器？还是这支现在要拖在他们团后边的 1500 人左右的俘虏大军呢？什么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只能是延长痛苦，增加伤亡罢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胜利而停止打仗，也不能轻松地度过一天，相反，情势更加艰巨了，德国人的大炮现在还在整天整天地猛烈轰炸他们的阵地。早晨的胜利者这会儿全都成了活靶子，他们不止一次以为自己真的死了。遭炮轰时他们不是藏到深深的战壕里，就是赶忙放弃已掘好的战壕迅速撤退；伤员们要不自己爬出战壕撤出去，要不让别人把他们抬走。

炮击声不见稀少，有时甚至更加频繁更加猛烈。萨沙心里空落落的，浑身乏力，打不起精神来。他觉得没有希望能活到天黑了。他全身抽搐着坐在一个不太深的战壕里。他因自己就要成为一堆炮灰而感到自卑。如果连他这个头脑灵活的人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都无力反抗，只能蜷着身子蹲在小坑里，把脑袋埋在两膝之间以求保命的话，那么还能从别人那里期待到什么呢？所以，整整一天也只能等着，或是“啪”地一声倒下，或是侥幸没有被打倒。他消极地坐以待毙，甚至失去了力求活下去的毅力。他极力让自己去想些理智的、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脑子里一片混沌，什么也想不进去。脖子上就像挂着一只空洞洞的骨头盒子，等着被打中或不被打中。

在全国兵役义务制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是任何其他情况，只能是毫无理性的，不管人们憎恨不憎恨，都被强制去驱赶那些跟他们一样不为人知的不幸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可能是无罪的。而另一种情况，参战是人们自愿的，是为了反对真正的社会敌人：你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些敌人，你认定了他们是你的敌人，你就一心想消灭他们。你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可怕，因为你知道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

如果把这些损失的十分之一、这些耐心的十分之一、这些炮弹的一半用在革命上，那么将会建设起一个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在枪林弹雨下度过的这样一个日子，你会衰老的，即便这一天到了最后一刻也该有些变化。萨沙对此坚信不移，肯定会有变化！可能今天夜里射击声就会平息下来。

但是，怎么会变化？战争不是凭萨沙自己的力量所能阻止得了的。也就是说，战争要靠自身去阻止战争。那么，又怎么靠它自身呢？最明智的是侨居到国外去，别再错过安乐的机会了，像许多朋友一样迁居国外，在瑞士，在法国，过自由自在的党内生活，自由地交流思想，生机勃勃地工作。可是，要从这里，从普鲁士的战壕里迁居到国外谈何容易，你只有越过前线才行。说白了，你就得投降当俘虏。

投降当俘虏也许真是个明智可行的办法，这么一来，重要的东西，比如你的生命，你的知识，社会习惯都会得到保留。然后，你再把它们归还给劳动人民也还不会受到任何指责。投降当俘虏行是行，但是很难。一旦暴露在枪弹下，你就走不了。夜里跑吧，你会迷路，让人杀了，或被打死。投降当俘虏，这得费尽心机地把军队搞乱，还必须得下手才行。那你还想投降当俘虏吗？你还有信心吗？德国人会相信你吗？社会党人怎么看你？能让任何一个恺撒的军官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吗？他们真那么需要社会党人？他们还赶着自己人去打仗呢。他们不会把你送到瑞士去，而是把你打发到战俘营。不过，这毕竟是条生路。可是，怎么过去呢？

这些逻辑上的环节真是让人费解、搞得头都大了。这种日子会结束吗？战

争会停止吗？德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炮、这么多的炮弹呢？我们那些愚蠢透顶的笨蛋将军们怎么能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开战呢？

谢天谢地，太阳总算落下去了，在德国人的背后落下去了，8月15日这一天也终于结束了。枪声也平息下来，但并不是完全停息，黑暗中仍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嗒嗒嗒”的机枪声。可是不管怎么说，夜幕已经降临，萨沙还活着。

夜里，空气渐渐凉爽起来了。饭送来了，大家填饱了肚子。战地简报、阵亡者的遗物等许多东西都分发到了各个排。萨沙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委托给了一个军士。大家渐渐舒展开身子，活动活动筋骨，说话声也渐渐放大了，他们一一回忆着两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谁受伤了，谁阵亡了，一切都是怎么回事。这不，到处一片谈笑声，真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他们慢慢睡着了，轻松地呼吸着，度过这又来临的一夜。军官们在相互看望。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又过去了，而萨沙却什么也没做。他吃完晚饭后，身体僵直地坐在破围墙的一小段圆木上。打仗是很难的，而离开战场应该不困难。危险是危险，但是并不比大白天跑去进攻更危险。

消息能使人打起精神，可是现在没有任何情况和任何消息，整个团仍停留在黑暗中。但是，一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传闻在士兵和军官之间传播开来：已经开始撤退了……我们要撤退了……已经给克列缅丘格团下达撤退命令了……穆罗姆团和尼热戈罗得团也在准备撤退……马尔托斯将军已经走了……哪儿都找不到冯·托尔克卢司……我们也得快撤……我们快撤了……

一种情绪自上而下散布开来：头头儿们都跑了！我们没有领导了！也不知打哪儿听到的这些：当官的都没了？是被打死了？还是受伤了？都不是的，传闻似乎很糟：当官的全逃跑了！我们也得快跑！

萨沙的心颤动了一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如果团部撤退时再撤退了，那么就会遭到敌军的炮击，其结果只能继续待在村里。干脆自己走。凭什么比冯·托尔克卢司的下场更糟呢？整个团都快乱套了。

带谁跟自己一起走呢？萨沙一时想不起来了，因为他几乎从不用传令兵。

排里的全体士兵现在都感到空前的窒息，有种恐惧感，思路都阻塞了。即使有人开玩笑问平时最活泼的人，他们都紧闭着嘴，不说话。

萨沙手头没有地图，他赶紧找了个借口到上尉那里借了一份，回到屋里在蜡烛下细细看起来：维特曼斯多尔弗街向东转入一条大道，大约走 3 俄里……就能转到一条铁路上……再走两俄里……拐弯到一座教堂……接着是一个岔路口……可能走出去也可能又返回到前线……那边有一条河……这里是奥尔劳村……这村名可有点耳熟。

萨沙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地图后就走了。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事，一个军士也就知道排里的事。最有价值的是放在兜里的一个小记事本。军刀、手枪随身带着也不大好。

四周已经完全静下来了，几乎是一片安宁。机枪扫射之后，虽还有些零零星星的枪声，但是已经渐渐平息下来。深夜漆黑一片，大道上却喧闹声不断，轧轧作响的车轮声，铿锵有力的马蹄声，噼噼啪啪的鞭子声，还有驭手们的叫骂声。有人可不浪费时间，趁机走了。

萨沙果然没有回排里，而是信步朝撤离的人群那边走去。他既不受队列的限制，也不受车轮的束缚，轻轻松松就越过了湍流。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走的借口，以备受到阻拦时好辩解。

但是，没人查看道上的情况，人群朝他们要去的地方流动着。沉重的救护篷车缓缓移动，弹药箱被颠得哐当乱响，马车边套上的铁环不住地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起初人们还排成一队，后来有人从旁边涌上来，结果变成了两个队，把整条道都挤满了。当人们碰撞上时，就彼此骂娘，挤来挤去，谁也不肯让路。撤退的人群平静地鱼贯而行，驭手们相互交谈并肩而行，他们嘴里叼的纸烟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火光。

没人检查，萨沙的两条腿继续欢快地朝前急奔。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他还有时间返回排里去，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离开的。于是他果断地猛地一跃，离开了大道。

不过，道上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就照地图上所标出的那样去想就麻

烦了。上坡、斜坡、桥、堤坝……所有这一切在他看地图时都没有发现。他看到了一座教堂，接着又遇到了几所房子，等到了一个重要的岔路口时，萨沙却忘了该怎么走了。岔道口地图上倒是有，可周围依旧都是大道，而他盼望的是一条田间小道。

他不想向任何人打听道路。天已经彻底黑了，他也觉得疲惫极了，要知道他已经熬了几天几夜了。萨沙离开大道，在干草垛上躺下来。真想喝口水，但是他没有军用水壶，又没地方找水去。

直到天亮他才醒来，即使躺在干草垛里，他仍感到冷得不得了。于是他摘干净身上的干草，回到道上，正好一小支哥萨克人刚刚结束短暂的休息迈上大道。出于本能，他赶忙又回到干草垛，这么做是很理智的。因为每一个哥萨克人从小在自己的下意识中就觉得有敌人，这支哥萨克显得很密集，但是却无精打采的，没有力量。萨沙即使穿着军官服装，仍觉得自己在哥萨克兵面前像个大学生。

哥萨克兵从旁边走过去了，一支长长的大车队也滚滚而过，萨沙又从干草垛走出来，到了大道上。半路上，他被一小堆东西绊了一下，原来是一些面包，是集团军烤制的面包，但全都变黑了，甚至已经发霉。我们没有面包跑去进攻，可你瞧，他们却把面包给扔了！他们为了腾空马车作其他用，就把面包扔掉了。

真想吃啊！但是，作为一个军官从小老鼠嘴里拿面包吃，真是太荒唐了。但他还是忍不住用军刀切开一小块，掰了掰，咬了点儿尝尝，便走了。

太阳出来了。谁也没有阻拦谁，谁也没有问谁。无论骑马的人还是步行的人中都有不少新面孔，没法立即叫出名字来。他们好像都随身携带着武器和军用装备，事实上军队似乎还没人逃跑，军队还在服从自己长官的指挥，只不过这已经不是原先的那支军队了，他们已不再那么服从长官的摆布，他们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忧虑的表情。

好极了！萨沙越来越感到安全了。

这条向下朝小坝延伸的路无疑是通向奥尔劳的，而另一条路从林中伸向这里。那么多的大炮、弹药箱、大车、骑兵和步兵沿着这两条路聚集到一起，但

他们不是要到林边去追赶什么，也不是纯粹为了等部队。他们没有打死累得倒在地上的马，也没有给马卸套。他们拥挤地站在小坝附近，大车彼此挂着摆在一起。一个弹药箱从单辕杆滑下去，砸在了前面套在车上的马背上，马被砸死了。人们叫骂着换马套车，差点儿没打起架来。士兵和军官们都变得残忍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少尉冲一个大个子炮兵连连长恶狠狠地喊道：

"我不让路！你们要再挡道，我就用刺刀捅死你们！"

而炮兵连连长也不示弱，一个劲儿地挥舞着长臂：

"那我就用车轮压死你们步兵！"

人人都极力给自己人让路，谁也不给外人让路。就在这时，车上两块木板掉在坝上。于是，他们又赶忙找人修理大车。当过木匠的人自告奋勇地从士兵堆里挤出来，军官好像跟士兵们都融在了一起，人人都在指指点点，教别人该怎么做。这时，一个蓄着一大把灰白胡子，长得又胖又高的老头把当官的和当兵的推到一边，指点别的木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把这块挤挤巴巴的地方烤得炽热。马站在小河里饮水，士兵和长官们也接二连三地到河里洗澡了，直到把河水搅浑了为止。

河这边的斜坡上和高地上，正好是著名战役发生的地方。以前塞满了几千人的奈坚堡医院就安置在这里，这也恰恰证明了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这场战争，为了迫使为数不多的德国人退回到北方去，竟然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医院；现在一群饥饿的凶残的人又为了战争聚集在一起，拼命鞭打着对方的马。德国人也从这个地方把我们逼迫到南方去。

但是，不管如何不幸，如何流血，都不能唤醒俄国人的耐心。1500 多名拥挤在坝前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萨沙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奈坚堡在这天夜里失陷的消息了。这股涌动的人流究竟去往何处？萨沙本人又在希望什么？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只看到了通往奥尔劳的路，再往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医院的大篷车停在坝上边，立在一旁等着轮流渡过河去。其中一辆大篷车上躺着一个和蔼可亲的中校，他受伤了。萨沙和他攀谈起来，这位中校掏出一

张地图，他们一起看了起来。萨沙向中校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他因为受派遣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自己明白大森林的语言……如果沿着林中小道穿过去……向奈堡方向是格林弗利斯村……在森林里离开人群等德国人到？可惜现在已经身不由己了，也可以趁着混乱走出去。但是真能走出去吗？广袤的森林把军队撤退的路线隐蔽在一片绿色环抱之中。可是德军已经在他们的背后架起了机枪了。"被包围啦！"人们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不知道该怎么撤出去了。

萨沙不想脱掉衣服踩着泥泞的河底过河，他在坝上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了。

部队毫无秩序地聚集在奥尔劳村边上的田地里，好像在等什么。他们在菜园里挖掘能吃的东西，比如芜青、胡萝卜什么的。萨沙必须穿过这帮聚集的人群到预先想好的森林里去。这会儿他显出勇气十足的样子，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他清楚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去盘问他阻止他的。

但是他又想错了，虽说这是堆聚集的人群，但是就像在接受他的检阅似的：遇到的人不是向他问好，就是跟他说点儿什么，更糟糕的是萨沙还看到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

不错，这正是萨姆索诺夫将军！他骑在一匹剽悍的大马上，就像彩色油画上的一个勇士，正慢慢地从像吉普赛人营盘似的队伍前走过。但是没人给他打"立正"；他也没有让谁"稍息"。有时他也把手伸向帽檐，但不是行军礼，而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摘下帽子道别。萨沙装作若有所思、心不在焉的样子，免得把司令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招来麻烦。

司令突然来到近旁，萨沙没有躲开，他已经无法使自己的目光离开眼前这情景、离开司令那双充满喜悦的眼睛了！啊呀！瞧您这是怎么啦！您怎么一下子变得仁慈起来啦。

萨沙像中了魔似的憎恶地看着骑着马径直朝他走来的司令，萨姆索诺夫好像是直接来找他似的，他看萨沙的眼神就像看自己的一头恭顺听话的牛一样，用慈父般的声音问道：

"您怎么在这里？"

他就这么失手了！他没工夫细想，也不能走开，身旁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回话。可是说什么呢？撒个谎？又不行……越是一口气说出来，越好。

"第二十九军切尔尼戈夫团的，司令阁下！"他举手敬礼。

萨姆索诺夫没有感到惊讶。他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切尔尼戈夫团究竟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他该不该在这里。他只是微微一笑，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亲切的表情：

"光荣的切尔尼戈夫团的人！"

"……特别感谢你们，切尔尼戈夫团人！"

说着，他点了一下头，也许是示意让他过去，也许是表示理解，也许是表示感谢。

接着，他继续骑马走了。

他的坐骑先扬起头来，接着又低低地垂下去，仿佛也在向他致意。

司令那宽阔的后背看上去就像童话里的勇士，他站在岔道口上，神情显得很忧郁："你朝右走呢，还是朝左走？"

第四十六章

第十三军像是故意装出疲惫不堪似的，以表明他们不方便撤退。这里湖泊遍布，使得第十三军不能从仅有的一条生路跑出去，而应该朝东南方向斜插过去，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遇到方圆 7 俄里的普拉乌齐格尔湖，这两个宽阔的湖面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在阻拦你，又像两只深邃的大蓝眼睛冲着你恶狠狠地眨着："我不准你过去!"左侧尽头两米宽的什拉加坝之中微波荡漾，在这里，充满敌意的普鲁士水域凭借一连串小湖和像张开了巨大翅膀似的足有 6 俄里长的马兰津湖，阻断了第十三军的去路。第十三军为了拿下什拉加坝，打开一个通向东南方向的缺口，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十三军尚有一条唯一摆脱什韦德里赫一带困境的出路，那就是桥和堤坝。整个队伍只有飞快地从窄得像条细线似的小桥和堤坝上跑过去才能得救。不过，要跑过去，很难说不会有大批的人在敌军火力下歪歪斜斜地倒在开阔地上。然而，第十三军最终还是跑入了两个水域障碍之间南北向走廊：后边是一连串湖泊，前边是方圆 10 俄里的兰斯克尔湖和由许多项链似的连接在一起的浅沼泽构成的阿拉河。第十三军越过了这两个障碍后，又陷入了第三重水域——叉道繁多的鱼尾状奥穆廖夫湖——的包围中，军侧翼在 6 俄里内又无法展开了。看来，这个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它该去的地方了，它只有老老实实地往南走，这会与第十五军相遇，可远些的地方，路也许已经被敌人截断了。要是绕过奥穆廖夫湖，这个军会进入一片无边无际的格林弗利斯莽林之中，唯一一条铺设完好的笔直的格林弗利斯-卡利坚博尔恩大道正好横穿这片森林，可是这个军要穿过莽林，只能走弯

弯曲曲的林间小路。

这第十三军比所有军走的路都多，可他们身上却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离开阿伦施泰因城后还要花费40个小时牵着饥肠辘辘、没来得及卸套的马走70俄里。

只有马搞不懂这种战斗形式——溃逃的特殊性所在。为了让下级去进攻，上级必须提出个口号，找个什么理由，甚至软硬兼施，而且自己还得带头冲锋陷阵才行。而现在，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似乎一下子全都明白了逃跑的意义，竟然毫无抵触情绪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士兵们也深刻领悟了军长不反对逃跑的意图，所有的人——刚刚被叫醒的、已经3天没吃一口东西的、脱下了靴子想歇会儿的、累得实在走不动道的、没了武器的、生病的、受伤的、头脑迟钝的——都在激动地随时准备响应这个逃跑的号召。无论是在夜里，还是在连阴天，萦绕在大家脑海里的只有这一个念头——逃跑，所有的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不要求任何奖励。

上半夜第十三军还说他们不能去援救第十五军，因为他们实在太疲乏了，供应也跟不上。而到了下半夜，就没人去抱怨落在后边的炊事员们，也没人打听是否整休一天的事了，庞大的军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速度从别国的森林和湖泊之间飞快地撤退出去了。

只有后卫队除外。

1914年俄国军队的后卫队没有丧失军人的天职，没有临阵逃脱。但结果是后卫队全军覆没。

卡希尔团和涅瓦团残余的两个营在霍亨施泰因盆地轮流向逼近的德军发起进攻，而两个俄军炮兵连在德军16门大炮和70门野战炮的猛烈轰击下毁灭了。卡希尔团的将士们在失去大炮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作战到下午两点钟，并向车站发起了进攻，甚至坚守在车站建筑里到天黑。战死在军旗旁的卡霍夫斯基上校赢得了给他规定的时间。

索菲娅团多亏在什韦德里赫一带的湖泊之间的狭窄处挖好了避弹壕才幸免于难。他们在这里血战到下午3点钟，因此也为自己早在两年前犯下的过错赎

了罪：1912年因为索菲娅团没参加为纪念波罗金诺战役[1]一百周年而在波罗金诺村的田野里举行的阅兵式，一个索菲娅团的士兵就拿着呈文扑向沙皇，从此他们身上就溅上了污点。现在这个团平均每3个连都会减少一个连，而且都不足100人。不过敌人还是没有追赶上他们。

第十三军从所有危险的地方撤出去了。

可惜，它的后卫队的英勇精神并没有对第十三军有多大帮助，它已无力拖着大队人马继续走了，8月16日眼看就要过去了。它应该跟在第十五军后边在夜里偷偷溜过去，而第十五军也正挤在同一条道上移动呢。现在，它军不像个军，团也不能称其为团了，充其量是几个连罢了。不错，还保存下了近百门大炮，还有一个携带着大量炮弹的辎重旅没有失散。临近中午了克柳耶夫将军才想起尚未受到损伤的朝气蓬勃的第四十顿河团，这个团刚刚从俄国来，正处于最佳状态，而且也是这个军自己的骑兵队，所有的战役都没能伤及它……

克柳耶夫将军并不乐意接受这个新的负担，也没有想好让顿河团做些什么。他接到了佩斯季奇给他下达的命令，让他指挥所有的三个军，但他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这帮滑头的家伙们，到了危难时刻全都逃跑了，而他克柳耶夫却得待在包围圈里等着捐躯了。

克柳耶夫直到现在还认为，给马尔托斯指出的西边的路是最佳撤退路线，而给他指出的路却是森林里蛮荒难行之路。现在，他可以重新下达命令了。

夜幕降临之前，谁也不知道离开奥穆廖夫湖后该走的路，整个军就像接到了命令似的不朝左而是朝右拐去，直插到第十五军的后边。

正因为第十五军在前几天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力量，才得以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退路：德军的大炮只能远远地在他们后边轰击，只能占领他们已经撤离的地方了。但是，第十五军并不是完整无缺地全军撤退，它已经没有

---

[1] 波罗金诺战役：1812年8月26日俄国军队与拿破仑军队在莫斯科地区的波罗金诺村进行的一场著名战役。——译者注

了军部，已经失去了许多高级将领，他们也许阵亡了，也许失踪了。军是在中午撤退的，比“开溜”计划所要求的时间更早些。他们擅自破坏了计划，使得阻挡西北敌人的阵地渐渐失去了。天黑之前，俄军手中的“盾牌”只剩下第二十三军了，不知道还会流多少血，还会有多少人牺牲。而第十五军，因为在奈坚堡附近的路已经被敌军截断，所以只能走进广阔无边的格林弗利斯莽林，在阴森黑暗中慢慢地摸索前进。

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夜幕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时，两个军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字路口拐角处相遇了。在这里，即便是大白天，四轮大车也无法通过，更何况这黑漆漆的夜里两个军的人马你拥我挤，怎么能穿过这片莽林呢！如果说在这一小时前，俄国第二集团军还勉强存在的话。那么，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它就不复存在了。

有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吆喝，有的人嘴里不干不净地在骂娘；有的人抓住缰绳，有的人在拽马车单辕杆；你抽马的脸让它拼命朝前拉车，我打马的屁股逼它从一边过去；马车在树枝“噼噼啪啪”的断裂声中勉强往前闯，只有这些人自己知道谁在前面倒下了。队伍中显然已经没有更高级些的长官了，而那些军士又不能马上叫出彼此的名字，常常认错了人。得赶紧想出个办法来，于是，他们像木桩似的站在十字路口上，抓住每一个士兵的肩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让第十三军的人朝东走，到卡利坚博尔恩道上去；而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三军朝南。这两个军的人呈扇形散开走，而不是十字交叉着过去，他们就这样在黑暗的森林中摸索着前进。

这个森林中的十字路口就像一个漆黑漆黑的避弹壕，白天，和煦的阳光可以通过宁静的松树照射到这里。切尔涅加尽情地在十字路口上操练着自己的嗓子，不过，他没等到把自己的嗓子喊嘶哑就不作声了。他只是数数自己部队所有已经拐过来的大车的数量。他还不知道那个为人十分殷勤、脸上长满雀斑的哈里托诺夫少尉的步兵早在 5 天前就已经悄悄地把他们推向了这个十字路口。他们在这条被黑暗吞噬的路上继续朝前行走时，并从没有想到它在炎热的白天竟会如此凉爽。他们以前有一次曾经从奥穆列佛夫芬村出来沿这条路走过，现

在他们又回到这条路上来了。

大家兵分两头在黑暗的森林里碰着运气，走走停停摸索着前进。士兵们步履艰难地行走着，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水壶里连一滴水都没有，一个个口干舌燥的，只好把泥巴含在嘴里；他们对自己的将军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相信把他们赶走是理智的；他们甚至还隐瞒了自己连的番号，不让把自己人拆散开；还有的人干脆溜到一边，倒在地上一睡就是老长时间。

骑兵队的灵活性和速度在这些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现在却发挥出了它的优势：骑兵们一个紧跟一个地策马而过，顿河哥萨克骑兵也一个个飞快地跑过去了。凡是看到的、认出的、赶得上的，统统聚到了一个骑兵群里。大家不可救药地拼命往一起凑，人人脑子里也只有一个念头——往一起凑，结果凑到了一起后，部队也就无法恢复起来了。骑兵们朝他们认为有出路的地方——远方包围圈的收口处——跑去了。他们在天亮之前绕过了致命的越来越混乱的十字路口，赶在德军前头穿过了那个第二天黎明时分俄国步兵很有可能会在这里遭遇德军并发生一场厮杀的村子。战马精神饱满地一口气跑了 20 俄里的林道，奔向威廉贝尔格，可这条林道明天对俄国步兵来说将是一条通向天边的无尽之路。顿河流域哥萨克人带着传奇式人物——冯·托尔克卢司，而龙骑兵则带着集团军司令部。威廉贝尔格已经落入了德军手中，他们又一次转回来，冲进森林里，在霍尔热耳河旁掩护渡河后，又继续走了。

人并不算少，到这边来，炮兵连！到这边来，辎重车队！到这边来，步兵们！你们快冲过来呀！我们在防守！我们等着你们！

真不知道为什么小伙子们都不肯赶紧走，都不催马快跑。等到明天天亮他们才离开森林时德国人会狡猾地放他们到 1 俄里外的一片空旷地带，然后用机枪和大炮向他们一通猛烈扫射。

16 日傍晚俄国第二集团军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成了一群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16 日早晨顿河流域哥萨克骑兵还是全俄军队中一支忠心耿耿的部队，可到了晚上，他们就我行我素了，他们看明白了：自己的哥萨克衬衣更贴身。

你跟俄国母亲一起不再回到自己母亲身边了！……顿河流域哥萨克人有自己的命运，赶快冲过去！哥萨克骑兵们！

不必指责他们，因为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

因为在学校里学磁线圈时，就已经预示了会有一场无以伦比的大雷雨。

沙皇和百姓——最终都将埋入土中

第四十七章

一种清爽的感觉柔和地在他那已入睡的身躯上游荡。他好像睡着了，可他没有感觉；他仿佛醒来了，可仍没有感觉；他似乎并没有醒，只有微微张开眼皮的一点点劲儿，他看见了眼前的一棵小草。这株小草是那样的光滑柔软，未受一点儿损伤，直挺挺地立着。清爽之感正是因它而遍及全身。他可能感到自己是侧着身子躺着，可以看到林间空地的拐角处，但是他看得都不十分清晰，唯有眼前这棵小草越来越吸引了他那原本就不太集中的盲无目的的注意力。

他想起了童年的一种小草。它生长在他们扎斯特鲁热庄园荒芜的园子里，确切地说，是栽种在那里的，因为它可以跟小面包掺在一起吃。在村子里宽阔的街道旁也长着这种小草：茂密强壮，但是长得很矮，没法用镰刀割。在扎斯特鲁热庄园这种草很少，所以人们都不把牲口赶到街上去，车也很少在街上走动，你很难看到街上有压倒小草的车辙，因此小草得以成片成片地繁茂生长。他常和村童们一起在这嫩草上打滚玩。

他轻轻触摸一下小草。不错，是这种小草。

可是，再多一点儿的力气他都没有，甚至连欠起身来求救的劲儿也没了。可你瞧，回忆的思绪却因这片绿茵已轻轻地在他脑海里掠过：今天是几号？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四周怎么这么安静？

他想起了村里的小教堂。石筑的小教堂就在这条街上，在单层木板搁墙的后边。其实这连个小教堂也算不上，因为即便一个人进去都无法站直身子，它就像农村那种加盖的祭坛。

他想起了祷告。圣母升天节这天，宗教的游行队伍举着十字架、圣像等从5俄里外来到他们村的小教堂里，他们或是在小教堂前或是在田野里做祈祷。在科斯特罗马，人们选定每年夏天的这个日子为结束收割日。

圣母升天节是什么时候？这节已经过去了，还是即将到来？想不起来了。一切刚刚要想起来，他的脑子就像被堵塞住了似的。

满头白发的可敬的神甫每次来从不坐马车，他总是徒步走来，头上也不戴帽子。而且每次来时都带来两尊圣像，各由两名妇女抬着。不过，游行队伍的主要成员是自愿参加的半大孩子们。两三个长者一脸敬畏地用力举着神幡，周围是一群半大孩子，他们穿着或白或黑的衬衣，衣服掖在裤腰带里，手里拎着摘下来的小帽子，没有嬉笑，也没有打闹。小姑娘们则穿着裙子，有的裙子长得都拖了地；就连最小的女孩子头上都戴着一块小头巾：女人的头是不能裸露的。人们或是穿着草鞋或是光着脚走来，但是都干干净净，人人的脸上都多多少少流露出一种忠厚虔诚的对神的信赖，这种温和肃穆的虔诚神情冲淡了身旁人的俏皮话。节日这天，两面神幡在敞亮的四周缓缓移动。

每当你回想起你长大的地方，心中总不免感到惆怅。就算它跟别人不相干，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可对你来说，却永远是世上最美好的。譬如那条弯弯曲曲的令人心烦的小路，它通向紧靠在一起的围墙柱子；轿式马车车棚；院子里的日晷；没有围墙的已废弃的网球场；用一段段桦木摞起来的没顶的亭子。

当日见减少的祖业要分给5个孩子时，父亲放弃了所有的股份，只请求把扎斯特鲁热庄园给他。这仅仅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慰，为了独自一人散步时回想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这个庄园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经营之处，父亲要它只是为了养活管理员一家。他们只需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给在莫斯科的东家送去两三只火鸡和炸好的油圈就行了。近卫骑兵队军人叶戈尔·滕采夫中尉不知在什么时候建筑了他们那幢严守前帝俄时代风格的两层砖瓦楼，伊丽莎白女皇指名奖赏他的手谕就存放在他们在莫斯科的私邸里。

由于这个手谕，由于这个近卫骑兵队中尉，格奥尔基·沃罗滕采夫的新生命

得到了延续——两代平民百姓之后，他也参了军。他对自己家族的大多数情况依稀有些了解：他们是乌果尔的沃罗滕斯基贵族世家中荣耀的米哈伊尔·沃罗滕斯基将军的支系，这位将军因为被怀疑是争夺王位的对手而被伊凡雷帝判以火刑。但是，终因缺乏足够的重要环节，无法证明他有罪。

他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看到了整个林间空地，看见了连绵不断的黄铜色针叶林海中混杂着的一些橡树，看见了黄昏的残阳，就在这时，他的耳朵突然一下子竖了起来，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炮声不太远，比较密集。原本就很脆弱的平静心态猛然一下子又被炮声轰得烟消云散了，心里七上八下，火急火燎的，脑子嗡嗡直响：

"萨姆索诺夫抛弃军队了！这事就发生在今天，离这里只有几俄里的地方。一切都完了！没救了！"

那些他所信赖的被他召回来的埃斯特良团的人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他们难道就该遭到毁灭吗？

他的马也没有了。他们本来有两匹马的。布拉戈达廖夫呢？

沃罗滕采夫撑起胳膊，抬起酸痛的身子，左右张望了一下，没看见布拉戈达廖夫。他转过头朝背后扫了一眼，顿时感到肩膀和上颚有些疼，原来布拉戈达廖夫就在他身后。他使劲挺直身体平躺着，头靠在一小段木头上，看似在睡觉，其实他没有睡，他还睁着眼睛，只不过脸上显得很平静，像在睡梦中一样。

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沃罗滕采夫多么想赶紧起来去援救整个集团军啊，可是此刻只有一个士兵跟他待在一起。

"我们睡着了吗？"他有些不安地问道。

布拉戈达廖夫没有马上按照军人的方式回答"是"或"不是"，而是快活地张大了嘴巴：

"啊——哈！"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睡觉的！"沃罗滕采夫吃惊地说道，可他依然没有足够的力气跳起身来，只是翻过身去，脸冲着布拉戈达廖夫。他掏出表，但是看着表却无法推算出准确时间。

人的身体有自己的节律，有自身允许的速度。当几个师几个团像快速卷入漏斗似的旋涡一样陷入失败的深渊时，缩成一团的身体在这飞速的旋转中已无法独自逆向运转了。而在平静的睡眠之后，在这样懒洋洋地躺着细细打量眼前小草的时候，他却没有那种落入旋涡之中的孤立无援的感觉了。身体应该有个冬眠期或是自动复原期才是，好从原有的速度中转入另一种全新意义的速度。

怎么会睡着了呢？大概有4个小时了吧？其实他们才躺了5分钟……布拉戈达廖夫睡的像死人一样！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呢？你不是知道我不能睡吗？”

布拉戈达廖夫咂吧着嘴，长喘了一口气，打了个哈欠，道：

“我这不是就睡了一小会儿吗，长……长……长官……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您看，才睡了5分钟。我们到底该上哪儿去啊？”

得啦，他说得也对，睡就睡会儿吧！先别马上起来了，把身子平躺下来，贴在地上，这样能更好地得到休息。但是士兵不知道，上校这会儿并不是因为太累了而躺在地上：他从奥斯特罗连卡骑马跑了五天五夜到这里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劝说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倒下了。他是因为绝望倒下的，而在以前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绝望，他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绝望。可现在，他躺着，懒洋洋地说着话，回忆着往事，遗憾的是这种回忆不是时候。

意识令人吃惊地恢复过来，但是，现在沃罗滕采夫还无法搞清整个这场灾难究竟有多大，也无法控制这场灾难，所有的人也好，大部分人也罢，全都没救了。可又能怎么样呢？总该做些什么吧！对呀，他想起来了，地图丢了，地图连同马都丢了。这么一来他成了瞎子了。

沃罗滕采夫一阵唉声叹气，用拳头敲击了几下额头。他抬起已经得到片刻休息但仍很虚弱的身体，双手紧紧抱住两条腿坐起来。唉，哪怕有一张地图也好啊！

就剩下脑袋了，剩下脑子里尚还记得的部署了。但是这终究不是地图。

沃罗滕采夫冲布拉戈达廖夫转过身去，布拉戈达廖夫极不情愿地略微抬起身子，他用胳膊撑起躯干，而长长的腿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他的帽子掉在地

上，头发乱蓬蓬的，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像喝酒喝过了量似的，眼睛眨巴着。

“我把你领错地方了，”沃罗滕采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要是留在那里，就不会被包围了。”

“我要是在那里，可能早没脑袋了，”布拉戈达廖夫随和地摇晃了一下头，“喝什么酒什么，你什么也享受不着了。”

沃罗滕采夫对这个士兵的自尊心又一次大感惊讶了，他如此善于既不失自己的从属地位，又表现出本身与众不同。沃罗滕采夫没有当官的那种傲气，他像对自己身边同伴那样小声地对布拉戈达廖夫说：

“但是我们要离开，你不想走吗？”

“哪能不走呢！”布拉戈达廖夫撅着嘴带哭腔地说，“可是又要走哪个森林了？”

“看来，的确是走不了公路了。德国人正在公路上呢。”

“得啦，我们干脆在这里过秋天好了。等到德军的散兵线撤了再说吧。”

“我们怎么在这里过秋？”

“我们就藏在窝棚里直到冬天来临，靠树皮草根还有浆果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活下来了。”

“挺3个月？”

布拉戈达廖夫神气十足地眯上眼睛，像看着远方似的说道：

“有人就这么过过，甚至过了好多年呢。”

“谁能这样？”

“比如说——隐士。”

“可你我都不是隐士！我们只是在这里喘口气。”

布拉戈达廖夫仍保持着撑着身子的姿态，故意斜楞了一下眼：

“如果需要都能做到。”

“可是我们不是隐士，我们是军人。我们还要打仗！趁还有点劲儿，应该尽可能赶快撤离出去。还等着啃马肉不成？”

“是得啃点马肉了。”布拉戈达廖夫咀嚼了一下没牙的牙床。

这么随随便便地躺了一下就给他们增添了力量，现在已经召集不起队伍了，自己往外冲吧！他，沃罗滕采夫，必须冲出去，到大本营去！去寻找真相，说出真相。到那个时候也就不算白走这一趟了！这是他的职责，在整个被包围的军队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当官的，而除了当官的谁还能把队伍召集起来呢。

沃罗滕采夫的两只耳朵突然侧向了一边。他细细地谛听，四周静悄悄的，不再炮击了，有时远处传来几下枪声，有时是连发两三梭子弹。

这或许意味着：一切都即将结束了！

于是，他支起身子一下子跳起来！他两眼盯着布拉戈达廖夫，而布拉戈达廖夫的两只耳朵似乎也分别动弹了一下，头脑也显得清晰了，两眼滴溜溜地在几棵树间扫视着。

随着一阵"吱咔吱咔"声，有人朝他们这里走来了。

来了一个人，拿不准是什么人。

"我们的人！"

布拉戈达廖夫一口断定，不可能是别人。

但是他们都停在原地没动。

那个人慢慢地走过来。此人又瘦又小，不像成年人，倒像个孩子。他受伤了吗？军刀挂在他身上怎么显得那么沉？这人看着有点眼熟。

"少尉！"沃罗滕采夫认出来了，他站起身来，冲来人喊道，"哈里托诺夫吗？"

长着一张没有胡子的娃娃脸的少尉先是大吃了一惊，随即马上高兴起来：

"啊哈！上校先生！"

"怎么？没把您撤出去吗？您是从医院走出来的？"但他没等对方回答，又问道："顺便问一下，您有没有地图？"

少尉身上虽然没扎武装带，但是重要的是：一条有扣环的皮带从两肩的肩章上垂直向下扎在腰间，看得出他瘦小的身上背着一个特大号的军用包，里边塞得满满的。

"那当然啦！"脸色苍白的少尉得意得两眼放着光，他打开军用包，不无炫

耀地接着说道："这张地图精确极了，德国人的！是我在霍亨施泰因找到的！又在医院里把它修补好了。"

不过，看得出他说话时显得挺费劲，他站在那里也挺费劲。他是不是要呕吐？想躺下吗？

"嗨，您真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沃罗滕采夫温和地拍了拍少尉的后背，"您哪儿受伤了？是不是受了暗伤？头部吗？还能走吗？您瞧您，大衣都掉在地上了，您该躺下歇一会儿，您的脸色太苍白了！……您躺下来吧！"

而他自己却已经忙不迭地将折成四折的地图打开了，平铺在草地上。他俯身在地图上，像鹰贪婪地啄食猎物似的弯着腰细观地图。这副样子使人不可能想象到半个小时前他还在睡觉，还在若无其事地平静地躺着。

"布拉戈达廖夫，你去找几个碎木块来，把地图的几个边压上。少尉，请您讲讲您是怎么搞到这张地图的？"

沃罗滕采夫跪在地图前，哈里托诺夫则趴在地上，军大衣卷成一团垫在胸下，借此把身子抬高一些。他不时地大喘着气，微微闭上眼睛，但是他尽量不中断说话，尽量说得清晰些，爽快些。他一边讲述着找到地图的经过，一边指点着地图。他的手指甲一点儿也没有修理，有的都劈了。他讲他昨天晚上怎么走出奈坚堡的；公路又如何被截断了；他是怎么渐渐靠近公路，后来又是怎么离开那里的；还有在哪儿过的夜。还讲他今天到了格林弗里斯村，但是……

"什么？也是格林弗里斯村？什么时候进村的？"

"真的，不瞎说……大约 3 个小时前吧……"

当时他想暂且在那里睡一会儿……

他讲他如何想找个第十五军的人……

"那么，依您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准确地说是在这里。如果继续走的话，往右应该是一个树林残址，接着就到了林边，应该看得见奥尔劳了。"

"对，少尉！我们就是从那儿来的，完全正确！遗憾的是您已经找不到您军的人了。"

地图有了，出发地点也找到了。其余的事就凭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脑子想了。思路很快集中在他们急需办的事上，就像炮手集中精力于大炮，像连队一声令下“荷枪站队!”一样。所有的俄军人马都扑向包围圈的大袋子口处，那里或许还没有被德军占领。大家竭力远离德军西侧防线，可我们越往前走，或许离德军西侧防线反倒越近了。德国人大概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他们会继续追赶并且形成一个包围圈。这里没有车马行的道，更有利于小队人马通行。几条林间小道正好通向东南方向，这正合我们的意。只要在3俄里处绕一个弯，绕过没有林子遮挡的格林弗里斯村三角地带就行了。接着，还在森林里继续朝前走。一条铁路延伸到茂密的森林里，不会有人沿铁路走的。然后再走林间小道。这不，就到了一处孤零零的地方，方圆约1俄里，在莫利德肯村旁边。这里的森林紧靠着公路，靠得特别近。你们看，就从这里过去！还好不到1俄里的路。虽说不到1俄里，力气也不多了，快点离开吧！躲到森林里去，等待时机再离开公路，这是错误的打算，敌军还在拉带刺铁丝网呢。不行，不能再等了！要尽可能快点离开！但是今天夜里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得等到明天夜里。要用一天一夜悄悄靠近公路，好啦，无论是路线、时间、地点，还是计划都已经是万事具备了。

在铺开的地图上，格林弗里斯村在沃罗滕采夫眼前呈现出一片绿色。这座村庄很大，但是已经整整齐齐地画成了250个直角形的编好了号的林班，这是已逃跑的守林员走遍了整个森林统计出来的。过去这些林班归守林员管辖，现在怎么就不能归他沃罗滕采夫呢?

沃罗滕采夫不停地大声向哈里托诺夫提出自己的推断。哈里托诺夫虽然身受暗伤，但是他仍不乏军人特有的那种振奋精神，他仔细听着这位校官的计划，沃罗滕采夫从小草和大地中汲取了力量，毫无疑问，他已经精力充沛了。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少尉?”

“亚历山大中学。”

“这么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两个人都高兴极了。但是他们没工夫回忆往事。

布拉戈达廖夫挺起身子，一双赤裸的脏兮兮的大脚掌踏在草地上，他好像从高空中的飞机上往下俯瞰似的看着地图上四仰八叉躺着的普鲁士。此时此刻它已经落入手心了，落入他们的手心了！

几小时前沃罗滕采夫曾身体衰弱地病倒在这个地方，一小时前他甚至还没有力气去想该做什么，而现在他的脑海里却在不断闪现出灵感，构思出了一个无可怀疑的计划：

"喂，布拉戈达廖夫！提住两个角！"

他们转动地图，借助指南针确定方位。他们这个不大的林间空地孤零零地处在一片井然有序的森林里，一条横向的林间道似乎在告诉他们该怎么走。

"咳！怎么样，小伙子？"沃罗滕采夫耐不住了，问道，"我们走？"他又不无顾虑地看了少尉一眼："有困难吗？或是再躺一会儿？"

是的，最好再让他躺一会儿。但是哈里托诺夫还是说：

"我休息好了，可以走了，上校先生！"

布拉戈达廖夫高兴地咂巴了一下嘴，赶忙穿起鞋来。

沃罗滕采夫一边小心翼翼地叠起地图，一边思索着哪几个最近的拐弯处用得着，最好还是把拐弯处再重新标一下，免得原有的标记磨损了。

从他们这里往西是一片开阔地，但这地方连太阳都落不下去，只好落在森林深处。褪了皮的青铜色树干黑压压地竖立着，唯有它们那一丛丛针叶树冠在20多米的高处反射着金色的阳光。

"就这么着了！"沃罗滕采夫扫了一眼少尉身上晃晃荡荡的军刀，语气果断地命令道，"扔了它！"

"什么？"哈里托诺夫没明白，困惑不解地问，"为什么？"

"扔了！扔了！"沃罗滕采夫发号施令道，"我命令您扔掉！后果由我负责。连我自己的也要马上扔掉了。"

"到时候我……折断它不行吗，上校先生？"

"没力气折断它了。你，布拉戈达廖夫，走在后边，帮少尉拿着军大衣。"说着，他用手指做了一个不容哈里托诺夫反抗的动作。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了。瘦弱的少尉现在只背着军用包和枪，扎着武装带，像五花大绑似的，他努力挺直身子，抬着头，走在矮墩墩的腿脚飞快的上校和紧倒着稀松的步子的士兵之间。除了两件军大衣、两支枪、睡袋、饭盒、水壶之外，布拉戈达廖夫还背着一个没有拆封的铅制弹盒，大腿上还别着一把工兵小铲，而他仍像是轻装上路似的。

他们走过了预定的三个林班，拐了个弯，又走过了半个林班。镰刀形的月牙儿已经落到了林后，黑暗过早地笼罩了森林。但是，在黑暗中布拉戈达廖夫仍发现林班道旁——离他们约 10 棵树的树墩上坐着一个人。

"嘿，瞧！有个人坐在那里！"

整个森林，乃至每一个灌木丛似乎都被他叫醒了。

两位长官也细细地观察起来：这人坐在那里，没有开枪，没有逃跑，也没有藏起来。但是也没有扑上前去迎接他们。

那人起身后朝他们慢慢地走过去。

林班道上尚有丝光线，可以看到他浑身上下全是泥，脏极了。脸虽说也是脏兮兮的，但是显得很严峻，而且充满了自豪感。他是一个准尉，也没有佩带军刀，他看到上校的肩章，有些犹豫了：是不是该敬个礼？但是，他没有敬礼，也没有表示敬意地挺直身体。大概是在林中的缘故吧。他皱着眉头，像在思索的样子，或是觉得心中刺痛，总之，他过了一会儿才报告：

"准尉萨沙！切尔尼戈夫团的。"

沃罗滕采夫在这一刹那已经看清了他那敞开军大衣的胸前别着枚某大学的校徽。他像往常打量自己团的每一个士兵和每一个军官一样，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准尉，脑子里闪电般地想着耳朵捕捉到的信息：切尔尼戈夫团的！可是这个团确实已经不在附近了。真是的，一切全都乱套了。

"您受伤了？"

"没有！"准尉仍皱着眉，一副不需求人的样子。他很快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差点儿没被打死。"

"我搞不懂！"沃罗滕采夫很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

管他谁“差点儿”没被打死，关于这种倒霉事打完仗后再谈吧。

萨沙指着背后说道：

“我想走出森林到村里去，可是那里已经被德国人占了。他们用机关枪猛烈地扫射，逼得我在土豆地里拼命地跑，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连滚带爬地跑到这里来的。”

“那您的排在哪儿呢?”沃罗滕采夫急忙问，可不能再错过今天晚上了，天空中布满了一丛丛橄榄状的云朵，看样子明天不会是个坏天气。他没去听准尉这时的回答，也许他根本就不相信准尉的解释。比起这个准尉的命运，军队的混乱和衰败更为严重。他可不愿意让这个人来自己的团，不过，从这个大学生身上那股不惧怕服兵役的劲头中，他预料到他很可能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从他那昂首挺立的站姿就可得知。

沃罗滕采夫快速问道：

“您是打算留在这里呢，还是跟我们走？我们要突围!”

准尉犹豫了片刻，立即比先前更有活力更有充分思想准备地答道：

“如果您允许的话。”

上校马上严厉地口气生硬地说：

“我提前声明：我们可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有责任做勤务。无论受伤的还是健康的也都一样。”

“行！行!”萨沙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要知道他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那种所谓“上级”“下级”之分也觉得特别别扭。

“走!”沃罗滕采夫冲自己人喊了一声。

于是，他们又开始上路了。

萨沙也的确非常高兴，显然他庆幸自己落在了可信赖的人手中。他擦去在土豆地时沾在嘴上的泥，这是射在近处的子弹溅上的泥点，他差点儿没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个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的一生！这个他如此珍爱的一生！当时他倒退着爬出了没有尽头的垄沟，头紧

贴着地面，一点都不敢抬起来。他昏头脑涨地在寂静的林中徘徊，划破的手颤抖着，手指脱臼了！他嘴里不停地淬着唾沫，全凭着嗅觉和听觉摸索着走路。

因为受伤而投降比最后被打死更危险，这就是战争！既无法让它停止，也无法摆脱它。要是当时人们不怀疑，不指责，答应撤退出去，你也就走了，也就停止射击、停止打仗了。要是有人想打死你，或几乎就要置你于死地时，你也有权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不过，我们这是在开开玩笑罢了。

他看见当兵的身上挂着一个水壶，他真是渴极了，嗓子眼干得都要裂了，可不知为什么他没下决心请求让他喝一口。

第四十八章

萨姆索诺夫被人拽着，拉走了，他的身躯已不再由自己支配，身体的各个部位彻底崩溃了，浑身撒满了灰尘，心撕裂了，万念俱焚，一切紊乱、含糊的行为都停止了，只剩下思维。现在及所有以往岁月的那种祥和安宁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压在心头的石头也落下来了。他在奥尔劳巡视了自己的士兵，向他们致谢，与他们告别。从这一时刻起，他心中的石头就落了地，心情也轻松了，尽管这些为数不多的士兵在奥尔劳的小山丘上并没能因为整个集团军或整个俄国而原谅他，但他内心渴望的也正是他们的谅解。至于军官们的评价如何他没多加考虑：这些身居官位的人的议论毫无意义，他们就会抱怨，还美其名曰要保存后备力量、要委派其他任务，真是不知羞耻！尽管可能要派一个侦察组去侦察一下情况，但是，即使侦察出了什么，也是枉然，已经没人搞得清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为时晚矣。这是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也不是现在所能理解得了了。

萨姆索诺夫已不再傲慢地骑在马上，而是偎缩在大车里，大车在树根和土墩上颠簸着。他跟波斯托夫斯基并肩坐着，但是，一句话也没跟波斯托夫斯基说，似乎全然忘记了他的存在。萨姆索诺夫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他没有去想前线司令部，没有想日林斯基，也没有去回想不久前他所遭受的种种凌辱，更没有去证明在所有已发生的事件中日林斯基的罪过比他大多少。这种负罪感在他的心中已渐渐淡化、渐渐消失了，内心也不再感到隐隐作痛了。

你瞧，日林斯基现在不也机灵地躲开、知趣地走掉了吗？奇怪的是，被这个小人指责为胆小鬼，这在不久前还如此强烈地刺伤了萨姆索诺夫的心，甚至影响了他对整整几个军行动的决策。

此时此刻，他所想的正是给国王陛下挑选一个配作他左膀右臂的人！要知道，心怀叵测、自私自利的人可比心地善良、忠贞不阿的人更善于表现自己。他们特别会在国王面前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功于心计地掩饰自己的无能。谁也没像沙皇那样遇到那么多的骗子，他也是个凡人，又哪有看透别人阴暗内心的敏锐洞察力呢？他实际成了错误选择的牺牲品。这些围在沙皇身边的卑鄙小人，就像蛀虫一样蛀蚀着俄国这棵大树的强壮躯干。

他的这些想法的确与一个地位高贵的骑士身份相符，而他此刻却是坐在颠颠簸簸的大车里。

这些与集团军司令部的行动目的不相符的念头在萨姆索诺夫的脑海里缓缓蠕动着。正在这时，他的思路被前来报告的人打断了。他们正行进着的通往亚努夫的路被截断了，前面的公路上有德国人！德军的火力封锁了森林的出口处。没等萨姆索诺夫反应过劲儿来，参谋人就提议改变朝南的方向，转向东，从远处拐弯，绕路到威廉贝尔格去。因为威廉贝尔格应该是我们的了，它肯定已在布拉戈维先斯基的手中。萨姆索诺夫点了点头，没有反对。

只好白白浪费已走的几俄里地和已花费的时间，拐到通向东方的林班线去了。萨姆索诺夫没再细想选择林班线、损耗的时间和距离问题，他好像已在心中筑起了一道防线，以防备再受到所有可能的敌人的刺激和外界生活的干扰。外界的事件愈是不可挽回地迅速发生，在萨姆索诺夫的心中反应得就愈慢，他的考虑也就愈慎重。

他只想能更好一些，可结果往往是一团糟，糟糕透了。如果仅凭良好的愿望就能顺利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那些自私自利的卑鄙小人又怎么能在这场战争中兴风作浪呢？如果战败再次重演，俄国难道不会像日本战争之后那样再度出现骚乱吗？

令萨姆索诺夫将军感到害怕和痛苦的是，他没能很好地为国家效力。

已近黄昏，太阳眼看就要落下去了，“再试试返回到南边去，在那里找一个可以通行的地方。”

司令点了一下头，他没有很好地斟酌，就又点头了。

森林里有些地方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离开了古树参天的干爽而又美丽的针叶林后，便陷进了灌木丛生的低洼地、泥泞的林班线，要趟过一条条意想不到的小溪，还有壕沟；想过壕沟，又得涉水。

哥萨克骑兵侦察队一次又一次地到前面侦察。很快传来了机关枪的“嗒嗒嗒”声，侦察队飞快地跑回来：“糟了！糟了！”这里也被德军占领了！

射击刚一开始，那些无能之辈、胆小鬼们就吓得一骨碌跳下马来，躲到灌木丛中。他们会跟在哥萨克骑兵后边、在司令部的骑兵连里怎么会挨第二、第三梭子弹呢？好像俄国的哥萨克骑兵队一下子全都会被消灭，好像谢米列琴哥萨克骑兵队和顿河哥萨克骑兵队的长官们自己连一支训练有素的哥萨克骑兵都没有似的。

司令又要去费脑筋了。今天还得想多少问题啊！波斯托夫斯基或菲利蒙诺夫也可能会顶替他的位置来领导这帮参谋们。但是，他们俩都是胆小无能之辈。你瞧，连菲利蒙诺夫脸上那种觊觎权位的贪婪神色这会儿都吓得没影了。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鼻子呼哧呼哧地直喘，就像得了流行性感冒。离萨杰克村旁的公路总共只有4俄里，年轻气盛的参谋们请求司令批准哥萨克骑兵连去进攻突破口。

从村边到通向高地的公路还有好几俄里，这是片无遮无掩的地方，成功的希望看来不大。但是，年轻的军官们坚持再试一试，萨姆索诺夫也批准了。如同在梦中一样，没作充分的思考。

维亚洛夫上校设法说服畏难的哥萨克骑兵们去进攻，他们犹豫不决，不肯走出小树林，还借口说他们的马都累得不行了。这时，只见久西梅季耶尔上尉口中高喊着“冲啊”，挥舞着军刀，只身一人飞快地冲向敌军机关枪扫射的方向。维亚洛夫，还有两名军官紧随其后，这时哥萨克骑兵们才开始行动。一群人乱哄哄地猛冲过去，朝空中一通乱放枪，呐喊着，呼叫着，与其说是吓唬敌人，

莫如说是给自己壮胆。但是有三个人被击落下马。距离机关枪 50 步远时，哥萨克骑兵们躲闪到了侧面的森林里。

这情景令人有种受辱感，萨姆索诺夫决定采取行动。他召回所有的人，阻止住正急着作第二次冲锋的军官们。他下令撤回到北边，再向东拐，去威廉贝尔格。

他们又重新策马奔回针叶林，这时林子里的光线已经十分昏暗了。他们从林子里出来后上了一条石子路，一路无阻地疾奔威廉贝尔格。黄昏时分，在距他们 3 俄里处的森林出口，他们遇上了一个波兰农民，便上前询问："城里的俄国兵多吗？"那波兰农民挠着后脑勺，说："不，先生，那里根本就没有俄国人，只有德军，今天还来了许多德国人呢。"

参谋官们一下子就泄了气，耷拉下了脑袋，绝望地愣住了。布拉戈维先斯基军还能在哪儿落脚呢？

萨姆索诺夫坐在一个大树墩上，垂着头，大胡子触到了胸前。如果他稍迟些让集团军司令部突围，明天也许会等到自己的部队呢？

参谋们建议，应该趁天黑悄悄地溜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夜是最后一线希望了。

而萨姆索诺夫则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谁让他的思路变得模糊了？谁叫他立刻离开了军队？这是命中注定！

于是，他果断地宣布：

"先生们，我准许你们所有的人都走！波斯托夫斯基将军，请您领导司令部突围。我回十五军去。"

第十五军在哪里？第十三军在哪里？暮色降临的这一时刻，他们正在司令身后 25 俄里处一个命中注定要遭殃的林中十字路口上，不可逆转地混乱成一团，最终便不复存在了。

但是，司令部的所有官员团团围住了司令，一起向司令发起猛攻，各说自己的理由，证明他的决定是不可行的，是错误的，是谬论，是不能容忍的，是欠考虑的。他指挥整个集团军，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对翼侧各军负责，

要对前线司令部负责，唯有他一人能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召集起残余的兵力，保护俄国免遭敌人的侵犯……

要是昨天他不同意从奈坚堡撤到纳德劳，他们现在还敢这么一个劲儿地反对他吗？在这几个小时里，许多事都凑到一起了。

萨姆索诺夫坐在大自然赐予自己的低矮的林间宝座——树墩——上，闭着眼听他们乱嚷嚷。心想：司令部的所有人怎么都成了异己分子，所有这些偶然聚到一起的人都各揣心腹事，唯有克雷莫夫是自己人，可他却被派出去了。

参谋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由，而萨姆索诺夫却并不觉得他们中有一个真正值得听的。他没有公开责备他们，但是，他也听明白了：他们并不关心他，也不关心军队，只关心他们自己。谁也不想跟他往回走，可抛下他，自己走出去，这对他们来说在职位上又是行不通的。

萨姆索诺夫也已无力跟十几个咄咄逼人的下属争论了，更糟糕的是，他连独自一人跟勤务兵库普奇克一起挪到稍远些的阴暗处的劲儿都没了。

不知何故，谁也没有提出第三条理由：把战斗部队召集到这里来，边打边突围出去。没有人想起来。剩下的问题就是到底该怎么冲出去了。“我们跟着这群家伙就别想走出去!”哥萨克骑兵们只想着他们骑兵连。他们又极其放肆地向司令声明：他们要骑马走了，司令部的官员们就只好徒步走吧。夜里在没有路的地方走，不骑马会更容易些，这理由看似很有道理。至于波兰人嘛，他们仍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也会表示赞同的。

萨姆索诺夫坐在树桩上，胡子垂到胸前，像是在沉思。在这些参谋中，这位打了败仗的统帅心情却显得最平静。

他等着这场徒劳无益的游说快点结束，等着大家的情绪平稳下来，他好安安静静地想想。

尽管参谋们让哥萨克骑兵队走了，给马去掉了马衔，放走了马，但是他们仍旧不打算马上就走，在光线昏暗的林子里，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还在忙活着什么。萨姆索诺夫显得有些不安，只见有个军官刨开了一个小坑，几个军官不知从兜里掏出些什么东西往坑里埋。他虽看见了，但是他自认为这已与自己

毫不相干，他也不再觉得自己是他们的领导了，因为他既不能给他们下达命令，也无法阻止他们。他只是等待着他们最终能带他一起走。

不过，波斯托夫斯基还是走到萨姆索诺夫跟前，恭敬地弯腰对他说道：

“阁下，请允许我向您说明一下，不知道我们结果会怎么样，万一我们落到敌人手中，那么这些文件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让他们得到这些战利品呢？”

萨姆索诺夫没明白还有什么战利品？

“萨姆索诺夫，所有剩余的文件我们都藏到地里了，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再派人来取，一旦文件落入敌人手中，所有的名字就会暴露……”

在这漫长的一天里，萨姆索诺夫的脑子简直膨胀到了极点，这些人絮絮叨叨地向他表现出种种关怀。你瞧，年轻人又一个个朝他走来，煞有介事地说：“不能让敌人知道他们俘虏了谁，也别让他们想起来他们错过了什么机会；要是不能把团里的战旗扛出去，就干脆把它撕碎，烧了，总之不能玷污了它，总之不能投降……”

这弯转得多快啊! 4 个小时之前他还在犹豫是否同意跟他们一起，他们一个劲儿地央求他的也正是这一点。可是，你瞧，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去问他他们该怎么办了。他们只是把他当作随身携带的一个偶像——一个十分可爱的偶像，就像野蛮人的图腾神像。有了这偶像，到时候诅咒就落不到他们头上了。

而会落到他萨姆索诺夫的头上。

这不，他们已经开始走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都走了，萨姆索诺夫夹在他们中间，而库普奇克紧跟在他身后，拿着从松了套的马鞍垫。微弱的月光浸透到林中树木稀疏的地方，即便如此，也只有走到跟前，方可看得清树的轮廓。后来，连这微弱的月光都没有了。他们只好凭借夜光指南针摸索着前进，不时还要停下来查看一下，于是所有的人也得跟着停下。怎么也没法照直走了，一会儿要绕过个小坑，一会儿要躲开潮湿的沼泽地，有时碰上密林，还得再仔细查看指南针，校对方向。

这会儿，萨姆索诺夫将军终于有了空余时间可以思索了。现在没人跟他说话，没人干扰他，他可以细细考虑了。

但是已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真的，没什么了。一切都已成定局，该想的也都想过了。大脑腾出的空间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了回忆。

然而，即便回忆起什么，也不是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卡镇度过的童年生活，也不是军校，不是骑兵学校，不是许许多多他曾工作过的地方、发生过的一桩桩事件、所结识的一个个同事。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绕过去了，唯有山上那座庄严雄伟的砖砌军队大教堂又神奇地浮现在脑海里。他出生在小俄罗斯，去过莫斯科，在彼得堡、华沙、土尔克斯坦、扎穆里亚等地生活过，不，不是这些地方！非产地的顿河种马驮着他在辽阔的新切尔卡斯克丘陵上奔驰！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到了这里！不是朝叶尔马克高地方向，而是靠近克列先斜坡的低洼处，这里的花岗岩比鹅卵石高不了多少。铜铸似的栗色马和哥萨克毛皮高帽被孤零零地丢弃在了这片洼地——巴克拉诺夫墓地里，它们的主人巴克拉诺夫刚一到此，就扔掉了它们，独自一人了。

在墓穴里，在地下教堂里。

就这样草草埋葬了士兵。

等取得胜利之后，将会在花岗岩墓碑上刻上……

路越走越艰难了，萨姆索诺夫像一个哮喘病患者，即便一点儿东西也不拿，只是单纯走走路，也已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们一旦失去了高于他人的地位，没有了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了受保卫的特权，我们的身体就要受考验了。这不，将军肩章已经不再是你身份的标志。的确，谁也没工夫去细想了，再容易相处的人，肚量也没大到能同时帮助他们两三个人的地步。两腿软弱无力，没指望了，行走艰难，脚步不稳，一路磕磕绊绊的，不是碰在土墩上，就是在青苔上滑一下，一会儿又被枯树枝绊一下。

你就暗自庆幸不能顺顺利利地走吧，庆幸不能悄悄溜掉吧，或许，每当不得不停止前进时，你还可以靠在树干上稍稍喘口气呢。

萨姆索诺夫虽不好意思提出休息一下，但是，他们不还是看他的眼色每隔一小时停下来坐下歇会儿吗。每当这个时候，库普奇克就赶紧把鞍垫铺在司令身下。

坐的时间不能太长，夜里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他们还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路呢。半夜时分，星星被云层遮住了，光线变得更加暗淡，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只能凭借彼此脚下的咯吱声、彼此的喘息声，手拉着手摸索着前进。路变得愈加难走了，脚下的泥泞地被踩得吧嗒吧嗒直响，密得钻不过去的灌木丛、茂盛的云杉树把路堵住了。他们深知一旦迷失了去威廉贝尔格的方向是极其危险的，搞不好会碰上德国人的侦察队，遭到袭击。他们聚拢在一起，小声互相招呼着，没有更多时间休息了。他们掉进沟里时，库普奇克和大尉就一边一个地架着萨姆索诺夫走。接着，大家一个帮一个拽出沟去……

萨姆索诺夫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这肉躯，也仅仅是这肉躯！就是它把他拖进了重负、痛苦、忧虑、羞愧和耻辱中。要摆脱耻辱、痛苦和重负，就需要摆脱这肉躯，这才是条通向自由之路，希望之路。他顿时感到憋闷了许久的心终于深深地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傍晚时分，他还是一个能替参谋们赎罪的偶像，到了后半夜，他却成了他们带不动的累赘。

难就难在怎么才能避开库普奇克，他总是跟在萨姆索诺夫的背后，一会儿捅捅司令的背，一会儿又触触司令的胳膊。在绕过茂密的灌木丛时，萨姆索诺夫终于骗过了这个哥萨克勤务兵——他退到了后边，躲了起来。

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也好，骨头酸痛、举步艰难也罢，统统过去了。离他越来越远了。一切渐渐静息下来。

万籁俱寂。四周充满了祥和宁静的气氛。没有了战火硝烟，只有清新的夜风徐徐吹拂。山顶上不时传来阵阵微弱的松涛声。这片森林没有被敌军占领，这里既无德国人，也无俄国人，只有上帝。万物都在他的庇护之下。

萨姆索诺夫倚靠在树干上，倾听着林中涛声，近处松树树皮剥落的簌簌声，还有树冠上、天空下那沁人心脾的声音。

他心中感到越来越轻松了，他在部队服役了多年，深知自己必然会遇到危险，甚至会死掉，他也做好了去死的准备。然而他从来也没想到，死会这么简单，这么轻松。

只是，此刻他仍觉得自杀是一种罪过。

他的左轮手枪带着轻微的沙沙声打开了扳机。萨姆索诺夫把枪放在一顶翻倒在地上的制帽里。他摘下军刀，吻了一下它，又摸到镶嵌着妻子肖像的项坠，吻了吻。

他走了几步，到了一处洁净的露天地。

云层遮住了星空，光线更加暗淡了，唯有一颗小星星在云层中时隐时现。萨姆索诺夫跪在温暖的针叶上，因为不知哪边是东方，他便冲着这颗小星星祈祷起来。

他先做了祈祷，接着一动不动地跪着，仰望着天空，喘息着。然后他大声呻吟起来，此时此刻他已经毫无羞怯之感，仿佛整个森林都已经死去了似的：

“上帝啊！如果你能宽恕我，就请宽恕我吧！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走投无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第四十九章

(8月16日和17日战事综览)

奈坚堡—威廉贝尔格公路平展通畅，似乎专为弗兰苏阿的先头部队沿公路与马肯津会合而设。前数日横越公路的几个中央军团并没预感到，在其背后已经筑成一堵墙、一道拣鱼栅、一个大陷阱。弗兰苏阿的先遣队稍事休息之后，16日拂晓前又匆匆出发，直奔威廉贝尔格去。途中摧毁了几辆辎重车，击溃了零散部队，没有遇到抵抗，傍晚时已经占领威廉贝尔格。不错，整个40俄里的路途，只有在不多的边境哨所遇到几个巡逻队才停一下，现在已标明已被包围。经过一昼夜多一点，弗兰苏阿的一个师通过公路，并且将其占领。

马肯津也派遣了一支先遣队，通过一段崎岖道路，为减轻部队负担，他把伤员扔在民用马车上，弃之不顾。马肯津由此南下，直奔这条公路而来，并在侧翼派驻部队，向奥尔捷利斯堡进军，进入森林深处，接近包围圈中心。

如果到16日晚，钳形包抄尚未形成紧紧包围之势，那么他们中间仍有数十俄里地段没有道路可通，也无法通行森林。而对这种形势，俄国人并没有觉察，也没到达这里。从京根堡17日夜间签的命令看，尚不能确信包围业已完成，因为余下半环，在此前夕的残酷战争仍处胶着状态，毫无进展。几场沼泽通道的战斗，大大阻滞了他们前进。如果俄国人16日突破包围，德国人则无力阻挡。

可惜，俄国人没有试图突破包围圈。

萨姆索诺夫15日晚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通过包围圈缺口于16日早晨，在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的早餐前送达。萨姆索诺夫下令全军从奥尔捷利斯堡–姆拉瓦一线撤退，几乎沿着俄国国境线后撤。他已命中注定劫数难逃，也不错，主动撤退的责任和败退的耻辱，他汇于一身，因为他并没有请示前线司令部。早餐之后，迎来一个天朗气晴的好天气。此刻，在霍尔施泰因，注定溃灭的卡希尔斯基因已经被团团包围，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才明白，他们迫使伦南坎普夫向缺口地段发动进攻，显而易见，萨姆索诺夫业已从缺口地区撤退了。于是他们立即拍发电报称："第二军朝国境方向撤退，其他军团暂时停止调动予以支援。"

伦南坎普夫军团自昨天晚饭前开拔，到今天的战斗，平均直线不到100俄里，骑兵前进只有70俄里。然而，他已打算在中午就下令停止进攻，明天后撤。

在别洛斯托克，一种新的不安情绪，使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坐卧不安，忧心如焚。午后两点，他们给伦南坎普夫发出一封自相矛盾的电报称："鉴于第二军进行殊死战斗，请派遣已起程的军团和骑兵前去阿伦施泰因，"为什么去阿伦施泰团呢？一个人在头脑清醒状态下怎么把8个师派往大概已任第二个昼夜无人需他们支援的地方去？

这种朝令夕改，一刻三变的命令，会给部队调动带来怎样的后果，人们凭作战经验就可以做出判断。

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远离战场，指挥如此庞大的兵员，已经无法正确地调动战场附近的两翼兵团。军队由于缺乏统一领导，部队生活不能正常运转。特别是，布拉戈维先斯基正在整休，难道仅仅为礼貌就派兵班师离开驻地，向其他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吗？

托尔佩戈骑兵师不得不中午出征了。途中那座该死的奥尔捷利斯堡，昨天还是空城一座。当时，萨姆索诺夫下令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而今天那里依然战火不断。因此，骑兵师只好从一侧无人区绕过城市，向指定的方向小心翼翼地前进，还好，暂时没有遇到敌人。当天色已晚时，他们进入森林，但森林不适于骑兵运动。托尔佩戈将军当机立断，认为最佳选择还是回到本兵团。尽管夜

间返回途中极为艰难，也不安全，然而到黎明时已顺利回到兵团。在整个行军途中遇到一件可笑的事情，一个德国师长，见到俄国骑兵吓得屁滚尿流，连大衣都丢了，从他的大衣里发现了一张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明，马肯津要包围俄国中央军团，但地图上没有标出任何进军路线。

然而，第一军团布拉戈维先斯基并没得到安宁，他撤退不久，16日夜，萨姆索诺夫派来一名上尉携一道命令称，为改善被敌人围困的中央军团处境，应立即进攻奈坚堡!

如果此地的一个半军团真的立刻进攻奈坚堡的话，那么到16日中午，他们属于压倒的兵力可以毫无阻碍地占领奈坚堡，而且不仅使包围瓦解，在运动战中弗兰苏阿军团可能陷于反包围的紧紧钳形包抄的危险。

然而，尽管收到明白无误的命令，但要想把来自各师和个别部队的将军召集一起去执行命令，就不那么简单了。托什凯纸奇选定的军团参谋长克雷莫夫上校没能把将军们团结在一起。由何人执行命令最合理，为什么要由他来执行?由于绝对高级长官缺席，每位将军都坚持说，不应由他的部队出击，也不应由他指挥作战。于是8月16日一整天，将军们在姆拉瓦不停地讨价还价，即争论由谁组成混合部队由谁来指挥。最后结果，由已经溃散的近卫师中唯一未遭受损失的彼得罗格勒宫廷禁卫团出征，其余各营、骑兵连、步兵连只作为后备部队，率领这支队伍进行这场殊死战斗的重任，落在华沙近卫军的彼得堡将军西列利乌斯头上。

经过种种争论和集合兵力之后，西列利乌斯当天晚6点才出发，而且也只统领先头部队，其余队伍依旧紧随其后。傍晚和夜间没有被人发现，部队连续行军30俄里。第一次与德国掩护部队接触，已是17日清晨距奈坚堡5俄里处。

同时，他们头上的天空出现了德国飞机。弗兰苏阿将军在奈坚堡已经度过两夜，又连续两个晚上收到鲁登道夫的命令。他嘲笑鲁登道夫尚不知包围一事，还要加强备战攻击伦南坎普夫。弗兰苏阿17日夜间难以成寐，因为根据他的命令把缴获的战利品俄国大炮拖到市场广场展览。弗兰苏阿醒来之后，字斟句酌

地为他的回忆录选择佳句箴言。这是他平生最值得骄傲的最美好的早晨，他一跃而起，紧张又意气风发，美美地进行了一顿早餐，听取报告，给鲁登道夫发了一封祝捷电报，他马上成为享誉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新圣战胜利者，他走到前庭台阶上视察战利品。此刻，天空响起发动机声，派出监视俄军撤退的侦察飞艇返航。没有让将军久待，飞艇驾驶员未着陆，就在将军官邸前准确地抛下文件袋。弗兰苏阿微微一笑，并对驾驶员大加赞扬，副官把文件呈上将军旋即离开。文件拆开："武器装备……下级军官……行军路线……抛下过重物……各兵种纵队……队伍头在奈坚堡南5俄里，队伍尾部于姆拉瓦北1俄里……"

就像一种游戏那样，由于错投一抬儿，方块从最上方位掉到起始方位，弗兰苏阿这位喜上眉梢的胜利者，一下子变了脸，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将军把文件扔给参谋人员，不必等他们计算，他已明白行军队伍长30俄里，肯定是军团。要火速做出决定，命令口头下达，因为起草文字命令已没有时间："后备部队只有两个后备营，一个前去迎敌并展开战斗。还有一个营留做卫队，撤掉哨位。城南一个德国炮兵连都没有，城北还有两个炮兵连，全部调到城南。公路上一兵一卒也不能撤，包围计划不能改变，城内俄国俘虏全部押到城北。索勒道国境要塞一个旅全部调过来。还能从哪里调人呢？通过电话向军部报告。城市四周枪声大作，联系中断。无所谓，汽车不少，可以乘车逃跑。俄国榴散弹进城市上空横飞。地雷可用。军团司令部不必继续留在此地，撤退？不，要进攻，沿公路向威廉贝尔格进发！"

弗兰苏阿将军所坐的汽车散热器上画着一匹黄色的雄狮，那是儿子的杰作，弗兰苏阿明白其中的意思。对面汽车上载着一名俄国将军，是黎明时被俘的，车停下来后，他被押下车。他神情抑郁，衣服让林木和子弹撕破了，嘴唇上凝着血迹，虽然年迈花甲，但他依旧身体笔直，大义凛然，一只手握着轻便手杖，这在俄国将军当中是不多见的。他是一名大将，也许他就是整整一周时间在追打舍勒茨的军团首脑。应当出去迎接他，握握手，对他说几句恭维和安慰的话语，勇敢的将军从来不能保证不做俘虏。

马尔托斯作为受派遣而来的无用使者日日夜夜在格龙弗利斯森林边缘地带周旋，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兵力向一周前他们已经占领的城市再次发动进攻。哥萨克卫队溃散了，近处榴散弹使他抬不起头来，夜里离公路 400 俄丈的地方，被探照灯罩住。枪击混战中，军团参谋长不幸中弹身亡。马尔托斯在格斗中宝剑被折断，他用残剑回击了一名德国军官。

现在他以惊异的心情和满怀希望倾听俄国炮兵从南面轰击奈坚堡。究竟谁包围谁，现在还殊难预料。他怀着愉快的心情观看德国辎重队的混乱和步兵的紧张情绪。

弗兰苏阿问道：

"请告诉我，将军，前来进攻的军团司令是谁？我可否建议您让他投降？……您可否前去向他提出缴械的进攻？"

马尔托斯连忙说：

"我马上就走！"

弗兰苏阿冷漠地说：

"不，不必劳驾。"

马尔托斯被押上汽车，坐在两个毛瑟枪手中间，沿着公路驶向他没有占领过的缪伦。在奥斯捷罗德的一家小客栈，鲁登道夫出来迎接他："请告诉我，你们的萨姆索诺夫将军进犯东普鲁士的战略是什么？"马尔托斯说："作为军团司令，我只执行具体作战任务。""可惜，你们已全军覆灭，俄国国境已打开，任我们长驱直入，可以直指格罗德诺和华沙。""我与您势均力敌，在战斗中也俘获许多俘虏和战利品。"

此时，京根堡走进来。他见到马尔托斯神情沮丧，就长时间握住他的双手，请他安心："可敬的对手，您的金手枪将物归原主。"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还给他。马尔托斯被卫兵押护送到德国，直到战斗结束他一直是一名俘虏。

到 17 日清晨，鲁登道夫已经加强包围，他向统帅部报告说，大包围已经完成！然而，刚过半个小时，弗兰苏阿就打电话要求支援，而且联系立刻中断。他

马上从舍勒茨调动3个师由20俄里、25俄里、30俄里出发支援奈坚堡。又过了几个小时又来报告，说伦南坎普甫的几个骑兵师向普鲁士纵深挺进！又有一艘飞艇报告，俄国部队已逼近威廉贝尔格！

包围要毁于一旦。

不过，西列利乌斯将军不同意让8个城防连就地等待，因为整个军团10小时后才能到达。17日傍晚，他把德国人赶出奈坚堡，但等他返回大部队时已经晚了，数百门大炮已对准了他，德国援军从四面八方赶来。

此时，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远在别洛斯托克。他们对前线发生的所有事件，不是从飞行员那里得知，也不是从侦察部队得知，更不是从作战部队指员的报告中得知，而是从临阵逃脱的孔德拉托维奇将军那里了解的。孔德拉托维奇早在15日就撤下6个连的先头部队充实他的卫队，并逃回俄国境内的霍尔日里。16日，他不安地等待骑兵传令兵的消息，是我们占了上风还是德国人占了上风。17日夜，他已完全知道德国人胜利了。与此同时他还精心掩饰自己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他通过电话假称他刚刚撤回，并感谢前线司令部关于中央军团的情况说明，否则无论从什么地方也得不到这个消息。

在休息时间，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被唤醒，他从床上起来，经过了一个平静无事的白天，现在他们要为如何搭救被围军团、摆脱困境而挑灯夜战。前一天就已经清楚，这次战役的失败和第二军团撤退应由萨姆索诺夫负责，因为是按他的命令撤退的。而回过头来看，日林斯基没能适时地命令第二军团撤退，那么被包围的部分也不能全落在萨姆索诺夫的头上。出路何在呢？起草这样的电文："前线总司令部第二军撤到奥尔捷利斯堡—姆拉瓦一线……"也标明具体时间，又好像发给萨姆索诺夫，战线并没有到达那里这也不是我们罪过。

而现在又给伦南坎普夫发一封电报称："组织骑兵侦察，以探明萨姆索诺夫的处境。"给布拉戈维先斯基的电文是："集中兵力对威廉贝尔格施压（不需要直接占领）。"给孔德拉托维奇的电报："收拢现有兵力（包括他的卫队）开往霍系日里（他早已躲到那里），并在此地与布拉戈维先斯基保持联系，视局势而协同

作战。飞行员的任务是找到第十三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司令部在霍亨什泰因与奈坚堡之间的具体地点。全部命令都是口头表述的，无论如何不能采用文字形式。给第一军团的命令，则是全力以赴拿下奈坚堡!

第一军团处境不妙，要知道从8月8日起，经最高统帅允许他们开始向索勒道以远方向挺进，虽然他们一直要求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加以利用。

第五十章

在无路可通的森林里面，万万不可夜间行走。不过，有些林间小路的里程和方位与德国人绘制的地图非常吻合。沃罗腾采夫划了一根珍贵的火柴，对照一下地图，又再次核对后，便率领他们一伙人绕过林边空地的三角区，准确地到达林中那座地图上标明的独立院落。

这并不是一间护林人小屋，因为没有光亮而看不出个究竟。屋里堆放着一些平滑、弯曲，硬邦邦又软乎乎的物件，一个劲儿地绊脚。后来打开电灯才看出是一堆脏兮兮的紧脚大皮鞋，有人的手划出血了；一侧堆放着牲畜皮，原来这里是屠宰场。这里必定也有水井，于是大家找到水井后喝了个饱，洗过脸后又喝了一顿。当然，还有腊肉和熏肉，多到他们吃不完也背不动的程度，只是面粉不多，还有个菜园子，布拉戈达廖夫找到一堆斧子和没有开刃的长刀。他自己先选一把，然后沃罗滕采夫也抓起一把小斧头插在腰带上。他们三人借着灯光仔细地寻找和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倒头便睡。沃罗滕采夫负责打更守夜。

就沃罗滕采夫个人性格而言，让他睡也睡不着，因为突围计划，细节谋划和突围的希望一直困搅他，而今这一切尚未实现，他怎能入睡。他的思想跑得更远，如果他们能顺利突围，怎么向统帅部交代呢？而这一切要看如何行动。

沃罗滕采夫决定到杂草丛生的宽敞院子里走走、冷静一下，只是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沃罗滕采夫望而却步。于是，他站在林间空地上，仰望着繁星点点的苍穹，而后，看到一簇簇淡淡的带状白云飘过天空。白云不知为

何闪闪发光，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泛起一缕柔和的光芒。在这缕光照下，近处高高的树冠一个接一个的轮廓凸现。无论从宏观看还是微细末节看，那缓缓飘动的白云，正预示着一个好天气，棒极了！临近午夜时分，天空又布满了厚厚一层浓云，微风拂过，又被吹得无影无息。夜凉如水，露珠点点。

整个军团溃灭了，整团整师部溃散了。无论是奈坚堡方面，还是西面德国一方，虽然没有动一枪一炮，但是四周仿佛全是德国人，人山人海，乌泱乌泱，但他们却没有追击的打算。

月明星稀，墨色的夜空渐渐泛灰，如果不是晨星闪烁，森林里便浓云密布。过了夤夜时分，四周除了灰蒙蒙的天空，其余一片黝黑。

不能再等了，沃罗滕采夫决定把他们叫醒。哈里托诺夫听到脚步声马上醒了，他好像没有睡，只是等着这一时刻来临；萨沙哆嗦了一下，然后也毫不迟疑地起来了。可是布拉戈达廖夫却哼哼唧唧，横竖不想起来，沃罗滕采夫不得不抓起他的两肩，他这才醒过来，大口喘着气，赖着不想动。

他们背着肉和从屠宰场拿的护身武器在微光中摸索前进，其余什么也辨别不清，一片漆黑。

由于睡眠充足，哈里托诺夫今天比昨天轻松多了，也比昨天结实，他的伤势一天天好起来。因为两耳还堵塞着，因此他听不见林中的声音，森林对他也冷冰冰的。早在医院疗养期间，他就因为不能与这位思维敏捷、富有想象力、遇事果断、常有明智见解的上校一起共事而极为不悦。现在，当上校挑选他进入森林并且要他掌营地图的时候，他如释重负，欢乐开怀。

军团垮了，团部也打散了，而他自己也丧失了一排人，已经没有机会重返战斗生活；对于一个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讲，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让他们眷恋的了。

他们走在森林里，横穿两个林区，再次踏上那条通向砍伐林区的山间小路。天很快就大亮了，能见度100俄丈……200俄丈，他们发现砍伐林区前面有人在行走。原来是自己人，但没有戴铜盔和军帽。他们走得很慢，仿佛抬着或扛着重物。

沃罗滕采夫挥动着军帽向他们打招呼。大家由此认识出来，沃罗滕采夫后

面4个人轻松地赶上来，前面8个人在他们面前放下两副担架。

这是用树条编成的担架，在林中只要有一把斧头加上男人的双手就能很快做成。但哈里托诺夫从来不知道怎么做。

后面担架上是一名死者，用白布打成的小结盖在他们脸上，肩章是上校；前面抬架上是一名受伤的中尉，膝盖包扎，只穿了一条衬裤。步行走的10人却是下级士兵，连一个下士都没有，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后备役军人。在曙光的映照下，他们个个面色疲惫，两腮坍陷，有人脸上还凝结着血渍。8个抬担架的人都没有行装，全体人员都挎着步枪，腰间挂子弹夹，两个担当侍候的士兵挂的更多。

他们从哪儿来？是哪个部队的？沃罗滕采夫与他们相互致意，相互自我介绍。那个中尉一头卷发，浑身散发着松脂味，说话断断续续，对于沃罗滕采夫的问话，他懒得回答，除了腿脚不好，他的双手和上肢都很健全。中尉从担架上伸出手臂，差一点触地，沃罗滕采夫蹲在他身边。中尉身边的全体士兵在军官谈话时并没有走开，而像往常那样紧紧地站着或坐在周围。

从他们谈话中得知，他们都是多罗戈布什团士兵，前天留下做掩护，后来在那里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天黑，直至弹尽粮绝，全团覆灭。

现在，他们想把后面担架上已经阵亡的卡巴诺夫团长抬回俄国，在祖国安葬他。

哈里托诺夫对这个躺在担架上的中尉有一种莫名的讨厌，因为这个家伙开口就是不堪入耳的粗话，动辄就骂娘，劣迹斑斑，可是现在，士兵却爱他，气喘吁吁地抬着他走！这要何等勇气，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在战斗中是勇士，刺刀对机枪、对大炮！在斗争中还有多少壮烈的场面、动人事迹，哈里托诺夫根本无法猜测！

他们围着担架默默地待了片刻，然后准备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但分手时，他们又因为无言的信任而略微迟疑了一会儿。

沃罗滕采夫的下颚依然在流血，但他没有在意，而是在思忖行军中他预料不到的事情，他在松针和松果上面展开地图，思想已飞到那个不知名的、遥远

的已经溃灭的团部了，他向中尉问道：

"在那里，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你们走哪一条路？有多少俄里？"

中尉的部下替他答道：

"大概有 40 俄里……"

"可能还多一些……"

中尉不大识地图，这些日子他也没有地图，单靠北斗星和指南针以及以往的记忆寻找他们曾经进攻时走过的羊肠小道。后来士兵也插话说，他们穿过橡树和松树混合林带；翻过一座山又过一道岭；穿过火线，走过残垣断壁的农村；地峡沟壑、茂密丛林、杂草丛生的荒原；还走过一个带教堂的村庄；涉水渡过有沙滩的河流；后来又遇俄国部队……

只有来自业已溃灭的多罗戈布什团的士兵没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军团，他们为这场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乌斯平因，他们全团就像都死过一次一样，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走开，他们用自己的不可逾越的意志阻挡住那些既然要走就不再履行责任的人。但他们没有直说这件事，也许他们自己不愿意说，可是从他们默默无言的沉默当中，从他们越过自己的中尉与陌生上校的交谈中，从抬着两副担架盲目地穿过森林走了 40 俄里冤枉路而毫无怨言中流露出此意。他们没有与他们过去的军团混成一体，而是悄悄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是被迫的，不是什么人的命令，也不是下士的驱使，更不是受命于奥夫罗西莫夫，因为他不能命令他们用双肩把他重伤的身体抬出 40 俄里。如果是那样，到了第三天，他们之间可能互相指责，彼此怨恨，恶语相加，必定死期临头。

尽管他们不愿意吐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可是到最后还是说了。对谁保密呢？他们把多罗戈布什团的团旗裹在了中尉身上。

哈里托诺夫真羡慕奥夫罗西莫夫，他真和人民打成了一片！他真想对上校说："请带他们一块走吧！他们有一颗多么高尚的心！"

上校仿佛猜到了哈里托诺夫的心思！他一面折叠地图，一面问道：

"你们什么时吃的饭？还吃点不？"

大家支支吾吾的。

“那好吧，我们带的不多。大家离开这里，把中尉抬到树荫下，不要晒太阳。布拉戈达廖夫，把肉全拿过来。”

布拉戈达廖夫瞟他一眼，皱皱眉头，干咳一声，极不情愿地拿过那个硕大的茨岗人的背囊，蹲下来，解开背包，用屠刀切肉，分给大家：

“吃吧，伙计们，你们都饿得哆嗦了。”

多罗戈布什团士兵饥饿难忍，一阵狼吞虎咽。

沃罗滕采夫来到那个装有死者的担架旁，他揭开了死者身上的覆盖物。死者的容颜已经脱了相，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到他曾经多么勇敢地号召多罗戈布什团士兵投入反攻。可是，沃罗滕采夫不敢进一步深究了。

松林上面，碧空湛蓝。又是一个静谧的早晨到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远处不时传来模糊不清的隆隆声。

“我觉得你好像是坦波夫省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大胡子的士兵小心翼翼地向布拉戈达廖夫问道，“是哪个县的人？”

“对，是坦波夫省人！”他依旧蹲着回答说，他一直有这么蹲着的习惯。

大胡子士兵吃一惊，但他很镇定：

“家住在镇里，还是在农村？”

“我家在卡明卡！”布拉戈达廖夫高兴地说。

“家在卡明卡？你是谁家的？”

“布拉戈达廖夫家。”

“哪位布拉戈达廖夫？是不叶利谢·尼吉福雷奇家的？”

“是。最小的！”

“我认识你。你认识戈里高里·纳乌莫维奇·普卢什尼科夫吗？”大胡子士兵兴奋地问道。

“那还用说，大家都叫他老爸、首长！那你呢？”

“我嘛，图戈卢科夫斯基人。”

“图戈卢科夫斯基！”布拉戈达廖夫惊讶地叫起来，“你那里产好马。我们的马全从那里买来的。”

"我姓伦错夫，科尔涅伊。"

"你们那里有500户人家，我不能都认识。"

这时，大家莞尔一笑，两个人认了乡亲，大家为之高兴，没想到在一个团里还能遇到邻村人。

"我们团还存一个坦波夫省人，他叫卡奇金!"伦错夫指着一个30岁左右神情忧郁的胖子说，"他有一个颗大脑袋、宽的肩膀、粗短的双手，熊腰虎背就像一个远游四方的僧人。"

"哈哈哈，"布拉戈达廖夫挥挥手，"远游僧! 嘿，从乌星座来的吗?"

"他是阿韦良，来自邻乡的青年。"

卡奇金皱皱眉头，但赞许地说：

"小老乡不错，给我们吃个饱，"他眼睛虽小，但寒光袭人，"把刀子抛过来!"

"为啥给你?"

"宰德国鬼子。"

"我还要宰德国鬼子呢!"

"你不止一把。"

布拉戈达廖夫确实不止一把，但给不给这个士兵呢? 他看了上校一眼。

沃罗滕采夫看看卡奇金，说：

"给吧!"

布拉戈达廖夫没有递给他，没有站起来送过去或递过来，他蹲着的地方距卡奇金约8步远，只见他随手一甩，刀顺着一个人的肩头，"嗖"地一声稳稳地扎在了卡奇金脚边的一株松木根上。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但卡奇金纹丝不动，他拔出刀后说：

"不要紧。正好，这才像坦波夫省人呢。"

他又对着太阳看看刀刃，试试刀锋。

"没有科斯特罗姆省人吗?"沃罗滕采夫问道。

上校慢慢地专注地审视每一个，一个热忱殷勤的士兵站了起来。

"你从哪里来?"

那个士兵跳起来，高兴地说：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皮涅斯县，我们那里有个阿尔捷米娅公正修道院，您听说过吧？"

"坐下，坐下。"他继续往下看，目光落在了一个大眼睛、大胡子后备役士兵身上，便问："你呢？"

"奥洛涅茨省。"

他没站起来，好像相互唠家常一样，矜持回答说。

说完，他不慌不忙地吃肉，两眼慢悠悠地转动。

沃罗滕采夫看了他一眼。

"大家吃饱了没？前面有一个小湖，可以在那里喝水。你们的脚怎么样，没受伤吧？"大家回答说没事。但沃罗滕采夫想的不是这件事，他竭力委婉地解释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哈里托诺夫笑逐颜开。

"我们要今夜走出森林。"他语气坚定地说道。但他并没有看中尉，而是在观察着士兵的面部表情，看看那奥洛涅茨人，看看伦错夫，又看看卡奇金，然后继续说："就在今天夜里，我们必须跨过公路。情况很复杂，穿过公路，大概很快速跑过。"萨沙惊愕地看着沃罗滕采夫。他是不是发疯了？如果徒步过公路，怎么用担架抬中尉呢？怎么抬个死尸呢？这是多么愚蠢的葬礼呀！如果这样，全体都得被打死。为什么对沃罗滕采夫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为一个死者要牺牲这么多人呢？难道沃罗滕采夫就是这样领导大家吗？

也正是这一点让哈里托诺夫开心，这种不计后果的固执性格是最使人感动的。他们的上校团长死了，但也不想把他的尸骨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至于为什么沃罗滕采夫上校疑豫不决，他哈里托诺夫也能理解。因为这一个古怪的群体，不是军队，不是隶属服从关系，不是奥夫罗西莫夫指挥他们，而是一种最淳朴的信任。

沃罗滕采夫看着大家。士兵们沉默无语。

不错，萨沙理解得对，其复杂之处在于中尉奥夫罗西莫夫不能在中途下命

令把上校团长的遗体扔掉，而他自身还要人家来抬。一旦失去了这种淳朴的信任，他自己也会被弃之于途，丢下不管。可是，沃罗滕采夫下令埋葬上校团长，还应当考虑抬着中尉继续走。

多罗戈布什团的士兵，有的坐在树墩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行李上，如果不是两组架起来的枪，他们很像是在举行乡村会议。沃罗滕采夫是位勤勉能干、稳健自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军官，他双手抱膀，从军帽檐下望着多罗戈布什团士兵。

士兵们依然一声不吭，也不看上校。有人低头看地皮，有人越过抬架看着远方。

当上校再次望着大家，眼光停在伦错夫身上时，他正在梳理他那笤帚般花白的胡须，用一只手怎么抓不过来，同时他意味深长地问道：

“到俄国还剩多少俄里，阁下？”

萨沙心里骂道：这帮蠢货，总念念不忘俄国，就好像德国人永远不会到这儿来似的！他们不明白机关枪是什么，只记得俄里。如果上校让步，我萨沙早就抛弃了这帮人。

卡奇金则毫无主见。

沃罗滕采夫直截了当地大声说：

“好吧，我们上路！准尉！”他向昂首挺胸的萨沙使个眼色，“我们俩替换下两个人抬死尸！”

说着他就挎上背带，扶起担架。萨沙一时进退两难，又没法反驳，只好无奈地走向担架。

“我来，上校先生！”哈里托诺夫不安地伸出手来，沃罗滕采夫摆手拒绝。他与萨沙一起抬起担架，好歹后面的人也抓起抬手。几个人就这样绊绊磕磕地向前走去。

虽说，上校昨天满怀戒备和明显的猜疑，最后还是收下了哈里托诺夫，而后者经过一个晚上和夜间的观察判断，认为遇上他们是一种幸运。大概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的肉体一旦到了严重透支的时候，其意志力也会因此消弱，像人们所说那样，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况且萨沙一开始就不难看出，这

位头脑冷静的上校，是军官中少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是有教养的人，而且还有威望，那他又怎么能屈从这帮来自俄国穷乡僻壤的野蛮后备役士兵的这种无声的愚昧陋习呢？即使他们携带一面庄严的旗帜，但是这块破布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奥夫罗西莫夫让士兵抬着他逃生的一面幌子，于是，萨沙不解地问道：

"上校先生，为什么一个劲儿地抬着死尸呢？这简直是胡闹。"

他俩走在前面，沃罗滕采夫没有反驳他的话。

"这叫什么现代战争呢？"萨沙胆子大起来。

萨沙有一双富有活力的聪明大眼睛，在他的眼中对于这样愚蠢队伍的任何托词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但沃罗滕采夫的语调却使他双眼眨了一下：

"现代战争在公路上迎接我们，准尉，您最好先考虑一下，您用什么射击？这种玩具枪是不能射击的。"

可能他是对的，但这一切只是一种托词，一种规避。萨沙又回敬他一句：

"您现在强迫我们抬死尸，又命令我们抬这个中尉。但我看他好像是一个黑百人团分子。"

准尉以为上校会生气。但他并没有生气，依旧心怀坦荡，也可能正想别的事情。

沃罗滕采夫又说："这是党派之争，准尉。只不过是水面上的涟漪，鸡毛蒜皮小事。"

"党派之争是鸡毛蒜皮小事？"准尉大吃一惊，脚下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了，他接着说道："那么说民族歧见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喽？那么我们还为此去战斗呢？到那时就存在什么分歧呢？"

"战争分正义与非正义，准尉。"沃罗滕采夫更加坦然地说，说着他用空着的手打开地图，一面走一面看，时而望一眼脚下的路。

说不是原则问题，那就算不是原则问题却还是不简单，反正抬担架很吃力，后面的士兵叫起来：

"抬高点，阁下！"

准尉平生大脑发达，善于动脑，可是身体从来没得到锻炼，况且最近几天他已疲倦至极。现在更是痛疼难忍，只希望快点抬到那棵树下，找个人替换。

这时，左边出现一片林间空地，太阳差不多从远处树冠上直射在他们身上。他们再次走上林间小路，由于松树浓密，路上显得黑乎乎的。小路一直是上坡，抬着担架更加吃力，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上校指示离开小路，向更陡峭的山坡爬去，直接穿过树林，在松树之间穿行。他们在这儿确实难得停步，只要不再爬坡，萨沙才强忍着继续走下去。当大家刚要爬坡时，上校本人立刻下命说：

"立定！放下担架。"

他们来到了森林深处一片开阔的山脊上，这里晨光万丈，风景宜人。阳光已经烘干了松树的老树干，许多松鼠在上面跳来蹦去，欢呼雀跃。山谷中松林稀疏，山谷下斜坡绵长，一直延伸到宽阔的山谷地。

沃罗滕采夫登上一个小丘，士兵抬着担架跟随其后。

他一言不发，停下来环顾四周，也让他们查看周围环境。然后，他断然地向多罗戈布什团士兵宣布：

"伙计们！我们就把卡巴诺夫上校安葬在这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而德国人也不都是无耻之徒。"

他一遍又一遍环视多罗戈布什团士兵，并平静地补充一句：

"否则，我们是走不出去的。"

当他们第一次在那个晨光灰蒙的砍伐林带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表示什么，可是在这块令人喜爱的高地上，在阳光刚刚晒出的松脂气味中，他们正亲手抬担架，掘墓，下葬死者。他们脸上先前蒙着一层愁眉不展的阴影，像是罪过，又不像罪过，哪儿来的罪过呢？那么多的人都死了，难道也是他们的罪过吗？现在，正是这位陌生的上校使他们脸上阴影为之一扫，他们脸上也没有反抗情绪。

那个奥洛涅茨省的士兵摘下军帽，转身面向东方，低声祈祷，虔诚地画着十字，突然说道：

"主啊，恕罪。"

其他人也不停地画十字。

沃罗滕采夫也不敢怠慢，大声说道：

“布拉戈达廖夫，你的锹在那里？开始挖吧，就在这里。”他指着小丘。

布拉戈达廖夫麻利地摘下工兵锹，迅速登上小丘，随后大家都聚过来、跪下来缩回脚，朝没有树根的地方挖下去。

多罗戈布什团士兵还有两把锹。卡奇金像早已准备干这个活儿似的，他跪下一条腿，开始挖一下扔一锹土，一刻也不喘息。

“好极了，卡奇金，悠着点!”沃罗滕采夫提醒说。

卡奇金卖力地挖掘着。

伦错夫和另外一个人去砍树条，给担架编个小屋顶，做成一个棺材。

这里是一片宽阔的原生林，尽管战争在森林周围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在这林间深处，却丝毫看不到一点战争的迹象，没有堑壕，没有弹坑，没有车辙，也没有抛弃的弹壳，这是一个炎热而宁静的早晨，阳光晒热了的松脂味浓烈扑鼻，文静地鸟雀，低声啾啾，此起彼伏，一派安全而自由自在的感觉感染了每一个人，好像并没有被包围一样，葬礼按家乡规矩进行。

墓地准备就绪，顶棚已经做好。

无论如何也得举行葬礼呀，超度亡灵还得有圣餐。沃罗滕采夫虽然不止一次听过超度亡灵，但重述这个仪式或者做其他什么指示，则无能为力。这一类事情对一个军官而言，尽管是神奇的，却风马牛不相及的，也不会留意的。

布拉戈达廖夫看到了上校的犹豫不决的目光，他立刻就理解了！他的机敏伶俐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因为受到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通过与上校三天朝夕相处，他已经明白了那种勿需言语的意思，并且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这种关系在上校和下士之间是不可能产生的，又何况年龄的差异。但是，布拉戈达廖夫虽然没有得到一字命令，也没有提出一项建议，但他已从上校犹豫不决的目光中读到了什么。只见他挺直了腰板，抖擞精神，不知模仿什么人，一脸严肃，他摘下军帽，看也不看地猛然扔在身后。他紧皱起眉头，好像他有无限权威一样，声音也不同平常提高嗓门：

"死者的全名怎么称呼?"

士兵们不知道，他们只称他"阁下"。如果没有奥夫罗莫夫，那么谁也不知道。奥夫罗莫夫从地面抬头回答这位身价抬高了的士兵问题：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于是布拉戈达廖夫向死者上前一步，弯下腰来，从他脸上揭下手帕。他挺直胸膛，扬起脖颈，面朝东方，向着太阳，以清晰有力的声音和准确无误的辅祭腔调，高唱颂词：

"主啊，请恩赐和平!"

他唱诗如此威严有力，完全合乎教堂规矩，奥洛涅茨省人和伦佐夫心领神会，他们马上做出反应，不停地画十字，每个人都面向东方礼拜。

"主啊，请垂怜!"

布拉戈达廖夫作为第一领唱，声音高过所有的人，他从辅祭的角色又立刻转变为教堂唱诗班的领唱。唱过诗以后，重新又进入颇有风度的嗓音响亮的辅祭角色，以绝妙的韵律、抑扬顿挫和动听的咏吟调唱颂。沃罗滕采夫也毅然唱颂道：

"啊，主的新亡敌奴仆弗拉基米尔，安息吧！长眠吧！至圣至尊的主啊，请恕罪!"

于是，全体人员包括军官都动了情，他们围聚在死者周围，摘下军帽，面向东方唱颂道：

"主啊，宽恕吧!"

一个人该有多么大的能量和多少才能啊！就是这个来自坦波夫省穷乡僻壤的青年农民，三天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跨过死亡线，如果不是遇到今天的特殊情况，你怎么也不会知道，也猜测不到，更想不到他在教会唱诗班唱诗，而且不只一年。大概他乐于服务，对于这些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事业，他喜爱，也内行。这不，每个词字正腔圆，每个休止符恰到好处，语调准确：

"在无上荣光的威严宝座面前，宣布他无罪，主啊，请恕罪!"

大家把奥夫罗莫夫抬过来，让他面向东方。他坐起来，不停地画十字，并

一起唱诗。哈里托诺夫看过死者那谜一样的面容之后，一面唱诗，一面擦眼泪，但眼泪仍不断地流淌。

"主啊，请垂怜!"

他不因身陷异国密林而受拘束，以更加威严的辅祭的口吻说：

"啊，主啊，我们的主一定能把他的灵魂安置在一个阳光灿烂、水草丰盈的地方，一块安宁的乐土上，率领我们大家前去，主啊，请恕罪!"

祈祷，还是部分应验了，死者遗体引导大家来到这个阳光明媚，安乐静谧的乐土。

所有的人面向东方，相互只能看到后背，只有最后一个人大家看不到，那人就是萨沙，他一句都不唱，脸上带着遗憾的苦笑。而最前面的却是布拉戈达廖夫，他那笔挺柔韧的脊背，虽不够魁伟但修长，他那有力的手指虔诚地在胸前画十字，也就这只手随时准备工作，并准备参加夜间的战斗，以求生存。

"感谢我主的恩典! 天国主宰的慈悲! 恳求降罪于我身，彼此共同承担，并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耶稣我主!"

此段，已日上三竿，天高云淡，14 个男子汉异口同声地喊道：

"献给你，主……"

第五十一章

俄国各兵种部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之后，顿时乱作一团，满大街全是拥挤的俄国士兵。如果在森林深处，部队的人流尚能平静地运动，可是一旦到了空旷光亮的地方或走到较大的林间空地、十字路口或靠近村庄的地方，部队就会遭到狙击。一处枪声响起，往往引发另一处或几处的射击。有时俄军错把德国人当成自己人，有时也会不小心朝自家人开枪。

8月17日拂晓，昨天的俄国第十三军团今天成了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其前头部分在距卡利坚邦村500步远的地方遭遇枪火和机枪火力的夹击。由于没有指定的混成连指挥机构，佩尔乌申上校牵头并得到其他部队协助，从树林里拉出几把火炮，安放好后马上开炮还击，同时他又亲自率领一个混成连，高举涅瓦团的团旗向村内发起冲锋。结果，德国人丢下4门火炮，逃之夭夭。

强攻下来的卡利坚邦村的林间空地足有1平方俄里。之后，部队进入密林之中；大约过了两俄里，他们又来到一片空旷地带，刚来到一座村子近旁，他们再次遭遇了分布在大路两侧和十字路口的火力狙击。

佩尔乌申上校尽管在部队服役多年，但仍没有丧失士兵的质朴天性和下一次突围的激越之情。因此，他能永远和士兵打成一片；他从来不会率领士兵去干那种办不到的事情，去做无畏的牺牲；但是一旦他出面牵头，士兵也不会不跟他走。佩尔乌申的冲锋队伍是由涅瓦团士兵、纳尔夫团士兵、科波罗夫团士兵和环境团士兵组成的混成部队；还有两个不满额的炮兵连，紧随其后，切尔涅加也在其中。

他们重新调整火力，将所有炮弹、子弹全部压上炮膛和枪膛，再次发起了冲锋。佩尔乌申上校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结果在白刃战中不幸受了伤。面对俄军的猛烈攻击，德国人感到恐慌，他们仓皇而逃，丢下了许多枪支弹药。

正像我们前辈在战斗中的表现一样，佩尔乌申冲锋队一整天一直在不停地战斗。突围之路依旧无比漫长，林中大道有不计其数的里程、德国人的堡垒一个接着一个，又是鹿砦，又是铁蒺藜；机枪架在十字路口，大炮设在大路两旁，张大口等待着蜂拥而至的溃退的牺牲品。当俄国人刚刚抬起头来观察情况，德国人立刻动用各类武器向他们倾泻下来。俄国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体力下降，饥渴难耐，炮弹和子弹越来越少，伤员不断增加，敌人的掩体越来越坚固，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刺刀见红的肉搏战。

此刻，太阳偏西。从早晨起，人数就不断减少。发狂的人们，丧失了行动和理智，也丧失了希望。

冲锋在最前面的佩尔乌申已两次负伤，但他依然举着刺刀向下士下命令……

街头即景

高高举起的团旗现在已经垂卷下来，旗手仍未撒手，他与团旗一起伏在了地上。

佩尔乌申一处伤口已经包扎，另一处伤口仍血淋淋的，他用一只不能弯曲的手把旗帜摘下，射击开始。一排炮弹在他身旁爆炸。

这面旗帜是圣乔治旗，旗杆顶端镶有大十字架。

破损的旗帜真可怜，让人痛心。他不停地画十字。

他取下旗，把旗杆递给副手。

副手折断旗杆。旗杆成了一根木棍，一根普普通通的木棍，然后扔掉了。

他们带着一把铁锹垂头丧气地走开了。需要挖一个坑。他们掘完了一个土坑。他环视周围环境，看看树。树冠不停地在爆炸声中摇摆。四周一片隆隆作响。

近镜头：佩尔乌申端坐一个木桩上，静静地坐着，思考着。他由于多处受伤更加小心翼翼。血从他的脸上、脖子上和衣服上流下。军帽已经炸烂，歪戴着。他那翘起的两撇胡子已经垂下，他那双金鱼眼已不再闪烁傲慢的光芒，而是目光绝望。他跟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靠近他。这沉思的片刻，可能是他 54 年生命的最后时刻。

爆炸声声，枪炮轰鸣。

他转过头来，看一眼旗手。旗手证明，一切就绪。他掩埋了他，像埋葬了一半心。

他用全力喊道："上尉！格罗霍列茨！"

瞧，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格罗霍列茨，帽子丢了，裸露出秃顶，只有头顶上有少许黑发。原来他早已不年轻，可他的动作怎能这样敏捷，随时准备着呢？不错，瘦人往往如此。他胡子翘起来，或许是因为绝望。佩尔乌申对他说：

"怎么样，我们再试一下？把凡是能拿动枪的人都集合起来，指挥机枪手射击。"

格罗霍列茨："好吧，我们试试看，现在就办，没关系，我们能行。"

佩尔乌申站起身来。他好像更高大了，威严耸立。

可敬的父亲！我们一定为您赴汤蹈火。他拿起军帽向火炮挥动两下，两门火炮准备战斗，而它们还在树丛深处，炮手们在其周围奋力抢出树林。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切尔涅加。他赤膊上阵，双肩隆起的肌肉像两条不断扭曲的蛇。他汗流浃背，凶狠地叫道：

"伙计们，抓紧！使劲儿拉呀！"

火炮滚动了！响起咯吱咯吱的声音，像什么东西被轧碎的声音。

一声绝望的喊叫，像他又不像他："急射！开炮！"

开火了！我们的机枪手就在附近。有好几挺，幸存者全部投入了战斗。

从背后看：透过森林边缘我们看到，在矮树丛里，我们的士兵从小松树中间跑出去了。军官当然跑在最前面，高举的马刀在头上寒光闪闪，可他们孱弱的身影，对敌人构不成威慑。而对自己人来说，可不能落伍。伙计们，我们要协同作战!

这不叫进攻，而是跌跌撞撞地奔向前方，高喊的“乌拉”声听起来只是“啊，啊……”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趔趔趄趄，他们就这样拼杀! 瞧，有个人扑倒在地。死了么？没死，伏倒在小松树下喘息片刻。你们冲吧，我不行了。我这人命该如此。军官的马刀寒光闪闪，像中弹一样，他们一下子扑倒，机关枪哒哒响。

我们的人倒下了! 哎呀，都倒下了，步枪都端不住……怎么啦？一只步枪上的刺刀插进地里，枪托在不停地摆动，摆动……

格罗霍列茨在疯狂地奔袭，我们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了。难道敌人不会把他打倒么？他在冲锋!

从正面看：在他的前面，超过所有人的是高大的佩尔乌申，他依旧威风凛凛! 他怒发冲冠，胡子高高翘起，手端步枪，刺刀出鞘。

他一下子撞上了没有发觉的贴在地表的铁蒺藜，猛然扑倒在地。

从战场掩体里，迎面跳出一个壮实的德国鬼子，他端着刺刀，等待我们这位高大的、可怕的上校!

第三次肉搏战打响了，这也是必要的。佩尔乌申上校倒下了。

机枪不停哒哒地响。俄国士兵进攻势头不再。进攻中断。正在撤退。

正在森林边缘上那位变得凶狠、肌肉发达的切尔涅加发现，不必再开炮了，而是应当撤退。

他一下子跳到炮车上，拧下炮镜。大家学他的样子，卸下炮闩。

他们一起跑了，全都进入森林，向林中深处撤退……

第五十二章

克柳耶夫将军本人既没有指挥佩尔乌申上校冲锋在前的所在军团，也没有指挥后卫索菲亚团在希托萨加森林的掩护战，他滞留在中路部队，东躲西藏，左右徘徊，遇到狙击拔腿就跑，丧失了许多战机。因为，在他眼里包围圈已无法冲破，没有人能用半个军团兵力突破敌人的重围。

俄国的残余炮兵依然在独立作战，他们经常变换阵地，遇到敌人便开枪射击，逃跑时能带走的武器尽量带走，带不走的只好丢掉。此外，河滨的沼泽地又阻断了俄国部队的前进道路，在这片多沼泽的洼地，炮车深陷不出，辎重车也无法运转。虽然公路近在咫尺，可要上公路至少还有 3 俄里路程，于是部队再次退回东方，向着永远达不到的威廉贝尔格挺进，希望能寻找到通向干燥地带的通道。现在，退却的人流以每小时不是几百而是数千的速度莫名消失。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围绕着克吕埃弗团团转，在扎德克附近的林间空地上遭遇了交叉榴霰弹袭击，他们又惊慌地退回森林。

就在这里，被围困的中央军团的唯一指挥员酿成一杯苦酒，使俄军蒙受了奇耻大辱。克柳耶夫为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下令扯起白旗。在整个东普士转来转去艰难苦行的 20 个营兵力，面对 8 个营敌人，终于屈膝投降；而散在森林中为数不多的俄国士兵也只面对 6 个营敌人。

“避免无谓流血牺牲”成了至理名言，每一个人类的行为可能常常囿于这种富有人情的解释。“避免流血牺牲”是高尚的、合乎人道主义的，你怎么反驳呢？难道就不该有能够预先防止流血牺牲的将军吗？

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起白旗。按理说，团旗不能与白旗一起带来。

这桩丢人事件发生在靠近森林出口的一块林间空地。

街头即景

辎重车、炮车、救护车……横不成行，竖不成列，东一辆西一堆，挤满了林间空地。

二轮马车、大型带篷马车上挤满伤员、医生和护士。而四轮大货车上有武器、军用品、礼物，还有可能从德国人那缴获的战利品，步兵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脱下鞋，有的从下面挤进来。

马背上哥萨克骑兵密集地抱成团，还有各自为政的炮兵……

一群穷途末路的散兵游勇。

这是一伙将军，都骑着高头大马，哥萨克兵卫队在他们左右。

克柳耶夫将军紧张地保持着外表尊严。他双眉紧皱，严肃环视厉声说道：骑兵司务长，脱下你的贴身衬衣，挑在枪刺上，慢慢走向敌人。"

骑兵司务长执行命令，他把刺刀递给身旁的人，脱下自己的外衣，又脱下内衣……

然后把内衣像一面白旗似的挑在刺刀上，前行。周围杂声四起。

这是哥萨克中间的喧闹。

司务长眼望他们，伫立不动。克柳耶夫猛然转过身来，喧哗声立刻止住了。克柳耶夫挥挥手，司务长打着白旗走了，喧哗声又响起。

稍远处另一小群哥萨克说话了："我们认可!" "哥萨克不认可，哪里见过这种丢人现眼的勾当?" 这不是谢尔加·阿尔秋哈吗? 他是一位好斗的老手。他长一颗溜圆的大脑袋，头上马马虎虎斜扣着一顶军帽，从别人背后鲁莽地大声吼叫："别在那儿浪费时间了!"

克柳耶夫声嘶力地喊着："谁在那里指手画脚?"

有一位带无星肩章的骑兵上尉策马出列："顿河第四十骑兵中队上尉韦杰尔尼科夫!"他直视将军回答，周围喧哗声再次响起，叫喊声更高。

克柳耶夫环顾四周，妄想用威严的眼神震慑住局面。然而，凡是向敌人屈膝投降的人，无论他怎么故作镇静，也是色厉内荏，内心虚弱。有一个士兵大声喊叫："这算什么事儿呀！当俘虏？我们可不同意!"他周围的士兵喧哗四起，经久不息。他们的首长，一位中校，分开人群，绕过四轮马车走到骑在马上的将军面前，转过身来。

他向将军行了个军礼："中校苏哈切夫斯基，阿列克索波利斯基团！您也指挥过十五军团！您有义务率领我们突出包围，将军!"他以鄙夷的目光，从下朝上逼视着。

克柳耶夫十分难堪。他双眼闭合，又睁开。苏哈切夫斯基依然站立不动，没走开。难道将军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难道他本人心情不沉重吗？可是，为了避免流血牺牲呀！咳，克柳耶夫无法坚持己见，他有气无力地说："请便，谁愿意突围就去突围自救吧。谁有能力谁去吧。"他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之后，又看看手帕，手帕是白色的。将军自己的专用手帕!

接着，他抓住手帕一角，像抓住一个救命草一样在面前摆白手帕，尽力忘掉与下属谈话带来的不愉快，催马走到树林边缘，紧随挑着白内衣的司务长之后，前去向敌人屈膝投降。

接着，整个司令部跟随其后骑马结队而去。人们慢慢跟着走了，到谁那儿赶快停下……快点结束吧，快点……

在兵站医院前，医生从马背上传达命令："请注意！军团司令宣布投降，凡是与我们医院一起走的人，一律扔掉武器！赶快扔掉!"

一名不知所措的小兵，抚摸着步枪："扔到哪里好呢?""扔到大树下，喏，就扔那儿!"医生说着从带篷马车的篷顶找到一件伤员的白衣说："不要命了吗？给我步枪，小老乡!"说着，他从那个不知所措的小兵手中夺下步枪，并让他迅速穿上白衣。

其他人也纷纷穿上白衣，纷纷扔掉步枪。

这时忽然响起一个响亮的挑战的声音："唉，我说哥萨克!"

此人就是骑兵上尉韦杰尔尼科夫，他掉过马头对自己的部下说："这里不是我们永留的地方!"

是啊，哥萨克都拥护他! "不，绝不投降!" 军人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这时，谢尔加·阿尔秋哈手舞足蹈。他身上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魅力，我们现在看出来没有？

紧接着，韦杰尔尼科夫下命："全体上马，三人一行向右看齐，中步前进!"

他一挥手，催马起程。骑兵紧随其后，他们三人成列，三人成列，三马并行，哥萨克出征了。

苏哈切夫斯基忽然对着全团士兵喊道："阿列克索波利斯基团士兵们! ……我们投降，还是突围?"

阿列克索波利斯基团士兵高声喊道："我们突围! 我们突围!" 苏哈夫斯基说："我不强制任何人。谁想走……" 他举起一只手说："原地排成四人一列!" 有的士兵推推搡搡碰碰撞撞，排成四人一列；但有的士兵还在原地不动；有的士兵刚刚起步，又退回去了。

许多人拥到苏哈切夫斯基身边问道："我们能成为坚强的队伍，阁下？" 苏哈切夫斯基高兴又严肃地说："伙伴们来吧! 让我们成为坚强的战士!"

由于克柳耶夫将军的出卖，约 3 万俄军成为德国人的俘虏，其中绝大部分人不是伤员，还有许多人是非作战人员。

最后，苏哈切夫斯基中校率领 2500 人成功突围。

其中，骑兵上尉韦杰尔尼科夫在骑兵战斗中不仅成功突围，而且还缴获了德国人的两门大炮。

第五十三章

布拉戈维先斯基将军正在读列夫·托尔斯泰写的库图佐夫的书。他年过花甲，须发皆白，身体发福，很少行动，但他认为自己就是库图佐夫，还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还能全面周到、审时度势、审慎从事，而且机警过人。他深知，任何时候都不应亲自做出任何一断然的决定性的指令，因为眼前发起的战役违反他的意志，除了一片混乱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军事活动总是按照它应当进行的规律独立发展，往往不与人们臆想的结果相吻合；事件有其必然发展过程，一个杰出的统帅必定放弃参与这些事件。因为长期在军队生活，将军对托尔斯泰的观点更是深信不疑，突然说出自己的决定乃是最愚蠢不过的事，这样的人永远备受折磨。

军团在俄国边界一个偏僻的地方度过了3个昼夜。军团首长离开司令部，身居一间乡村小茅草屋，虽说狭小却可安然小憩。只有偶尔从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混合炮声才打破寂静。值得庆幸的是，在普鲁士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布拉戈维先斯基兵团都置身事外，没有参与其中。

而正在休整的军团还不知道，军团的太平日子完全靠军团司令的机智迅捷的情报促成的。列夫·托尔斯泰也有疏漏之处，首长在拒绝签署命令的时候，也应大大加强书写正确情报的能力，缺少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在战斗中保持冷静头脑的情报，就决不能拯救狼狈不堪的部队；缺少这样的情报，一个统帅就无法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库图佐夫，他统率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是屠杀和歼灭人，而是拯救和吝惜人。

正是根据8月16日的情报，布拉戈维先斯基美滋滋地想象，如果里特季赫那个师最后能补充到自己那个团，那么，他们明天就可以出征占领奥尔捷利斯堡；仓皇撤离之前整整两天无人知晓战况了，现在敌人驻有重兵，不少于一个师（两个连加两个旅），卡马罗夫师在左翼作为梯次配置（梯次配置在俄国战略术语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髦语，军事文件上缺了它看上去不够庄重了）。同样，托尔佩戈骑兵师几次调动使这个情报生辉，布拉戈维先斯基有充分把握预见，他们可以平安地度过8月17日一整天。

8月17日清晨，还没有投入战斗的里特季赫师，早已摩拳擦掌，做好战斗准备，炮兵准备一次进攻夺城。但是上午11点，他们突然接到前线司令部早晨发出的迟到5小时的命令，前线总司令要求布拉戈维先斯基军团前去拯救正在溃败的第二十三军团，偏北进发，兵临威廉贝尔格城下，偏西出击。"前线总司令要求你们竭尽全力执行规定任务，并迅速与萨姆索诺夫将军取得联系。"布拉戈维先斯基的计划全盘落空。

对于这项使命，布拉戈维先斯基一直忧心忡忡，既然行将灭亡，那么迟早就会溃灭。此刻拯救他们如同火中取栗，可能引火烧身。

不过，作战任务本身也容许有解释的自由。根据相类似的驻军部署，例如军队要从梁赞调往莫斯科，命令部队先到卡卢加，而且根本不计队列和方便与否，让部队再次返回梁赞。而后二次出兵卡卢加。因此，屡战屡胜的里特季赫师攻占奥尔捷利斯堡后，布拉戈维先斯基命令该师退出被占城市，不是向左逼近威廉贝尔格，而是向右撤退15俄里，之后强行军直扑威廉贝尔格。

同时，布拉戈维先斯基用同样方式向前线司令部递交一份颇有说服力的报告：

……为寻找萨姆索诺夫已向奥尔捷利斯堡派出骑兵侦察分队；为与第二十三军取得联系，也派遣骑兵侦察队前去霍尔日。到目前为止，情况不明。我正在指挥奥尔特里斯堡战斗，我预计正从沿线撤退，……与司令一起撤退，以便向威廉贝尔格方向进发。

当然，要想办法把托尔佩戈师投入进攻，尽管进攻的方向是它今早擅自撤退的地方。但是精明的托尔佩戈早在他的报告中仔细解释说，他的师已疲惫不堪，人困马乏，只好卸鞍休整，不能再次执行任务。布拉戈维先斯基二度下令，结果托尔佩戈再次送达书面报告，拒绝执行。当布拉戈维先斯基第三次下达带有威胁语句的命令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备马出征。

而今，当这场战争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解决了之后，布拉戈维先斯基才慎重地考虑派遣谁奔袭威廉贝尔格，思来想去他觉得涅奇沃洛多夫指挥的混成部队最合适执行这项任务。何况昨天涅奇沃洛多夫在整休日居然以极怪僻的举动，贸然夸口说他力争拿到这次奇袭任务，只等军团司令下命令。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引起了布拉戈维先斯基极大反感。布拉戈维先斯基对如此放肆的下属最不能容忍，总想方设法惩治他们，给他们加重任务。涅奇沃洛多夫除了军人之外，还是一名作家，所幸他没有完全沉溺写作而超越军职界限，否则误了军机定当受到审判。这样，他最适合指挥危险奇袭任务。

8 月 17 日午后，涅奇沃洛多夫受命率领拉多什团和两个炮兵连出发，并命令急行军，该师主力部队稍后投入。

第五十四章

涅奇沃洛多夫的第一大优点不是行动神速，而是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不止一次发现，当人类面临几种抉择的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往往要比靠不住的快速决定更早达到目标。

他已年届五旬，但依旧未娶，只收养了一个义子，他把大部分的空暇时间都用在了超越个人的外部目标上。故而，什么个人财产、不动产一类的东西，他从不动心。他所追求的目标，并非个人目标，而是始终不渝地效忠皇室和俄国。40年间，他心目中这个目标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青年时代，他孤军奋战，刻苦努力，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他就提出了总参和国防部的改革意见。然而，正因如此，他的职业成就屡屡受阻，也断送了升迁的机会。那时，他常与对他怀有敌意的高级军官、将军们和近卫军发生冲突。他们口口声声说对皇帝效忠，但实际上对皇室的忠诚大打折扣，他们的地位越高，越缺乏爱国主义激情，而是热衷于追逐一己私利。他们效忠沙皇，不是把他看成皇帝，而是因为沙皇可以不断给予他们财富。

涅奇沃洛多夫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了他。他们认为他不是他们圈里的人，还有可能危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从那时起，涅奇沃洛多夫便被打入冷宫，列入年迈军官之列，常常遭受不快的诽谤和排挤，而且在执行命令时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能无条件服从。虽然他不能马上效忠皇室，但他依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机智行事。

为摆脱内心压力，寻找出路，涅奇沃洛多夫开始为平民百姓写俄国历史。

他觉得写俄国历史并非有悖于军务，而是二者之间共同的传统，只有继承这一传统，他的军旅生涯才有意义。他为自己找到了写作目标，那就是通过其他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阐明俄国人忠于君主的思想，同时提请读者回溯既往历史。这样，他决定全身心地，顽强地去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尽管他所阐述的这一段历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被大力推荐给军队和地方图书馆，该书也得到了普遍欢迎，风行一时，但作者并未陶醉忘情。涅奇沃洛多夫对皇室忠心耿耿曾引起将军们的恐惧，而今又受到文化界的嘲笑；他们认为这部俄国史只能让人忍俊不禁和厌恶反感，并且怀疑是否有过这段历史，他们全面粗暴地否定了涅奇沃洛多夫的信念："君主制并未束缚俄国，而是使俄国不致陷入深渊；君主制也不是一种桎梏，而是要把俄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因为涅奇沃洛多夫对王朝忠贞不贰，所以他无力同批判他的人论战，因为无论国家发生了什么事，他从来不敢责备皇帝，也不敢非难他的近臣以及皇亲国戚，而只能保护他们，并解释说，上层社会还是好，只是被误导了。他再次靠坚忍不拔的精神，保持沉默和耐心等待。而对于拉多什团，他更是异常喜爱，因为该团在 1905 年莫斯科暴乱时捍卫了皇室。虽然他从未在拉多什团服过役，而且该团的人员也几经变化，但他还是对该团大加推崇。

第六军团近两天风平浪静，涅奇沃洛多夫只好耐心等待。他在前几次掩护战斗中的顽强表现并没有感动任何人，现在 25 俄里外的俄军正在艰难战斗，他为自己袖手旁观、无有作为而备受煎熬。他骑在马背上爬上两三俄里的高岗，倾听着轰轰炮声，漫无目标地用望远镜向远方张望。

两个昼夜之后，司令部又下令涅奇沃洛多夫率领第六军团加紧进行，务必在第二天上午做好一切准备。军团司令部过去丧失的时机，本不应当让第六军团加快步伐来弥补，更何况部队主力还在蹑足而行，但是涅奇沃洛多夫还是命令少尉茹科夫斯基率领半个连骑兵派做先锋。

说来也怪，在没有分派作战任务的两天里，涅奇沃洛多夫全身乏力，精神萎靡，印堂发暗，脸上无光。可是刚刚接到命令，这些症状立刻一扫而光，

病体痊愈。他的拉多什团官士，也是全军唯一的部队，也跟他一样一旦被允许投入战斗，个个精神百倍。涅奇沃洛多夫大声给炮兵下令，我们在拯救自己人。

由于意识到“去拯救自己人”，一个团化为两个团，两个炮兵连化四个炮兵连。只是炮弹没增加。

身材高瘦的涅奇沃洛多夫骑着高头大马，威严地走在临时集合起来的先遣队的最前面，而紧随其后骑在马背上的是他的大胖子副官——快乐的拉什科。

快到威廉贝尔格时先遣队进入一片优质的针叶林带，林中松树高耸入云，古铜色的树干光滑平整，树冠差一点就直插到仲夏的晴朗天空了。现在，他们在树林行走，犹如提前进入了黄昏。

部队行军超过10俄里之后，远处传来了步枪的呼呼声和机枪的嗒嗒声，炮声依稀可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军在突围，敌人在反击。显而易见威廉贝尔格是包围圈边缘上最远的据点。“我们的部队应当马上要去占领。”涅奇沃洛多夫快马加鞭，向前方疾驶而去。

涅奇沃洛多夫队伍直达威廉贝尔格城郊，狂妄的德国人居然没有布置一个哨兵。队伍到了森林边缘，涅奇沃洛多夫命令全体隐蔽，他本人也骑马隐藏到最边上的树下。骑兵侦察队也在骑兵少尉率领下趟过小河，落日从威廉贝尔格方向发出即将落山的刺眼光芒，他们的面前清楚地显现一片沼泽洼地，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完好无损的小桥。因为这座桥是德国人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舍不得炸掉。在桥的另一侧根本没有设哨兵，莫非他们真的把我们当成傻瓜了？不，刚好相反，在桥那一侧，城边上有数座稀稀落落的房子，侦察兵已经交火。涅奇沃洛多夫立刻下令派一个分队带两挺机枪通过小桥向前运动。再往前，房子密集多了，从火车站便可进入城内；从右侧绕行也过不了城区，因为那边是一片多沼泽的草场。从左侧也绕不过，另一条急湍的小河切断了道路。整团人马可以排成行军队列大大方方地用一个小时通过小桥，在对岸准备攻城。

涅奇沃洛多夫下令两个炮兵连占据森林边缘的有利阵地，阵地在道路两侧。

威廉贝尔格城郊开始射击，城市的另一侧枪声又起。不，德国人在这城里已经朝不保夕，他们处境不妙，比遭受夹击还糟，现在已四面楚歌了。你看，他们把散兵线面朝西方，没有料到围猎者从东方追来。

面对即将获得的胜利，涅奇沃洛多夫那张黝黑平静的面孔顿时容光焕发。他迅速召集各营连指挥员开会，讨论如何过桥，过桥以后各单位如何行动。

这时，骑兵少尉茹科夫斯基派一名骑兵送来情报，报告说，7名士兵通过城郊跑到他们这里来，其中两名是被打散的第六部骑兵团的士兵，4名是波尔塔瓦步兵团的，1名是军长护卫队的哥萨克。护兵肯定地说，萨姆索诺夫是在对射中中弹身亡的。

关于萨姆索诺夫是否已经死了，现在没法追查清楚，也可能是误传。但涅奇沃洛多夫抓住了一个主要的东西，那就是既然士兵可以单独穿过威廉贝尔格，那么说威廉贝尔格应该是唾手可得的！如果说第二十六军团最远侧翼的波尔塔瓦团逃脱的士兵能逃到这里，那必须抓紧时间攻城，因为德军已经崩溃了。

他坐下来给师部写报告，说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请求予以帮助，尽快提供炮弹，最好再派一个炮兵连来加强火力。

太阳已经落山，但天色很长时间没完全黑下来。一眼就看到两栋房子起了火。骑兵少尉带领侦察兵在战斗。第一营随少尉过桥，第二营要保持间隔。

第一营平安过渡，没有受到狙击，但第二营受到对岸树丛中——小火炮轰击。我方炮兵立刻还击，另一支德国部队加入战斗。这时第二营也一一通过小桥。

天色更暗了。城内大火越烧越旺。

涅奇沃洛多夫来到茹科夫斯基少尉身边，亲眼见到了波尔塔瓦团士兵和

哥萨克士兵丢盔卸甲的狼狈相。第一营转过头进攻火车站，火车站的德国人顽强抵抗，该营等拉多什团其他部队增援。第三营第四营趁暗夜通过更便捷一些。

夜色更浓。炮声渐渐停下来。火光熊熊。城内没有照明，依稀看到闪闪亮光，电力系统已经破坏。天空悬挂着一轮弯弯的月芽儿。月光和火光刚好能在进攻时辨别左右战友，但从远处却看不清他们。局势对我军十分有利，再过一小时，全体人员进入待机阵地，两个营已经准备进入城区，第三营迂回进入制材厂，第四营做第二梯队。涅奇沃洛多夫猫着腰走到河湾小路，与罗什科及几名军官从右侧来到河边，右侧是一块斜着凸起的尖硬而干燥的休耕地，他指示各营就这里发起进攻。

在城市的另一侧，射击声渐渐稀少，但并没有停止。我们的人虽然与我们相距三四俄里，可感觉好像和我们在一起。在那边，他们孤零零地各自为战，东突西闯，迷失了方向，大部人马相继捐躯身亡。

在这边，涅奇沃洛多夫在这满天紫红色的夜空下面独自行走，不时扬起他那只手。

他对胜利深信不疑，今晚他有足够的兵力拿下威廉贝尔格城，而且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到明天早晨包围圈必将突破。这个突破口只要打开一天，所有的人都将向这里聚集，包围圈将烟消云散。

涅奇沃洛多夫越想越激动，他不记得在这一周战争中或者在和平时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欢快心情。

距预定发起攻击时间只剩 15 分钟了。

他转身返回大路。

刚好此时正有人在寻找他，是师部的传令兵。涅奇沃洛多夫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他那个细长的电筒，靠在一面电线杆下照亮：

前卫部队司令涅奇沃洛多夫少将：

鉴于敌人已无力抵抗，主力部队已被召回。威廉贝尔格城下之

战，请不要发动，我们不能给予支援，而且整个军团正准备撤回俄国本土。请等待下一道命令。

谢尔比诺维奇上校

涅奇沃洛多夫看着这纸公文，哞哞地大叫起来，好像肋骨间被刺穿了似的，他一下扑向电线杆上，用牙齿啃咬着干裂而多刺的电线杆子。

第五十五章

沃罗滕采夫站在安葬卡巴诺夫上校那个山脊上，差一点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因为从死寂的奈根堡方向传来了炮击声。由此可以断定，这是从外侧向城里射击，是俄国炮兵炮轰奈根堡。现在，德国人只是有气无力地还击一下。沃罗滕采夫转过身面向枪炮交加的方向，炮击停止了，只剩下稀稀落落的枪声。

此后，在确定计划的一整天，沃罗滕采夫几乎每一刻钟都在充分地运用他的听觉和视觉，一面察看地图，确定地点；一面观察士兵，查看他们的双脚，还需要做出决定和正确指挥。看来，在这样的军事活动环境当中，头脑中不会有想其他任何事情的空间。

然而，在他的头脑中好像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通道，通过玻璃窗可以互相看见，却听不到声音。一条通道是军务思想活动，丝毫不能停顿，也不敢有一点懈怠，因为要求他把 14 个人和一个伤员带出险境；而另一个通道，无人催赶，无须匆匆，任其自由驰骋，无拘无束，而且都是一些彼此不相干的想法，一般说有关过去的、未来的或者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第一个通道是如何求生；第二个通道是想一旦死了的情境。

他再次想起爱沙尼亚团士兵。他们没有撤离走开，他们要求自己人不要撤退。头两天是这样，那么以后是否有点苛求了呢？……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然而已经无法挽回了，有人想当俘虏，他们已经当了俘虏；有人想突围，他靠自己力量突出重围；有人捐躯阵亡，早已横尸旷野走上了黄泉路。回忆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沃罗滕采夫并没有欺骗他们，他们正是从歹毒的歪嘴斜脸的

新兵总管那里、怀着这种怨恨情绪，鱼贯进入这条空旷寂寥的第二通道。他根本没有欺骗他们，一直真诚对待他们，他们坚守一个必要而重要地段达 20 个小时，这对全军有很大帮助。如果其他人也能正确地处理的话。可惜，其他人都溃散了。

这说明，他实实在在地欺骗了他们。

怎么才算对呢？是没有尽心吗？还是考虑欠周详？抑或没有尽全力呢？总之，当时没有竭诚努力，没有以生命为重。那么你在寻觅什么和构建什么？大家必定把你打翻在地，给你定个罪名，一个最差的瞎指挥的罪名。

当时，一切都崩溃了，如何做才是对呢？是指挥作战呢，还是作壁上观呢？

第二通道思想丝毫不影响第一通道思考，一点不挤占它的地盘，有它自己的空间。既可供回溯往事，也可抒发恻隐之心。

阿莉娜一旦成了寡妇，她将痛不欲生、走投无路，无所适从，直到很多年后，才能恢复过来。

他又回想起在彼得格勒的那些日子，她能把他塞得满满的书桌擦拭得一尘不染，而且连桌面上的铅笔都不动一动；当他需要肃静的时候，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出入开关门连一点声响皆无；她喜欢做客，偏爱交往，但为了不连累他，她一概拒绝邀请，也不迎宾待客；丈夫给她带来幸福或不幸，她都能够做出牺牲！可是，她与他共同生活中都见识过什么呢？他们从来没有乘车外出，也没有一起旅行远游，没有到任何地方参观访问。

战后，这一切都应当有一个根本改变。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愿望，只要你还能活下去，这一切才能成为现实。可是，我呢？

"……我嘛，不能做无谓冒险，我保证能活下来。"沃罗滕采夫对哈里托诺夫笑笑。此时他正与哈里托诺夫并肩趴在一件大衣上。

"真的吗，为什么？"哈里托诺夫高兴地问道。

"在满洲，有一个中国老头为我卜过卦。"

"他怎么说的？"哈里托诺夫钦慕地望着上校插言道。

“他预测说，在那次战争（指日俄战争）我死不了，不管再经过几次战争，我都死不了。但在我69岁的时候依旧要死于战争。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幸运的预言吗？”

“真了不起，那么您要等到哪一年呢？”

“你还没说，那是1945年。”

那一年，好像出自威尔斯的预言。

他们躺在一棵稠密而蓬松的松树下面，这里是冬季野兔嬉戏的好地方。沃罗滕采夫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5步之内无人能发现这个地方。这里距公路最多不过半俄里，躺在这里能够清楚地听出汽车和摩托车的声音。如果德国人兵力充足，他们就会向这里派巡逻队进入拉网式的搜捕。很明显，他们兵源不足，所以到天黑以前躺在这里都会平安无事，但再向前运动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森林突出部分的面积并不大，同时在他们前面这片突出的林带里还可能藏有另一组俄国士兵，况且说不定德国人可能提前从邻村莫特肯调集兵力。

沃罗滕采夫提议，左右前三方向各躺2名士兵，其余人都躺中间。他们到达这里恰好是午后1点钟——一天最炎热的时候。这里的空气闷热，暑气烤人，大家四肢乏力，口渴难耐，纷纷脱下帽子。

“没关系，”沃罗滕采夫安慰大家说，“在阳光之下热一点，没多大关系，以前我们在辽阳城下怎么样？8月18日早晨也是这样烈日炎炎，傍晚我们要撤退，顶着日本人的和我们自己的排炮，还得冒着夹着灰尘的疾风，漆黑不辨五指的天空，狂风加骤雨，电闪雷鸣，而且日本人的炮火始终一刻不停，根本分不清是炮声还是雷鸣。”

这里虽然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往后撤，因为到达这里也很不容易，通过铁路两旁的开阔地带，德国人从铁路装甲车上根本射不到这里。他们兵力不足，只能整日在奈坚堡城下东游西转，也不能向这里靠近，只好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地胡乱打炮。今天是突围最有把握的日子，明天就晚了。

第一军团覆灭使沃罗滕采夫心急如焚，他在关心奈坚堡城下之战的结果，关心第一军团的命运，有谁还在战斗？克雷莫夫，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否已经

突围？

沃罗滕采夫一连几个小时俯身在一张展开的地图上，他没有纵览全局，而是趁天黑之前记住林边的每一个沟坎。他要想象出不同地形的距离，一定不能有一点疏漏或缺乏信心；一旦有确定不了的地方，就拉起大衣在里面划根火柴查看地图。

沃罗滕采夫并未把他的计划在全体军官会议上宣布，因为这些军官都处于半无序的游击状态，如谁应当执行什么任务。布拉戈达廖夫和卡奇金，这两位多罗戈布什团最优秀的射手，他们自称健壮如牛，身材精练，慢功出巧匠的猎手；还有年轻的叶夫格拉福夫，呢绒店的伙计；陆军少尉哈里托诺夫，他是士官学校的一等射手，他请求射击最远的目标。沃罗滕采夫把这5个人集中在自己身边，在一片树枝低垂的松树下的沙地上，6个人的头靠在一起，12只脚横七竖八地散乱伸着。此外，躺在担架上的中尉奥夫罗西莫夫，也在他们附近躺着。中尉更潺热难耐，伤势恶化，可是大家又无力帮助他，只有一个人能说一些减轻痛苦的安慰话语，那就是沃罗滕采夫了。

"……必须在月光下，借助于夜幕掩护，才可以开始行动。刚开始最危险，只能匍匐前进；前哨组是布拉戈达廖夫和卡奇金，他们手持屠刀慢慢前行，他们要等到临近黎明时才可以穿过公路，因为德国人在天黑以后十分小心。布拉戈达廖夫和卡奇金顺利地走过100俄丈，而后由原路返回，通报第二组狙击手；狙击手通过100俄丈，再返回通知第三组，即余下的人员抬起担架出发。如果前哨组遇见德国哨兵，应立刻埋伏，并伺机将其杀死。"

"是这样吧？"他靠近看着爱咂嘴唇的布拉戈达廖夫和腰身如大木桶似的光头卡奇金。

"是这样，阁下，"布拉戈达廖夫像铁匠拉风箱一般叹了口气说，"他们也不想放咱们回家！"

卡奇金鼓着腮帮子说：

"我杀了半个村的牲畜。"

4名狙击手加上沃罗滕采夫共5人。沃罗滕采夫从布拉戈达廖夫身上摘下步

枪给了少尉。然后，他们每人三条子弹带。虽然在树林不适合开枪射击，但到森林边上和公路上就大有用武之地。穿过公路到了那侧，步枪可以掩护他们逃脱敌人追击。

他又讲解如何射击不同的目标，什么地方要打排枪，什么地方应分散射击。他的旁边，是又黑又瘦，胡须满面，目光游疑不定的奥夫罗西莫夫，他从抬架上用一只肘支起身子说：

"上校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话。我请求大家，如果情况……不一定非把我抬出不可。我现在就把团旗解下来，我交出来。请把我安置得舒适一点，尽量多些子弹。"

"好吧，"沃罗滕采夫立刻答应了，"谢谢你，中尉。叶夫格拉福夫，你来拿团旗。"

机灵的叶夫格拉福夫和卡奇金一样，比所有多罗戈布什团士兵更早地从挫折中醒悟过来，急切要求行动：

"是，阁下！可以卷起来吗？"说着已经跳起来。

"爬下！"沃罗滕采夫小声地喊道。

军官当中只有萨沙一个人没参加会议，说不上受屈不受屈，反正他坐的不远。现在他就坐在奥夫罗西莫夫身边，一直在听，忽然他提出个问题：

"上校先生，还请您解释一下，如果我根本过不了公路，那该怎么办呢？"

"你所说的'根本不能'是什么意思？"沃罗滕采夫以严肃又带几分惋惜的目光直视着他。他想，这个青年有朝一日还是可以救药的。"德国人并不是手牵手、肩挨肩站在公路上。狐狸不是跑过了公路吗？那我们也能穿过公路。您以为他们德国人在公路上真的是潇洒自如、怡然自得吗？他们驻守公路线上，也是草木皆兵，恐惧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突然猛扑过来。"

"军队里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能'的词！"奥夫罗西莫夫训斥道，"在军队，一切皆有可能。"

萨沙没有答话，他想这没有什么，反正你们习以为常，对你们来说一切都

是有可能的。

会议结束了，大家互相交换了子弹。沃罗滕采夫把他的小斧头别在萨沙身上说：

“你空着两手，准备拿什么过公路？总该有个应手的武器呀!”他看萨沙犹疑不定的样子，也没敢笑他，“拿着，拿着，斧头是一等武器!”

上校又长时间地嘱咐操刀手和狙击手，告诉他们面前是什么样的路，走多少步之后要做什么怎么做。要求他们复述，在沙地画图，检验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

后来的任务就是躺着，头枕在手臂上，面朝沙地，急切地等待着出发时刻到来。大家都希望夜幕早点降临，因为自己的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属于自己的。谁也没有提及战争，也没讲到这次战斗。上年纪的多罗戈布什团士兵讲到牧场，讲到这里的德国黑花奶牛和自家俄国母牛，之后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大家默默无言。

太阳快落山了，阳光也变得柔和了，但还能照亮小树林，紫红色的落日余晖满天，太阳隐没在森林后面，余晖仍照得这里一片通明。日落以后，浓云行空，云朵开始呈玫瑰红色，随后成为紫灰色，不知明天是否还会是晴朗的天气呢？因为俄国之所以崩溃，跟前两周那种酷热的天气紧密相连。

萨沙有生以来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处境，即你是否还能活到明天早晨？今天的落日是不是你见到的最后一次晚霞？明天，你将活在人世间，还是去了阴曹地府呢？是不是摊开双手永远扑到这片沙地上不起呢？或者在敌人护送队押送下成为俘虏呢？抑或在一块纸片上写下：“我的亲人！我突围成功了！我安全无恙、完整无缺!”或“韦罗妮娅，代我吻叶洛奇卡!”而这一切不能算作放纵无羁，也不能说有失风雅，而是大喜过望!

他摆弄一下挂在身上的斧头，巧小的、轻便的，可是磨得很锋利。可以想象，它能轻易剖开人的颅骨。可怎么能用它砍人呢？这样的决心他怎么也下不了。不，这是可鄙的。这不是杀人吗？虽说在原则上说得过去，难道用一粒子弹不更好些吗？昨天，萨沙遭遇到德国人，差一点被杀死。如果突围不成，如

果今夜卡奇金和布拉戈达廖夫悄悄地用刀刺死几个德国人或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陆军少尉射杀几个德国人，那不应当后悔。可是眼见一个活人的面孔，亲自下手用斧头劈，不，萨沙可不愿意干。

不可改变的东西终于改变了。公路上德国人的汽车声断不绝耳，来往穿梭。德国人中间也会有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驱赶来参加这场大屠杀。如果在另一种环境下，萨沙乐于同他们握手言欢，欢迎他们参加集会。可是今天，由于求生的全部期望，也得像父辈一样，像这位上校、皇室的奴仆一样去厮杀。

薄暮笼罩，整个森林暗下来了。在新栽的小松林上空，一弯新月发出惨淡的光芒。西方天际泛起一片不断伸展的乌云，像长袖似的向新月逼近，眼看就要遮住月亮。

沃罗滕采夫下令，开始向前运动，不能触动树梢。

大家向树林方向慢慢运动。林里更加晕黑，幸好新月的微光可以照到这里。操刀手已经出发了，狙击手正在集合。突然，耀眼的磷光划过，照得满天通明。大家不由一惊，朝小镇方向张望，原来是一盏探照灯。探照灯离这里很近，就在公路和村庄之间。探照灯没有向这边照射，沿着公路从右向左转动。照不到这里，探照灯窄窄的光柱，只有散射余光达到这里。

万幸，总算过去了。不过，在战争中也不能总抱有侥幸心理。

“只是……”萨沙突然冒出一句话，“要想照不到，我们应当离它远点。”

“这里也不错，距离近，”沃罗滕采夫反驳说，“您说的意思是，别让它第二次照到我们。我说近点，意思是我们射击，能射到目标。”

这时，狙击手出发了。

乌云遮盖了新月。月光没有完全遮挡住，月亮两侧若隐若现的余晖刚好能辨别黑色的地形外貌。此时，所有的事件都要声音来判断。公路一侧，响起稀稀拉拉的机枪点射声，敌人有时是虚张声势，有时是因为发现俄国人在什么地方藏身。而后，一片沙沙声由远到近，每一次沙沙声响，有可能他们已过了公路。大家用手抬起担架，尽量放低下，轻轻迈步，像抬着一个熟睡的人似的。由于长时间抬着，手又酸又麻。面前好像是一片整齐的树林，时而碰上一堆松

果，时而下到水渠，时而遇到小水洼。

两次前进，而后长时间待命，大家都以为计划泡了汤。结果是我们人把指南针丢了，只好摸黑寻找。奥夫罗西莫夫的呻吟声变成了低声咒骂，萨沙劝他别再骂了，说他有失轻率。侧面近处有人说话，很可能不是我们的人。是什么人？不知道，听不清那话。他们立刻埋伏下来，准备好拼刺刀。过去了。又觉得不远处好像有一条狗在吠叫。不，不是狗叫。又过去了。

他们走走停停大概走了1俄里，也可能多一点。现在，当公路上车辆轰响，或者机枪点射的时候，他们几乎贴身爬在原地方。万幸，探照灯的余光未曾照到他们，他们潜伏未动。就这样他们在公路边度过了大约3个小时。情况非常不利，也许他们陷入了敌人设下的陷阱，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撤，只要德国人转动一下探照灯，他们立刻就会罩住。不能说萨沙恐惧有加，但至少说是无比担忧，甚至有一种绝望情绪。他一只手紧紧攥住小斧头，如果敌人上来，就照他头上劈去。

突然，右侧很近的地方，我们的人开枪了！4支步枪，不是排射，是散射，像参加比赛一样快。大概速射十几枪，探照灯一下子熄灭了。瞎了，整个世界也一下熄灭了。无边的黑暗，我们的人也停止射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朝哪个方向走呢？

立刻，机枪响了，总共两挺，从公路上扫射过来。意外的成功，不顾一切去冲，可不知往哪儿走。

这时，一头“野猪”咔嚓咔嚓折断树枝从面前滚了过来。原来是卡奇金，他说：

“中尉在哪里？你们把担架扔了吧。我背他走。跟我来，笨蛋！”

第五十六章

8月17日清晨，炮火声突然从城南方向朝奈坚堡城内传来，俄国伤兵听到炮声一下子活跃起来，纷纷从病床上探起身子向窗外张望；护士们急急忙忙地跑到室外，为俄国榴霰弹炸起的朵朵云烟和俄国爆炸弹喷发的横飞弹片而欢呼雀跃，但德国医生和德国护士并不相信德国军队会撤退，因此他们嘲笑她们的天真。整整一天，城市四周炮火不断，但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几乎见不到德国兵，俄国军队也没开进城内来。直到傍晚时分，医院保卫病房的德国兵才撤走了，但新来的政权并没有通知医院把伤员撤到后方去。

天黑下来以后，俄国马车率先通过城里，骑兵和步兵相继通过。城内有几座房屋依然在燃烧，余火未烬，它们在黑暗中闪耀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亮光。丹娘的病房有一扇窗子可以看到火灾现场，又可综览城市全貌。她打开两扇窗，站在窗前，久久地眺望，不时回答伤员的问话。在火灾紫红色的反光之下，异地他乡的建筑特色清晰地显现出来，建筑物的正面上层建筑轮廓、花形纹和齿状砖石镶饰以及带花边的小阳台，依稀可见。

虽然身处兵荒马乱的战争环境，但丹娘一点也没觉得害怕，也没有一般人那种恐惧和焦虑不安。相反，她心地坦然，多日来的苦恼，为之一扫。她明白，灾难即将临头，只要坚持一下，咬咬牙，就会过去。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平静坦然多了，信心百倍，精力充沛，几乎不需要睡觉，也不想吃饭，只想尽可能多地做点事情。

医院方面没有可靠消息，可小道消息却满天飞。虽然德军没有撤走，但常

常有俄国各部队的伤员补充进来，他们带来各种消息，比如说，高级指挥员全部阵亡捐躯，所有俄国部队都乱了营，德国从四面八方围攻、切割，到最后俄国军队全部都当了俘虏。

在丹娘的病房里有一个卷发的哥萨克中尉，他是马尔托斯将军的哥萨克护卫队的一员，他的伤势虽然并不重，但他非常激动，经常忍不住大声讲述有关他们军团溃散和军团将军们毙命的故事，使大家不得安生。他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事，因为他只有在讲故事当中才能找到一种满足，获得心理慰藉。有关这个中尉的传闻，医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家一整天都翘首等待撤退伤兵的车辆和首长的来临。果真，在午夜时分，一辆汽车停在医院门前。医院主任医生带着西列利乌斯将军和一名副官从车上下来。两分钟以后，他们已经来到丹娘的病房，径直朝那个中尉走去。

坐在屋角床上的那个满头蓬乱卷发的中尉，欣喜若狂地迎接将军的到来，好像他一直在等待将军的来临，好像他的全部故事专为将军准备似的。而这位容光焕发、傲气十足的将军，好像专门来寻找这个中尉似的，他一屁股坐在中尉那张脏兮兮的床上，两眼严肃地望着中尉，命令副官将谈话全部记录在案，从姓名、军阶和所在部队开始记起。

丹娘一只手一动不动地将那盏黄绿色高脚玻璃灯举在中尉和将军两个脑袋中间，灯光正好打在副官的记录本上方。丹娘敏锐地审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中尉不止20次重复着他那大家都烂熟了的故事，每讲一次都增加新的细节以使故事更加生动，而且不能与以前讲述的故事相碰撞：整个军团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前线总司令萨姆索诺夫派遣马尔托斯将军占领奈坚堡。当他们昨天清晨兵临奈坚堡城下时，龙骑兵侦察队报告称，该城已在德国人手中；当他们动身选择有利阵地的时候，突然遭到300俄丈范围的榴霰弹袭击，军团司令中弹身亡，师长托尔克鲁斯和许多哥萨克也相继毙命，存活下来的士兵拥着马尔托斯一起退进森林。然而，马尔托斯的副官下落不明，他的手中提袋有食品、烟草、指南针和作战地图。马尔托斯忍饥挨饿，也不知应向何处去，战马也负伤了，他们只好徒步行走，又迷了路，东突西窜，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德国人，他

们被包围了。马尔托斯正式派这位中尉潜入城里，讲述整个军团溃散的实际情况。临别时，马尔托斯将军拥抱过他，就在那里，在这位中尉面前，他开枪自尽，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

将军点了点头，接着又追问一句：

"这就是说，您肯定马尔托斯将军当着您的面儿开枪自尽的?"

"我对天发誓，阁下!"

副官又记录在案。

这位近卫军将军痛心地点点头，但却没有丝毫惊讶之色，仿佛他早已料到并且一直在等待这一悲剧似的。他一抬头，猛然见到了丹娘那深表怀疑的刺人一瞥，将军的脖子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痉挛好几次，他尽力不再抬头看她。

丹娘这时似乎觉醒了，自从她的未婚夫变节后这几周来，她头一次完全忘却了个人恩怨，全神贯注地融入外部世界的各种事件中来。而其中一件就发生在眼前。可是，丹娘不能揭穿它，也不能加以证明，只能用保留的眼光表示怀疑。这个中尉为什么这样喋喋不休、慷慨激昂地极力让大家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是否他在掩饰自己的罪过？他是否在紧要关头抛下了马尔托斯将军，自顾活命当了逃兵呢？而这位气宇轩昂的将军怎么就这样轻易相信了这个中尉，即不逮捕他，也不拷问他，大概这也是他的某种需要吧？

丹娘像一位光明女神，手擎着神灯耸立在病房的黑暗一角，无畏地照亮一方。

她想到现在才明白，战争是一种无法避免又不可驾驭的自然力；军人在战争中必然要受伤，要以身殉职，而人类又无力战胜这种自然力，人类也无力支配这种自然力。当她看护伤员并极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时，她自己的内心痛苦一点也不比他们的伤痛轻，因为他们的全部苦难都是自然力造成的，这不足为怪；而她的痛苦是由不公正、劣鄙行径和变节行为造成的。

此刻，在这个黑暗角落里，丹娘从内心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这种情绪与整个医院、所有伤员以及明天可能的负伤者命运相关。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其他人共同的苦难正在挤压、推撞和蔑视她的个人屈辱，她突然觉得

她受骗的心情已不是世界上最大苦痛，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不幸。

当她看到将军那双被灯光刺痛的双眼以及他不悦的表情时，她就以更加顽强的精神高擎着这盏真理之光。

然而，那个空话连篇的中尉竟大胆包天地对将军说：

"阁下！德国人并非无缘无故地把城市让给您。这可能是一个陷阱，他们正在调动部队，正准备包围您。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完成！"

是，是的，西列利乌斯将军最害怕这一招棋！他本人也觉得很奇怪，兵力充足的德国人为何让出这座关键的枢纽城市呢？西列利乌斯的师势单力薄，又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在此地久留是非常危险的。从姆拉瓦来的援兵还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而这里可能会随时被包围，特别是在黎明时刻。这里距离被围困的俄国部队大约10俄里，夜间根本不可能进发，因为情况完全不明，况且又在德国人的重重包围之下。如果真像中尉所说的那样，将军全部战死，部队已经溃散，那么他们也不愿再成新的牺牲品，西列利乌斯的近卫军士兵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况且他的部所执行的任务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因为西列利乌斯来自第二十三军团，是声名显赫的近卫军人，他不一定非要服从第一军团的指挥。这个目击事件全过程的中尉的证词，给西列利乌斯将军留下了重新审视命令的可靠根据。

为了避开丹娘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西列利乌斯将军抬起身子与副官一起匆匆离开。

很快传来汽车发动机声，西列利乌斯他们离开了医院。

西列利乌斯将军到底在想什么，做出了什么决定，谁也无法知道。在这间病房里，凡是没有睡觉的人，能听得见和看得见的人都明白了，他根本不想带他们走，而是留下他们当俘虏。

丹娘离开病房立刻去找瓦列里扬·阿基莫维奇，因为他早就不相信那个中尉编造的鬼话，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找主任医生去？他只不过是他们的主任，而在将军面前只是个小人物。她本人除了表表心意，还能干什么呢？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

是长时间把个人痛苦置于周围人的苦难之上，这让她深感内疚。

黎明时，大街上静悄悄的，路上无行人。一直到早晨，也没有听到炮声和枪声。德国人的炮车返回城里来了，另一条街上德国步兵也回来了。太阳升起之前，彻夜未眠的当地居民探头探脑从窗户向外张望，而后他们走上街头，开始悄悄的，后来马上快乐地喧哗起来，大声叫喊着，彼此祝贺着，摇动着帽子欢迎进城的第一队德国兵。

伤员蒙头倒在床上，护士满含泪珠走了出去。

德国卫兵回来了，每一条走廊都有一个。

德国卫兵回来不久，一个上了年轻的有点露孔鼻的护士从外科病房匆匆跑过来，气喘吁吁地低声对丹娘说：

"丹纽莎! 又来了新伤员……在我们病房。他快不行了，马上会死的。他身上绑着利巴夫团的团旗，该怎么办?"

"跟我走! 缠在我身上!"

"可是走廊里有德国兵!" 那位有点露孔鼻子的护士小声说，"要在病房里办，而且要快!"

"那好吧，就在病房里。" 丹娘胸有成竹地赶过了她。

"那你能在众目睽睽下把团旗缠在贴身内衣里，衣服得全部脱下来吗?"

"是的。"

她在女人们的面前快速脱下衣服，但是因为自己胸部发达，过于丰满而不好意思。她在少女时期曾为此而哭泣过一次，认为这是畸形发展。

"用别针能别牢吗?"

"不，用针缝上! 一个人在用针缝，另一个人在门口拦住德国兵不放他进来!"

第五十七章

(8月18日)

不错，即使18日夜西列利乌斯没有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他也守不住奈坚堡，因为他们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而且战线拉得过长。从日耳曼人的情报来看，黎明前，弗兰苏阿的3个师已兵临城下，而且另外两个师正在途中。弗兰苏阿将军被称为“冒险家”，虽然除了坐镇公路地带的英利肯特村外，他别无立足之地，而且他的探照灯也在这里遭到了俄国人的枪击，加之俄国人正从北方源源不断地蜂拥而上，随时都有突破弗兰苏阿司令部的可能，但是弗兰苏阿还是果断签署命令，调来了5个师拿下奈坚堡。17日夜，正当涅奇沃洛多夫和西列利乌斯取得巨大成功，准备17日夜间和18日清晨突破包围圈的时候，由于俄国西北战线总司令部的优柔寡断，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命令侧翼各军团不要前去营救被围的部队，而自行撤退。

又要撤退！布拉戈维先斯基在未受到敌人胁迫下应撤退20俄里，如果受到敌人的胁迫而要撤到35俄里外的奥斯特罗林卡。杜什克维奇应撤退30俄里甚至可以撤到60俄里外的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聪明的孔德拉托维奇刚刚达到驻地，就朝这一线逃跑了。

由于恐惧，波斯托夫斯基一夜未眠，当8月18日来临之际，他擅自提出将龙骑兵没有在奥斯特罗夫卡的军部再后撤40俄里时，前线司令部竟马上回答说：“同意后撤。”现在他与军部的电话联络很方便，并能及时交换紧急情报，前线司令部发往第二军军部的书面文件也准许第一军团同样开赴索勒道以远处。

那么伦南坎普夫又怎么样呢？萨姆索诺夫将惨遭不幸，敌人可以自由地转而进攻你们。多次延误战机之后，恰好前线骑兵部队深入敌后，汗·纳西切万斯基的骑兵军团兵临阿伦施泰因城下！古尔科将军的骑军师挺进包围圈最薄弱的东部弧线！正好8月18日，古尔科将军骑兵师顺利地攻入那座倒霉的城市阿伦施泰因，而第十三军团的一切灾难皆源于此地。比如没有德国人，或德国人从背后袭来，都不能对古尔科的骑兵师进一步撕开德国的包围圈构成威胁。这也是这一昼夜中俄国人可以成功地冲破德国人包围的第三个地点。

然而，这一举措在前线司令部看来，太冒险，非常危险！突进的骑兵师应靠拢本军……紧接着整个第一军开始撤退。

在此行动中，伦南坎普夫有些迟缓，今天就可以引为自豪吗？经过一个礼拜，他们才从包围圈中脱身，免遭溃灭。该军面临马拉松式的大逃亡，德国人称之"没有战斗的赛跑"。

是啊，还派来一位沙捷曼将军接替已故的萨姆索诺夫。

他也是一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

文件6

8月18日

总参谋部管理总局辟谣

德国-奥地利总参谋部在其有关战场局势的报导中继续采用他们的惯用伎俩，沃尔夫通讯社电讯中说，德军在东普鲁士对俄军取得彻底胜利，已把俄军赶出国境之外……。

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和实际价值无须做任何解释。

欲盖弥彰

第五十八章

街头即景

一张马的脸。浅栗色俄国驽马的脸，毫无戒备的驯顺的马脸。它的绝望表情一点也不亚于人类。我怎么啦，我沦落在什么地方？我亲眼目睹过多少死亡的惨相！这不，我也正濒临死亡。

它脖子上的马轭没有卸下，马套也没松过。

它已精疲力竭，四蹄无力，勉强支持。没有人喂它草料，却还有人一个劲地鞭抽棍打，死命驱赶！

救救我们吧！它自己挣脱出来，断了马套子。

它转动着两耳，昏昏沉沉，绝望地不知去向何方。

它的蹄子陷进了吱吱响的泥潭里。

它往外拽着，费很大劲儿才从要命的地方挣脱出来。

接着又艰难地举步，撞上了拖在地上的马套子，它低下头来，但找不到青草，这里不生长青草。

它怯生生地绕过死马的尸体，所有的死马都四蹄朝天地竖起，向柱子一样，马肚子胀得圆鼓鼓的。

马肚子鼓胀得溜溜圆！一旦马死了，它就长大了！可是人死了，它就缩小了。死了的人匍匐在地上，倦曲着身体，小小的。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曾叱咤风云，他们放枪打炮，调动千军万马。而今他们却弃尸荒郊，匍匐在地。

四轮马车斜卧于水渠之中，而四个轮轴，好像是方向舵。

大型篷车，翻倒在地上喘息不停……

发狂了的巨轮大货车，后辕高高竖立……

四处散乱着挣断了的、绞在一起的连着马车的马套子……

鞭子……

步枪，与刺刀分离，枪托破碎……

卫生箱……军官用的皮包……

军帽……腰带……皮靴……马刀，军官的作战地图……

士兵背包……

有时，还在尸体上面……大桶，完好的、打破的、空的……

背包，装满的、没满的、扎好的、没有扎好的……

一辆德国自行车，还没来得及带到俄国的散乱的报纸。

《俄国言论报》。

文牍文件随风沙沙响……

这两具尸体，总是用鞭子驾驭我们，驱赶我们……

又是我们战马的尸体。

如果把死马的肚子翻过来，苍蝇、牛虻、蚊蚋会在流淌出来的腐烂内脏上贪婪地嗡嗡叫。

在上方，在空中，大群鸟儿在飞旋，然后一头扎下来直奔腐肉并大声聒噪，几十个叫声引起一阵骚动。

我们的马忘不了这种惨状。是，就只它一个。

这里不只一匹！噢，噢，还有好几匹在这里，在这片战场上徘徊，在这片低洼的、多沼泽的该死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被抛弃的、被扔掉的、被翻倒在尸体之间。

几十匹，几百匹马在徘徊游荡，一个迷途的马群，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失魂落魄的，疲惫不堪的，瘦骨嶙嶙，苟延残喘，得以从马套子中挣脱的，有的像我们的马一样身带马鞍，或者拖着车辕，或者两匹马之间拖着辕杆……

还有受伤的马匹……

这些没有得到受勋，没有被承认的这次战役的英雄们，它们把所有的大炮拖拉了100俄里，200俄里的，而今又成为僵死的、沉没在沼泽中的无用之物……

所有的炮弹、成排弹药箱，大概都是由它们拖拉来的!

凡没有挣脱出来的，那它的命运是一个绞着另一个，两匹马死在辕中，三匹前套马和三匹……

这样躺着、踩着，一个压一个，全部毙命了……

也可能并未全死，若有人解开马套，尚可以救活。

或许那些死去的辕马，是在炮兵连撤下阵地时遭到排炮轰击中中弹身亡的。炮兵连全军覆灭，大炮全部被毁，被击毙的炮手横七竖八地躺在周围，还有一名上校，身材魁伟，他显然是替代炮兵下士指挥发射……

这里也有德国人的尸体，是在进攻中死去的，尸体堆积在炮兵阵前的田野上。

有人正在捕捉战马，在追赶，在捕捉……

可是我们这些马，惊慌躲闪……

他们一个劲地抓呀，拴呀，绑呀。

这些人是德国大兵，因为他们得到命令，不要发善心。他们狠劲儿地驱赶，于是成百上千的战利品——马匹跑散了，无影无踪了。

他们不仅捉马。看那边，在森林边缘上一队队俄国俘虏和扎着绷带的勤务兵。

在林间深处，更深处，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睡熟的了或负伤的众多俄国士兵。

德国大兵排成散兵线沿着林地在寻找，在搜捕他们，像捕捉野兽一样，把

人拽起来。碰上重伤员，一枪射杀，毫不留情。

那边的俘虏纵队蜿蜒而下，几乎没有人押解。

俘虏的脸，是苦难的众生相。噢，悲惨苦难的命运，谁经历过被俘才能知道是什么滋味！……

俘虏的脸，苦难的众生相……俘虏也免不了一死，被俘是无边苦难的开端。

现已列队行进，有人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挪步，腿脚受伤的人尤为艰难。

只有忠诚的战友，让他搂着脖子，半拖着他前行。

那些健壮的俘虏情况更糟，因为走起来也不轻松，要替代马匹套在自家的俄国大炮——今天德国战利品上拉呀，拖呀，推呀，为胜利者拖到公路上。

公路上装甲汽车来往穿梭，还有全副武装的自行车队，坐在机枪后面的士兵随时开枪射击。

公路上排列着、堆积着俄国大炮、榴弹炮、机关枪……

公路上，驶来几匹高大骏马拖着的大型运货马车，挂上附杆上用来运送物。然而，今天车上装载着的（近景——放大）：是俄国的将军！

只装载着将军，一共9名！

他们平静地盘腿坐在坐垫上，他们的脑袋一齐朝向一个方向，朝我们一侧恭顺地张望。他们屈从自己的命运，听天由命。有的天良丧尽，甚至心安理得，他们厌倦战争，再也不关心战争。

大货车停下来，货车旁停着一辆汽车，一个德国将军，个头不高，目光锐利，有一点痉挛，大概是因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便是弗兰苏阿将军。

他眯起胜利者眼睛。他并不可怜这群俄国将军，而且还蔑视他们的寒酸。于是他做个手势，诸位改乘汽车！怎能坐大货车呢！我们有足够的汽车供将军享用。

瞧，已有四辆停在那里。

俄国将军们揉揉酸麻的双腿，下了大货车，面带愧容，又怀着几分敬意，坐上了德国人的汽车。

德国人把徒步行进的俄国俘虏纵队驱赶进一个人圈里，这是在临时用木杆

围上铁蒺藜的空地上，一个象征性的人圈。

俘虏就在这片光秃秃的空地上四散走开，有人就地躺下，有人双手抱头坐着，有人呆然站立，有人在走动，个个困倦不堪，一无所有。有人缠着绷带，有人没缠，有人满身瘀伤，有人裸露伤口，还有些人不知怎么只穿一件内衣，另外一些人没有穿鞋。

自然，大家都没有饭吃。

透过铁蒺藜，他们忧伤地、无告地望着我。

真是新奇！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关着这么多的人，只是为防止他们逃跑！不然在哪里安置他们呢？

真是新奇！这就叫集中营！

十年间的命运！

20 世纪的预言家！

文件 7

1914 年 8 月 19 日

最高统帅部布告

德国人依赖他们极其发达的铁路网，从各条战线调集了增援部队，以优势兵力，在重炮猛烈的轰击下击溃了我们约两个军团的兵力，因此，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现有的情报，我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萨姆索诺夫将军、马尔托斯将军、佩斯季奇将军和若干军官英勇捐躯。为消除这一令人悲痛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极大努力和坚定性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最高统帅部继续坚信，上帝一定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第五十九章

有些孩子模仿我们的习俗和观点，却不愿意接受其中有益部分。另外一些孩子，虽然在按照我们的习俗和观点稳定增长和教育，但他们的成长却不按我们规定的路线，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轨迹发展成长。

自从她嫂嫂过世，大哥负担起抚育 11 岁的萨沙和 6 岁的韦罗妮娅以后，阿达丽亚·马丁诺夫娜对这一点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05 年适逢大赦，流放西伯利亚数年的妹妹阿格涅萨终于归来。尽管她受过种种迫害，但是热情依旧不减，信念矢志不改。

萨沙的成长，当然不止是性格决定，还有环境的影响。叔叔在世时，他亦步亦趋地模仿叔叔，当他叔叔安东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萨沙已经 16 岁。如果叔叔召唤他，他就会与叔叔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萨沙如今依旧保持这种革命激情，他只关心社会利害冲突和社会弊病，此外他对生活一无所知，也不懂任何谋生之道。萨沙观察每个人，对待每件事，读每本书，都抓住主要分界线，即是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还是为巩固反动政权效劳。

韦罗妮娅很少想起活着的叔叔，她只有注视墙上叔叔的遗照时才会想起。也许女孩子不应该继承这样的革命传统。在阿达丽亚和阿格涅萨青年时代，那些被称为革命奶娘的女民粹派们和女苦行主义者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们发表严肃的演说，她们只知道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建功立业，自我献身。如果她们很美，有那种撩动人心的美，那么她们也会掩盖在那为保持淳朴民风的粗布上衣和粗布裙子下面了。她们姊妹二人几乎也是这样，她们火辣辣

的鲜活热情，似乎对韦罗妮娅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韦罗妮娅10岁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外貌，中分式的两条小辫子，双眼清澈明亮，两片嘴唇平整丰厚。阿格涅萨从流放地归来之后便宣称，韦罗妮娅像我们家的人一样，会成长为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她的两位姑姑的发展方向却各不相同，阿达丽亚不属于任何党派，总的说是民粹派，当然思想上要比立宪民主党左一些，从纬线上分是人民社会主义者立场。阿格涅萨，时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时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在俄国文化界这种区分说到底都是次要的，整个俄国文化界总的说来已有一个方向和一个政党，都一致地憎恶专制制度，蔑视宪兵，共同渴望使被奴役的人民享有民主自由。两姊妹之间党纲不分，两人几乎只差一岁，彼此爱戴，亲密无间，都崇拜比她们小10岁的弟弟，两姊妹的喜爱、憎恶、赞美、指摘、不安和希望，七情六欲几乎总是相同的。

可是，韦罗妮娅的两眼里有一种狡黠的闪光，微笑起来富有新含义。两个姑姑对此惶惶不可终日，要抓紧教育呀！但他们两姊妹对生活理解也不尽相同，阿达丽亚一生只被捕一次，坐了一天半牢，这些年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并且已经出嫁，丈夫健在；阿格涅莎，蹲过监狱，又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坐牢和流放的间隙整个身心都献给革命、政治，她从未嫁人，虽然她相貌美丽。

她们俩不谋而合，一致被韦罗妮娅两眼中美的示意搅得心慌意乱，并引起她们重视性格作用。她们认为，美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正像聪明才智的男人十分危险一样。如果一个人一味地追求美，那么他就会产生虚荣心、妄尊自大、缺乏责任心，凡事自以为是。万幸，韦罗妮娅的气质似乎和姑姑们相近似，她生来沉着冷静，不事张扬，对外界事物不随意妄加评论，而且心地纯良。她们经常开导韦罗妮娅，应当唤醒人们心中最好的东西。韦罗妮娅也在不断觉醒。

然而，正是她这种气质阻碍了两位姑姑的成功。韦罗妮娅真诚地同情人间苦难，无论两个姑姑怎么努力也唤不起她对斗争的渴求和对压迫者的憎恨，她

那事非不分的无边同情心没有绝对的界限，她只看到社会的表象，却无法看到社会的本质。

在血肉横飞之后的这些年，不堪重负、无法忍受这些年，1917 年以后比 1915 年革命之前的生活更加黑暗，更加沉重。这个时代本身是一个变节年代、无法无天的年代，也是一个卖身求荣的年代。令人头晕目眩的年代已经逝去，一位诗人是这样描述的：

赞美吧，朋友，

歌功颂德吧，兄弟！

崩溃吧，豪华的宴席！

今天，战士的胸膛已经没有空气，确实可以重复另一位诗人的佳句：

从前，也曾有过黑暗的时期，

然而没有拍马谄媚的下流坯。

早期，萨沙对韦罗妮娅有过很好的影响，甚至比姑姑们对她的影响更大。他比妹妹大 5 岁，先于妹妹半个中学时期，又早整个大学时期。每当萨沙判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时，韦罗妮娅从来没有保留不同意见，也不反驳他，强加于他。他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判断方面对韦罗妮娅影响很深，以至于韦罗妮娅在他面前说出自己的否定意见就会觉得有愧和后悔，因此尽力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者掩藏起来，瞒着她尊敬的哥哥。去年，哥哥走上前线，而妹妹考上大学一年级。

统治政权大概与 10 年或 20 年前一样，依然影响着大学的思想，也必然重新塑造韦罗妮娅的爱憎观念。不过，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我们这个奴颜婢膝的国家才有可能！1905 年革命后的高压政策，大学生没有受到锻炼，对于斗争存有戒心，屈从整个低潮，疑虑重重，轻信那些浑水摸鱼预言家的胡说八道。青年学生似乎忘记了伟大导师们的遗训，甚至忘记了人民，他们把给革命运动抹黑

当成了一种时髦。几代人流血牺牲以后，在大学课堂里充斥着堕落青年的颓废气息。他们无耻地鼓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鲁泡特金这些神圣的名字，对于青年来说已经微不足道的？根本不值一提，但实际上他们从未读过这些青年导师的书，更不用说比较枯燥的马克思的书籍。青年陷于他们的狭小天地，变得庸俗肤浅了。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几年，那么半个世纪的伟大革命传统、神圣的爱好自由的思想就会中断，进而蒙受屈辱而崩溃。韦罗妮娅正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堕落时期发育成长的。

即使在这个环境中，韦罗妮娅也可以为自己选择几个优秀的女友，可惜，她没有。在彼得堡贝斯土热女子学院一年级，韦罗妮娅就被一个集这个时期所毒害之大成的姑娘利科尼亚或叶利亚纠缠住了。这个姑娘玩世不恭，癫狂放纵，时而冷若冰霜，时而神秘莫测，时而虚幻荒诞。不管合不合时宜，她就朗诵一段她那时髦的梦话般的朦胧诗：

他竖起的宝塔轰然倒坍，
急速的飞翔十分可怕，
在和解之井底
他又疯狂地咒骂。

她嗲声怪气地朗诵，还闪动着长睫毛，美丽的双眼，夹杂某种含义的光芒，好像看到周围所有其他人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她困惑狐疑地慢慢转过头来，浓密的黑发披在肩头，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尤物。她的头发有时扎上发带，但经常是披在肩上，她常常为她身姿瘦小局促不安，她几乎没有髋骨，那时也是一种时髦，还偏爱这种线条，经常穿无腰平滑窄裙。

这个具有双倍毒害的女郎，不仅与韦罗妮娅好得很“铁”，而且萨沙从部队休假归来，她还诱惑萨沙。萨沙被她的眼睛迷住了，立刻晕头转向，失去了他以往清高孤傲的姿态。他的这种姿态并不像他律师父亲特有的审慎姿态，而是几乎就是他叔叔安东的翻版。萨沙现在的年龄正是安东受绞刑的年龄，他就是

活着的安东!

那么，这个谜一样的女孩究竟在想什么？无论是在茶桌前，还是在途中相遇，两个目光锐利的姑姑一直试图弄个明白：这个女孩的小脑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要知道，她显然不是在明智的理解下生活。

“请问，姑娘，您毕竟还有个目标吧？您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利科尼亚和韦罗妮娅大为不悦。利科尼亚抿着她那两片小嘴唇，显示它们发育得何等美丽：

“活着。”

“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吗？怎么活法？”

她们互相望一眼，极力避开这个话题。如果纠缠着不停地追问，韦罗妮娅就像对待年幼无知的人一样，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唉，亲爱的姑姑，你们强迫我们进步吗？可是，凡是一切政治上进步的东西，在文化上都是极其落后的。”

性格急躁的阿格涅萨，被气得七窍生烟：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与现政权斗争!”

两个女孩紧紧鼻子，又舒展开来，皱皱眉头说：

“那么以后又怎么样？”

“一件现行的社会制度崩溃了，阶级压迫的各个环节都会随之坍台，由此便开辟一切机会，其中包括文化的发展机会。”

利科尼亚用她那双恐慌的眼睛扫一眼，想必是一个示意动作：

“如果没有呢？”

“没有什么？”

“如果没有机会呢？”

“肯定有!”两位姑姑异口同声地说：“文化界的革命热情预示着会给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带来光明的前程，俄国可能有个悲惨的过去，无所作为的现在，但她的未来是宏伟壮丽的。”

“哎呀，亲爱的姑姑。”韦罗妮娅叹了口气，轻蔑地咧咧嘴，“你们这一代人

明白什么是文化吗？19世纪只有灰色的文化氛围。"

姑姑们被她气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反驳她：

"我们的时代是灰色的？看来你太无知了。唉！你们好糊涂。"

"当然啦，任何社会思潮不可避免有它的狭隘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从60年代不断涌现的。我们还有什么？政治、社会主义，整个文学都是社会学的翻版，美术界也被玷污了，我们的文化成了大杂烩。"

"你们既然拿60年代做比较，那么恰恰说明，你们恰好就是虚无主义。你们的偶像，是从善或从恶，……有两条路，走哪一条，横竖一样——是吧？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贵族圈子和地主作家捏造出来的光明创造者，恰恰是这些人张口'阿波罗太阳神'，闭口'金色的北欧文学'。"

利科尼亚皱了皱她的小脑门：

"我们本是宇宙公民。"

韦罗妮娅忧伤地叹了气：

"噫，我们既不懂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也不知道法国象征派，可是我们愿意进行判断！我们应当明白一个事实，即姑姑们不知道的，正是我们知道的……"

如果姑姑们坚持己见，两个姑娘就极力推脱道：

"唨，也好，难得糊涂，但走自己的路总比重复陈腐的真理好。"

当姑姑们做完最后的努力之后，就不再追问社会问题，而是直接指向她们的爱情。她们采用文化界惯用的尖锐问题之一，来检验姑娘们对爱情的认识高度。

"按你们的看法，高尚纯洁的爱情是否容许妒忌呢？"

姑娘们拉长了眼睑，垂下了睫毛，含含混混地回答说：

"一般说'爱情'一词还是避开为好。因为这个词有可能玷污和扼杀它的真正含义。"

韦罗妮娅一个人在家时，表现得非常通情达理，一旦利科尼亚在场她就变得十分愚蠢，无论姑姑怎么开导也不能使她回心转意。

现在，正是战争爆发之初。阿格涅萨特别迷信日期，她说："谁能指出战争是哪一天爆发？这一天也就是斯维阿波尔格斯克起义遭受镇压之日。"这将是一

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复！而今，当战争爆发伊始，这种可怕的爱国主义瘟疫，突然席卷维堡地区，工人阶级也被传染了，大罢工中断了，俯首听命地手持官方旗帜来到征兵站，却不去听鼓动工人拒绝应征的宣传点。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皇宫广场上演的那场可耻的丑剧，就是1月9日被枪杀的烈士血渍未干的地方，今天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自由的，并非强制而来的人们。是谁让他们到来？谁把他们强制拉到这里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双膝变软？他们竟然屈膝跪拜在那个装点粗俗的皇宫台阶上，跪在无足轻重的沙皇婆娘面前！而且下跪的人当中，不仅是小杂货铺店主，也不只是小市民，竟然包括知识分子，还有大学生。他们异口同声地狂呼乱喊："上帝啊，保护沙皇！"我们的伟大皇帝，我们伟大的人民，难道这不就是黑百人团吗？

此后几天，盲从的乌合之众，唱着国歌在全城示威游行。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干这类蠢事呢？绝望的人民，不可救药的国家。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易忘掉了酷刑、斯托雷平绞索、对自由报刊的污谄、贝利斯审判案，他们居然跪在地上唱国歌？不，这个国家只配受奴役，沙皇的奴役，鞑靼人的奴役，穷途末路贵族的奴役，或随便什么人的奴役。这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人民，可是，文化界又怎么样？怎么也会产生这样令人作呕的无耻之徒呢？简直是一堆臭狗屎！彼得堡大学董事会的致敬电报称："请相信，伟大的沙皇陛下，您的大学将以无限忠诚和极大热情为您和祖国服务。"

"姑娘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韦罗妮娅，你怎么看？"

韦罗妮娅善意而平静地看了一眼说：

"唔，自然很无聊。"

"无聊？'伟大皇帝'不就是黑百人团吗？如果你们的班级发出这样的电报，你们会不会提出抗议呢？你们的女生会抗议吗？……"

"看您说的，姑姑，"韦罗妮娅有些为难地说，"这类抗议、逃避，更没意思，这是群众尾巴主义……"

可悲的是，她们对正在发生的任何事件丝毫都不关心！她们的现代虚无主义根子使她们对卑鄙行为和背叛行径一点也不感到气愤。她们对公民的热情，充

耳不闻，视而不见，毫不动心，而对一个愚蠢透顶的“艺术世界”展览会却情有独钟，视为灵魂的启迪。俄国大学生的心灵之火到哪里去了？青年真的得了软骨病？

至于说到青年，“国家杜马”在其日渐悲剧的会议上，真的起到支持民族热情的作用了吗？杜马代表为沙皇唱了一通颂歌之后便四散而去，难道这种表现真值得大家尊重吗？应当承认，不管你怎么说，社会主义的杜马代表毕竟没欺骗自己，豪斯托夫保证说，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一定能把目前的战争变为资本制度的最后挣扎。声名显赫的克伦斯基，在大胆的发言中不忘加上几句谴责现在政权的话语。他说：“现政权想封住民主派的嘴，到现在仍不打算实行大赦政治犯，也不想同国内被压迫民族和解，战争经费负担都加在劳动人民头上。”这些话说明，它是个勇敢分子，没有被周围爱国主义狂呼乱叫吓倒，也没放过政府负有无法弥补的战争责任。他在发言中巧妙地暗示说：“农民们，工人们！保卫住国家之后，解放国家！”然而，“国家杜马”的报告却错改成：“农民们和工人们，请你们保卫国家，解放国家！”这意思好像要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国家，也只有在我们俄国，才可以这样厚颜无耻、不受惩罚地恣意地篡改别人的意思！

这一切，在这个姑娘看来，只是擦身而过，连眉毛都不肯抬一下。现在，到处风传我军遭受重创所激发的政治热情，但她们依然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她们无一例外地按其所需听取一切，看待一切事物。韦罗妮娅依然是一副固执态度，而利科尼亚则装出一副漫不经心、困惑不解的样子，有气无力地一个劲儿地吃果酱，几个小时侧目而视。她们连反驳的词语都找不到，她们也不屑反驳，只是对所谓过时了的东西嗤之以鼻。她们当然也不去工人夜校，也不去启蒙人民，而会仍然选择她们喜欢的剧场、情歌朗诵会、辩论会或“生命价值”的讲座。

如果她们俩闭门不出，有时也会觉得很不自在。米哈依洛夫斯基大照片不远处就是安东叔叔的遗照，他以他预感到劫数难逃的目光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体态丰腴的韦罗妮娅，卷着腿坐在沙发上，一头浓发散乱地堆在她的柔和

的小脑门上；小巧玲珑的利科尼亚，靠墙而立，尖尖的十指从披肩下丛身后支撑着身体，轻轻地摇晃着腰肢和脑袋，一脸困惑的表情，一张满含疑问的像婴儿一样的樱桃小口，她低声朗诵道：

> 正在崩溃的，必然辗得粉碎，
> 残垣断壁满是乱石瓦砾。
> 只有傲视万物的上帝仅存，
> 也为他自身的灭亡而绝望呼号

第六十章

对于韦罗妮娅这种背离家庭传统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了。安东的侄女，不应当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这被视一种背叛。就是在萨沙面前也无法交代。今天的大多数女孩，还有那个叫利科尼达的，她们大多出身商人或投机商家庭，我们不知道她们的家风，即就随其所好吧！但是，我们的韦罗妮娅千万不能跟她们一样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因为她的心灵中有向往美好的情感，可以采用感化、回忆过去以及讲述光荣榜样的办法挽救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光辉的榜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时兴为姑娘祝福，也祝你好运。阿格涅萨决定要把薇拉·菲格纳当作韦罗妮娅的榜样。是的，这可能决定了你一生，对吧？薇拉·菲格纳的形象永远在你眼前放射光芒，并引导你的前进方向！

但是，首先要真正地选好榜样，而且应是英雄榜样！我们自己亲眼见到过不少，而且也听到过不少。我们若是不能列举，不能说出姓谁名谁，不能讲她们的英雄事迹，而是一味地讲大道理，那么我们在这群小丫头面前就会一筹莫展。几多青春年代，多少美好理想，宏大抱负，都在监牢之中化为乌有！多少青春活力，在那遥远的地方消失殆尽！又有多少人丧失了自己的信念，并沿着平庸崎岖的小路缓慢而行，唉，真可悲。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是自由而文明的国家呢？有谁不愿意为自己祖国繁荣昌盛献出全部力量呢？如果为此必须被投入监狱，那就用颤抖的双手捧起这希望的苦酒！

不，韦罗妮娅不会这么愚蠢！你可知道，她向往美好，那就从美开头！

姑姑们经过长时间准备，然后耐心地等待韦罗妮娅什么时候能一个人单独在家。当然，不是郑重地宣布，而是以聊天的方式不经意地向她讲起：

"韦罗妮娅，你总讲'美'，我们当年也向往美，这是人之常情，自然要求。可是美的真理是统一的，即常说的真理美。不能把它的真实性和正义性分划开来，两者总是统一的。未来美永远在我们面前若隐若现，在未来王国里，只有善与正义占据统治地位。"

韦罗妮娅半醒半睡地听着姑姑的讲话，善意又温顺。

"不过，这种光明的、理智的、美好的未来生活，目前潜藏在黑暗中，并且正在逐渐成熟壮大。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任务，那就是点燃它的火焰，使之成为熊熊大火。"阿达丽亚总是轻声柔语的，话语声中饱含着母爱，"但是我们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轻视十二月党人的神圣传统呢？你们怎么能背离革命精神呢？"

韦罗妮娅微微张开嘴，也由衷地做出让姑姑们高兴的样子：

"那么说，那些可称做颓废派的人和能代表我们今天艺术的人，他们也是革命家呀，我的好姑姑！他们是知觉性感的革命家！因此，他们不该受到轻蔑地排斥。"

"傻姑娘！"阿格涅萨姑姑吸了一口香烟，"你身边的人有谁能理解艺术？艺术虽然也服务于生活，但属于末位。最美的事物寓于为理想斗争当中，最快乐的事在于美和善的联系当中。难道你就没有听过吗？镇压和迫害行径到处肆虐，备受折磨的无边苦难的俄国在哭泣。你们岂能面对这种召唤无动于衷？已经到了你们回归人民大众中间的时候了，把你们的爱献给人民！你说说，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一种事业为何物，比如你理解薇拉·扎苏利奇的事业吗？只记得名字，就把事迹忘了吗？这叫没有诚意！"

两位姑姑以前认为，对她的教育不要太早，因为还来得及进行教育；后来又认为，韦罗妮娅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会自然成长起来，于是就没有对他进行系统的启发教诲，现在倒好了，翅膀硬了，再教育就来不及了。

……薇拉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因为帮助涅恰耶夫传递地下活动的秘密信件，而饱受两年监牢之苦，后来又遭流放，此后一直在宪兵监视下生活。这样度过了艰难的10年，后来她想由助产士转为一名教师，他没有办成。1877年夏，她在萨拉托夫的一张报纸中得知，大学生博戈柳波夫在彼得堡拘留所因违反规定而遭到鞭笞刑。他是一名大学生，而且受鞭打25下！整个监狱惊惧不安地目睹了全部准备过程，并且听到受刑者的呻吟声！薇拉·扎苏利奇一直在找人向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报仇，因为正是他下令执行鞭刑的。但几个月过去了，无人敢来雪恨。她便自己去彼得堡，买了一支最大口径的手枪，这支手枪足可以打死黑熊。她借口做家庭教师前去找市长，见到市长后，她从长披肩下直接击中了他，可惜没有要了他的命。薇拉·扎苏利奇由此成为了俄国恐怖刺杀的鼻祖。

在俄国革命上，薇拉审判案是比她开枪射击市长更加光彩夺目的一页。薇拉在法庭上宣称，她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一点，那就是谁要侮辱他人的尊严，就别想逃过法律的惩罚。而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更是俄国审判程序中最有力的辩护词之一："俄国之所以伟大，未必是由于鞭刑促成的！国家犯罪，只是证明我们需要尽快地提倡国家革命学说。不能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动机视而不见，这是一次真诚而高尚的情感宣泄，是革命情感的迸发！这是一次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飞跃，薇拉不需要杀死特列波夫，而是让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们的判决又在受重创的人再加一些痛苦！"

辩护律师的话博得满堂喝彩，连大法官都投以掌声，陪审团宣告薇拉"无罪"！宣布完全无罪释放！这是俄国历史上的光辉灿烂的一瞬间！什帕列街和铸造厂街的转角处，成千上万的民众为此欢呼雀跃！

薇拉在宣布无罪之后，起初她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一种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她刚刚获得自由的那一刹那，她就决心重新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她对这次行动非常不满意，她还想做出更大的牺牲，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她运气不佳，此后一直在国外流亡，许多年后，她在日内瓦湖畔患上严重的忧郁症，不幸郁郁而终。

在薇拉的影响下，一个又一个女民意党人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如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加林娜·切尔尼亚夫斯卡娅、奥莉加·柳巴托维奇、格霞·格尔夫曼、薇拉·菲格纳等。其中，每一位女革命家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经历，并创造了伟大的功绩。他们都明白，必要时要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那位意志坚强如铁的索菲娅几乎凌驾于众人之上。

索菲娅出身于拉祖莫夫斯基-彼罗夫斯基的名门望族，是奥伦堡首长（将军）的外甥女，彼得堡前任省长卡拉科佐夫的千金。父亲最后一任的失败，对索菲娅的未来无疑是一种暗示。这位小姑娘生活在上层社会并不觉得舒畅，似乎觉得儿时伙伴将来可能是她和她3月1日事件的检察官。她憎恨这个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们，她采取逐步脱离的策略，既不上学读书，也不背诵神学课，后来干脆离家出走。她读皮萨列夫的著作，上助医学校，做人民教师，直接参与生活。她本人是在有意识地勇敢献身和努力实现当女皇的目标当中成长起来的。她一直崇尚妇女至上主义，对待男人很矜持，有一颗铁石心肠，在她的词汇中再没有比“对女人大献殷勤”更可鄙的话语了。她崇拜不朽的拉赫梅托夫，模仿他睡硬板床。她一生孤傲不群，与世寡谐；由于从事秘密活动，她性格冷酷，头脑清醒，她从不宽容哪个同志患得患失和感情激昂。她是彼得堡大学生自治团体成员之一，17岁时已参加了马尔科·纳坦松小组活动。该小组不接纳穿高领衬衣的人以及酗酒者或以轻薄态度对待妇女的人。小组一直梦想发动社会主义起义，希望专制制度和罗曼诺夫王朝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灭亡。她第一次被逮捕，因为被捕者大多数为妇女，按诉讼法第193条，他（她）们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她没有想到承担一个富有浪漫色彩又经过事实证明一次错误的任务，即她抢演一个未婚妻的角色，前去探监，会见革命英雄季霍米罗夫，自然没有料到他竟是个社会主义叛徒。此外，她曾协助克鲁泡特金出逃。23岁时，她又参加了纳坦松领导的“土地和意志”小组。

一个人坚强性格的形成，乃是他高度集中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升华。这一点必然受到众人仰慕，并使人们感慨至深，因为革命者是这样的人，他心甘情愿地没有个人爱好、没有个人恋情、没有个人私产，有时

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愿望、一种追求，那就是革命。一个革命者蔑视高高在上凌驾于人的社会道德观，他们认为社会上只有重要或不重要，好与坏之分。

索菲娅从24岁开始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26岁时，"土地和意志"在利佩茨和沃罗涅什代表大会上宣告分裂。一为不赞成采取恐怖手段，他们认为与政府斗争不是主要目标，一为"人民意志"。索菲娅认为，恐怖行动只是宣传鼓动群众的一种手段，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是发动群众运动的宣传信号，如果恐怖手段达不到获得政治自由的目标，那么就把恐怖手段看做是一个复仇行动。她被选为"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委员，1879年执行委员会在彼得堡郊区宣判当今沙皇死刑判决书！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开始了，复仇者的整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进行了6次刺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向全俄国显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参加者的立场和决心。在宣布亚历山大二世死刑宣判书之后，索菲娅立即带上9件工具前往库尔斯克铁路罗戈日关卡处，专心致志挖掘坑道。在紧急情况下，她怀着高傲的情怀，以其聪明机智扮演了一名普通家庭主妇，手捧圣像突然站出来，当着众多分离教派信徒的面，演示宗教仪式，从而力挽狂澜，拯救这次活动。当沙皇专列隆隆驶过的时候，她当即发出了引爆信号，可惜，一个笨蛋延误了闭合电路，半普特炸药无效地车尾车后面爆炸。无奈，索菲娅和菲格纳又跑到奥得萨，过了3个月，她们得到沙皇南巡的消息，于是计划准备从商店当街向沙皇投掷炸弹。可惜，那个春天沙皇没去南巡。

沙皇匆忙加快了炮制蒙骗人民大众的宪法速度，而女民意党人也加速了处决他的步伐。但她们的人力越来越少，加尔特曼流亡国外，祖杰列维奇、戈利金贝格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先后被捕，之后又接二连三地有人被捕，有时5个人同时被捕，或单独被捕，在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谋杀沙皇行动打开一系列缺口。

人们常说革命者没有感情，事实并非如此。革命者也有一颗温柔的心，革命者的感情只有同革命利益一致的时候才予以发展。由此可见，革命者的爱情

有多么高尚和光明磊落呀！佩罗夫斯卡娅在27岁的时候把她的爱情献给了热利亚博夫，此时正是他们为追杀沙皇忙得不亦乐乎的几个月。在这些发狂似的月份，他们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与身陷彼特罗夫洛夫斯克监狱中的涅恰耶夫交往频繁，他们正为他越狱精心准备。在封锁区做了标志，免得糊涂人闯进来。从奶酪店里掘了地道装上炸药，还有4个来回走动的掷弹手。如果这些措施仍不能奏效，热利亚博夫本人将用匕首行刺。行刺的时刻越来越近，他们的神情也越来越紧张。他们中间没有谁期望一次刺杀沙皇就能达到政治制度改革，但已经做了行刺的方方面面的准备。

6月27日夜，热利亚博夫被捕。索菲娅面对灭顶的危难时刻，为拯救整个事业和自己的亲人，毅然决然地用她单薄的双肩担起领导职务，她以男人的严肃态度对待同志，以无情对待敌人。如果没有索菲娅，便不会有3月1日事件。今天，当热利亚博夫的短刀落地的时候，索菲娅自己去投掷炸弹，但她不再有5枚炸弹，只有4颗。她一直监视沙皇四轮马车的行踪，用暗号引导投弹手选择正确路线。这些日子狂热而紧张的气氛使男人的神经崩溃了，季莫费·米哈伊洛夫拒绝投掷炸弹，惊慌失措的叶梅利亚诺夫腋下带着炸弹去援助受伤的沙皇。过了一个小时，留萨科夫在审讯中被打得鼻青脸肿，特尔科夫泪流满面。只有索菲娅一个人前去估计格里涅韦茨基事件的结果，以轻松的步履会见尚存者。此后日子里，她一直处在四处围捕之中，东藏西躲，她匆忙草拟告俄国人民书，致信亚历山大三世，征集愿意要求释放热利亚博夫的人士。当她得知热利亚博夫已被处极刑时，全身颤抖，一下子瘫倒了，她痛苦地恳求朋友们一定救助领袖。此时，她已失去了理智，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偏离了革命，最后被捕了。当时她身上带着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堡友好士兵的名单穿着黑色衣裙，以铜铁般坚强意志雄赳赳地来到了绞刑场，胸前挂着一块板，上写“刺杀沙皇的女人”。

……你奋起反抗，

因为你热爱你的祖国，

一直谋杀沙皇，

邪恶的势力，敌对势力，

摧残的胸膛……

索菲娅——薇拉——爱……

薇拉·菲格纳又是一首叙情诗。3月1日事件之后，她一直努力重建“人民意杰”组织。

这是一些何等坚强的女人啊！她们是俄国的光荣和骄傲，她们感动了年迈的屠格涅夫，他写道：

“圣洁的妇女，快登场吧！”

唉！受极刑的人在行刑前该有多么痛苦啊！这是因为3月1日事件并没改变俄国面貌，也没能唤起全民起义。俄国再次陷入黑灰色命运、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契诃夫时期……我与阿达莉亚的青春时代……涅萨……要有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明白，这不是没有出路的绝境，也不是无法跨越的陷阱，这不过是长长的隧道，而远处已经透过来了一线光明！

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服刑25年，漫长的25年铁窗生涯；谁的内心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呢？

记得伊万诺夫斯卡娅为“人民意志”的事业坐了20年牢，当她回到彼得堡时早已不再年轻了，可是她依旧坚持采取刺杀手段。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多么坚硬的心肠啊！

还有不少光辉四射的名字，她们都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不是那么动人心魄，但其事迹足以令人震撼不已，她们为了争取妇女权利孜孜不倦地奋斗着，如费洛索娃……孔拉季……斯塔索娃……

还能记得采布里科娃吗？现在很少有人能记得这个姓氏，但在19世纪90年代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呼唤这个姓氏，正像70年代低声念叨车尔尼雪夫斯的姓氏一样，她那封赫赫有名的致亚历山大三世的公开信，以火辣辣的、铿锵有力的语言诅咒专制制度，她面对沙皇的迫害毫无惧色！她向斯莫棱克省长官邸投掷过炸弹！她那封致青年的信，人们相互传阅。

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20世纪的到来，不仅仅是迎接新世纪的日曙光，更是迎接希望的火炬！因为只有火炬才不会欺骗我们。20世纪第一个年头，一批大学生来到卡赞大教堂，那里很快成为他们施展恐怖手段的大舞台，格尔舒尼抛出一枚炸弹。很快，数月间没有少将以上和四级文学以上的证件大教堂不予放行，以前的民意党人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东山再起。

面对功勋卓绝的光荣前景，很难让人信赖当代青年的品德，然而又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光芒四射的新巨人群像啊！如果说到女人，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这一切对你而言并非是古代神话。她们就生活在你的童年时代，那时你大概是7岁、10岁或12岁，她们的人生已经大放光彩！如果她们之中没有被处死或疯了的人，那么今天不是在服苦役，就是已流亡国外。

这些英雄妇女人物当中首推多拉·布里连特，她比你小10岁，达莉娅。她是基辅大学女生，生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崇尚恐怖手段到痴迷的程度。她时时准备自我牺牲，做梦都想到死，甚至想过自缢身亡；她苦闷异常，于是她恳求去投炸弹。她如愿以偿，准备好了炸弹，后来在彼得罗巴夫洛夫卡监狱精神失常了。

不，还有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她算不上是革命者，也没有准备献身，也不是哪个政党的成员。但在神圣的复仇思潮盛行时期，年轻的心躁动了，一个人来到鲍里索格列布站台上，衣袖里暗藏了一只手枪，迎上一个欺负农民的将军，一枪将其击毙！结果被处以哥萨克死刑，成排的哥萨克轮奸了她。

你经受了，玛丽娅，
刽子手们的全部残暴。
我每夜在万籁无寂时，
为你，玛丽娅祈祷。
不，沃洛申的诗更加激动人心：
你纯洁的玉体留下了累累鞭伤，
你白皙光洁的额头鲜血流淌。

艰难地掠过大地——

自由的白鸥的那双翅膀。

至于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的行刺，那的确是由女人独立策划、个人单独行动中最出色的范例之一。亏得她能想出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主意，她不像薇拉·扎苏利奇那样只带着申请书去见萨哈罗夫，而是直接给萨哈罗夫草拟了死刑宣判书，并给了他几分钟时间读上几行，让他了解宣判书的内容，等他抬起吃惊的双眼时，比岑科–卡梅里斯塔娅立即开枪射击！真正是宣判死刑、马上行刑！她的辩护律师在她刚刚入狱时，便献给她一大束鲜花。

对神圣事业深信不疑的坚定信念可以令她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诚如巴兰尼科夫行刑前所写的："再加一把劲儿，政府就可以垮台；你们坚持活下去，总有一天能庆祝大捷！我们在庆祝胜利时，就走向刑场了。"

热尼娅·格里戈多维奇对恐怖手段的壮美和哲学内涵理解最为深刻。瞧吧，又是一位将军的千金小姐，而她的将军父亲几乎也是她的志同道合者！这是时代的象征！父亲帮助女儿救助一位革命者免遭被捕，并隐藏在自己家中，还帮助询问火车时间以便出逃；此外还在家接待已被选定实放恐怖活动的人员。当准备在彼得高夫刺杀特列波夫时，她父亲的一位朋友也助过她一臂之力。特列波夫不离沙皇左右，她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尼古拉和阿利克萨乘坐的四轮马车距她仅三步之遥！可惜，热尼娅当时没有带武器，而且也没有谋杀沙皇的计划。她后来回忆说，她一直监视着沙皇夫妇，就像一只公猫隔着水族馆玻璃死盯着游动的鱼儿一样。她喜欢采用即兴素描画来再现世俗生活，抒发情怀，却时时随身携带氰酸钾胶囊，虽然社会革命党严禁自杀。她采取刺杀行动，就像参加庆祝会那样兴高采烈，与女友们一起欢天喜地到森林中朝着画有"特列波夫"的纸靶练习射击。在实施暗杀那一天，她先睡足了觉，美餐一顿，从女裁缝那儿取来一件专门订做的戏装，高高兴兴地参加克舍辛斯卡娅的演出。一位真正的女革命家就这样面对牺牲和死亡！可惜，特列波夫不知为什么没有来看戏，她一下子泄了气，讨厌舞台上那种拙劣的舞蹈，厌恶池座中那肥胖光滑的后脑勺，

厌烦毫无意义的连篇空话。很快，由于取胜无望，无法忍受痛苦，不得不远走他乡，去了意大利。

还有卡利亚耶夫！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天生的大诗人，人们几乎都这样称呼他。然而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天分，也要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只有当他追查到了普列韦的踪迹的时候，他才觉得满足，才不觉得遗憾。你瞧，他都扮演什么样角色！他本来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如今却穿着满是泥污、打了补丁的上衣，脚下踏着棕色破皮鞋，歪戴着没有檐儿的帽，不停地嗑葵花子，在广场上主动与清扫工、马夫闲聊，满口粗话。每当礼拜日，他便与房东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穿着红衬衣，虔诚地画十字。为了在街上盯梢更方便，他把自己扮成小贩，挎着沉重的箱子，卖香烟和小日用品及日俄战争的"英雄照"。他说："我憎恨这些照片，我内心深处的艺术情感在受折磨！可是有些笨猪为了买这些照片花掉最后的5个戈比，英雄'瓦里亚加'、切穆利波有一副鸡胸和厚颜无耻的丑脸，倒是祖国的光荣！爱国主义，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愚蠢的瘟疫。你们等着瞧，傻瓜们，目空一切的小日本鬼子一定把你们打翻在地！"

采取革命行动，并非总是杀人，有时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宏大谋略，让整个俄国哑然无声，目瞪口呆。其中之一，是在彼得戈夫会议上逮捕全体议员。这次突发行动，使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头子们瑟瑟发抖，当场出丑！这次行动是我们最高纲领主义者们发动的，在米哈伊尔·索科洛夫领导下实施的。计划由革命携带炸弹闯入议会，把全体议会人员扣押为人质，以此要挟政府；不过，他们并没有决定提出什么具体要求。如果政府加以拒绝，便把全体议员连同他们自己一块炸掉，这是笔墨难以描写的血淋淋的惨烈事件！

阿格涅萨了鲜索科洛夫，他可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起初打算先采取恐怖手段对待一般地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继而对准工厂主，夺取他们的现金。第一步没有在莫斯科发动起义，进而进攻普列斯尼亚，并自任义勇军战斗队长。为此，他创造了最高纲领主义学说，脱离社会革命党，他认为社会革命党中官僚主义当道，行动不果断，过分谨小慎微。安东叔叔，采取行动时常与他协作。索科洛夫打算乘坐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闯入皇宫，这样就可

以炸死全部佞臣贪官、狗党。有一次他果然得手了，在灯街十字路口成功地抢劫了一座金库，一下子得到60万卢布。靠个人坚忍不拔的意志达到既定目标，这是多么令人钦佩的精神啊！制订抢劫金库计划时，他一面弹钢琴，一面歌唱。当他在彼得堡大街上辗转周济穷人时，被一个特务辨认出来了，立即被捕。第二天宣判死刑，行刑时，他怒斥刽子手"滚开"，自己把绞索套在脖子上。

娜塔莎·索利莫娃，她是最高纲领主义者中间的一枝花。她出生在梁赞省一个贵族家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贵族圈子生活枯燥乏味。她起初也像你们一样，寻觅美的真理，后来立志服务社会，既热衷于恐怖手段。如果在生活中缺少真正的鲜明有力的行动，那么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韦罗妮娅……娜塔莎和索科洛夫打算占领国会，并在阿普捷卡尔搞爆炸，她扮做"乘轻便四轮马车的地主小姐"出发。在仆人面前，他们俩扮演夫妻关系。但常常和衣而眠。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纯良的天性啊！索科洛夫假扮贵族地主，贵族派头十足，不拘一格，谈笑风生；娜塔莎珠光宝气，都是人工饰品。她曾对我说过，要知道整个大自然是一种奇迹，日落是一种奇迹，自然界每一个生物都是一种奇迹，在面临死亡时，眼前展现的远景往往是常人生活所见不到的。这样一周间经历的沉重而又紧张的生活要胜过多年平淡无奇的宁静岁月！她的雄辩口才和发人深省的语言，可以称做涅恰耶夫第二。她善于用她的信念感化女看守，她曾组织一次著名的诺文斯基监狱的集体越狱行动。

不错，也有人通过艺术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殷实富有的家庭把女儿送到国外学习艺术，她们在国外遇到有正义感的青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举例丹娘·列昂季耶娃，可巧她是特列波夫本人的外甥女，碧眼金发，文雅俊美，贵族气十足的姑娘，已被选定为皇后的宫廷女官。她的最佳谋略，是在宫廷舞会上向沙皇献花时杀死他。她作为代理省长的女儿，因身居上流社会而苦恼万分，与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交往更让她厌烦不堪。在彼得堡，她周旋于达官显贵之间，给革命输送了极重要的情报。她自己也储备了炸药。一般来说，将军的直系亲属不受监视，但她依然因为炸药而被捕，亲戚暗中疏通，承

认她患有精神病才从彼得罗巴夫洛夫监狱把她赎了出来之后，又把她送到瑞士。在瑞士她接近最高纲领主义，不过她的运气不佳，有人委托她在拉福尔托弗医院处决一名负伤的特务，可是她始终不得机会下手。也是在瑞士，她误认一名中年瑞士人就是杜尔诺沃，的确他们长得非常相像，他的名字叫卡尔·米勒。杜尔诺沃也利用米勒的身份通行无阻。她几乎搞错了谋杀目标。她历尽了人间苦难，所以在卡利亚耶夫被处决之后，她号啕大哭一场。

同时也有人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无法执行任务。塔马拉·普林茨也是将军的女儿，但无论如何她都下不了决心处死一名将军，因为这个将军是她父亲的朋友。她身穿恐怖主义者常穿的黑色丝绸衣衫，三次前去刺杀这个将军。第一次，她没敢下手；第二次她癔病发作，大喊大叫而被捕；获释后，她第三次带着勃朗宁手枪和炸弹前去刺杀，但却把炸弹扔在街上了。这时塔马拉精神彻底崩溃了，跑回旅馆开枪自杀了。

是的，不必为那些成功完成任务之后被处死或者开枪自杀的人而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毕竟完成了使命!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那些没能成功完成任务的人。吉利贝伯贝尔格和苏利亚茨基，他们大胆地计划在医疗院揭幕祈祷仪式上刺杀斯托雷平，便属此例。同样情况，在彼得罗巴夫洛夫小教堂为亚历山大二世超度亡灵仪式上，本应由马克·施维策尔引爆炸弹，炸死布雷金·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然而不幸的是当他在旅馆准备炸弹时不小心自爆身亡。而西尼亚夫斯基、纳乌莫夫和尼基坚科没有等到在彼得高夫宫炸死沙皇前，便被绞死。

此外还有少女革命者，虽然她们没有亲自出马枪击和引爆炸弹，但她们准备了炸弹。玛丽娅·别涅夫斯卡娅自作炸弹时被炸掉了一只手，但仍未得到 赦免，最后被投进监狱。她的一个同志带着她去了西伯利亚并且娶她为妻。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军人家庭，她援引福音书的箴言论，可以把暴力作为行善的手段。她很在行地为恐怖手段寻找道德依据。

马尼娅·什科利尼克是一位小城镇的女裁缝，极善言辞，断然要亲自去复仇。但她丈夫阿伦依极力反对她从事恐怖活动，后来，她还是炸弹炸伤了切尔高夫省的省长（将军）。

所有的女英雄都是民意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如果不需化装，一律是社会民主党女党员的装束，毫不考究的粗俗颜色，“资本”都在腋下，即使通过警察局也毫不危难。社会民主党人既不需要盛装华服，也不需要追求时尚，也不怕被识破，甚至不需要拴上一面小镜子，检查身后是否有人跟踪。

在恐怖王国里，还有一位叶夫拉莉亚·爱戈金尼科娃。她采取各种措施以使她自己承受更多风险。她用自动步枪打死监狱长之后，就把自动步枪扔进监狱小窗里，以此作为取得成功的暗号，并让同志们射杀谢格洛维托夫和其他人。她估计一旦被捕，她自己引爆还能炸死几个长官以及整个监狱管理所和几层楼的房间。可惜她没有如愿，主要官员没有来审问她，而是派来几个狱卒的妻子搜查，后来又来了一名炮兵上校，他从叶夫拉莉亚贴身内衣中找到了引爆的电池，并卸下导火线，她身上的炸药足有30俄斤。

斗争是何等悲壮！为了正义事业要经受何等严酷的考验，才能在自己身上装载30斤炸药……

“诚如热尼亚·叶梅里雅诺娃所说，你要记住：让遍地开花吧！为真理去抗争吧！此外其他一切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年轻的姑娘，这些了不起的未婚妻，为了实现正义的事业，她们对腐朽势力怀着何等深仇大恨啊！

你们又怎么能那么碌碌无为地生活呢，怎么只想着看看展览会，听听讲座，看看戏，而忘掉这些女英雄的光荣事迹呢？你们面对这些女英雄的壮烈牺牲，怎么激发不起强烈的责任感呢？

“这就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榜样！你如何面对你的英雄叔叔安东呢？韦罗妮娅。”

第六十一章

只要你看一眼你安东叔叔的照片，就不能不进一步探问：这位年轻人，以前为什么不安于现状，不安分守己呢？原因是，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并且决心为真理献身。这一点，从他的两眼便可窥视出来。他的双眼凝视着照相机的上方，浅锁眉峰；他的额头由于勤于思考始终不得舒展；他的头微微偏斜着，不像一般人照相时那样摆好姿势；他的那个还算粗壮的脖颈在相机快门启动时出现的寒战尤为抢眼。

两位姑姑手牵手把韦罗妮娅领到叔叔的遗像面前；韦罗妮娅站在高挑文弱的阿达利娅姑姑和丰腴健壮的阿格涅萨姑姑中间，俨然一位亭亭玉立的成年大姑娘了。

在韦罗妮娅心目中间，哥哥与叔叔有着许多相像之处，无疑他们在哥哥身上发现了家族血缘关系的闪光点，诸如有知识、有教养，具有一往无前、无与伦比和英勇献身精神。陌生人只需要看一眼便可以发现他们彼此间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特点。

叔叔有着令人赞叹不已的才华、精力和体魄。然而，从他脖颈上那痛苦的震颤，似乎可以看出他老早就对人世间的理想大失所望。

安东叔叔自降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必然捐躯的特征。在童年时期，他就神兮兮地为他必定“死于安东之火”而忧心忡忡，他总是不断询问成年人，什么是“安东之火”，为什么人遇到“安东之火”就一定要死去呢？而从少年时代起，他似乎就明白了他必定献身。

而且，从他的脸上显示出来那种毫不隐讳的纯真表情，总是给人以必然早逝的深刻印象。

如果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代表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话，那么安东叔叔那颗透过黑暗的快乐星辰，就是在1881年春天处死暴君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一年安东叔叔降生了，来到人间。

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暴君的各种超度亡灵的仪式上恸哭流涕，兀自浪费着一片善心。因为他们不但不理解这次处死暴君在人民解放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把这次刺杀暴君的行动视为彼得堡的叛逆表现，还看做不满废除农奴制度的贵族的残暴行径。小酒馆和酒铺再也见不到开怀畅饮的情景，个个愁眉不展；街上再也看不到酩酊大醉的酒鬼了，个个神情暗淡。只有大学生在他们的宿舍里高兴地举杯祝贺，并向大学的守门人祝贺说："来吧，高兴吧，他们把你的沙皇宰了!"

在安东的摇篮上方，5位被绞死的民意党人的尸体在不停摇荡，又有5位十二月党人被处以绞刑……

5名英勇果敢的英雄被处以绞刑，万幸的是他们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没有领略到目光短浅的凡夫俗子对他们的怨恨，也没有体味到平头百姓反对自己的救星、反对青年学生那种尴尬。处死沙皇的行动作为解放斗争的巅峰，作为发动全民起义和铲除封建地主的信号，只是漫长革命的第一步。

"安东叔叔还是在这种恐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家里总是听到有关革命的谈话。这类谈话对他的影响很大，不像你，他老早就明白革命道理了。当他满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参与了许多次重大的革命行动了，同时他也决心走革命的道路。"

他自己也做了精心又充分的准备。他说："一个人要想敲开解放斗争的大门，首先应自我检讨一下，你是否有资格？你是诚心诚意？你必须脱掉草鞋，赤脚走进这个神圣的殿堂。"

"他很早就开始憎恨彼得堡所有皇宫御苑，你还记得吧，阿格涅萨？他说：'让我们把它砸个稀巴烂! 每当我看到这些宫殿，我就想攥双拳。它们在厚颜无

耻地自我炫耀！等着吧，你们马上就会发抖，连同你们里面的住户！'”

“他是卡利亚耶夫的知己，也是他的学生。他接受了卡利亚耶夫的理论，他一心想在战场上献出自己的生命，一点残骸也不留！死得干净利落！死得痛快！”阿格涅萨显然十分激动，尽管她已42岁了，但她依旧坚信不移地信奉这一理论，不愧是卡利亚耶夫的门生。她从紫丁香花淡紫色的云雾中走出来，两眼像灯塔一样喷发着烟霭。然而她最大的幸福还是在断头台上捐躯！在行动时死亡，似乎还会遗留下未完成的事业。而在行动和断头台之间却有一段永恒的空间，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最壮丽的空间。他说，只有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才能真正体味到思想的全部壮美瑰丽，要与思想秘密结亲！人生最为甜蜜的幸福，是他一生有两次死亡，一次在行动当中，一次在断头台上。还有一大乐事，那就是在法庭上。如果你在行动之中亡身，那就带走你的无法道出的全部仇恨，衔恨西去。可是在法庭上，你可以尽情地表露你对法官的蔑视，使他们貌似公正的法律徒然失效；你可以对他们宣泄你心中全部积怨，把他们钉在专制俄国——全世界的皮条匠的耻辱柱上！”

还不能说这一席谈话已经点燃了韦罗妮娅的革命热情。这是不可能的，姑姑们深知她性格中沉着稳健的特点，但是安东叔叔这位了不起的革命者的坦诚精神也会撞击她的心扉。她吃惊地睁大了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望着姑姑们。这也不错，土壤已经开始松动了——她动心了！

每一个时代都会给当代人提出新的任务，并且给予完成任务的手段。当安东叔叔日臻成熟，并准备投身行动的时候，整个形势更加紧张。1905年，群情激愤，社会动荡不安，局势愈演愈烈，暴动此起彼伏，最终导致莫斯科起义。就是在这一年，安东也像许多人一样，摒弃了个人恐怖手段，热衷于武装起义。俄国各地都在期望，彼得堡起义将是无与伦比的最后的一次起义。安东是提出发动海军起义的先行者之一，因为海军一直对有觉悟的彼得堡年轻人抱有希望，而且与彼得堡相毗邻的是一直反对沙皇制度的芬兰。波罗的海舰队，主要是喀琅施塔得，只要下命令不用炮击就能迫使沙皇下台。安东是首批革命者之一，并且与海员相识，以期培育更多的支持革命的人。海军对日作战遭到惨败，士

气低落，有助于工作开展。

但是，彼得堡起义始终没有爆发，而莫斯科却爆发了起义。安东对莫斯科钦慕不已，可是自己没有亲自参加。如果莫斯科起义遭到镇压，彼得堡就要为他们复仇！于是，解散了“国家杜马”，如果彼得堡今天还没有发动海军起义，那么就会因为无以回应、无所作为而感到羞愧。

“啊，那1905年我们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呢？要知道，政府当时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城市没有设防，工厂里青年工人人满为患，因为政府没有派遣他们去对日本作战……”

“原因很简单，人民大众此时尚且远离革命者。”

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之后的那些群情激昂的日子里，必须及时做出回应。革命者计划同时发动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斯韦阿堡以及整个海军起义，一举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组织上派遣安东前往斯韦阿堡——波罗的海的一个主要基地。

韦罗妮娅眨眨眼睛，好像有点负罪感。

在斯韦阿堡，宣传鼓动员们随意地过早扰乱了不满现状的人们的视野，有一两名进步军官自行向下属散发一些小册子。指挥部也只能满足群众提出的部分要求，根本不能平息活动的人心。一定不要错失良机，抓住杜马解散的契机，立即发动起义。但是，既没有起义的具体计划，也没有起义的具体时间；既没有充分的准备，又没有预先发出警告。仓促行事，岂能成大事？因为一个错误的信号，预先指定的一个岛上的炮兵发动起义，可是被世俗金钱宠坏了的步兵依旧反对人民，于是发生了流血冲突。有些地方促成联合，一些岛上起义成功，逮捕了军官，另一部分岛屿则按兵不动，其中包括主要的要塞，其结果，起义变成了炮兵和步兵之间的战争。起义者的重炮摧毁了要塞，步兵的榴霰弹使四处陷入火海。安东和一群自由的宣传鼓动家与炮兵上尉谢辽扎·齐翁一起前来领导起义，但为时已晚。齐翁是他的首领，但是在“临时国会取代掠夺者的政府”的口号下，人心涣散，海军没有行动，虽然在“波将金”号、“奥恰科夫”号起义之后，人们一直期待着，然而连一艘舰艇也没响应和归附起义。

一见战舰出现在海平面上，人们就立刻派遣起义军官携带伪造的开火命令乘快艇前去迎接，但屡屡被识破并遭受逮捕。这样一来，海军也和当地陆军一样，成了革命的叛徒。尽管得到海员和士兵的同情，革命起义依旧不幸失败了。不错，起义得到芬兰红色近卫军的支援，并带来了武器，但他们总共只有200人，杯水车薪。起义领导者听取专家的忠告：尽量避免引爆布雷连的硝化棉仓库。因为硝化棉仓库一旦引爆，不仅政府的中央要塞，连同自家人以及格尔辛格福尔斯一带将同归于尽。但是专家们没有找到计算爆炸力的方法，对于尽量减少损失仍犹豫不决。最后然而由于不小心还是引爆了一座火药库，造成了60余人的伤亡。真乃是天大的不幸。起义的第二天夜，齐翁和安东带领一支精心挑选的小分队，秘密动手把死者投进大海，以便掩人耳目，保持起义者的士气。安东做了最坏的准备，但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血腥的下流勾当，他感到头晕脑涨，四肢乏力，终于病倒了。难以接近的海军从远方不停地炮击，炮弹越来越近地落在硝化棉仓库左右。此时，齐翁逃得无影无踪，一名负伤的少尉叶梅利扬诺夫与代表协商后决定打起白旗投降。代表必须逃离谷岛，由于他们身穿便服，在要塞被俘后立刻处以极刑。他们藏在小船里（一部分小船遭到机枪扫射），分散地逃回城里。安东奇迹般地得救了，他同一名参加起义的某中校的儿子一起逃脱。受伤的起义者全体被俘，没有受伤的起义者逃出去的也不多，且数百人死于非命。

遭到如此惨重失败之后，就不应当考虑第二次起义，武装起义的计划彻底破灭了。那时，整个俄国成了一座大监狱，唯一可行的只有勇敢的个人冒险。于是，安东又一次决定采取恐怖手段。

“你不明白，也很难想象出这是怎样的黑暗时代，无边无尽的暗夜。当时，反动派又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逞凶肆虐！就连最坚定的革命者也心灰意冷了，他们受苦受难和遭受牺牲从来没有给谁带来好处，只是无谓的牺牲！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的一切，都是笨拙无知的，愚蠢透顶，令人生厌，有害无益的。这正是1905年获得短暂自由之后革命第二次转入地下的局势，比起第一次转入地下的形势更为严酷，对革命者的精神摧残尤

为严重。”

只有为数不多的革命精神依然清楚地预见革命未来中兴的曙光，其中包括安东。他一向认为，所有的失败不能叫做不成功，如果不加以改正，那就是一种罪过，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剖腹自杀，悬梁自尽!

他马上选择镇压莫斯科起义的刽子手杜巴索夫为自己的行动目标，为莫斯科起义的殉难者，也为斯韦阿堡的牺牲者报仇雪恨! 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屡次逃脱暗杀，其中包括萨温科夫对他的追杀。安东准备在塔夫利宫花园刺杀他，因为这个家伙有散步的习惯。

“在路灯街事件之后，这是最近一次重大行动。安东打算为索科洛夫忌日献上一份厚礼! 为此，他决定在下周结果了这个老狐狸的性命，但是由于操之过急，安东又一次失去了机会，杜巴索夫再次逃跑。”

安东不幸被捕，他经过仔细的考虑，希望出现他所期盼的每一个环节，即行动、被捕、受审、走上断头台。当然，他想把一切仇恨和蔑视一股脑地发泄在法官身上。因为法院既没有让他的证人出庭，也没有宣布让他上断头台。由于他是个人特殊秘密行动而献出生命，既没有获得荣誉，也没能进入加冕英雄称号的诸神殿堂。他与自己的同志伏罗比约夫一块开枪射击萨温科夫，当场被捕，审讯之后立刻处以绞刑，而且隐名埋姓，因为没有必要向法庭公开自己的姓氏。由于同案犯看守的错误，在审判前把他的姓名写成别列津。

安东被判以绞刑，年轻的英雄从这幢住宅，从这个房间径直地去了。而他的故嫡亲侄女，后一代人，难道真的忘得一干二净吗? 忘记了保持家族荣誉的义务吗?

当然，这张英年早逝的叔叔安东的遗照，韦罗妮娅有口难辩，可是，轻率地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难道青春的固有特征就是去死吗? 韦罗妮娅用专注的目光看着姑姑们，神情意乱地寻找恰当的词语。她自己也确实感到困惑不解，她怎么偏离了直系家族的传统，但是……

“亲爱的姑姑，……我们都爱安东叔叔，我也不亚于你们。但我仍然大胆地说，他不是圣徒吧? 也不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吧? 可要知道，他可是首先去杀人

的吧？” “首先，”姑姑惊骇地说，“可是谁首先压迫人民？又是谁首先堵死所有通往自由的道路？又是谁首先对争取自由的每一步都要处以极刑呢？”

“那……是民意党女党员吧？”

“不!”阿达利娅断然拒绝。一旦牵涉民意党人，她的面色凝重，情绪激昂，“民意党人是唤起人民关注社会生活，提高人民对公民权制的意识。如果民意党的行动没有遭到禁止，他们也不会去扔炸弹。正是沙皇政府促使他们偏离了纯粹的社会主义。”

“那么，姑姑，”韦罗妮娅从她那描得略显得黑一点的双眉下面，意味深长地一瞥，几乎用恳求口吻说，“谁有权通过暴力途径？……”

“我们有权!”满身烟草味的阿格涅萨姑姑，像火的爆发一样表达了她的义愤。她热情激荡地讲解，而阿达利娅姑姑已不那么坚定她表达她的认识了。“革命者之所以叫做革命者，因为他们是思想巨擘。他们想把可见的理想从空想应用于实践。如果大多数人对这一理想还不能理解，那又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为新世界诞生清理土壤，因为要清除旧的残余势力，首先必须清除专制制度!绝对不准用旧的道德标准评判革命者。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一切有助于促进革命胜利的言行，都是合乎道德标准的，而一切有碍于革命胜利的言行，都是不道德的。革命是一种伟大的范畴，这就是从专制向人民享有更高权利、更加正义社会的转变，向最高真理社会过渡的过程。凡是知道生命的全部价值并能献出自己生命的人，都知道他该付出什么，应该夺取什么，他就有权夺取他人的性命。”阿格涅萨姑姑用火辣辣的语言讲出这一席话，就好像她今天去投身行动一样。“在社会斗争是完全容许采取暴力手段的，只是要权衡一下，不容许采取的非正义手段大于你与之斗争对象所采用的非正义手段。”

“那要怎么来衡量呢？”

“这一点嘛，一直是清楚又明了。在战士反对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一般说是个例外，但一般情况下，不容许考虑采取比专制制度更残酷的手段。”

“武装起义，这我能理解，”韦罗妮娅谨慎地耸耸她丰腴的双肩，固执地问，“当人民自发起义，有时是在胁迫下参加的，但个人谋杀呢？”

“这不是谋杀!”阿格涅萨已经被激怒了，捶胸顿足地说，“如果不采取恐怖手段，岂不等于我们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吗？我们归根到底需要社会革命，明白吗？而只有借助于恐怖手段才能进行革命！没有恐怖手段，革命就会陷入俄国的泥潭之中。恐怖手段是一匹有翼的骏马，只有它才能出污泥而一尘不染。不能仅仅看到恐怖手段本身，而应当看到恐怖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杀死的对象不是那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杀死以他为代表的恶!”

“最高目标，我能明白。”韦罗妮娅轻声慢语地说，一只手放在胸前，两眼从一个姑姑脸上转向另一个姑姑。不，她没有绝望，还没有沉沦于虚无主义泥潭。现在，尽管她嘴上还很硬，但姑姑们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真诚实意相信并全神贯注地倾听。有谁能不同情人民的解放呢，你们不要怀疑我。你们方才讲戈尔舒尼和科丘拉，以一个真实女人的名义写给哈尔科夫省长的假情书。怎么不考虑她的名誉呢？难道这位女的私人生活，真的要比人民的利益卑贱吗？

她又一次陷入沼泽!

“听我说，”阿格涅萨急忙纠正她说，“要执行恐怖行动，就连最纯真的、最高尚的人，在他开枪射击或引爆炸弹之前，也要采取一些不那么体面的步骤。有时伪造文件，制造假新闻，有时进行伪装，一本正经地说假话，有时利用别人的真诚信任进行刺杀。比如说，罗戈金尼科娃，夜里无法忍受的时候，装作一个受侮辱的人那样万分痛苦，泪流满面，可是她不仅拥有勃朗宁手枪，还有整普特的炸药。然而这样做当时会失去人们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还能比人民解放事业更重要吗?”

真是骇人听闻，吓死人！这个小姑娘竟愚蠢地把二者相提并论，把不同的道德，人民压迫者的道德和人民解放者的道德等量齐观。姑姑们一边一个，把韦罗妮娅围在长沙发上，姑姑都急迫不安，尤其是阿格涅萨，火冒三丈，七窍生烟，情绪非常激动。要知道，这是她一生的信念呀!

“小姑娘，这里不需要抽象的朗读诗篇。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伪善的求证。当然，谁也没有坚持说，革命者在道德方面纯而又纯，‘绝对’无瑕。一般来说绝对纯洁的道德只有在天使世界里才会存在。而人们，太多的人，一说起道德的

绝对纯洁性，就容光焕发，口角生津。在我们的国土上，总的社会环境，世风流俗，道德沦丧，俄国的社会生活尤为秽亵卑劣，江河日下，我们只要一沾边，便不能不名誉扫地。我们不能说，一个革命者的道德纯洁性是绝对的，有失道德纯洁性问题，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安东叔叔，因为他遵照善意纯洁的目标这一条纪律行事，因为他生活中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理想始终是和谐统一的，因为出于需要才决然走上合乎道德标准的有生命危险的道路，即使他在说谎，也是为了真理！即使他去杀人，也是为了爱！全部罪过都由党来承担。与此同时，采取恐怖手段并不是谋杀，征用财产也不是掠夺！只要革命者没有反对他的神圣精神支柱，反对自己的政党的罪行，其他一切活动都会得到宽恕！我再给你举个别的例子。革命者有时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像密探一样进行活动，尽管他极端厌恶宪兵、奸细这类人间败类。不错，有时也需要监视可疑的同志，或暗中秘密地，或强行侦察他们的行动，以检验他们的可疑之处。的确，革命者也常有侵犯他人的个人不容侵犯的权利，伪善、捏造事实、采用欺骗手段，但总的是为了一个高尚纯洁的目标！不走运的萨佐诺夫，刺杀了普列韦之后，在监狱受尽了折磨，祈祷说，"主啊，宽恕我吧，罪孽深重！"恐怖手段的悲剧，也是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承担重任者的悲剧，也是那些自觉自愿地承担人类难以承受的道德重负者的悲剧。谁要是自主自愿地选择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前进一步，他必定要承担即将发生一切横逆和灾变的全部责任！然而，在濒临死亡的一刻，灵魂得到了净化。'前进、斗争、死亡'这三个词就是革命的全部生活。凡是自觉自愿地去牺牲的人，他不仅政治上比所有的人更左，而且在道德上比他人更右！瞧，居然这样说，我们俄国知识分子以其准确无误的政治锐敏性，始终能予以理解，也一直接受这一观点！并非恐怖主义者残酷之情，事后嘲笑被处决的光明磊落义士的蠢驴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冷酷无情呢！"

安东他们的行动后来真相大白，因为他们并没能击毙那个双手沾满起义者鲜血的将军，只打伤了他（开头，传说他已被击毙，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刊曾大肆宣传了一通）。既然没有杀死，那么，专制政权为什么如此冷酷把安东他们处以绞刑呢？即使真的杀死了这个老家伙，那就可以贸然地把这两名青年的鲜

活生命与嗜酒如命的刽子手的狗命等同吗？究竟谁是杀人凶手，难道不正是这个杜巴索夫将军吗？正是由于他出兵镇压，普列斯尼亚呜咽，犹如寒蝉？正是由于他的残酷镇压，革命的莫斯科已处于濒死状态，气息奄奄的吗？

"据可靠消息，"阿达利娅姑姑忧伤地说，"杜巴索夫本人也请求从轻处理谋杀他的人。"

"不过，此说是否准确，谁也无法知道。我们也没有看到过文件！"阿格涅萨反驳说，"刽子手总是喜欢用传说来美化自己。"

"了解内情的人士都这么说。杜巴索夫赦免他们，而不肯宽恕他们的人，是斯托雷平。"阿达利娅姑姑的一只手放在侄女的肩头，"这样，就可以认定是斯托雷平绞死了你的叔叔。"

斯——托——雷——平！一个威震四方的姓氏。他的阴影笼罩了俄国历史。

"如果说我们直到今天仍不能享有自由，正因为斯托雷平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差一点被我们逮着！……

阿格涅萨那双温顺而真诚的灰色眼睛，立刻燃起了火花。

"我们最高纲领主义者有幸在切房岛里揪住他！这次刺杀行动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

当时，阿格涅萨遇大赦刚刚从强制劳动营回到彼得堡，没有安排她参加，要求她在家休养生息。

"这是大胆的计划！但要从小处着手。技术上是无可挑剔的，准备3支勃朗宁手枪，如果能够近身（1名刺客穿着将军服，应当说很容易靠近他），公文包里藏有高爆炸弹，所有的人都能同归于尽！技术更为细致。另外两名刺客身穿宪兵制服，但他们不知道，也可忽略了，两个礼拜前宪兵头盔式样已经变了。值勤将军和一个守门的走卒，根据这两位该死的头盔猛然挡住来人（也还有可是他们过分小心翼翼地夹着藏有炸弹的公文包）。那时，刺客刚刚闯进前厅，如同不小心把公文包掉在地上。炸弹的爆炸威力巨大。这已不是基巴利契和多拉·布里连科时代在家里手工装组的实验炸弹。此时，高质量的炸药和精美的包装在

欧洲的商店随处可买。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涅瓦河对岸工厂的玻璃都震碎了。那个刽子手真是走运，一点都没有伤着。尽管如此，索科洛夫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轰隆的爆炸声响彻俄国，炸死炸伤数十人。重要的是恐怖手段的威慑作用，有预谋，有计划，我们还要来找他们算账！你知道，我们有力量对付他们。问题在于威慑作用，并非一定要通通予以消灭。

不过又经过5个年头，许多尝试都失败了，不少剽悍大胆的泅水者在船头濒临悬崖峭壁下绝望了，纷纷改弦易辙，但他仍然不依不饶地前进，前进。俄国正陶醉在世俗宁静的生活时，在博格罗夫那一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枪击声中一个幸福的战斗时代来临了。

“那么，涅萨，还是你来说吧。”

第六十二章

“当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无论是从其结果来看，还是从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9 月 1 日行动都超越了以前所有的行动，也是俄国恐怖活动的王冠！它不仅可以与 3 月 1 日炸弹爆炸事件相匹配，而且也是一次正义的复仇……”

阿达利娅姑姑疑惑地摇摇头说：

“你知道，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博格罗夫的枪击事件并不是我们的成功。整个社会并未热切关注 9 月 1 日事件，不像对待 3 月 1 日事件那样欣喜若狂。3 月 1 日事件是直接由我们亲自动手制造的，‘人民意志’当即申明由它负责。而 9 月 1 日事件系某一个身份不明、政治面貌不清的人物所为。无论事件发生当时，还是事件发生之后，无人声明对此事件负责。”

“此举，乃是革命政治的耻辱！博格罗夫开枪射击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如果你愿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枪击事件那一年，都认为恐怖行动已彻底被镇压下去了。从组织上讲，是个人独自完成的。刺杀对象是反动派当中最重要、危害最大的死硬派人物。”

阿达利娅姑姑怕冷似的抱起她瘦瘦的双肘：“你是在证明，恐怖主义者多数都不辞而别，是这样。但有一个违反常规的现象，那就是从来就没有一个法庭能凭良心赦免过任何一个革命者，除非他与暗探局合作。”

“那不叫合作，还应当区分合作和无心地参与其事，为暗探局服务或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

“那是喽，阿泽夫一伙都是坏的，而博格罗夫一伙都是好的。”

“你无权创造这个词儿!”阿格涅萨那双灰色的大眼瞥她一眼说，“专用名词只有一个阿泽夫一伙。他是反面人物!”

“阿泽夫”，韦罗奇卡是知道的，是一个可怕的卑劣的叛变行为，没有什么比它更可恶的。但她并不确切了解，“阿泽夫”是真实姓名还是个绰号?

“他是什么样的特别反面人物?他心甘情愿地为暗探局效力，而不是为革命服务。”

“怎么?由于钻进党的领导层，才卷入行动吗?”

“你举几个例子说，他参与哪些行动?普列韦，是由谢尔盖·斯韦阿堡杀死的。1905年冬，整个冬天只‘战斗小组’在活动。按照他们的规章，社会革命党中央既不能领导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只有米哈伊尔·戈茨知道一些情况，又不知其详。而阿泽夫在中央只领导出版事业，出版业又逐步瓦解了。”

虽然阿格涅萨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她依然了解他们的情况。

“萨温科夫、切尔诺夫、阿尔古诺夫这些人不可能做假吗?”

“当普洛欣向布尔采夫揭发阿泽夫的间谍身份时候，布尔采夫也没有推荐这名精明的奸细。那时，萨温科夫等三人一起来到了伦敦，会见洛普欣，直到此时之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含义深远。他们要在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面前说清失败的原因。如果政府不明智，想要摧毁社会革命党人，也无疑等于毁了自己。到那时会是另一景象。为那位格尔舒尼，革命的猛虎，在临死前还为阿泽夫辩护呢?你要想想。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阿泽夫与战斗小组没有任何联系!一般说，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拿出反对阿泽夫的可靠证据。”

“即使在个别情况下无法证明，但从逻辑上推演，阿泽夫不可能不欺骗警察当局，他也不能不真正帮助社会革命党人，否则他也会被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对吧?怎么能说无所作为呢?”

她们列举了许多人名，好像这些人的名字闻名于世似的，一连串令人发怵

紧张的历史。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韦罗妮娅所需要的，但她还是听下去了。

“姑姑，亲爱的，E—O 指谁?”

“‘这是战斗’组的缩写，恐怖主义的核心组织。1906 年萨温科夫被捕之后，无论怎么说，阿泽夫无疑是战斗组织的核心。”

“那就是说，中央的活动已经停止。如果说没有社会革命党中央的领导，他们都像我们的安东那样行动吗?

“总的说来，我不想涉及阿泽夫问题，而你却提起他。我宁愿把博格罗夫与沃斯克列先斯基做个比较。”

“沃斯克列先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连沃斯克列先斯基也记不起来了吗? 噢，他另一个名字叫彼特罗夫。5 年前他来到彼得堡。那时你也不小了，还记不起来吗? 这些事真的让你忘得一干二净吗?”

沃斯克列先斯基，是一位卡赞的教师，社会革命党的战斗员，被判刑。他显然受了阿泽夫的经历影响，写信给暗探局，提议说如果把他和他的同志释放了，他愿意为暗探局服务。暗探局果真释放了他，并接受他的效力。他出狱后立即去社会革命党中央表示要悔过自新，中央命令他写上炸死警界几个大人物，以此赎清罪过。他计划处死两三个大人物，但只有卡尔波夫上校一个人落在他的手中，就是在阿斯特拉罕大街炸死的那个。

“反正都一样，”阿达利娅姑姑仍无动于衷，不停地摇动她那平整柔和的美发说，“在革命伦理道德法庭前，不可能证明任何人可以通过暗探局这一途径是无罪的，他也一样。”

“这是极端的唯理主义!”阿格涅萨姑姑吃惊地说，要这样看，那什么也干不成，更无法行动。如果利用暗探局反对暗探局呢? 如果蒙骗暗探局，使其受辱和遭到惩处，也不行吗? 这是过分的洁癖，要求百分之百纯! 水至清则无鱼! 重要的是他装扮成什么人，为谁来服务。沃斯克列先斯基决定拿暗探局作为武器与暗探局战斗。为此，以革命的名誉去冒险，孤注一掷! 他以生命为代价挽回了革命的名誉!

“照我们民意党的理想，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并没有出卖任何人！而且他自己也向同志们坦白交代了呀！”

“你从他身上看出与博格罗夫的相似之处吧？博格罗夫事实上也为暗探局效力，并且叛变革命。”

“尚且不能证明！”阿格涅萨姑姑火冒三丈，“这可是暗探局的资料，独立行动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还要遭受后代人的唾骂。沃斯克列先斯基还好过一些，因为他死了，死前在党的面前赎回他的过错，在绞刑架前依旧感到自己是革命中心派来的使者，这又另当别论。可是博格罗夫呢？他是在整个社会绝望和沮丧时期，与世隔绝，只能孤军奋战！他仍坚韧不拔地实施他顽强路线，当然是独自进行、秘密进行，也是自豪地进行。事情已经三年多了，只有今天才开始旧事重提，公布细节。”

“那到底是什么？阿格涅萨姑姑？”这个古怪又神秘的世界，总能引起她的好奇心。

“噢，大概除《艺术世界》一类东西，你什么书也没读过。现在有刚刚出版的两部书，正是讲到他的情况。一部是侨居国外的人写的，忠实、可靠；另一部来自暗探老巢。”

“依旧什么也说明不了。”阿达利娅姑姑摆摆手。

“博格罗夫自认思想与其一致的某一派无政治共产主义者，由于政治上考虑，十分谨慎，直到今天仍不愿公开证明博格罗夫的革命纯洁性。显然，此举有损于政党的目标。这样一来，这位已故的英雄身上一切恶名犹如板上钉钉一样。博格罗夫死得很奇妙，整整3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说明他到底如何迈出这伟大的一步？怯懦的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装聋作哑，掩盖了博格罗夫事件的真相。而后，俄国的注意力又被别伊利斯的诉讼案吸引了。这样，就形成了全体一致地反对一个人的局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协调一致，或造谣滋事，或以谎言替代实情，或知情者保持沉默。就连博格罗夫的亲朋好友也默不作声。反动派当然仇恨他。那些过分相信自己纯洁完美的革命者也跳出来责难他。整个社会和舆论报界，察觉到政治利益所在，即接受警察界的诋毁滥言亦即博格罗夫

是暗探局的忠实走卒这一事实，更便于攻击俄国秘密警察制度！可是，他们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个人名誉呢？”

“对自由主义而言，现在是与恐怖手段划清界限最为有利的时刻。因为他们厌倦了恐怖手段，现在他们想自我申明要做个忠良的乖孩子。自由党人最为有利的是把博格罗夫视为奸细，政府掩饰政府体制的腐朽。自由党人认定这一凶杀事件是暗探局一手制造的，也只有该局一手制造的，才对他们最有利。而社会民主党人，连手枪都不会用，不知道哪里是枪柄，哪里是枪口，也沾沾自喜，因为他们不必与革命者搅在一起，也不必与犹太人掺和在一起，也不必追究来龙去脉。胆小如鼠的小心肝！报刊连篇累牍发表随意猜测的消息，可惜没有轰动一时的实在东西。不错，报纸有很大的号召力，在政治游戏中践踏一个英雄，而且他完成了至高无上的功绩，会失去道德的感召力！鞭笞一个躺倒的人，自然无人庇护；鞭笞一个被绞死的人很方便，因为他已不能保护自己了！人们竞相在一个刚刚被绞死的人头上抛污泥、泼污水！而这，阿达利娅居然同意腐朽的自由主义滥言！”

无论是辩护或是攻击，在热点问题上，阿格涅萨姑姑都像一只满身玫瑰花斑的美洲豹，但她满头青丝已经出现了玫瑰色的斑斑点点，她已经老矣。她霍霍磨爪，继续扑向所有的人，既不怜悯人，也不怕谁。

不难发现这样的情景，即一个孤军奋斗的勇敢分子，常常遇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的阴谋对待。

当阿格涅萨姑姑特别狂热之际，阿达利娅姑姑身穿暗灰色或褪了色的黑色装束，像一名修女一样，尽力保持冷静，又像冷血动物一样，无动于衷。她的十指在她胸前结成一个扯不断的锁，她的薄薄的双唇很动情地撇着，以此表示其疑惑之情。

“真没想到，竟会有这样根本意想不到的巧合，那些从来在任何问题上绝对意见不一的人们，从极左到极右派，突然间利益相吻合，异口同声说，博格罗夫是暗探局的人。难道，这不像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吗？”

“不，不一样！”阿格涅萨挥挥手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不幸的巧合！政府

像抽筋似的，灵机一动，在杜马议会上许诺要对‘事件做出最清楚的解释’，之后不了了之。”

“这是为什么？”阿达利娅自信地甚至含有讽刺意味地捧住她那不再年轻的修长十指，“斯托雷平的拥戴者们伏在他的尸体旁，为他树碑立传，把他捧上了天，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却无人提出或讲出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那就是谁杀死斯托雷平，为什么要杀死他。他们为什么要掩盖真相呢？博格罗夫的真相在警察局和暗探局的档案里，他们不允许披露事实真相。为什么呢？”

“因为，博格罗夫事件的真相对政府和所有当权人物都是一种威胁！”面带喜容的阿格涅萨在室内走来走去，她身后扯起一条香烟烟雾尾巴！

“因为，”阿达利娅并没有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她只是静静地但尖刻地回敬说，“政府绝对不肯承认，政府的奸细杀死了政府总理大臣。这一点恰好与阿泽夫的诡计相似。”

“非耶，这是因为政府无能，也耻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整个独立而庞大的国家暗探局被一名独自行动的聪明革命者愚弄了。他们的警察局还有存在价值的必要吗？人们还能尊重国家吗？于是政府决定让御用报刊靠库利亚布科拼命捏造的事实大肆造制舆论。将特鲁谢维奇搜查以及各事的事实，嗅到了来自上层的吹风，还没有着手调查之前，就事先承认博格罗夫是秘密间谍。库利亚布科为保护他肥胖的躯体和脑袋，保护他懒惰的性命，编造诬陷不实之词，没有经过验证就得到了宪兵界，也得到了法学界，可叹还得到了并非无私的社会一致承认和赞扬。”

如此，韦罗妮娅还没认识博格罗夫其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库利亚布科，他是什么人呢？

“库利亚布科是基辅暗探局局长！”阿格涅萨姑姑告诉她说，“博格罗夫是奸细，就是从他那里散播出来的。只有靠这种说法，库利亚布科和暗探局才能解脱，否则，库利亚布科要坐牢的；只有编造有关博格罗夫的种种谎言，说后者是‘长期的可靠同伙’，库利亚布科才会安全；只有这件事归结为某一通气点被破坏，也只有这样所有高官显贵才能脱卸责任；只有把博格罗夫尽力说成‘编

外间谍'，作为合作者，他才能特别有利。他们进一步散播谎言，说斯波里多维奇早在博格罗夫中学四年级就被他吸收为编外间谍！他们什么样谎言没有向报界透露啊，说博格罗夫的同伙都悉数抓获，只有他一个慨然赴死，因为他在打算自救……在法庭上，谁是博格罗夫罪行的唯一见证人呢？还是库利亚布科！在侦察过程中证明博格罗夫是老牌密探的唯一材料，也是那个库利亚布科提供的！而这一切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怎么说是毫无根据的呢？"阿达利娅委婉亲切地诘问道，"他在暗探局的视野内消失了一年半之后，突然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并且立刻博得完全信任！要想取得库利亚布科的信任，必定有较深厚的基础吧？"

"绝顶聪明的优势碰到一次纯粹的偶然机遇！博格罗夫欺骗暗探局，耍了它一把，同时为自己打开了所有不可逾越的大门！"

"可是，博格罗夫又通过何人之手得到剧院的票呢？要知道任何一名将军也不得入内，这样的剧票是不赠送的。"

两位姑姑已经忘了身旁的侄女。当她们俩人展开原则性争论的时候，她们忘了一切，有时水沸了，溅了满地，炉板烧红了，她们既闻不到味儿，也看不见烟，有几次饭锅在她们激烈的争辩中烧毁了。

"阿达利娅，这也不是博格罗夫的罪过，我和你都解释不了他怎么拿到的剧票。迄今为止，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还少吗？博格罗夫把真相带到坟墓里去了。但这不能免除我们寻找真相的义务。"

"可是你找到了什么呢？如果像民族主义派所写的那样，暗探局把剧票给了博格罗夫要他帮助清除斯托雷平……"

"你要记住，所有的情报都是库利亚布科提供的，也可能不是他给的剧票。这也可能是一个极其复杂曲折的侦探故事。报纸曾一度刊载一个叫列吉娜的下流女人，她有一个地位很高的靠山，也可能从她那儿得来的剧票。"

"这个想法很牵强，也是暗探局想的招法。"

"比起库利亚布科的胡说八道，也不算是牵强附会。他说博格罗夫从 1907 年就竭诚效力于暗探局，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他自始至终参加铲除无政

府主义小组的行动，而特鲁谢维奇提供的无政府主义审判案材料，不知为什么在侦察报告中连一个证明也拿不出来。"

"咳，涅萨，根本原因是他们不能公布警察局的秘密档案!"

"在这里面，他们仍一个劲儿地编造谎言！看到没有，在特鲁谢维奇的侦察材料中，有个'已知'字样没有？博格罗夫出卖了无政府主义者，但侦察材料也弄混了，说到博格罗夫属于两个政党了，把他写成社会革命人了。"

"官僚主义加愚蠢！可笑，这一点是人尽皆知的。至于博格罗夫持什么观点，谁也不知道，他四处旅行，浪迹天涯。可是，你怎么解释他放浪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呢？玩牌、大赛车、赛马赌博，出入资产阶级俱乐部，难道一个规规矩矩的革命者能如此放浪形骸吗?"

"达利娅，事实都被掩藏起来了，报刊不停地发表假消息！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赛马赌博，也可能是掩盖真相的一种精心设计的手法。不是已经指责他为金钱卖身吗？可是他父亲富甲一方。……不错，他可以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也可能飞黄腾达……"

"这就是说，他为暗探局效力纯粹是思想一致吗？那就更坏！在基辅，大逮捕时期，他安然无恙。他也是桑多米尔斯基事件唯一没有被捕的人……"

"那是因为他三个月前已去了巴库，最紧张的时期，一直没有离开巴库。"

"可是，整整一年半，都没有动他！这一年半时间，他腰别手枪，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屡遭失败……"

"这一切不应由他负责!"

"但9月份仍然可以抓获他。同时，与他一起的整个集团，从鲁基扬诺夫监狱越狱失败，刺杀基辅区司令失手……所有的人都已被捕，加以审讯，为什么两周以后他才被逮捕呢?!"

"我告诉你，是由于他父亲的特殊关系。"

"不管什么关系，实在令人奇怪，百思不解，所有的同志，坐牢的坐牢，服苦役的服苦役，唯独他一个人是自由的，流言蜚语不断。"

"他处境的悲剧正在于流言蜚语，因为老同志都在坐牢，你又无法通过他证

明，而新手又对此深信不疑。”

韦罗妮娅听着听着忽然感到习惯了，甚至有了一点兴趣。她的确想从两位姑姑的相左论据的交锋当中弄明白博格罗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通过这场激烈的、尖锐的、快速变化的、不确定的、火辣辣的辩论，她了解到了地下工作者那种出生入死、引人入胜的沸腾生活。过去，叔叔曾对这种生活忠贞不贰，今天萨沙哥哥对此矢忠不渝，可是韦罗妮娅怎么会对这种生活失去兴趣呢？甚至叛变呢？他们为整个社会、为人民甘冒风险、情愿受苦啊！

“拉斐尔·乔尔内会见过沃伦涅什的最高纲领主义者以后，也开始诋毁他们！”

“那对最高纲领主义者攻击他的举动能够原谅吗？”

“沃伦涅什的最高纲领主义者们是蝇营狗苟之辈，他们的发展过程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最肮脏的一页，他们彼此攻讦，相互指责，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匪气十足的团伙。乔尔内控告博格罗夫盗用党费，大约2000卢布。简直可笑，这区区2000卢布他随便可以从他父亲那里要来。然而又把别格莫特的叛变罪名加在博格罗夫头上，而别格莫特是在日内瓦被杀的。这又是一个你无法证明的无头案。如果他真想叛变，应当在是普通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那时他可以全方位地叛变，或出卖整个南方或西南方，或搞垮北方以及波罗的海边区。无政府主义的同志法庭也可以证明他无罪！此后在基辅他根本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也证明他没有堕落。”

阿达利娅没有服过苦役，也不是革命家，但在俄国有谁不对秘密工作感兴趣呢？整个文化界认为，了解地下工作的规则是一种光荣的天职。

“按规则，一个人一旦出狱就应当立即离开被流放地，可是为什么博格罗夫留下不走呢？”

“正因为要请监狱中的同志们为他恢复名誉，这件事使他苦恼万分。”

“那他是不是认为很安全呢？当然，他要受到监视，他每一次会见都是为某人设下一个圈套吧？不，规则就是规则！而后他到了彼得堡。你知道，博格罗夫是带着检举信去见冯-科坚的。”

“天啊，这又是个怎样的人呢？”韦罗妮娅绝望地想。她刚刚明白一点。

“冯–科坚就是现在的彼得堡暗探局局长，小姑娘。他在卡尔波夫被杀之后继任的。”

“嗳，这是不折不扣的无稽之谈！为什么没有一个侦察局报告公布这封检举信呢？”

“不错，涅萨，他们不能公开这一类东西！他们怎么愿意倒台呢？如果博格罗夫与彼得堡暗探局没有联系，他刺杀斯托雷平之后怎敢把责任推给暗探局？你看他也明白派出了人审查，实际已经审讯过卡利马诺维奇和拉杜列夫，关于博格罗夫的事，为什么冯–科坚不受审查呢？为什么呢？”

“喏，你可以想象，是官僚主义作怪？暗探局自我封闭，不想与他人利益共享。他们之间也有竞争的。”

“不，不对。”阿达利娅姑姑那不容商量的双唇矜持成了圆形，“不对。他们老早就全知道了，事件将如此发生，根本不需要侦察。”

“你知道么，冯–科坚从博格罗夫的日记中不难发现了库利亚布科。那是库利亚布科与斯波里多维奇刚刚回来，正走向冯–科坚今天预订的午餐桌边。自然，需要耍手腕，搞搞游戏。而冯–科坚本人后来是怎么确认侦察报告的呢？即博格罗夫从来不拒绝任何任务，而且很快出国，是一个有价值的共事者。”

“总的看来，冯–科坚是个大笨蛋。在刺杀斯托雷平的前夕，有人征询他如何处置拉扎列夫，他没有转身便回答说，不能留在彼得堡，应由流放西伯利亚改为放逐国外，他到瑞士以后就无法与那个叫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人一起采取行动了。”

韦罗妮娅漏掉了好几个人名，只是那个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还来探问一下。

“哈，小姑娘，这是博格罗夫最赋有天才的一大发明！”

“冯–科坚日后也能揭露这种诡计，博格罗夫干吗甘冒风险，撒这个弥天大谎呢？”

“发疯了吗？可能。他也估计到这个结果。但胜者王侯，败者寇！”

“不错。那你不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派遣博格罗夫刺杀斯托雷平，以赎回他的罪过吗？那么，为什么还要派沃斯科列先斯基和杰加耶夫呢？”

“这怎么可以类比呢？沃斯科列先斯基戴罪而来，自己请求赎罪。而杰加耶夫幡悟之后被强制派遣去刺杀苏杰伊金的，以期达到两个有价值的坏蛋互相残杀的目的。其共同处何在？”

阿达利娅的薄嘴唇撇一撇说：

“可是布尔采夫几乎确认博格罗夫就是一个奸细。”

“几乎！可是布尔采夫也不是未卜先知。博格罗夫根本不可能干出什么下贱的勾当。他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道德上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坏。他的假言假事和伪装都是正直的！我没有见到他有过什么违反道德的行为。或许他不够十分慎重地利用过卡利莫诺维奇和拉杜列夫的名字，而实际上并没有玷污这个人的名誉。”

“不，怎么会呢？不，不是的！”阿达利娅看得透彻，“如果博格罗夫从来没有为库利亚布科效过力，他怎么能为采取行动而冒险前去暗探局？怎么能指望他们会相信他那荒诞的谎言呢？”

阿格涅萨在新点燃的香烟云中回忆起她的战斗岁月时，显得年轻了许多。

“当然，是冒险！不顾死活的冒险！因此，才能显露英雄本色！当然，他的计划有很多缺欠，也不可能没缺欠，但勇敢无畏的精神能排除各种障碍！英勇果敢的精神占了上风！他的失算是正确的，即依靠自己蛊惑人心的感染力。他确实很有魅力！不要笑，不要笑，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包括老牌走狗库尔洛夫。博格罗夫以其蓄意精心策划的行为举止来笼络人心，靠辉煌的成功和诸多的奖赏来引诱所有人上他的圈套。”

“他这一套把戏大概只能对付警察界的大笨蛋有效！如果他从来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没有为他们效力，怎么能让人相信这个告密者呢？”

“确实如此！他善于蛊惑人心！他再次出现，并不是带着一个草率的计划而来，因为他一出现就可能受到怀疑，孤立无援，而是来征询出卖他过去同志的意见。那么，库利亚布科怎能不相信他这位过去经常无精打采的合伙人呢，而今突然精神焕发的自愿告密者呢？因此，他们特别相信，来了一位值得尊重的革命家！”

“得了，看你说的，”阿达利娅姑姑拍一下手掌，像平民百姓或一名家庭妇女那样，她没有像阿格涅萨姑姑那样保持辩论家的风范。“你把自己的评价强加给库利亚布科，博格罗夫在你眼中是一个值得尊重的革命家，但他的眼里博格罗夫是敌人、是一个未知数。凭什么相信他呢？他的那种说法中的每一步骤都是矛盾百出的。那个‘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据说是7月末出现的，可是博格罗夫来到暗探局恰好是8月末，为什么他竟延迟了一个月呢？”

“似乎是，他不能空着两手来到暗探局，还要搜集一些情报。作为一个一般的合作者，要留意每一个细枝末节。作为一个新手，应当马上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否则得不到信任。”

“可是，如果他真的如此卖力地协助‘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工作，为什么他从后者那里得到如此少得可怜的情报呢？”

“因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恐怖主义者，要弄假成真。”

“即使情报迟到了一个月，为什么他一定要在8月26日来到暗探局呢？为何不再延迟一些时间呢？”

“因为胜利在望，不容拖延。一个青年面对有权势的大人物，总会不安。但他能够克制。”

“这个年轻的新手，他是否想到他将如何面对这个警察头子呢？”

“随机应变。”

“库利亚布科对街上第一次面遇敌人，怎么会立刻深信不疑，并且没把他叫到暗探局，而是领回家呢？”

“因为路遇，并且情报特别重要。”

“之后库利亚布科为何没有立刻安排对这个自愿投靠的人进行观察呢？”

“无疑是，不让这个投诚人在革命者们的眼目中名誉扫地，而且还可以通过他进一步发现新问题。”

“嗳，这无疑是3个凡尔纳和5个威尔斯！”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阿达利娅，你一点革命嗅觉都没有！你真伪不分，是非难辨。”

“好，你为自己树立一个偶像，你是想让他成为一个绝对纯洁的人。”

“我从来没说过绝对纯洁。任何一个革命者都应持有这样的观点来观察事物。但革命者有权维护洁白无瑕的名字。”

“可是，我也没说他是百分之百的奸细呀!”

阿格涅萨由于不断跑来走去而感到累了，便背靠镜瓷砖的壁炉墙上站了一会儿，她的嘴边依旧烟雾缭绕，好像从壁炉裂缝冒出来似的。

“我们应当评价的不是博格罗夫一个人，而是9月1日行动本身。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冷漠，人们不关心政治，……1905年那光辉的时代已成过去……革命处于低潮……各革命政党软弱无力……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变节背叛和挑拨离间之风开始盛行……那么难道枪口不应当对准鼓励变节和煽动离间的人胸口吗？对于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革命家来说，难道能禁止他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可能，也唯有采取个人行动，孤军奋斗！与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结果只能失败，而采取个人独立行动，还有可能成功。你以你自己的手狠命一击，也许能冲破这种腐朽透顶的社会氛围，以此拯救国家!

为此，你命中注定得不到承认，甚至受到误解，遭到诽谤。这只因为你独立地勇敢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政党支持。韦罗妮娅，难道你真不明白这种孤军奋战行为当中的力和美吗？”

韦罗妮娅正坐在屋角一张又低又软的靠背椅上。她越来越认真又全神贯注地倾听这场辩论及毫无关联、支离破碎的论据，而姑姑又能及时地给她解释清楚。但两位姑姑无疑是心绪激荡、情感迸发，根本不像她和利科尼亚想象的那样是老古董，老保守分子。姑姑们的争论是那样认真，激烈，差一点把屋顶震塌下来。韦罗妮娅忽然认识到，她和她的女友真的落伍了，波澜壮阔的生活与她们擦身而过。英雄主义，不论对哪一代人和哪个民族，永远都是英雄主义，得不到任何人信任的孤胆英雄，没有任何政党支持，也没有内阁，没有经过选举、也没有人聘任，更不需要谁来批准，一个敢作敢为的义士，用长矛刺向庞然大物，无论多么冷酷的心，多么坚硬的心肠，都不会不受感动呢？有可能，

她和利科尼亚，确确实实还没有认识生活中的主流吧？

阿格涅萨端详着韦罗妮娅的面部表情变化，审视她内心变化，或许她已被争取过来了。阿格涅萨用肩胛靠着白色的瓷砖，在不断冉冉升起的烟圈当中高兴地说道：

“他虽然遭受到无情打击，却是永垂不朽的！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他阔步走上断头台，从容就义！我们像一盘散沙，不能团结一致，因此在俄国总觉得人力不足，人手不够。一个人完成了一项极其伟大的任务，建立了功勋。可是我们却迫不及待地向他身上泼污水倒泥浆，也仅仅没有一个政党把他的功劳归于自己。博格罗夫将牢牢地在现代史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未来的自由俄国，必将为博格罗夫正名，还他一个清白。他必将立足于各民族英雄之林，俄国广场定将为他树立纪念碑。俄国反动派已经取得完全胜利了，看上去俄国将被窘迫上千年。然而，勃朗宁的黑色枪口已对准了反动派的胸膛，于是……”

第六十三章

他的诞辰日，恰好是大作家普希金的忌日。虽然同为一天，但相差50年，半个世纪之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基辅·博格罗夫诞生了。

博格罗夫的父系曾祖父和母系外公都是葡萄酒包销商。他的祖父从事酿酒业，同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一个希伯莱人的记事》由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出版后，在19世纪70年代颇受读者青睐，从而也引起犹太人的非难，他们认为小说揭示了犹太人日常生活丑陋的一面。祖父在暮年因为再婚，接受了东正教洗礼，博格罗夫出生前，他就离开家，后客死在俄国一个偏僻荒凉的村庄。他的前妻所生的儿子格尔什·博格罗夫依旧信仰犹太教义，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律师，拥有百万家产，博格罗夫在基辅比布利克大街拥有一幢多层商业大厦，另一幢大楼在克利夏季科大街转角处。他是基辅贵族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又是“Concordis”俱乐部董事会主席，以大赢家闻名遐迩，基辅的头面人物经常聚集在他的豪华私邸的牌桌边。博格罗夫一家经常出国旅行，过着奢华的生活。两个男孩各自有一位未婚小姐教他们多种语言。小儿子刚刚成年，直到最近女仆们才恭称他“老爷”；为了生活方便，他自己的房间开辟了一个独立的正门，他的客人到来，由女仆引领。

小博格罗夫顺利地进入基辅第一中学，学校与他家仅隔几幢楼房。他也像当年所有中学生那样热衷于自由主义和革命学说。他与所有俄国青年学生一样，越来越同情革命，越来越憎恨反动派。他在中学五年级便参加了自学小组，读书并亲自向面包师和马车制造工匠宣传。他很早就瞧不起那些优柔寡断的社会

民主党人，同情“强行征用”和恐怖行动。他时而同情社会革命党人，时而同情最高纲领主义者，时而同情无政府主义者。他与信奉进化论的父亲常常发生争辩，有时甚至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泪水哗哗；他不仅坚持采用革命手段彻底改变现行制度，而且坚持要彻底摧毁国家秩序的基础。一次他陪同双亲去环游欧洲疗养胜地时，在出境时受到警察的搜查，于是他的父亲从他的头上发现了可疑的荣耀光环，即受官方怀疑的光荣。

1905 年春天，平安无事，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同年秋天进入基辅大学。1905 年革命爆发前，父母把他同哥哥一起送进慕尼黑大学，多年后，博格罗夫常常为此悔恨不已。因为 1905 年，当他的同龄人在基辅克列夏季克大街举行集会，从市杜马阳台上推倒沙皇冠徽、刺穿沙皇御照，并且开枪射击时，他不得不和哥哥乖乖地待在慕尼黑。10 月 17 日宣言发表后不久，基辅发生了残害犹太人事件。此事大大唤醒了小博格罗夫，他说：“当俄国杀人如麻的时候，我绝不能袖手旁观!”可是，他的双亲不给他单独的回国护照，尽管他当年已满 20 岁。

在慕尼黑大学，他广泛涉猎革命书籍，拒不读为他精选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东西，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宣扬个性是导向资产阶级理想的东西。他读克鲁泡特金、列克柳和巴枯宁的书；后者的学说与国家、私有财产、宗教、社会道德、传统和习惯为敌，它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应得到他所需要的社会福利，因为人的天性既不自私也不懒惰，谁也不能规避工作和劳动，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更渴望相互帮助，而不是孤立。

他一直为在革命艰难时期自己脱离了艰苦斗争而内疚不已，于是 1906 年底他终于回到了基辅。

他的严谨、聪慧、独立日臻成熟，使他具备了从事系统活动的能力。他的性格特点包括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审慎从事乃至高度紧张，其中最显著的性格特点是他任何时候也不会附和别人的看法，而总是坚持自己独立见解。在达尔尼茨森林的群众集会上，别人描述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独善其身、严谨干练的人。由于他性格内向，所以有时候会固执己见，与人交流也是一本正经，他

讨厌那些冷嘲热讽、嬉皮笑脸和冷漠无情的人。他的讥讽之意，往往从那锐利的双眼流露出来，从他那撅起的双唇显露出来。有时，他尽量与语言修养高的人交往，偶尔会博得人们的赞扬："快乐的小青年，了不起的诙谐家。"

他的目光从今以后总是躲在夹鼻眼镜金属框或龟甲镜框的后面，深思熟虑后永远满含忧郁和讽喻情绪。从他外表来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名革命青年，相反，他身穿瘦腿马裤，衣领笔挺端庄，结着黑色领带，搭眼一看是个典型资产阶级派头的大学生[①]；他的穿着打扮总是高贵雅致，一副贵族老爷派头；他身材又高又瘦弱，面色苍白，或呈现不健康的潮红，面庞光洁，毫无胡须显得格外年轻。他经常疲惫不堪，过度劳累，困惑疑惑，神情抑郁；他说话带有颤音，好像出自肺结核病人之口。博格罗夫一旦微笑，笑容刚刚拉长了嘴角，旋即消失殆尽。他身体孱弱，体力不支，在他的豪华居屋内根本没有体操设备。

密探们给他了个绰号"拉普金"（"瓜子毛"），还挺准确，从外表和做派上还真有点像。

他过早地涉足上流社会生活，出入基辅各类俱乐部、戏剧院、赛狗场、跑马场，常到国外疗养；他参与赛马赌博、玩牌、玩轮盘赌博，迷恋赌事。他父亲在儿子挥霍金钱方面并不吝啬。

博格罗夫并不认为这种奢靡的生活是他的理想，但又不能拒绝它。他的虚弱的体质习惯于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对于严峻生活考验，即便时间很短他也都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个人也认为过舒适富足的生活是自己堕落的表现。为了使过这种舒适生活不至于觉得良心有愧，他必须还有另一种隐蔽的自觉生活。他认为，只有革命家的生活才算是这种自觉自愿的生活。因此，内心的渴求和社会的热点一直吸引着年轻的博格罗夫，而且他在革命环境当中又进一步提高认识水平。

他在上大学时，有那么一段时期，每天口袋里都插着把勃朗宁手枪，那时他非常憎恨反动派的迫害，他有义务在任何突发事件中与迫害者抗争，他认为

①此类装束的大学生在革命时期大多参加反动集团。——译者注

从兜里掏出手枪就是大声呼喊自由。对于学生组织之间的纷争，博格罗夫则小心审慎对待，从不参与，因为大学还要考试，而且自尊自律的秘密活动家从来不会出席学生的普通集会。

选择一个政党，博格罗夫在最高纲领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只是倾向勇敢的最高纲领主义，最后又选择了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当中，有一批不足20岁或20岁的青年，如纳乌姆·特什、戈罗杰茨基兄弟、绍尔·阿什基纳济、杨凯尔·施泰纳、萝扎一世–米赫利松，博格罗夫已经以有本领和勇敢而为人称道，虽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哪怕任何一种强行征用活动，自然也没有参加过一次行动或参加过一次直接的进攻，只不过是在解散文学戏剧社的过程中击退了敌人，并在兵工厂的工人当中进行过宣传罢了。但同志们高度评价博格罗夫判断准确、意见可靠，在隐藏和转移武器时表现得沉着冷静。他还掌握党的经费，拨款建造爆炸物实验室、购买武器，并负责把武器运送到南方，送到坦波夫省和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但是也有几个人因为他家富有而不喜欢他，例如列昂尼德·塔拉图塔、尤达·格罗斯曼、杜宾斯基，给他起了个绰号“资产者米季卡”，但他是公认的英雄，特别是在哈娜·布江斯卡娅、克谢尼娅·捷尔诺韦茨这些党外活动的姑娘，对他赞不绝口。这时，他在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地位如此煊赫，当布尔采夫从西伯利亚逃回基辅5天里，唯一知道他的藏身地并会见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博格罗夫。

博格罗夫在理论判断方面凌驾于同志们之上，他指出，发动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和进行社会变革活动，需要一个组织领导，他们无政府主义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不良秘密活动、话语失检、秘密活动随机性，也极为反对。因为无政府主义经常采用并取得明显效果的只有恐怖手段了，他认为，采用恐怖手段只反对大资产阶级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目标是专制制度的官员，而且不能刺杀代上级受过的人，而是刺杀最高层大官，即实行“中央”恐怖。对迫害犹太人事件以及基辅发生的与犹太人有关事件，在第二届解散之后，博格罗夫不止一次，也不止对一个人说过，应当立即转向“国家恐怖”，提议“收拾”暗探局长、宪兵总监和基辅军区司令苏霍姆林诺夫。

同年，他表示他个人将亲手杀死一名高官。后来，他这个动机自消自灭了，无人听到他再提及此事。

俄国无政府主义各派所表达的狂暴信仰，都发表在国外出版的三种杂志《无政府主义者》、《造反派》和《海燕》上，其中一种杂志刊登过博格罗夫的一篇理论文章。他在文中谴责了经济恐怖行为，认为杀死工厂工人是更大限度地摧毁现行体制，而有可能迫使工人远离无政府主义；他还责备工会，认为争取出卖工人劳动力的最好条件的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暴力革命斗争的一部分。革命实践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强行征用行动，在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们的妥协思想有所发展，把强行征收的金钱供给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需要。这样的没收行为具有决定性的革命意义，因为金钱从私人手中转向另一个私人手中。博格罗夫说，基辅的无政府主义者支部拒绝个人瓜分被没收的金钱。

如果基辅无政府主义者支部完全拒绝或早已拒绝瓜分被收的金钱，那么博格罗夫也不会观察到私分金钱现象。但令他愤怒不已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瓜分被没收金钱的现象越演越烈。他在谈话和信件中对这种自私自利行为表示极大的反感，但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们却这样回应他："你是资产者，说得轻巧，你老爸会给钱用!"他则无言以对。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原则性冲突，在革命家中间总是偏袒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好像富裕的、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不应得到保护，也不应享受自由的、舒适的生活似的。

博格罗夫渐渐地发现，革命政党和革命小组的相似点大于它们的差异，你选择哪个政党都无所谓。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党员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而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只有靠自由的天才个人去完成。

他父亲嘲笑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相信你迟早会醒悟过来。接近革命并对革命怀有极大同情，这是每一个俄国人的一种义务。

恰好这时，革命在全国范围衰落了、彻底垮了，这说明革命准备不足，势单力薄。1907 年，"国家杜马"解散了，俄国既没有像前一年爆发武装叛乱，也没有引发罢工，革命偃旗息鼓，硝烟散尽。这场原本可以胜利的战争就这样失败了。其一因为革命没有可靠的力量；其二是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依然根深蒂固。

博格罗夫也认识到，即便这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真的意外获得胜利，他们也组建不成任何铁的革命队伍；即便博格罗夫真的与他们一起战胜了专制制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群恶棍除了掠夺财产之外，别无他求，胜利之后，他们也将是毁掉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祸首。

现在，博格罗夫从生理上产生一种厌恶感觉，他想摆脱这群败类，切断与地下工作的联系，回到自家优越而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去。然而他回家并非苟且偷安，而是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反思失败的原因。但他的家庭环境、社会阶层、上流社会已不允许他这样，他已获得的自由也被剥夺。

不过，想切断与昔日的联系也不容易，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兄弟姊妹们抓住博格罗夫不放，如恩德尔·施梅利特或罗夫卡·贝格尔、沙茵娜·古特纳或别尔塔·斯克洛夫斯卡娅。在严峻的形势下，他们的出现必定会毁了他的前程，而且与他们在一起又什么也干不成。应当从基辅街头把他们清除出去。但是博格罗夫不仅没有把他们弄出去，自己反而也受到了暗探局的秘密监视。

他想摆脱政党，但不放弃革命活动。至少目前，他既不需要政党，也不需要组织；他甚至不知道可以向哪些人诉说自己的计划，并与之合作。他作为一个孤单又脆弱的人，只好他一个去忍受痛苦，独自寻觅一条路。他可以忍受多次失败，但不能容忍毁灭。

但是，无论他选择哪条行动之路，暗探局都会阻挡他前进，而且还会隔断他的前进路程。

如何摆脱暗探局的暗中监视，博格罗夫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停止行动了。相反，他要进攻，要通过暗探局来认识暗探局。俗话说，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无疑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还是值得一试。

这并不与他的此前行为矛盾。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学说容许成员根据他个人意愿自行选择行动路线。

认识敌人，将更清楚如何绕过敌人。公开出版的刊物《往事》以前曾详细地说明了暗探局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细节，读者需要亲身体验才能彻底弄清楚。

如果要行动，从此再也找不其他好办法。

博格罗夫从慕尼黑回国后，与基辅的无政府主义共事不过半年，又突然做出这样的抉择。于是，他亲自来到暗探局，提出愿为政府效力，甘做同谋，即当一名秘密的告密人。基辅暗探局秘密谍报机关头目库利亚布科上尉对于这个出身高贵、聪明绝顶的大学生大喜过望。（博格罗夫对库利亚布科以前的经历并不难了解，知道库利亚布科并不是谍报业务的精英里手，前不久在莫斯科警察局就地免职，如今又在暗探局担任文牍工作，但得到其飞黄腾达的内弟庇护，正准备东山再起）。

当然，这次相识并不只满足于愉快的交谈和笑脸相迎，库利亚布科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他提供人员名单、事件和计划资料。博格罗夫早有准备和应对策略。他两眼盯着库利亚布科那张愚蠢又为难的嘴脸，信心百倍，他完全相信他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库利亚布科是个十足的蠢驴，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个无关紧要的情报他都能表现出足够的兴趣，由此可见他并非是一个能分辨情报价值的高手（前不久，博格罗夫提议，要对这个混蛋实施恐怖手段呢!）鉴于此，博格罗夫建议不需要给他更重要的情报，可以耍点滑头、搞个恶作剧，把已经失败的结果充做秘密情报交给他，也可以采用引人入胜的形式记述毫无特色的情报或者党内争论的情况给他。或者提供严重犯法行为，又不点明具体人；或举报著名人士而他们又无违法行动。博格罗夫具有百倍聪明的优势，整体上说他稳操胜券。而愚蠢又贪婪、像无头苍蝇似瞎忙的库利亚布科，对此并不知情，他觉得博格罗夫像一盏长明灯，从来没有人能这样配合他的工作，看来，会有实质性的收获，但可能要牺牲这群畜生中某一个，自然是那个玷污革命旗帜的家伙，如根据某个伪造文件中存在的某人住址、某人的通信关系；或者《海燕》杂志的销售点；或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市最高纲领主义并不重要的不洁一群；或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小组；或预先防止综合技术学校实施的强行征收活动。时而破解尤利娅·梅尔热耶夫斯卡娅，一个神经过敏乃至神经错乱的年轻姑娘的不解之谜。她只因火车晚点没有来得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刺杀成沙皇，事后便大声唠叨她的谋杀事实，仍没逃脱厄运。博格罗夫获取她的信任，得到她的秘密文件，

送交暗探局。此后，博格罗夫得到库利亚布科的无限信任。但当桑多米尔斯基小组失败时，博格罗夫得到一批极其重要的文件，却没有交给暗探局。

为把角色扮演更逼真些，他接受了侦察自家的任务，而这一举动使他的父亲很伤心。后来，1907年政府疯狂大逮捕时期，他们不得不举家远走巴库。回到基辅之后，他又继续按部就班地每周拜访暗探局一次。

库利亚布科这类官员，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赤裸裸的个人动机，工作方式方法单一，缺乏文韬武略并且具有盲目性。这一切的表现，对于一名沉着稳健、冷静、窥测和明察秋毫的青年来说，不啻为颇有情趣的观察材料。或许，俄国暗探局就靠这一切支撑和生存。从本质上讲，他们只知道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秘密告密者给他们提供情报。博格罗夫只把库利亚布科看成一个小丑。他曾经瞒过了多少谨慎的朋友，戏耍一个呆头鹅自然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博格罗夫为扮演得逼真一些，常常抱怨，说他父亲很吝啬，难得为他支付赌输了的赌资，这样暗探局每月给他150卢布或100卢布酬金。他暗自嘲笑暗探局这些蠢驴，怎么能这样轻易信任他。

1908年，博格罗夫向无政府主义朋友建议在全俄建立无政府主义工作组织系统，而在基辅只停留地下工作和爆炸实验室，将恐怖活动转移国内其他地方。此举除了毋庸置疑的策略合理性之处，还可以使他与库利亚布科将会和平一些。

博格罗夫对难友越狱活动怀有很高的兴趣，并帮助过越狱，结果越狱失败，断送了两个重要人物的性命，即埃德加·霍连和纳乌姆·特什小组，来自卢基扬诺夫卡监狱的同志们。同时，为消除人们的怀疑，他也应当被捕入狱，1908年秋天也被捕了。

这是博格罗夫本人向库利亚布科建议逮捕他的。但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发抖发怵了，他的懦怯一面暴露无遗。他不愿意进卢基扬诺夫卡要塞监狱，身体也受不了折磨，于是库利亚布科在警察局给他安排一个地方，这里环境舒适。可是博格罗夫虽然享受这样优惠的待遇，还是无法忍受被囚禁的生活。于是，他断然采取了一个轻率的决定，拘留15天后获释。

他如此迅速获释，引起人们的怀疑，甚至风传他是一名奸细、暗探局的走

狗。博格罗夫解释说，他出狱是颇有名望的父亲斡旋的结果，他父亲确实四处疏通关系，甚至基辅省长也参与其事。与此同时，鲍里斯·伦敦斯基（他即别格英特，也就是卡尔·伊万内奇·约斯特）在日内瓦受到了惩处，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内奸，彻底破坏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强大的南方战斗小组，玷污了塔拉图塔的无政府主义名声，并把格罗斯曼家庭的一人逼到了自杀的地步。而今人们一致谴责那个受到惩处的伦敦斯基，博格罗夫落个一身清白。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惩处发生在日内瓦。事实上，如果你一旦受到同志们怀疑，无论你住在西方美丽的城市和碧蓝天空的避暑胜地，还是在慕尼黑大学校园，你都不会得到安宁。博格罗夫获释后，马上拿到出国护照，趁去米兰疗养，又在莱比锡、巴黎顺访了好几个无政府主义活动中心（有时，是暗探局为他支付旅行费用，他从途中给库利亚布科寄来新奇有趣的情报。博格罗夫受库利亚布科个人委托到尼斯拜访了大地主布托维奇，就是那个自愿把老婆让给苏霍姆林诺夫的家伙。那时，苏霍姆林诺夫尚未被杀，其实他根本没刺杀的价值）。但是不管博格罗夫怎么努力工作，人们对他的怀疑仍在继续蔓延、扩展。新的传闻又起，他必须没法制止传闻扩散。1908 年来，他回到基辅后，他从设在卢基扬诺夫卡监狱的无政府主义同志法庭证明他无罪。1909 年初，他携带恢复名誉的证明再次来到巴黎，请求在流亡刊物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中央的同志劝阻他说，这只能使那些谣言扩大，不予刊登。但他依然坚持。

而今，当绝大多数同志都在监狱或服苦役的时候，博格罗夫却成了一个显要人物，成了失败后幸存的老资格工作者之一，而且是与国外有密切联系，在基辅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俄国内某一地方无政府主义者要想起事，他们都将以书面形式与博格罗夫商量。

然而，虚荣心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这种责任感在他看来是多余的累赘，而他的两重人格的紧张情绪，要比体验赛马和玩轮盘赌的心情还要强烈。他一直陷入完全孤独的个人秘密生活当中，不论对父亲还是对朋友，他只字不敢提及，此时他还没有钟情的女人，因此他只好孤芳自赏，如履薄冰，侥幸地维持平衡。他无声无息地在革命和警察之间爬行，寻找一个缝隙，确切地说是在夹

缝中求生。对此，俄国人没有一个了解他的。

1909 年 1 月，当博格罗夫收到国外流亡刊物刊登他的恢复名誉的证明（过几天俄国也出版了）时，突然读到有关阿泽夫的消息。这条消息强烈地刺痛了他，阿泽夫不仅是一名出类拔萃的、聪明绝顶、机智敏锐的人，而且地位很高，当博格罗夫读到报刊中披露的事实时，他受到了强烈打击。他翻阅了各种报纸，注意每一个细节，甚至到一家报纸编辑部询问打听，但仍好像透过一层厚厚的、向四面八方裂出蛇形裂隙的玻璃观察一样，是不能从阿泽夫的溃灭中得出全部结论的。革命者对他的怀疑大大加深，暗探局对他的不信任也在加强。如果在俄国不止一个博格罗夫，那么不仅他和阿泽夫两人，可能还有不少，仿佛在哈哈镜中一样，如果他与什么人粗心大意地周旋游戏，事实上他们也和他在周旋游戏。他知道，他的活动并不广阔，而且时间也有限。

他自己在他的宏韬大略路上还没有迈出第一步，迄今已整整 4 年了，他还没为 1905 年 10 月基辅犹太人惨遭的大屠杀报仇雪恨呢，他满 18 岁时的出走，实质上是临阵脱逃。

为寻找申明自己无罪的立足点，1909 年冬天他在巴黎《无政府主义者》杂志编辑部讲述了他内心难以割舍的、业已酝酿的乃至日益坚定的有关中央恐怖的思想："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自由的敌人，给统治阶级制造混乱和恐怖，逼使他们认识到不能保存专制制度。就是这些。为此，需要刺杀的，不是省长，不是海军上将，也不是军队司令，该杀的或是尼古拉二世或是斯托雷平。

我们高谈阔论的话语，人们就会把这些话与我们个人联系起来，又作为客观事实反过来变成了我们的信仰，经久不忘。"

从理论上论证也是容易行得通的，只有实行中央恐怖，当然不是省级恐怖，才能扭转泱泱大国的思潮。在斯托雷平身上早已显示出他集中了意想不到的整个国家力量，国家力量的崛起，在两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绝对首领，正是斯托雷平本人，他是俄国最危险、为害最大的人物（父亲圈子里人都怀有敌意地谈论他）。如果不是斯托雷平，有谁能折断革命的脊梁呢？整个旧政体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他这个狡黠人物的手中。他大刀阔斧地改造

俄国，但显而易见不是按照欧洲的方针行事，显然是强化中世纪的专制制度，全力使之永世长存，以致任何真正的解放运动都无法开展。他狡狯、强硬、固执、顽固地坚持他的施政方针，——因此，他毫无疑义应当成为恐怖行动的对象。

表面看，斯托雷平似乎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犹太人的措施，但他制造了整体不景气的压抑的社会环境。正是从斯托雷平时代和对他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第三届杜马起，低落和绝望的情绪就开始笼罩着犹太人，他们认为在俄国已经无法得到正常的生存条件。斯托雷平没有实行任何敌视犹太人的政策，基本采取若干温和手段，但并非出于善心。他作为犹太人的敌人，能看到比表面现象更深层的东西。他极其固执地、公开地、带有挑衅地显示俄国民族利益，俄国在杜马的代表权、俄国的国家。他不是建立各民族共同享有自由的国家，而建立民族专制制度。如此，俄国犹太人的未来不取决于友好的意愿，因为斯托雷平政权演变并没有保证犹太人的兴旺发达。

博格罗夫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不参加革命，又可以周旋于最高纲领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之间，或者什么政党也不参加，随意地改变政党观点，他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点他深信不疑，那就是天才的俄国人民一定要在俄国得到不受限制的发展的全部条件。

然而生活本身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为我们创造顺利实现我们意愿的条件。博格罗夫大学毕业在即，他只是为了取得俄国大学文凭。所以，很少与仅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会面，割断昔日的联系，可能更好一些。至于库利亚布科那里，塞给他一些空洞的无价值的东西，应付了事。如果有一位不相干的有教养的人问到政治问题，他总是回答说“毫无兴趣”。人们常常看到他，一个出身上流社会、无可挑剔的青年，整天泡在商人俱乐部、房产资本家俱乐部或狩猎人俱乐部牌桌旁。

但这种豪赌、奢靡生活并没有给22岁的博格罗夫带来多少欢乐。他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活着，还有令人败兴的义务那就是吃掉无数的牛排，如此而已。从更深层次看，大概最令他失望的是没有得到女人的爱情。这种失望的情绪也

反映在他的照片上面：一个笨拙地张着嘴的有点洁癖的人士。在他的书信往来和言谈吐露当中尽力不涉及他个人不喜欢的事物，而正是这类事物使他恼怒不已，甚至发狂。而我们的处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当然很不悦。唉，基辅，基辅，由于面临考试又不能离开。然后离开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国家，再摆脱个人不幸的生活。最好去国外，去利韦尔，可是考试掣肘，该死的考试!

1910年1月，博格罗夫终于以“律师阶层的一名庸员”身份完成大学学业，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不能马上当律师。父亲斥巨资让他从商，他拒绝了；省长办公厅出证肯定他政治上忠诚可靠，推荐他担任基辅的律师、父亲的老友戈利金维泽尔的助手。然而，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总想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只要赶快离开基辅。因为革命同志的怀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库利亚布科也劝他离开基辅。可上哪儿去呢？在这个令人扫兴的国度里何处可以安身呢？不是俄国欧洲部任何一个偏僻省份，那是沼泽和愚昧无知成堆的地方，难道要去只是精神上爱好自由的流放地库尔茨克吗？而今他手持大学文凭享有在全国各地的居住权，首先像他父亲一样，原则上不想接受洗礼以取得优待，在他的公民证上依旧写着“莫尔德科”。

他身上还有一个枷锁，那就是服兵役，按当时的规定，每个大学生毕业后都应在军队服完兵役。万幸的是一纸解除兵役的证明文件帮助了他，该文件证明他患有眼疾不能瞄准和射击，因而无法在军队服务。

在博格罗夫大学毕业前几个月，彼得堡的阿斯特拉罕大街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并发现另一个两面派人物彼特罗夫·沃斯克列先斯基。我们这样的两面派人士到底有多少？每个两面派人物在其灭亡的回光返照当中，在他们煞费苦心的前进路程的不同阶段，以各种姿势或屈身伏地或仰面朝天，一旦暴露他们的身份，只有在这种最后的回光中才能照亮自己。

沃斯克列先斯基的整个历史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但也略知一二。比起以前的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队员，他把恐怖手段的发明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他在社会革命党和暗探局之间进行着独自一人的复杂游戏，他独立思考，独自决定行动进程，自己实施谋杀计划，使他成为暗探局不可或缺的一员，马上又设

下圈套，炸死一组警界高官，包括副大臣库尔洛夫，可惜不巧只炸死卡尔波夫一人。

彼特罗夫的榜样可资借鉴，不必去承担愚蠢的地下暴动任务。博格罗夫不想干这样的蠢事，他觉得自己应集聚全部精力，单枪匹马与整个国家抗争，打击国家中枢。今天，他摆脱了大学的羁绊，免除了军队服役，现在离开基辅丝毫不觉遗憾，当然不去伊尔库茨克，而去彼得堡。在彼得堡，一切看得更清楚。

彼得堡虽然不是自由思想中心，然而一个犹太律师在这里的处境要比在其他城市好些。他的哥哥列夫也在彼得堡，同样也是律师助理，近年来博格罗夫一家都成了律师。名律师卡利马诺维奇看在老交情的面子上愿意接纳小博格罗夫做他的助手。当然，律师接纳仪式没有举行，也没有给他工作，由于其他关系又把博格罗夫安插在整治假冒食品协会。在彼得堡，博格罗夫又成了各种俱乐部的常客。

他好像与基辅暗探局轻松地割断了联系，但他能否过得惯节俭的生活？于是他要求库利亚布科把他推荐给彼得堡暗探局长冯-科坚，就是那个被炸死的卡尔波夫的继任。但事情没有马上办成，直到6月份，他才知道，他在一家大饭店与冯-科坚会面。

冯-科坚不知何故也不接受他已故前任的教训，他虽沉着冷静，却疑心很重，倒是比库利亚布科聪明得多。看样子，他不喜欢博格罗夫，还是交代这名新手监视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每月支付酬金150卢布。第二次会面时，博格罗夫说彼得堡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他说，那好吧，你就去监视社会革命党人。博格罗夫不知为何又重操旧业，搞这种游戏，尽管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严格地阐明意图，也没有采取对待库利亚布科那种嘲弄宽容的态度。他似乎报告一些东西，但很不成系统，虽说暗探局知识贫乏，难道这些东西也可以充做重要情报吗？一份重要情报都没有。下述的情报不能给暗探局，即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反对布尔采夫，因为过分匆忙地公开了沃斯克列先斯基的政党隶属关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是有一位太太从巴黎带给

社会革命党中央的信件，本应通过卡利马诺维奇律师转交（此举会给他带来不大的危险，但他人很坚定），或通过叶戈尔·拉扎列夫转交，但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忘了降圣节，每逢节假日所有单位关门3天，所有的人员均不岗。于是保存信件的任务就落在博格罗夫的头上了，因此他才能送给冯-科坚看。信中没有特定的内容，或者特别重要的情报，于是他决定拿给冯-科坚。要知道，他似乎不是真想为暗探局效力，也许是想通过冯-科坚研究当今首都暗探局的底细。首都暗探局的印象多少比基辅暗探局好一些。瞧，彼得罗夫能在这里应对自如。

彼特罗夫在双面镜中一再现身，他在博格罗夫面前展示自我以及他有什么本领。

博格罗夫万万没有想到，也是在6月，他从整治假冒食品协会转到城市供水局，当了一名不体面的代理人，具体任务是监督净水设备。有一次，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有保镖，也没有警卫，在十数名工程师的陪同下大步走过去，然后停在他面前，此人就是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大块头，身材魁梧，一头浓发，迈着坚实的步伐，给人一种意志坚强、头脑冷静、胸有成竹的强烈印象。这种印象通过报刊传到四面八方，从俄国这座圆型剧场最偏远的角落传回来，他的权威一直不容置疑，既然这个人能把这样一个国家从这种局面扭转过来，那么他肯定绝非等闲之辈。这10步间的距离激发了博格罗夫一股不可战胜的和敌视的力量。

勃朗宁，勃朗宁呢，口袋里没有勃朗宁手枪！一向习惯于带在身上啊……

如果口袋里真的装着手枪，也许下不了决心开枪，因为措手不及，或者……

从理论上讲，一切理由早已充分而且明确，可是这样突然，或许？

这次与斯托雷平碰面，暴露了博格罗夫的软弱本性，并使他灰心丧气。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不期而遇，可现在却出现了，而且擦身而过，但他们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了。

在彼得堡再也不能靠近他了。

博格罗夫怀着仇恨心理反复细读了多次斯托雷平关于阿泽夫的讲话，并且毫不犹豫地决定了他的计划。如果他与一个大的政治组织一起合作的话，那么，

任何重大的行动都难成功。斯托雷平的讲话吸引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博格罗夫注意，即从1906年起社会革命中央的行动屡遭失败与他们联合行动是行不通的，而药房岛的谋杀事件，提灯街的强行征用行动，以及刺杀米恩、帕夫洛夫、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劳尼茨和马克西莫夫斯基，之所以成功只因为都是自愿组成的小组和游击战斗队所为，与社会革命党中央没有任何联系。

实行势在必行的中央恐怖手段，即使现在整个社会处于低潮的时候也不能不加以执行,当然只能采取个人的单独行动。

此时，博格罗夫对犯罪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些天，他以普通听众的身份坐在刑事审判庭。他从彼得堡发出的信件中写道："我已融入各色人群之中，诚如我们读过的那样，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特别之处。"

他在彼得堡循规蹈矩，与世无争，深居简出，即使与房东太太从来也不多说一句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博格罗夫带着巴黎社会革命党的书信顺访叶戈尔·拉扎列夫。拉扎列夫是社会革命党的杰出党员，专制制度的敌人，彻底恐怖手段的卫士，但目前并不受任何刑事指控，他一直在涅瓦河畔的一个编辑部工作，甚至没有把他调出彼得堡。

博格罗夫首次顺访，与拉扎列夫会面后，激动地请求第二次会见。他激动，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在实行中央恐怖方面，与无政府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而拉扎列夫又是社会革命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博格罗夫向拉扎列夫吐露了他自己的成熟计划。拉扎列夫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披露心声的人。

站在这位著名的社会革命党活动家面前，博格罗夫声嘶力竭地讲道：

"我决定刺杀斯托雷平。我并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也不需要。我自己断然做出这一决定。"

拉扎列夫毫无掩饰地笑了：

"可是，您怎么一开始就定这么高的目标呢?"

"现在的俄国，"博格罗夫有备而来，"只有对中央当权人物进行系统的斗争，才是唯一合理的途径；在俄国，当权人物就是专制制度的化身，谁当权我

就杀死他，接连不断地杀，不让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时，他们就会让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改变俄国。"

"那您为什么首先选中斯托雷平呢?"拉扎列夫如同与一个孩子谈话一样，仍以讪笑的口吻说道，"您为什么单单归咎于他呢?"

博格罗夫说道：

"应当打击神经中枢，这种打击会使整个国家瘫痪，也能持久起作用。实施中央恐怖，只能选择斯托雷平。他是最凶险的人物，专制制度的柱石。他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坚持推行强化专制制度的政策，不断巩固他的阵地，并使专制制度出现了反常的稳定，当然，事实上不会有什么稳定可言。他的一系列活动特别有害于人民的福祉。尤其可怕的，是他居然成功了，他使人民对政治意想不到地丧失了兴趣，人民也不再追求政治改革。大家正在忘却 1905 年的革命传统! 大家都在追求个人生活的改善，过去的所有革命解放斗争渐渐地从记忆中抹掉，好像根本没十二月党人，没有虚无主义；没有赫尔岑，没有民意党人，也没有本世纪初那种风风火火年代似的。斯托雷平实行压迫芬兰、波兰和异民族政策。应当以一次迅捷的打击，把一切罪恶的东西消灭光!"

"您听我说，年轻人，"此刻拉扎列夫已抱有很大的同情，"不少社会革命党战斗员以为斯托雷平是个好色之徒，可从来无人证实。"

"请您原谅，"这位戴夹鼻眼镜的青年，身体瘦弱，病容满面，双手纤细，由于发育不良略有驼背，他颇有涵养、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刺杀斯托雷平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我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完成此任务，他对俄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我是按照我个人意识理由从政治角斗场出发决定清除他的。况且刺杀内政大臣恰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凡在此位者，应一律引火烧身。"

尽管这名青年在拉扎列夫的印象中，他做了精心准备和深思熟虑，但不知他是否游刃有余，继续反驳说：

"可是您是犹太人。您是否全面考虑过，此举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方方面面他都反复地考虑了! 他更毅然地斩钉截铁地说：

“正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才不能忍受。请您注意，我们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黑百人团首领的统治下面。犹太人永远忘不了克鲁舍万一家、杜布罗温一家和普里什克维奇一家的悲惨命运。赫尔岑斯什泰因在那里？约洛斯又在何处？成千上万备受折磨的犹太人又在何方？大罪犯永远不受惩处。现在让我惩罚他们。”

“您为何不同时也一起处决沙皇呢？”拉扎列夫微笑地说。

“我经过仔细地考虑，如果处死尼古拉二世，那将发生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不会为斯托雷平进行大屠杀。至于说到尼古拉，他不过是斯托雷平的手中玩偶。因此，刺杀沙皇没有什么作用。斯托雷平在尼古拉的太子继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他的路线。”

博格罗夫的理智和悟性永远给人坚持刚毅的印象，但他的体魄肖像是弱不禁风的样子。拉扎列夫有些犹豫不决，摇了摇头说：

“说实话，您为什么来对我讲这一切呢？我应当对您有什么帮助呢？”

“说句实在话，我来皮切尔，是来拜见您。”博格罗夫扯了个谎。

于是他赶快解释说，他根本不是来有求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强大政党的帮助，无论是物质或技术援助，或者刺杀大国总理大臣的经验。不是的，他自己对一切都考虑好了，他自己能够应付一切。他只需要一点，他用什么名义刺杀斯托雷平？他请求能允许他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就这一点。”

“我仍然按我的决定去干。但有一个念头使我坐卧不安，那就是人们会对我的行动做出种种歪曲的解释，那样就失去了这个行动的政治意义。为了达到教育效果，在我死后，尚在的人们和整个的政党应当正确地解释我的行为。”

博格罗夫力图使人相信，这一切都决定了的，并且不可逆转。可是拉扎列夫听他断断续续的颤抖声音，眯缝眼睛望着他那张病弱憔悴的脸，望着他那娇弱的样子，也不相信他的决心，明确认识到他没有力气投掷炸弹，或投掷时也会丢了夹鼻眼镜。一旦被逮捕，一下子投入潮湿阴冷的监狱里，就会给社会革命党的声誉上留下一个污点。（说不定可能是一种挑衅？）他再次以玩笑的话搪塞说：

“看您何苦的，您这样年轻就这么悲观？大概因为不如意的爱情吧？过一阵

子就会好的。”

博格罗夫一再坚持说，这是他的最后决定（有必要还更加坚决）。社会革命党怎么能拒绝这个行动带来的荣誉呢？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在极端秘密下准备的，从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个人独立行动，很可能遭到曲解。那好吧，他只恳求社会革命党，只是在审讯、判决和执行死刑之后批准他的行动，在他行刑前听到就满意了。在行将就义前，让他确信得到承认并能说明事实真相。

不，他没有能给人家留下更有说服力的印象。拉扎列夫拒绝了他的请求，如此断然，甚至不同意把博格罗夫的建议送交社会革命党中央审查。他给予唯一的忠告，如果这种情绪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那么不要向任何人吐露。

博格罗夫自己看出，他命中注定要遭到误解。

“只好如此，如果……我能给您写点什么？”

“啊，请写吧。直接寄给编辑部。签名吗？那好，姓名用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某某就行。”

博格罗夫未曾料到如此断然的拒绝。支撑点倒了，希望和期待落空了。行刺计划就在这样依违两可的合理性之中渐渐淡化了。

去找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希望，因为他们喜欢秘而不宣的杀人，他们公开表示与谋杀划清界限并表示愤慨。

彼得堡的气候何等恶劣！只在彼得堡小住 8 个月就损害了他的健康，时而腰酸背痛，时而消化不良，更糟的是心情抑郁、苦闷、寂寞、孤独，丧失了生活情趣。医生建议把这位心神疲惫的青年送到尼萨去疗养，治疗神经。因此，他的律师实习也就无从谈起了。

于是，整个谋杀计划也置于脑后了。

1910 年 12 月，他已到达里韦尔。整个冬天不是在阴冷潮湿的彼得堡，而是在温暖和煦的法国南方度过的。他的父母也来到这里，他们同样喜欢在法国南方海滨休养生息。

他这一次没有同流亡革命家接触，但没有放弃与暗探局周旋。他给冯–科坚写信，信中说在国外的社会革命党的情报没有什么价值，请求他寄钱来。冯–科

坚把钱寄到尼萨，博格罗夫并没有去取。

他在蒙代卡洛玩轮盘赌，又玩牌，情绪逐渐好转。从旅馆的玻璃墙望去，蔚蓝色的海湾尽收眼底。他干吗还要固执地梦寐以求什么谋杀计划吗？生活本来可能更加美好。

然而，每一个梦想都破灭了，1911年3月他又回到基辅，二次登记当律师的助手。不过，他又一次失业了，因为他不谙律师的语言，也不肯利用颇有名望的戈利金维泽尔的庇护去赚钱。

自从去彼得堡以后，他一次也没有去拜访库利亚布科。他不想再玩这种游戏了。

精神空虚和难以名状的不安情绪时时在折磨他。他在学习上取得大有希望的成绩之后，现在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而所有舒适的生活条件、财产和娱乐并未使他心旷神怡。没有一个女人能激发他的爱情，也没有一个女人爱上他。他很快又厌烦基辅。彼得堡有过一次体验也就够了。华而不实的莫斯科，他从来都没想过。那经受了一切煎熬的时间本身，也不过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毫无意义的延续而已，或是一个索然无味的时代，使他感到厌倦了。

同年3月当他回到俄国的时候，他的心灵又遭受一个新的打击。政府的三月决定，要扩大校外教育的犹太人比例，但现在既没有关系到他本人，也没有涉及他的父亲和母亲，仍不啻对他当头棒喝、致命一击，同时也唤醒了他那麻木的心灵。迄今为止，实行校外教育开放一直避讳某些富裕犹太人的百分比。而今这条路已完全堵死。

也就在这年3月，基辅发生一起凶杀儿童案件，在陪葬礼中把凶杀责任归罪于犹太人，控告邻居的一名犹太人管事。

不！这个国家是不可救药的了，她的刚愎自用、窥察秋毫的总理大臣也是冥顽不化的。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只能用强有力的爆炸才能结束。可是想进行爆炸，又力难胜任。此时，需要一枪击中要害，射进胸膛。

博格罗夫的口袋里经常备数只手枪，他很任性，就是在父亲身边，乃至与库利亚布科会见，也枪不离身。

然而，今天手枪用来干什么呢？他在拉扎列夫面前夸下海口，可是他怎么才能接近斯托雷平呢？况且他也不是经验老到的杀手。自来水工地的机遇也不会再现。

1911年春天，各种报刊突然间刊登有关斯托雷平免职、倒台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是不是迟了一步，成为“马后炮”？是他自行倒台的？

不，他依旧保持着固有的影响，他仍有在社会的实力。现在要把他……

接着听到传闻说，9月举行皇家庆典，后来整个基辅动员起来，吵吵嚷嚷地做准备。是什么庆典？解放农奴50年庆典，为亚历山大二世树碑立传，也为奥莉加大公夫人立碑扬名，总之是寻找口实确立专制制度在基辅的支撑点，使其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支柱。这同样也是斯托雷平的思想。

真幸运！俄国的中枢人物，不必再去彼得堡到处去寻找，他们自己陆续到基辅，送上门来！

沙皇自然会携带他的狐群狗党前来，那么斯托雷平也能来吗？

即使仅仅有一颗同情革命的心肠的人，也不能不对这种厚颜无耻的庆典活动怀有憎恨情绪。是按捺不住去破坏敌人的节日，还是嗤之以鼻，嘲笑一番而已呢？

6月份，博格罗夫父母前去克列明秋格休假，他也陪同前往。在德聂的河畔，他独自一身游逛，一边走一边思考。草原上的清馨空气，并不能安抚他备受折磨、万箭穿心的情绪。

他哥哥也携眷来休假。但他丝毫没向哥哥，也没向父亲吐露自己的心事。

8月末，全家返回基辅。父母前往欧洲度假，哥哥返回彼得堡。他只一个人留在父亲家的多层豪华大楼，无拘无束，只是冷眼旁观家居琐事。他，当然还有年迈的姑姑，还有女仆、厨娘、女管家。

他仍是孤独一人。

他内心郁闷的情绪大为减轻，头脑也更加清醒，因为不用再佯装无动于衷，也不再遮遮掩掩，没有人来要求他说什么。一直默默无语，一切都在自己的心中。

此时，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公然在基辅大街上，拦住西装革履、庄重体面的人士，请他们出示证件。同时，基辅当局在陛下即将经过的路线上，挨门逐户检查，连阁楼地下室也不放过，还依法搜查和审讯。

狐群狗党、帮凶走卒们，你们等着瞧吧!

博格罗夫这些天来没有离开基辅，全靠他的自制力。他具备一个很了不起的品质，那就是面临的危险愈大，他愈加冷静。他照常给父亲写信，详细地报告家中经营情况（证明他完全能够出色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如何向工程师们行贿，以便某人能从城市自治当局得到有利可图的订单，如何提防贿金即使不能起作用也不至于“放飞”，为此双方都提供保证。“我希望你，爸爸，能相信我的经验。”

他内心的疑虑、痛苦和绝望之情，并不形于色，露于外。

每个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日，就这样到来了，也终归是要到来的。

第六十四章

基辅全城大街小巷和所有住宅都大大地美化了一番，装点着彩旗、沙皇姓名组字和沙皇御照。许许多多楼宇的阳台上披挂着地毯、织物，放置着鲜花，有许多住宅更是张灯结彩。普通百姓翘首等待看热闹。官方向居民包括博格罗夫详细讲解了从8月29日至9月6日整个庆典的程序安排。

处于孤独、等待和备受折磨的博格罗夫，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坐卧不安，在各个房间徘徊踱步，一面设想谋划，一面有步骤地翻阅和销毁不应留下的东西。

政府搞的一整套庆典活动，好像一个大马戏团的演出，招徕全基辅，实际上是整个俄国乃至全世界来充当看客。几十万看客，从半圆型剧场、从装束一新的广场、在圆形屋顶下、在楼房顶上、目瞪口呆地观赏着那个头戴王冠的傻瓜和斯托雷平共演的双簧戏。博格罗夫要想给二人中的一个以致命的一击，就必须紧紧地靠近他们。那就是说，博格罗夫一定得腾空而起，可惜他不会飞墙走壁，他不会飞，更没有梯子可寻，又何况面对数千名保安人员。

马戏团的形象，要有相应的能够支起大篷的中央立柱来支撑。这种立柱本来就平整光滑，既没有钗痕，也没树疤结；人要向上爬，也得不到他人相助；人要向上爬，得脱去身上的衣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借助。

目标根本达不到。

要再审视一番，是否可以改变一下起始条件呢？给自己安上一双翅膀？天生不可能。去找各党派中央请求予以相助？已经遭到拒绝。降低主立柱的高度？这是无法改变的。那不可以降低立柱的平滑度？那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办法。

为什么非要爬立柱呢？只为了消除暗探的戒备吗？这也应当试试看。又何况为某种目的，这几年客串暗探局，做了“票友”。

如果暗探局的头头脑脑聪明机智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必定要落空。但从多年与暗探局打交道的经验得知他们既不聪明也不机智。

博格罗夫躺一会儿，又徘徊不止，坐在摇椅上摇动一阵子，又做几下哑铃操，筹划着种种方案。

房间的门已大敞四开，他依旧觉得气闷。午饭吃冰淇淋，清凉饮料加冰块。他整天像做梦似的，魂不守舍。与姑妈在大餐桌共进午餐又吃晚饭。他既没有去俱乐部，也没有去打牌。他的“任务”要求他倾注全部智慧和全部体力，全身心地投入。

皇家庆典的程序就摆在他的面前。庆典的高潮，最方便的中心点乃是8月31日德聂伯河畔的商贾花园。

如果大典果真在此地举行，那就是说在临近德聂伯河的地方举行。为什么不去试试混进去呢？不是也可以找一艇汽艇驶进河边再跳上河岸呢？……

他在河畔大街来回踱步，一会登上码头，一会又下到河边。

突然头脑中想出一个不可想象的结果，那就是接近总理大臣。这倒比千言万语说服那些顽固不化的在德聂伯河上开汽艇的人容易多了，也更能感化他们，使他们在这可耻的庆典日子里信任自己并把自己的秘密反政府活动的地点告诉他。他可以出钱租汽艇，多少钱都可以。但让他瞪眼说瞎话，却又无能为力。

8月26日，他来到一位可靠的熟人家，留下三封信。一封致父母的绝命书，另外两封信分别发给两家报社的。

他从家里给暗探局打电话询问：局长大人在不？

真不走运，找不到库利亚布科。不过，他认识那里所有的人员，他对外勤部首脑萨姆松·杰米久克提议，要求马上见面。

他们二人在乔治胡同会面，博格罗夫对杰米久克说，他发现了一个准备在大典期间针对最高层人士的恐怖行动。

采取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语言就是以让杰米久克迅速找到库利亚布科。为此，

博格罗夫不惜加油添醋，增加几个细节，说他得知从彼得堡派来一个恐怖小组，还携带武器，这个小组已经安全抵达基辅的途径，并在这里安置下来。

这个意外收获，并非仅仅靠胆量，而且靠聪明才智，几乎是直截了当提出问题，差不多都是说真话。有个谋杀行动还在做准备，并且在警察面前始终坚持，这个行刺一定要发生!?

任何情况下都要靠关系。对暗探局而言，要干一番大事业，就不可能忽视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情报。

博格罗夫回到家以后，激动得来来回回走动不停。首要的事，他是否能够顺着立柱爬上，那么爬上几步滑下来怎么办?

他再次接通暗探局的电话，此时库利亚布科已经在他的办公室。电话里立刻传来了欢快、炫耀又愚蠢的声音，消失一年半的博格罗夫突然又出现了，而且马上给他带来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自然万分高兴! 博格罗夫确信库利亚布科已经被他征服了，这是成功的第一步。第一俄丈[1]已经爬上，坚持住，可别滑下来。

还有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在家待命，不必去暗探局，鲜有变化吗? 还是一个圈套呢? 坦诚地对库利亚布科说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亲切的声音，人类的弱点。这是完全信任的标志。

博格罗夫前去会见库利亚布科，口袋里依旧装着勃朗宁手枪。他是这样设想的，当他到暗探局的时候，如果他的意见不被接纳并且马上被揭穿，那他立刻向库利亚布科开枪，并射杀其他人，转身逃跑，再开枪自尽? 现在，在家里，可能多此一举，也可能并非多此之举，不熟悉建筑，不熟悉的通道。若在家，不需要探路，就一定能成功地逃脱。

博格罗夫的情报既没一个事实的缺口，也没一个现实的凸起部分，会滑下来，跌伤。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好在勃朗宁在手。

穿过金门大街，杰米久克领着博格罗夫从便门进了暗探局，一直领他到库

---

① 俄丈，合中国 2.134 米。——译者注

利亚布科的住宅。库利亚布科如今已荣升为中校，他在后门厅迎接博格罗夫，并且带他到自己的办公室。

从办公室可以清楚地听到客厅里热闹的谈话声。库利亚布科嘴上的油迹尚未擦净，预示着丰盛的午餐尚未结束。博格罗夫到来时，他们正在上点心和水果，在餐桌上，库利亚布科向身边的客人介绍博格罗夫，并且大加赞扬、夸奖。库利亚布科一副殷勤、快乐、信任的面孔，若不碍于礼貌，说不定还让博格罗夫入座就餐呢。

他还想向库利亚布科重述那个已经大大扩展了主题的虚构故事，但后者急于回到午餐桌边，回到客人的身边去，说："你坐下来写吧，亲爱的!"博格罗夫留在办公室里（阿斯特拉罕大街的爆炸事件并没有教会他什么!），并等待他酒足饭饱。

写什么？如果情报是真实的，就不怕恐怖分子追杀吗？无异于自杀。库利亚布科让他留下笔录是出于什么样的打算呢？只是为了嚼鸭翅吗？

在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透过一件微末小事预知它对我们以后究竟有多大用处。而今，有这样一种感觉，过去有许许多多近乎真实的细节，可是今天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更贴近真实的东西了。近一些天，博格罗夫脑海中常常浮现一些微末的细节。那是1910年，有一位太太从巴黎来到特罗依察，特罗依察的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她大概是卡利马诺维奇女儿的女朋友，不知怎么通过她带来了几封社会革命中央的次要信件，卡利马诺维奇临行前委托他的助手博格罗夫代收所有信函。博格罗夫把这几封信件给冯-科坚看过，而后又把信件转给叶戈尔·拉扎列夫（关于拉扎列夫的情况，博格罗夫只知道，斯托雷平把原来流放拉扎列夫去西伯利亚的决定改为放逐国外，因为这样没有危险性）。还有两封信是一位年轻革命者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是拉扎列夫在编辑部对他说过的，现在正好可以利用）。

抓住了网，故事还可以往下发展！也正是这位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今年初夏时节突然发来一封信，询问博格罗夫的政治信仰是否已经改变？同革命者打交道应当十分谨慎，沉默不语是危险的，讲真话也是危险的。没有，据说没

有改变信仰。又一个措手不及！7月来，那位“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本人突然出现在克列明秋格城郊别墅。不错，此时来别墅是适宜的，可惜别墅已弃之不用，他焦躁不安，不知道别墅是否很快启用？

如果他是一个重要的恐怖分子，来干一番伟大的冒险事业，怎么能相信一个并不积极而且形迹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博格罗夫呢？单凭书信的只言片语就亲自来访，并向他吐露所有秘密？噢，多么平整光滑的立柱呀！用自己的身体紧紧贴在立柱上，用整个身体紧贴这种不真实不足信的谎言磨蹭着不停地爬呀爬！

……他发现，他们来了一个恐怖小组，总共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基辅。他们要在大庆期间采取行动。据说，车站、码头检查证件特别严格。这样，博格罗夫是否能助一臂之力，比如乘摩托艇从克列明秋格出发，到基辅登岸呢？克列明秋格再次被选中，像来自巴黎那位太太那样，非常成功。摩托艇驶向这里，诸事顺利。给他们弄到一艘摩托艇，然后在基辅再给他们三个安排一个秘密的住所。而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就走了。

这时，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库利亚布科像一只肥胖的公鸭，另一位聪明机智、举止审慎的英俊上校斯波里多维奇，还有一位面色苍白、病恹恹的五级女文官。看得出，他们席间已经谈过这个很有见地的博格罗夫，他在我手下以前干了好几年，经常提供准确的情报。那这次又如何？

他们用油渍的手指抓过那张记录着他们朝思暮想、渴望已久的情报，醉眼惺忪地看、翻来覆去地看、相互传阅着看，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望一眼。恐怖分子销声匿迹已久了，而今天突然要抓住这个小组，不就有大额奖赏和步步高升的机会吗？而且恐怖分子这么轻而易举地钻透了圈套！……

哈，博格罗夫学会了如何引诱他们上钩！也知道他们的内心渴望什么！可凭什么得到信任呢？三个醉鬼凭什么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呢？博格罗夫公然从口袋里掏出勃朗宁手枪，他们三人六只眼并没看到，只要是发问：您这是干什么？马上就开枪吗？宰了他们三个，就从房里逃走……

然而，他们毕竟是警察，还没有忘了要皱起眉头，抓紧机会审问说：“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从哪里得知您的别墅地址？”

“他先到基辅和家来找我，是家里人告诉他的。”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立即把这样的重要情报告诉我们呢？”

博格罗夫为何常来，他们不该问，显而易见，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库利亚布科与博格罗夫交往整整4年间，他从来没想弄明白，为什么博格罗夫这样竭诚效力呢？

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透过夹鼻眼镜以轻信他人的态度看着这两名经验老到的警察。博格罗夫天生一颗扁长的头颅，经常偏斜着，他总是半张着双唇，因为怎么也合不上。虽说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亲自已到来，又走了，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空着双手到这里来。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出现。随着时间流逝，皇家大典已经临近。有一家报纸（就那种律师们贪婪阅读右翼报纸）发表有关谋杀可能发生的短评。我只是感到不安，但不知该怎么办。如果现在突然到来并提出要求，我必须处于他们监督之下，无法向你们请教，那就我是否给他们弄条摩托艇和给他们安排一个隐秘的楼身的场所呢？

“不行，不能给他们找摩托艇。”斯波里多维奇严肃地反驳说。至于说安排住所嘛，为了掌握他们现在何处，方便抓捕，为什么不可以呢？库利亚布科想了想，说可以，他连具体住宅都知道，那是一名文职部离婚妻子的住宅。

博格罗夫认为这种住宅根本不合适，这些幽灵一样的人不能住在有女人的住宅。

这样使他左右为难，要尽量不让恐怖分子觉察到什么异样，如果女主人忽然引起他们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那么您的意见是住在谁家呢？”

“恰好我有一个熟人，是女的，到国外去了。要是你们同意，也可以住在我家。我的父母到国外去了。”

“没说的，可能更方便（便于通过博格罗夫监视他们）。”

要说真实一些，还要自然一些。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的行动不会在大典之初，而是在庆典结束之前，因为那时保卫要放松一些。

斯波里多维奇，那个专业水平最高、唯一聪明机智的警察问道，尼古拉·雅

科夫列维奇怎么这样轻易地相信您，把行动的所有细节都告诉您了？

啊，是的，我对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申明，我不愿意做他们手中的无名走卒，应当讲明整个计划，这是我提出的合作条件。我不是微不足道的人，我会了解一切！请相信我支持我，做我的后盾！

这样的说法，颇令人信服。

“如果有了如此全面的计划，那是要刺杀何人，是皇帝陛下吗？”那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斯波里多维奇如此焦虑不安地问道。

不是！不仅不是，因为在博格罗夫的头脑中不是知与不知，而且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刺杀沙皇。若是现在默许刺杀沙皇，那会产生轰动效应。不行，在这种局面下，可能发生屠杀犹太人事变。因此，恐怖分子的计划是刺杀两名内阁大臣，一个是斯托雷平（可以公开宣布），另一个是卡索（教育大臣，极端仇视进步学生，并极为嚣张，跋扈。这样说，也可以分散暗挥局的注意力）。

这样说，明显看出，斯皮里多夫的警惕性有所放松了，又恢复到午餐后那种怡然自得的状态。

他们又问起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外貌特征。博格罗夫早有准备，不过他还没有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混熟。他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并不壮实，黝黑的皮肤，中长发，普通的黑胡须，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一双富有魅力的眼睛。

两名警察一致认可，并签字：“应当派人前往克列明秋格。”

那个五级女文官说，请您签署您的姓名。

博格罗夫只是笑了笑，这与你这个五等文官新手有何相干，一个未入流的小吏！“哎呀，不好，这种安排对我十分危险，在你们机构里也可能有变节行为。”

博格罗夫又一次取得信任，再次稳操胜券。

提问终于结束了，暂时消除了中校、上校的怀疑。

博格罗夫就指望这点。他知道，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都承认这个故事确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因为当他愿意的时候，能像一只稀有珍贵鸟儿引颈歌唱，

是很能迷惑人的，此刻连他的敌人也觉得他是妩媚动人的。

他大胆地、厚脸皮地，更得寸近尺，而这种得寸进尺勾当的重要性，在官场之外是无法理解的。他并不理解这种冲击的震撼作用，他只想在他们中间撒下一滴稀释的毒剂。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说，他们的警察总局和彼得堡暗探局的官员有联系。他们的行动成功在握。"

可是，他们为何要来基辅呢？没有其他选择吗？

不，真没有想到！他们在这里竟有同谋，有同伙。哎呀，这里有 4 个同谋犯。库利亚布科走近一叠文件夹，夹内装有 9 月 1 日大典的请柬，还有 8 月 31 日在商贾花园举行的游园会请柬，准备给博格罗夫，并填写他的姓名！

勇敢者发现，他已经爬到了立柱的中途，不，已爬了过半。那些无权的蚂蚁显得更加渺小，而他正是 3 小时前从它们中间爬上来的。攀上那个神圣的舞台已为期不远！无法证明自己的博格罗夫，只有在生死未卜的紧张心情中继续向上爬，他怎么才能爬到顶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呢？

不对外发放的剧票，我可真需要！因为斯托雷平将公开在剧院露面，况且还有那个沙皇。剧票在握过手枪的那只手中自行飘动，他感到烫手，是何等幸运，又是何等了不起的胜利，而且将马到成功！

换了其他任何一名青年都会马上抓过剧票，但他不是老谋深算的博格罗夫。不能接受这样轻易获得的成功。取得他们的充分信任要比一张剧票更为宝贵。况且，到剧院公演还有 6 天，他们有可能醒悟过来，讨回剧票。

但是，博格罗夫谢绝接受那张棕黄色的剧票，他以几乎是厌倦、无私的动作，把头偏向一侧，表示不屑一顾。

也好，他们让他继续监视恐怖分子。如果需要，杰米久克也归他调遣。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分手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博格罗夫都掌握完全的主动权，何时联络，何时见面，都由他决定。

博格罗夫被他大大超出预期的幸运、被成功的幸福感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于是高高兴兴地到了朋友家，取回了他早先送去的那几封讲明行刺行动的信件，因为今天已不必要了。

啊，何等幸运！难道，就洗手不干了吗？不，他要警察局帮助他实现目标，而不必去求助社会革命党人。可真幸运，却无人与他分享，何时由何人来评说呢？

执行任务的条件宽了，已经不必与所有的人为敌，而且胜利在望。

快停下脚步，可能身后有人盯梢？审视前后左右，无人跟踪，只有一个不相干的人走过。

这帮白痴！这群傻瓜！

啊，多么幸运！那时还想开枪，那时还处于劫数难逃境地，可是今天已初战告捷，享有自由。基辅夏天已接近栗树成熟的季节，前面的自由还有一个礼拜时间。

总的来说，他还是自由的。他对谁承诺过义务呢？他向谁签过字、画过押呢？尽管，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改变了主意不会再来；库利亚布科给了他一叠钱。

但是，他依然在孤军奋战，

他依然要深思熟虑。

而且，越来越紧张。

8月27日。

可是，很快而且永远地净化了，摆脱种种怀疑和非难！人死了，就会永远永远地净化了。

8月28日。

一副纸牌52张，36张，可能还少。这里的警员更少，但他们难以琢磨，只有库利亚布科是肥胖的蠢猪，而那个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无论如何也没有出现。

他们已经向克列明秋格派出一个刑侦警察分队，这样基辅的刑事警察就少了一些。克列明秋戈和摩托艇也许都远远离开了。

这里的人员都普普通通，又没有严格的准确描述，因此他们的组合复杂，

又不时中止解体，下一步要靠哪一个组合呢？

主要的诱饵，是坚持让他们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巴不得能活捉恐怖分子，工作成效突出，立功受奖，加官晋爵。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甚至最后一刻之后，他们可能一无所获。

因此，根本无须忙，就这么拖下去，也没有必要经常抛头露面。

不想会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他们把他自己圈在警察局。

博格罗夫把自己幽禁在家中，时而坐下来，如坐针毡，左摇右晃，时而躺下去，如芒在背，辗转反侧，继而又走来走去，再次坐下来摇来摆去，一直在不停地思考。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些所需要的事实，点点滴滴都应当集中、积淀，相互渗透到哪里呢？在头脑中，在喉头里，还是在牙齿上？

8月29日。

三天来的谋划在思想的旋涡中日臻成熟，每一个细节都连成线，所有变数、意外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包括零散的、细琐的以及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突发事件。但仍有疑虑，在危机关头是否能丧失机敏性呢？或者转移注意力；或失去记忆力呢？或者懦怯了，畏缩不前呢？

但最令人惊诧不已的是暗探局没有惊慌不安，没有再询问，也没有打电话，好像有人在基辅刺杀沙皇只是小事一桩，并未使他们重视。

暗探局处事审慎，既没有审讯他，也没有对他实施跟踪，更没有派人护送。只是在他家对面设了一个监视点，以备那个受监视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到达时能够及时发现。

博格罗夫认为，这种做法最有利，可使暗探局没有机会采取其他措施。

最难的莫过于这些日子虽然没有采取什么新的举措，但也没有失掉已经获得的信任。即便如此，孤独的日子，也让人难以忍受，种种机会都失掉。

这些日子里，他与姑姑共同进餐，接待过费尔德泽尔兄弟的例行造访，还去过戈利金维译尔的办公室。27日，他给在国外的父母写过一封信，信中他颇为事务性地说，修理地板的活儿干得不怎么样，还讲到保险业务。同日夜23点，有一位叫斯克洛夫斯基的朋友偕未婚妻来访，二人畅饮一番；约午夜一时，

博格罗夫送客。在空旷的街道上，没有发现有人监视他。这说明，库利亚布科完全信任他。与那些根本不会使你立功也不会使你成功的人一起开怀畅饮，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嗜好和特殊的情趣。这一切是你难以割舍的幸福和命运，而你却谈笑风生。看，在弗拉基米尔大街的一角，是您读过书的中学，它培养了你青年时代的种种幻想。这个中学生，如今已头发斑白，在这空旷寂寥的暗夜里，在这百年建筑物侧旁走过，你的心境竟不起波澜，而你不是在这幢古老建筑里与同龄人争先恐后地幻想有朝一日为伟大的祖国增光添彩吗？这几天，恰逢他们的中学百年纪念，9月初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沙皇也将临幸祝贺。可是，学校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礼炮在等待它。

这样，博格罗夫一直坚持着，一直到8月31日午后一时，而不是早晨，他拿起家中电话请电话局接通暗探局。

打电话也有个缺陷，那就是谈话内容有可能被接线小姐无意间偷听。诚然，电话局里还没有能听懂和分辨谈话内容的聪明人。

接电话的是暗探局的执勤文书索巴耶夫，一位老熟人。他经常到博格罗夫家来，当然不是拜访主人，而是会见主人家的厨娘。请库利亚布科讲话。他不在。

又一次失去了间接联系的机会，效果不佳，再一次冒了风险。

“请转告中校先生，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已经到达，就在身边，他要滞留在我这里。我需要一张商贾花园的门票。”

数小时的等待，令他坐立不安，可是库利亚布科依旧没有回话。

这下子可完了，他肯定拿不到门票了。

是库利亚布科不信任他呢？还是事情已经暴露？或是彻底失败了呢？

无论如何，还得坚持下去。

最高策略，是拿到一张门票！

游园开始只剩几个小时了，库利亚布科依旧没有回话。

有谁曾评价过，还有谁将在什么时候评价这个人靠什么力量和何等勇敢精神招致了暗探局对他家进行监控，面对监视，他如何采取行动呢？而且还有一

种令人陷入困境的巧合，那就是绝对不能不让女仆不给索巴耶夫开门；况且索巴耶夫也不值得自己跑来问问厨娘，主人家是否来了一个陌生人？

或者会是另外的一种局面，即暗探局现在已经包围了他的家，不等其他恐怖分子到来之前，猛扑过来擒获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干吗一定要说他已经在博格罗夫家呢？这意味着，他们一定带来爆炸物，还有别的什么？

博格罗夫一次又一次走上阳台，以审视的眼光观察着比比科夫大街。没有，他们没有来包围他家。只有一名警察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值勤。

没有，他们没有来抓人。是啊，仅仅抓获一个带武器的人，你拿什么来证明他就是准备谋杀国家要人的罪犯呢？过早地抓人，拿不到证据。

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回电话呢？真折磨死人！

真后悔，为什么不去面见库利亚布科，没能当面得到他的回答，没有听到他那呱呱的声音，振作一下精神呢？

噢，电话响了，是库利亚布科！没错，电话里传了库利亚布科兴奋、急迫又快乐的叫声：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真的来了吗？

为扮演得更逼真，博格罗夫用小心又谨慎的耳语讲话，似乎他身边有人在场；为装扮得更真实，他不情愿通过电话讲述这一高等机密，但又不能一点也不说："我这里只有一个人，其他人也要来。我不想积极参与其事，但委派我干点什么，我将试试看。为避免失败，我今天需要去商贾花园走一趟。"

而库利亚布科连想都没有想，也没再追问你为什么自己要门票呢。要知道，商贾花园，连基辅的望族家庭也不准进入，但库利亚布科居然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吧，您派个信差来取吧！"

博格罗夫又一次成功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放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是一位熟人，佩夫兹纳，他说两分钟前，他就给博格罗夫挂来电话，由于接线小姐的过错，他一直到前一位通话后才接上线……

博格罗夫吓得目瞪口呆。

他表示非常抱歉，可他听到了他们给博格罗夫一张商贾花园的门票的事。

不知博格罗夫能给他搞一张门票吗？

他挂断了电话，恶狠狠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谈话。

但是博格罗夫却犹如万箭穿心，也许他们的谈话佩夫兹纳全部都听到了吧？

为什么在生活从容、一帆风顺的时候，不会遭到颠簸、滑倒、跌跤的困扰，而在最危险、最陡峭的地方却出现了呢？

为什么时间时而无限地延长令人打瞌睡，时而万分短暂犹如勒死人的吊环呢？

思索、期盼、危险，否定的旋涡，汹涌翻腾，信差正被禁止，只得亲身前往。可能，这也许是你的生命最后时刻？

于是，他写下遗书：

> 尊敬的爸爸和妈妈，我将给你们带来一个无情的打击。可是，我别无选择。你们自己早已知道，两年来我一直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如果连一个安身立命的前程都没有，我迟早要死的，并不比现在死得更好……

这封遗书，他再次交给一位熟人。

暗探局没有派人跟踪他。

信差终于送来了一张宝贵的门票。他把勃朗宁手枪往口袋一装，就挤进了一条张灯结彩、灯火炫目的大街。沿街的大楼，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他来到了商贾花园大门前，敞开的大门前耸立着尼古拉二世的纪念碑，这是一座意大利式青铜塑像，碑底座塑造凸起的人民群像，并刻有“敬献救星沙皇”题字，下署“富饶的西南边区”字样。他凭借那张幸运的门票，通过了警察的检查，走进了商贾花园。

暗探局没有派人跟踪他。

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花园里，灯火更为辉煌，花瓶式喷泉喷射出五颜六色的水柱，闪光的穗状灯放射着缕缕光束，光束中撒落下无数点点小星。透

过左侧浓密的树林，可以看到远处由灯光组成的圣弗拉基米尔十字架高悬夜空。在皇家敞篷包厢外面，交响乐队不停地演奏，农民合唱团齐声歌唱，唱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指乌克兰）的民歌。

博格罗夫从乐队旁走过，又从露天剧场和合唱团旁走过，他好像在欣赏音乐、琴音和歌声，又好像沉醉于这乐音，这辉煌灯火，这温馨的暖融融的南方之夜。真的要抛开这一切吗？要知道，他没有给任何人许下诺言，也没有人期盼他成功，更不会有人谴责他的退缩不前，改变初衷。

他有好几次想下意识地体验眼前的生活，也有几次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值得延续下去，但突然间他又泛起一丝丝惋惜情怀，他毕竟才24岁呀！还有半个世纪的生活之路要走，甚至可以见到1960年发生的事情！你的生命犹在，所有的希望和期待尚存，全身心地融入音乐之中。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有个女人会爱上你吧？或许在某个地区还有一些勇敢分子，手握短枪伺机潜伏，你可能出庭，以出色的辩护词挽救他们的生命，并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只要你自己动动手指勾动枪机，随着射击声轰响，那将永远地毁灭整个世界。

要爱自己，也要蔑视自己。

可惜没有准备一艘摩托艇。

各个广场，灯火通明，犹如白昼。但暗绿色林阴小路可以藏身，甚至沙皇看台前面的观众席中也可以躲藏……

皇家看台建在德聂伯河边的陡崖上，便于观赏焰火。看台由大理石砌成的，饰以许多金质雄鹰浮雕，篷顶采用莫诺马赫式的单顶桂冠。整个建筑沐浴在白色和蔚蓝色的焰火之中。陡崖下，河滨大道两侧建筑物灯火齐发，火树银花不夜天，一座码头白色光芒夺目，另一座码头绿色光线幽深。还有一台巨大的水车不停地转动，波光粼粼，流水潺潺。特鲁汉诺夫岛上，由沙皇姓名组成的字灯闪闪发光。一艘鹅型灯船在德聂伯上缓缓顺流而下，船上灯火倒映河中，天空一弯秋月在德聂伯河波光中显现出模糊不清的影子。德聂伯河两岸，人头攒动，人如潮，灯如海，在串串焰火的映照下，犹如白昼，丝弦鼓乐之声，阵阵袭来。

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并没有在观礼台上，而在看台下面小俄罗斯合唱团附近，离博格罗夫两步远。博格罗夫几乎就在沙皇的背后，沙皇那修剪平整、带军帽的后脑勺，在人头攒动中呈现在他的面前——成了裸露靶子！博格罗夫口袋里的手枪已经压下一排子弹。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推开保险栓，慢慢掏出枪来，伺机开枪！

但是博格罗夫由于胆怯而浑身发抖。他好几次放弃刺杀沙皇的想法，可又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博格罗夫因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头脑发晕，只要他食指轻轻一动，又一个沙皇就可能被消灭了！一个食指甚至可以使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溃灭，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但是，博格罗夫强制自己冷静下来。这个沙皇徒有其名，只是一个称谓，绝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活靶子。他是社会嘲弄的对象，无足轻重，是个渺小的人物，只不过是维系这个国家的象征。真要杀死了尼古拉二世，他的任何继承者都不会像他那么软弱无能。最近 10 年来，他们刺杀过不少大臣和将军，但没有人动他一个指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真致沙皇于死地，或使其致残，也与原定的目标不符。因为这里是在基辅，此举有某种特殊意义。真要收拾沙皇，可以在任何地方，唯独不可以在基辅。因为如果他博格罗夫行刺了沙皇，那么那些失去理智的愚鲁无知的人民将揭竿而起，必定爆发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基辅的犹太人都是有血缘亲情的鲜活个人！最后，博格罗夫认为无论在这个 9 月，或其他什么时间都不能让基辅成为大规模杀戮犹太人的地方！

他仿佛听到了三千年前隐约的呼唤。

他立刻克制住杀人时的内心震颤。他强制自己退出人群，继续前行。

然而，他今天下定决心一定要杀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总理大臣，今夜劫数难逃，无论谁袒护，谁来保卫，都无济于事。平民百姓不认识他，也不会为他复仇。

只可惜，博格罗夫没有遇上他，也没有看到他。

音乐会即将结束。

博格罗夫的计划没有完成。

商贾花园出口的米哈伊洛夫大街，已被宪兵和哥萨克拦腰阻断，防止好奇的群众一涌而至看热闹。博格罗夫刚刚跨出花园大门，就从这种消极懊丧情绪中清醒过来了，同时内心涌出一种忧心忡忡的进退维谷的压抑感。

那些大兵肃立不动，保卫着达官显贵，而他的内心在流血，犹如万箭穿心，而人群已经散尽了，他依旧没找到斯托雷平。

此时，博格罗夫并未失去理智。马车还没有走到比比科夫大街，他决定必须得到第二张门票。

这些天来，库利亚布科既不提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不安。例如，他从来不问恐怖分子来了还是没来？在商贾花园发现了什么？你博格罗夫为什么能如此急迫地要去商贾花园？又如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博格罗夫家都干了些什么等。库利亚布科的冷漠态度令人不解！博格罗夫了解暗探局里的人，他们不会是这种态度。

他们是如何被任命的？怎样被遴选上的呢？他们是如何沿着职务台阶往上爬的呢？全靠裙带关系和溜须拍马。

也可能相反，他们猜测到他所做的一切，可能现在准备来逮捕他？或者在商贾花园里一直监视他？

有可能！极有可能！他打了一个冷战。

午夜时分，已经午夜1点，应该宽衣睡觉了。不，毫无睡意。

由于无所作为，他白白浪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宝贵时光。

他在商贾花园居然把斯托雷平放走了。若是少听一会儿音乐，多跑些路，也许能找到他。

明天早晨，恐怕又遇不上库利亚布科了。明天一整天庆典活动不断，也可能错过看戏的机会。

眼下，最需要的是剧票；为拿到剧票，博格罗夫需要再次冒险。

博格罗夫实施骗术，早已驾轻就熟了。他是实实在在的两重人格。“尼古

拉·雅科夫列维奇”就在这个房间里，当他知道可疑的主人夜不归宿会怎么想呢？主人又怎么向他解释？主人又怎么能知道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明天活动计划呢？博格罗夫怎么向库利亚布科汇报呢？库利亚布科能相信吗？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能相信他博格罗夫吗？难免有点火药味，针锋相对，理由则需要随机应变。

因此，必须排练好，最好在字面上精确地演绎一遍：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我家过夜，他有两支勃朗宁手枪；还有一个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位很有魅力的年轻姑娘，我没有见到她本人。她身上带着炸弹（如果没有这颗炸弹，就没有新意，你既扳不动暗探局，也感化不了他们），那个尼娜住在另外的地方（这样说，是为构建这样一种美妙的逻辑：如果恐怖分子没有全住在我家，那么暗探局就绝对不敢来个突击，那会吓跑其他恐怖分子。但要给暗探局以希望，吊他们的胃口，不要限定时间），明天中午12点至午后1点，她要到我家来（朝下看一眼，头脑有点眩晕，已经把事情硬拔到如此高度）。还要给他们确凿无疑的印象，恐怖分子准备刺杀斯托雷平和卡索。”

全部内容都向暗探局公开了！从头到尾，一字不留！他自觉自愿地执行告密任务！绝了！真稀罕！拉扎列夫什么时候能查清楚呢？他会怎样评价呢？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认为，他们的事业必定能取得最后胜利，那是不容置疑的。（应当让库利亚布科吓一哆嗦；可绝不能让他们惊慌失措，但也要让他们寝食不安……）……他又暗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背后有神秘的高层庇护人撑腰。（他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其他新的理由了）……我保证将竭诚努力协助破案，敬候指令……

在这一席尖酸刻薄又厚颜无耻的谈话中，确有某种疑惑人心的内容，让库利亚布科无言以对，他应当自觉自愿地驯服、服从。

可是，依旧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沉得住气，对此事不闻又不问呢？

博格罗夫决心用炸弹炸掉库利亚布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又用两个大臣的名字来安抚他一下，用高层庇护者使他瞠目哑言，再用高层庇护者来啃咬库利

亚布科的心。如果高层庇护者想这样办，那么库利亚布科有什么理由比其他人更卖力呢？

午夜二时，穿着时髦的博格罗夫来到暗探局大门外的执勤警察面前，说要紧急求见。暗探局的值班人还是索巴列夫，他请博格罗夫在会客室休息，然后去给局长打电话，唤醒中校。博格罗夫作为一个求助者来打探暗探局，好像受到刺杀威胁的不是总理大臣，而是博格罗夫自己。库利亚布科当然不愿夜间有人打搅他，为什么这样急迫呢？好吧，他让来人先写材料，然后让杰米秋戈分析。但是博格罗夫坚持亲自交给库利亚布科手中。

他们拿走了笔记本。博格罗夫正襟危坐在索巴耶夫身旁，索巴耶夫不停地打瞌睡。库利亚布科大概已经躺下入睡。但被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炸弹吓破了胆的中校，能不能到局里来呢？不，当然不能，于是打电话命令把博格罗夫带到他家去。

第二次会面，又是在他家，真巧!

这种巧合，是出于需要! 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要比总想贪图安逸的人强大百倍；一个清醒无眠的人，永远凌驾于一个刚从被窝爬起来的人之上。沉着冷静的博格罗夫带着他精心准备的笔记，又亲自对处于劣势的库利亚布科施行了催眠术。

库利亚布科接完第二次电话后一刻，已经浑浑然瞌睡起来。他穿俄式睡衣出来见博格罗夫，迈着公鸭步，一晃一晃的。他这身装束，不必费劲换衣服，也可以马上回到被窝睡觉。他身穿绛红色睡袍，低沉地说：

“什么大不了的事使您如此不安，亲爱的小朋友？”他替自己，也替博格罗夫以及那些不幸的人感到惋惜。

显然，库利亚布科并不老，年方不及四旬，但已发福发胖。

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袍，懒散地站在身穿笔挺西装的博格罗夫人面前，显得尤为猥亵。

现在，他穿着这样肥大褶皱的袍子做出决定。

博格罗夫只不过需要一张剧票。可惜，剧票只有一小叠，放在办公室里。

现在他直率地提出要求，还不够谨慎，然而如果犹豫不决也可能毁掉自己。他全身感到刺痛。

库利亚布科睡眼惺忪、懒洋洋地迎接博格罗夫，他既没有被炸弹惹恼，也没有被高层庇护者吓呆。博格罗夫向库利亚布科说明那天在电话里不便说清楚的细节。他说恐怖分子委托他查明斯托雷平和卡索的特征，为此，他要去商贾花园，不去绝对不行，因为恐怖分子显然在跟踪他，监视他去执行任务。立柱似乎挺牢固，稳稳当当地埋在地下，立柱顶端已靠近赛顶了，忽然又摇晃起来了！要把你甩下来！又一次支撑不住了，束手无策，做出了最荒唐的动作。恐怖分子在什么地方跟踪？在商贾花园？那他们自己会查明斯托雷平和卡索的特征，也可以直接扔炸弹……如果他们这样不信任你是不是在商贾花园，那么他们怎么能信任你本人呢？并让你知道他们的秘密和计划呢？

要用尽吃奶的力量抱紧立柱，但过分劳累的头脑已力不从心。

万幸，他面对的是睡得糊里糊涂的库利亚布科。库利亚布科一脸蠢相，不仅是他个人的，如果不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也是一种典型的愚蠢相。他搔搔后脑勺，又紧紧地压压睡袍，什么破绽也没有出来，完全对。该睡觉了！他本人就像个三层大枕头。

接着，博格罗夫又添油加醋地说他没有见到斯托雷平，恐怖分子的委托无法完成。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其人又固执己见……（做好准备。他需要一张剧票……可是不能拿，重要的是取得信任。也可以给你一张剧票，再派上三个警察跟踪你）

为什么他们不去刺杀沙皇？

不，不行。

库利亚布科始终心平气和，他只是不明白，干吗非要叫醒他不可呢？

对呀，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想起克列明丘戈来人抱怨说，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面貌特征太一般，没有办法辨认，寻找，再描述细致一点，我的小朋友！

真是个大混蛋！克列明丘戈的人干吗向他诉苦、抱怨呢？

那好，也可以。是这样，中等以上身材，相当健壮，皮肤褐黑，黑头发，

黑眼睛，短胡须，修剪整齐的须髯，火红英式大衣，黑手套。

黑色手套对东正教宪兵特别具有说服力，因为恐怖分子都有爪子，必须藏起来。

库利亚布科睡觉去了，博格罗夫走到空荡荡的大街上透透气。

暗探局对他进一步深信不疑，夜间在他家设的警察岗哨也撤了，不再进行监视。或许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绕绕弯子，也是一门艺术！没有放弃理念，也没有放弃目标。

那么到了早晨呢？到了早晨，当库利亚布科清醒过来以后，他还应当向上级呈报。恐怖分子怎么选择这么高的目标呢？要杀斯托雷平？按程序，不上报不行。

难道说实话之“剑”刺得还不够深吗？

也许可能提早上报了，应当早点上报，无所谓嘛！

他的直言不讳是否太过分了？但是只说要刺杀卡索，那就不会再给剧票。

这种实话实说的游戏已显得过分失衡，人们会对总理大臣说，有人准备谋杀他。如此，他就提防起来，会不会不去剧院呢？

斯托雷平绝不会躲藏起来，一定会去剧院。博格罗夫研究、思考他的刺杀对象的工夫，绝对不比库利亚布科少。斯托雷平应一名社会革命党驾驶员的挑战，与驾驶员一起乘坐过二人舱的飞机遨游天空！斯托雷平的性格是不惧危险的，正因如此，他必死无疑。

这个诱饵放得正是地方，说恐怖分子的聚集不会早于中午。这表明，早了抓不住他们，过早去博格罗夫家逮捕他们也不成，除非通过索巴耶夫的检查识破这个计谋。

不过，也不能过早地要剧票，因为博格罗夫也不知道恐怖分子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命令他做什么。

他睡意皆无，从清晨起，一直在喝咖啡，神经质地愉快惬意。他有一种幸福感，因为他诡计多端，他成功了，接近了目标。这不，他平生所期待的时刻就要到来。

他早晨头脑总是清醒的，有所顿悟。午夜会见库利亚布科，没有错，很好，只可惜没有做出决定。

应当扩大战果，要加深夜间的印象。

正午前，在恐怖分子性命攸关的会面前一个小时，博格罗夫徒步走出家门，警察在岗，但没有跟踪他。这说明，他们对博格罗夫的信任尚存。

是日，天朗气晴，阳光普照，博格罗夫走在大街上，坦然地走近欧洲大酒店。他知道，库利亚布科现在肯定在这里，全基辅都知道。在大典日子里，许多参加庆典的高层人物都被安排在欧洲大酒店，大摆宴席，备受优待。博格罗夫何等勇敢，竟然敢在恐怖分子监视下堂而皇之走进欧洲大酒店，你就不怕被他们发现吗？而且昨天夜里还从家中直接往暗探局挂电话，并派信差取门票，难道那些恐怖分子果真能够容忍他并没有一点担心和不安吗？这一切谎言，在南方的烈日下，统统化为泡影!

库利亚布科把博格罗夫带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还有一名文职参谋韦里金。

博格罗夫无可非议地注视库利亚布科和韦里金的每一个表情。

事情不在于如何说明，而在于诱人的猜测。

叙述在后，观察当先。他又重新细说一遍所有的话语，唯一改变一点，那就是恐怖分子白天不再会面。“可他们之间怎么能相互准确认出来呢？他们怎么约定呢？”“他们在比比科夫大街与弗拉基米尔大路的转角处，大约剧院开戏前一小时，即晚餐时会面。”

“如果会面延迟，那么行动会不会取消呢？”

“不，不取消!”博格罗夫冒着极大的危险。但他那种诚恳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这两个人。

他仍然没说动他们二人。要从两个方面说起，要从哪里说起呢？

讲实话，实话，只有说实话，“极可能在剧院外面。”

韦里金问道：您怎么能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认别恐怖分子呢？您怎么了解他们的意图，是采取行动还是放弃行动呢？如果他们放弃行动，就暂缓逮捕吗？

库利亚布科说，如果恐怖分子采取行动，就让博格罗夫以吸烟为信号。

都乱了套，一切努力都落空了，任何借口也找不到。博格罗夫只能用迷惑人的目光，稍稍倾斜他那颗扁头，他现在必须想办法取得他们的信任。

博格罗夫只好同意执行任务，又拿走一盒纸烟。但令他痛心的是，恐怖分子要求吸收他参加他们的暴行。而他自己正想在这段时间躲开，脱离这次行动，也是为了不至于和他们一起被捕。他很想躲开投炸弹的人。

可是，要找什么借口呢？

借口倒是现成的。昨晚在商贾花园没有寻找到斯托雷平的个人特征，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很不满意，要求我再做侦察。为此目的，只好好像扮成恐怖分子的一名侦探走进剧院！

在耀眼的阳光之下，所有的油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把圆柱不该贴抹的地方涂上油彩，尤为刺眼。一切口实都不值一驳：如果在大街上会面、在剧院旁行动，为什么要进剧院呢？如果博格罗夫想摆脱恐怖分子，那么他怎样向警察发出信号呢？为什么行动即将开始才需要查清斯托雷平的特征呢？当博格罗夫的催眠术行将消散的时候，他依旧拼死地支撑着。

甚至可能出现这样情况，博格罗夫在剧院里发出错误信号，有可能葬送他们的事业。

在节日的忙乱中，面对成功和障碍历历在目的时刻，博格罗夫还是坚持支撑着！

“不过，您想怎么向他们解释您从何处拿到剧票呢？”

“噢！通过歌剧演员列吉娜，而她是从她的高层庇护人那里得到的。”

还有点不清楚，这就是说博格罗夫不能指出大街上的恐怖分子了。

唔，警察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博格罗夫家跟踪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博格罗夫在剧院更有用。

也许是……

可是，恐怖分子怎样钻进剧院呢？

总会有办法混进去。

唔，在高层庇护人的协助下……

又在迷惑人。

库利亚布科和韦里金还讨论过其他可能的应变方案，其中谈到恐怖分子可能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同谋。

虽然没有压力，但也难以忍受，况且我需要在对手中取得一个显要的地位，因而他们可能跟踪我，侦察我是否到了约定地点。

要知道，博格罗夫在恐怖分子的严密监视下，他的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韦里金说，头几排无论如何也不行，那里是将军和高层官员的位置。

库利亚布科说，那里有他们同谋，往后几排，戏票，我派人送来。即使革命者不再改变计划，那他们也可能随时变更。

戏票放飞了？可能没有。

快回家，太累了，坐马车回家。况且又卷入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那伙亡命徒的同伙，不能让他们猜疑你要脱离他们。

其实，这是他故作紧张，谎言编造更真切，滑过去，就能躲藏起来吗？而明天，整个沙皇匪帮就到其他城市去了，因此需要进一步调动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和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这两个棋子，再想其他人物、情节、特征……头脑发木，赶快离开这里。

疲乏至极，尽管我们是出类拔萃的，耗费如此多的精力、谋略和艺术，可究竟为哪般？真该死！他们把我们变成狗腿子。

一小时又一小时，单调又乏味，钻进了危机四伏，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陷入了种种假设猜测的夹缝之中。午餐与姑妈共进，什么食物也不入胃。他还发现，他与姑姑在一起就放纵多了，无意间露出他昨晚去过商贾花园。姑妈吃惊地说，你怎么进去的？他说靠彼得堡朋友帮忙。

昨天怎么放你进商贾花园的吗？要知道，这样的幸运机会不会再有。

怎么没想到，看门人还可以通融！干脆直接找看门人，取得他们的信任，穿着打扮一番，只要进入大门就行了。

侍女熨好了燕尾服和白色马夹，这套燕尾服本来准备在作为律师当庭辩护时穿的，可惜一次也没有用上。

此时神经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哈，很快就会有个结局，不过其间困难重重！这场捉迷藏的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将面对面直视对方，看谁大惊失色。尽快结束，立刻拔枪射击。斯托雷平命丧黄泉。

突然有人敲门，是陌生人。手枪放在桌上，赶紧收藏起来，马上扑向房门一看，是一个警察！

是索巴耶夫。

开门？一切都玩完了？他检查各房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一队警察已开到门厅了。

索巴耶夫客气地说，他可否用电话与他们暗探局通个话？

不行！不行！

索巴耶夫很吃惊。

不行，请您理解我的情况，我不能滥用电话，这样可能被发现。

没关系，不打也行。意思是，他去厨房，在那里，他们更惬意。

博格罗夫继续在房里走来走去，坐卧不宁，期待盼望，焦躁不安。躺下，难以成寐，起来，不能走出去。

会有戏票吗？

时针依然一直不停地走动，已经快到晚 7 点了。他已经无法再心平气和地等待了！他给库利亚布科挂电话，接话人恰好是他。

博格罗夫压低声音说，计划有变，请送票来。

好吧，由杰米秋戈亲自给看门人，说是列吉娜给的票。

库利亚布科讲话声音一如平日。

可是 20 分钟，又 30 分钟，戏票仍没送到。

他身穿燕尾服，内于束身觉得很热，裤兜揣着勃朗宁手枪，行走自如。勃朗宁手枪大口径的，鼓鼓囊囊的，必须掩饰一下。

戏票依然没有送来，他口袋装着备有笔记，记述他走出家门和稳住恐怖分子的策略。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十分焦躁不安，毫不掩饰地从窗户用双筒望远镜观

察四周形势，他还没有暴露。

时钟指向 8 点！大街上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影！博格罗夫独自走在街上。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行动。

夜幕沉重，到处是警察。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无法突围。

杰米秋戈亲自来了，为避免恐怖分子从窗户看到他，认出他，他远远地朝丰都科列耶夫大街走去。

果真，戏票在他的手中。

博格罗夫镇静地赶过杰米秋戈，把戏票装在燕尾服口袋中。

政府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

和我的人民的命运。

在此一决。

博格罗夫走过丰都科列耶夫大街，再走过弗拉基米尔大街，来到剧院广场。广场上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千万愚蠢的人民想要看上一眼他们自己的愚蠢沙皇。

汽车和马车载着盛装华服的达官显贵衔尾而至。离开演还有一小时，剧院已经爆满。

时钟指针已过 8 点，可是恐怖分子尚未在大街上出现，又改变了计划吗？他们改变计划，是通过电话通知的吗？譬如，他们有可能听从佩夫兹纳指挥，若是警察推测到怎么办？如果他们改变计划，那就是说，刺杀不再进行了，那博格罗夫还进剧院干吗？不错，他要去辨识斯托雷平和卡索的特征，并发出假信号，可是向谁发信号，为什么发信号，发什么样的信号呢？他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不用别人协助就制止这场刺杀吗？

每一个验票员身边都有一名警察。一个人拥有一张签有自己的姓名的合法戏票，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而身穿无可挑剔款式的燕尾服和无可非议的举止风度的博格罗夫更容易与达官显贵融为一体。

如果现在突然搜查，不是很容易发现那只押下八粒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吗？

现在搜查自然是可怕的瞬间。

库利亚布科在前厅走来走去，显而易见，他是在等情报。他身穿警服，胸前佩戴勋章。他当众想要与他的宠儿博格罗夫讲话。

嗨，多么愚蠢的公鸭! 博格罗夫有时很可怜他。拿到戏票之后，更有点同情他。

到大厅圆柱后面谈。要知道，我就藏身圆柱后面，也处于交叉的监视之下，而在众目睽睽下谈话是最危险的。

“您以为，他们的奸细就在剧院里?”

“噢，那还用说! 他们之间有联系……”

你想想，还与他们斗争吗? 你再想想，还是切断他们的联系呢?

那么还在大街上会面吗? 取消了。又一次取消了? 他们转到另外我不知道的一家私人住宅。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11 点钟之后就转到那里去。

一下子把库利亚布科抛进水深火热之中，他一个劲儿地擦拭从警服白领冒出的汗水。他们一直包抄，包围猎物，就空忙一场吗? 结果就这么让他们溜掉了，还带着炸弹? 他们真的逃脱了吗?

“您听着，快走，回家检查一下，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还在家没有?”

“我离家时，他还在。”

“不，不，您赶快回家，查看一下，马上出发!”

“我是受他指派才到剧院来，怎么能回家呢?”

“那么，您就说……手套忘在家了。”

这个肥公鸭挥汗如雨，难道因此就对他产生瞬间的怜悯之心吗? 终于达到了难以达到的、难以置信的高度，为什么现在又朝下爬呢? 尽管戏票装在口袋里，但已不再是戏票。

“快走，快走，亲爱的!” 库利亚布科急急忙忙催他快走。他犹如一只无头苍蝇，手忙脚乱地催他快走，“去检查一下，而后回来报告。”

博格罗夫沿着刨得平整的立柱往下滑，溜呀，虽然立柱没树节和木刺，往下滑未必比朝上爬轻松，全身肌肉又酸又痛，疲乏得要命。

回家？愚蠢之举！不挤过人群回来就赶不上开演。不回家，警察会报告说他没回去。

但是以后的事呢？容后处理。

博格罗夫穿过广场来到弗拉基米尔大街一侧，在弗朗苏啊咖啡厅附近等了15分钟。可能派人监视他行动？那这一切努力却化为泡影了吗？不过，在你推我搡的人群中，你也无法明目张胆地跟踪一个人。

他回到剧院，走向另一个检票口。警官不予放行，因为他的票已经验过。

博格罗夫留心观察，看见库利亚布科，请他解围。库利亚布科请求验票人放他进来，说我了解此人。

噢，情况如何？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我家，正在吃晚饭。

这说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哪儿也没去。这表明，库利亚布科暂时可以放心。

此时，歌剧尚未开幕，那盛装华服的人群在休息室、酒吧和走廊里来来往往，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整整10年间，基辅歌剧院没有进行过这样隆重的演出，观众中有不少来自彼得堡的客人。

这些人就是剧院的观众！观众想，他们来看歌剧"撒旦国王的故事"，还能欣赏一下沙皇公主的项链，而且看到俄国从没有见过的场面，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向他们子孙讲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我的面前，当众处死斯托雷平。观众并没有看到他是怎么爬到圆屋顶，爬到最高层平台上的，他们仅仅看到最后的一幕。

博格罗夫想出一个办法，用握在手中宽大的节目单掩盖鼓鼓囊囊的西服裤。

开幕的音乐缓缓响起，阵阵芳香袭来，穿着五颜六色裙衣的太太们先走过，接着走过的是军官，他们占多数。

在省长包厢里，即乐队的上面，沙皇携两位公主亮相了；皇后没有露面。

在舞台下前几排，是政府要员席位，斯托雷平在他们中间，从后面望去，看不清楚。他一定在那里，因为戏院与花园里散步不同，这里的座次是按级别排列的。

熄灯，演奏序曲。开幕，一群呆头呆脑的村姑，在一阵简陋的木屋里争吵着什么，荒诞无稽的沙皇偷听她们的争吵，从中选中了一个未婚妻。

博格罗夫此刻又想到为什么他认定自己命中注定要献身呢？为什么开枪之后不想逃跑呢？当然，那时人们会惊慌失措，在混乱中从戏院跑出去，抓住一辆马车。

当然，应当确认没有人监视他。人们不会都像库利亚布科一样信任他。如果有人监视，却毫无办法，可能最后一刻，束手就擒。

这说明，第一次幕间休息绝不能动手。第一次幕间休息，进行例行检查，应当快步去洗手间，快步登上楼梯。好的，第一次幕间休息，停止行动。

或许，干脆停止行动。

要知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激越心情，处于这报复心态，很少想到什么或许真的不可避免，或者非得由他出面动手不可一类问题。

况且，千载难逢的机会，总算遇上了，怎么会轻易地放弃呢？

其他人，谁会这么干？

幕间休息。博格罗夫快步走去，留心观察。

没有人跟踪。

博格罗夫租来一架望远镜，从不同的地点观察，看看斯托雷平到底坐何处，有多少人保卫他，如何护卫。

朝前排看，再朝前看，在沙皇的包厢下面没有发现明显的保卫人员。这些特殊挑选的人，是不受怀疑的；再往前看……

对，那就是斯托雷平，他身穿洁白的大礼服，坐在沙皇包厢下第一排，几乎靠近过道。

看不到任何保护，身边都是交谈者。

径直走到他身边，现在还不到火候吗？

博格罗夫内心一阵剧烈跳动。

不，不到火候，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还要侦查一下。幕间休息 3 次，而后才散场。

正座，空前灿烂辉煌，肩章闪闪发光，肩章挨着肩章，肩章成排，大臣的勋章、宫廷宦官的肩章和绶带，太太们的珠光宝气。

而政府宣称，这是人民专场。

博格罗夫发现了一个现象，吓得浑身出汗，因为男人几乎全都穿制服，军服和文官服，即使有人穿便服也不是晚礼服，而是穿浅色的夏服，天还很热。

整个会场只有他成了一个黑点，特别显眼。

失算了。

而这个时候库利亚布科，他大趔趔走过来，招手叫他到一个角落去，没有什么新情况，只讲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的事。

直到第二幕开始才离开他。

开幕后，博格罗夫从第十八排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排的斯托雷平后脑门。他只是观察斯托雷平的一举一动，而不是看戏。整整一场戏，他皱着眉头，撅着嘴，稳坐不动。

此时，他怀着深仇大恨，恨不得用望远镜杀死这个老贼。

幕间休息。

观众差不多都离剧场，几乎剩不了几个人。

库利亚布科又一次出现了，点头示意博格罗夫到一个角落去。

这些日子里，库利亚布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躁，他对博格罗夫说："开演已经有一个多小时，可是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哪里？是不是在警察身边溜掉了？在戏院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您赶快回家去监视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

愚蠢的库利亚布科竟然没有派人监视，只是焦急地翘首等待，等不到第三次幕间休息，他就催赶博格罗夫回家。如果博格罗夫不同意走，等于断绝关系，如果现在就走，则前功尽弃。

为了不引起库利亚布科怀疑，博格罗夫答应立刻，马上走。

博格罗夫心里明白，良机不可失，永远不会再有这次更幸运的机会了。而且，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骗局也将被识破。

这已是最后的关头!

博格罗夫躲开库利亚布科的视线，但他并没有走，又返回来了!

他转身回来了，冒着再次遇上库利亚布科的危险，走近剧院大厅。可惜，他忘记携带望远镜和手套。

库利亚布科已经离开。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斯托雷平可能不在他的座位上。

可是，斯托雷平依然还在!

他泰然站立，既没有躲藏，也没有转过身来，他白色的夏季晚礼服俨然就是一个现成的活靶子。他的座位在左侧通道的最边上，他的背靠在乐池边，正与什么人在谈话。

通道几乎空无一人，剧院里五分之四的位置都空着。

博格罗夫目不斜视，甚至想不起来沙皇包厢是否还有人。

博格罗夫迈着纨绔子弟的方步，泰然自若，节目单还在掩饰着鼓鼓囊囊的裤兜儿。走，再往前走，离斯托雷平越来越近。

因为博格罗夫近视眼，怕开枪射不中目标。

没有任何人阻止他走近斯托雷平，斯托雷平身边也好，远处也罢，都没有保卫人员。大厅里虽然有几个军人，但也不是他的警卫。博格罗夫大喜过望。他已经没有时间想起，他不止一次当众宣称，他将来一定要做刺杀斯托雷平的事的。整个基辅，整个剧院，封锁，再封锁，层层封锁，唯独斯托雷平身边连一个保卫人员都没有!

没有人赶走博格罗夫，也没有人抓住他的肩膀，拉住他的手臂。

现在你们听我们的，并且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博格罗夫距斯托雷平只有四步之遥，现在，他扔掉节目单，迅速掏出勃朗宁手枪，一步跨了上去，枪口直接顶住斯托雷平那带着巨大勋章的胸膛。

“呯！呯!”博格罗夫连开两枪。

子弹直射斯托雷平的胸膛。



上架建议 ① 畅销·长篇小说

ISBN 978-7-5399-3782-3

9 787539 937823 >

定价：98.00元（第一卷1、2、3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红轮　第一卷　第二部
作者=（俄）索尔仁尼琴著
页数=640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6
SS号=12655887
DX号=000007621209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21209&d=0169F4E9D8CD294E63CE9BE3A7695BA4&fenlei=0906&sw=%BA%EC%C2%D6